

微弱的烛光丝毫影响不了荒寂宅邸的满室黑暗。在柯契斯伯爵马麦修看来，偌大的空屋仿佛吸饱了夜的精髓。阴森的气氛有如陵墓，只有鬼魂才会愿意住在这里。

麦修爬上楼梯，黑色长大衣的下摆在沾满泥土的靴子边飞扬。他举高蜡烛照亮去路。

几分钟前当他抵达时，门口没有人迎接他，因此他自己开门进入洞穴般的大厅。现在明显地可以看出宅邸连一个仆役也没有。先前他被迫自己照料坐骑，因为马厩里没有马夫。

抵达楼梯顶层时，他停下脚步，倚着栏杆俯视充斥楼下大厅的无限黑暗。烛光穿不透那有如滚滚浪涛的夜色。

麦修沿着幽暗的长廊走向左手边的第一个房间，他停在房门前转动门把。房门嘎吱一声开启，他举高蜡烛审视着房间。

房间里简直就象是陵墓的内部。

中央摆着一具古老的石棺。麦修瞄向石棺上的铭文和雕刻。古罗马，他心想，相当平凡普通。

他穿过房间走向黑纱帷幔下的石棺。棺盖已被移开了，烛光照出棺材内衬的黑色丝绒软垫。

麦修把蜡烛放在一张桌子上，他脱掉骑马扬长手套放在蜡烛旁边，然后坐在棺材边缘上脱马靴。

准备就绪后，他裹着大衣躺在棺材内的黑丝绒软垫上。

天快亮了，但麦修知道厚重的窗帘会阻挡旭日晨光照进阴暗的室内。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在这种阴森森的环境里难以入眠，但麦修知道自己不会有这种困扰，因为他早已习惯了鬼魂幽灵的陪伴。

在闭上眼睛前，他忍不住再次问自己为什么要回应史伊晴的召唤，他根本不认识她。

但他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很久以前他就发誓要“言而有信”。

麦修向来信守诺言。唯有如此，他才能肯定自己不会也变成鬼。

麦修被女子凄厉的尖叫声粗鲁地吵醒。

另一个女子的声音，这个清脆有如萨玛古国的青苹果，打断骇人的尖叫。

“看在老天的份上，贝丝。”青苹果声音斥责道。“你不要看到蜘蛛网就尖叫好不好？烦死人了。我打算在今天上午完成许多事，你动不动就尖叫让我怎么做事？”

麦修睁开眼睛，伸个懒腰，在石棺里缓缓坐起来。他瞄向敞开的房门，正好看到一个年轻女仆昏倒落地。渗进门外走廊的微弱阳光告诉麦修现在已将中午，他用手指扒过头发，伸手摸摸下巴的须渣。难怪女仆会被他吓昏过去。

“门丝？”清脆的青苹果声再起。走廊上响起轻盈的脚步声。“你到底怎么了？”

麦修把一只手臂搁在石棺边缘上，颇感兴趣地注视着出现在门口的第

二个倩影。她没有看到他，她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倒地的女仆身上。

第二个女子无疑是贵族淑女。罩在灰色衣裳外的长工作裙掩饰不了她高雅的仪态和窈窕的曲线。抬头挺胸的站姿说明了她的天生傲骨和坚毅性格。

麦修注视着逗留在女仆身旁的淑女，越看越觉得着迷。他用挑剔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她，好像在鉴赏一尊萨玛雕像的雕功。

她徒劳地尝试把黄褐色秀发束缚在一顶实用的小白帽下，但仍有几缕卷发挣脱束缚垂在她骨架纤巧的脸蛋周围。偏侧的脸蛋使麦修无法一窥全貌，但他可以看出高高的颧骨、长长的睫毛和挺直的鼻梁。

好一张轮廓分明、惹人注目的脸蛋，麦修心想，从中可以看出旺盛的生命力。

这个涉女不是刚出校园的黄毛丫头，但也不像他这么老。话说回来，很少人像他这么老。他的实际年龄虽然只有三十四岁，但心境却有几百岁那么工作者。他估计史伊晴的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

他看到她扔下一本皮面装帧的日志不耐烦地跪在女仆身旁。她的手上没有结婚戒指。

不知何故，教养修为此感到欢喜。他猜她至今未婚跟清脆利落的语气和颐指气使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但这是喜好问题。麦修认识的男性中大部分都喜欢蜂蜜和巧克力，但他在饭后点心方面向来偏爱有点辛辣的东西。

“贝丝，别装腔作势了，马上给我睁开眼睛，听到没有？”伊晴拿出嗅盐瓶在女仆的鼻子下面晃了两下，“我实在受不了你在这屋子里每隔一扇门就尖叫昏倒一次。我警告过你我叔叔是个怪人，我们在盘点他的丧葬古董收藏时，很可能会看到一些相当奇怪的东西。”贝丝呻吟一声在地毯上转头，但没有睁开眼睛。“我看到了，小组。我对天发誓。”“你看到什么了，贝丝？”

“鬼。也可能是吸血鬼，我无法确定。”“胡说八道。”伊晴说。“你们在吵嚷嚷什么？”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楼梯顶层传来。”伊晴，发生了什么事？”

“贝丝昏倒了，蕾秋姑姑。真让人受不了。”伊晴回答。“贝丝？不像她的作风。”走廊上传来的脚步声暗示着那个被称为蕾秋姑姑的妇人即将到达。

“贝丝是个强壮的女孩，不容易昏倒。”

“如果不是昏倒，那么她模仿淑女癡病发作模仿得唯心史惟妙惟肖。”

贝丝的睫毛翕动着。“噢，伊晴小组，好可怕。石棺里有尸体。尸体动了。”

“别胡说八道了，贝丝。”

“但是我看到了。”贝丝再度呻吟，抬起头，忧虑地瞥向伊晴背后的幽暗的卧室。

贝丝看到教养修时再度尖叫，然后扑通一声倒回地毯上，姿势优美得象拖上岸的鱼。

麦修看了不由得皱眉蹙眼。

第三个女人抵达门外的走廊。她穿着跟伊晴一样衫的朴素衣裳、工作围裙和小白帽。

她的身高比伊晴矮三、五公分，腰围和臀围却粗了不止三、五公分。她渐趋灰白的头发固定在帽子底下，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贝丝到底是怎么了？”

“不知道。”伊晴忙着掏出刚刚才收好的嗅盐瓶。“她的想像力太过丰富。”

“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教她识字。”

“我知道，蕾秋姑姑，但我不忍心看到心智健全的人变成文盲。”

“你就跟你父母一样。”蕾秋摇头道。“唔，如果贝丝继续这样大惊小怪，她留在这里也帮不上忙。但话说回来我哥哥收藏的这些丧葬器物奇特得足以让任何人的癡病发作。”

“没那回事。我承认塞文叔叔的收藏有点恐怖，但它们自有迷人之处。”

“这幢屋子科就像座陵墓，你比谁都清楚。”蕾秋回嘴说。“也许我们应该叫贝丝到楼下去等。这间是塞文的卧室，她一定是被棺材吓到了。我实在无法理解塞文为什么坚持睡在那具古罗马石棺里。”

“那种床确实很不寻常。”

“不寻常？任何感觉正常的人睡在那里面都会作恶梦。”

麦修决定从棺材里起来，他跨过石棺边缘，拨开黑纱帷幔。他的大衣飘动，遮住他穿着睡觉的马裤和皱巴巴的衬衫。他又好笑又无奈地看着蕾惊讶地瞪大眼睛。

“老天爷！贝比说的没错。”蕾秋的声音拉高成尖叫。“塞文的棺材里真的有东西。”她摇摇晃晃地退后一步。“快跪，伊晴。快跑！”

伊晴跳起来。“蕾秋姑姑，拜托你别跟着贝丝瞎起哄。”她猛然转身望向幽暗的卧室。

看到站在石棺前的麦修时，她的嘴唇在惊讶中开启。

“我的天啊！媯有人。”

“早告诉你了，小姐。”贝丝沙哑地低语。

麦修好奇地等待着，想知道伊晴是会尖叫或昏倒。

两者皆非。她不以为然地眯起眼睛。“先生，你是谁？为什么要有这种恶劣的手段惊吓我的姑姑和女仆？”

“吸血鬼，”贝丝无力地嘟囔。“我听说过他们的故事。他支吸光你的血，小姐，快逃。”

趁来得及赶快逃命。“世上根本没有吸血鬼。”伊晴宣布，连看都不看魂不附体的女仆一眼。“不是吸血鬼也是普通的鬼。赶快逃命吧，小姐。”

“贝丝说得对，”蕾秋扯着伊晴的衣袖说。“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别说傻话了。”伊晴抬头挺胸，睥睨着教养修。“怎么样，先生？你要为自己辩解吗？”

有话快说，不然我就要叫治安官来把你抓进监牢了。”麦修缓缓地走向她，目光不曾离开她的脸。她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双手插腰地开始用脚尖轻拍地面。一种奇怪但不容置疑的认知感，几乎是恍然大悟的欣喜席卷了他。不可能。但在近得能够看清她那对清澈的蓝绿眼眸，那对令他想起失落的萨玛岛国周围海洋的眼眸时，他突然明白了。不知何故，她令他想起萨玛古文明传说中的日神萨玛妮拉。那个神秘的女神是萨玛古国知识与艺术的掌管者，温暖、生命、真理与活力的创造者。只有夜神萨玛利斯能与她的力量相抗衡。只有萨玛利斯能够拥抱她的聪慧胆识。“你好，小姐。”麦修把思绪拉回到现实之中，礼貌地点点头。“在下柯契斯。”“柯契斯。”蕾秋花容失色地倒退一步贴在墙壁上。她的目光移向他的头发，然后费力地吞咽一下。“冷血柯契斯？”教养修知道她在慈祥着贯穿他黑发的那道银白发丝。大部分人一看就知道他的身份。乌云白雪的这项特征在他家庭男性的身上已连续出现

了四代。“我说过我是柯契斯，夫人。”

他在柯契斯子爵时代就赢得冷血的绰号，伦敦社交界在他的爵衔前面冠上这个称号来区别他和他的父亲柯契斯伯爵。冷血柯契斯的称号就此洽谈室要跟他一辈子。

蕾秋的嘴唇蠕动着。“先生，你怎么会跑到思提郡来？”

“因为我请他来的。”伊晴给他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我不得不说你也该到达了，爵爷。我捎信去已经一个多月了，你怎么这么久才来？”

“家你在几个月前去世，但我在回英国时受到耽搁。回国后有许多与他产为有关的事需要我处理。”

“噢，那当然。”伊晴十分尴尬。“请见谅，爵爷。节哀顺变。”

“谢谢。”麦修说。“但我们向来不亲近。厨房里有没有东西可以吃？我的肚子快饿扁了。”

柯契斯伯爵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乌黑头发里那道宽宽的银白发丝，伊晴心想，它就像是不合时沿的黑色长发里燃烧的冰冷白色火焰。

其次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眼神，他的眼神比黑发里的银霜还要冷。

第四任柯契斯伯爵确实不同凡响，伊晴在招呼他到书房坐时，心想。他原本会十全十美，只可惜那双冰冷的眼睛在刻板如苦行僧的面孔上闪着如厉鬼般令人不寒而怵的寒光。

除了那对幽灵的灰眸外，柯契斯跟她想像中一模一样。他在“萨玛评论”上的精辟文章忠实地反映出他在异域多年磨炼出来的智慧与性格。

能够泰然自若地在棺材里入睡的人必然拥有钢铁般的胆量。正好符合她的需要，伊晴欣喜若狂地心想。

“爵爷，容我正式地介绍自己和我的姑姑给你认识。”伊晴拿起茶壶准备倒茶。她因柯契斯的到来而兴奋不已。她很想脱口说出自己的身分，但谨慎使她有所顾忌。她毕竟无法肯定他会作何反应，而此刻她需要的是他心划情愿的合作。”你无疑已推断出我是史伊晴。

这位是我的姑姑霍蕾秋夫人。我的姑丈不久前去世，她很好心地同意当我的伴护。”霍夫人。“教养修点头为礼。”爵爷。“蕾秋僵硬地坐在椅子边缘上，飞快地投给伊晴忐忑不安却不以为然的一瞥。伊晴蹙起眉头。误会已经澄清，双方也正式介绍过，蕾秋没有理由仍然如此满面愁容。柯契斯毕竟是一个堂堂的伯爵。更重要的是，至少就伊晴而言，他是“萨玛柯契斯”——那个失落的古文明岛国著名的发现者、萨玛协会与“萨玛评论”的创办人、萨玛学会的托管人。即使以蕾秋的高标准来看，他也应该是完全合格的。就伊晴而言，她只能努力罅自己盯着他看，她仍然无法相信大名鼎鼎的“萨玛柯契斯”就坐在书房里跟普通人似地喝着茶。但除此之外，他毫无平凡之处，伊晴心想。高瘦结实的柯契斯有着阳刚的优雅。找寻萨玛的艰苦岁月锻炼出他现今这身令人赞赏的体格。伊晴提醒自己，柯契斯令人印象深刻的体格并不独特。她见过许多肌肉发达的男人。她毕竟是在乡间长大的，大部分的邻居都是种田的农夫。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有宽厚的肩膀和强壮的双腿。何况她男性并非毫无经验，首先有她的舞蹈教师载立培。立培优雅得有如飞翔中的小鸟。其次有雷亚泰。长相俊秀的亚泰绝对不需要裁缝师来修正他那有如运动员般的体格。但柯契斯跟他们的差别有如黑夜与白昼。他散发出的力量与结实的肩膀和大腿无关，而是来自内在不可屈挠的意志力。

他还有一种属于黑夜沉静，那是类似猎食者耐心等待攻击时机到来的

沉静。伊晴想象着他终于征服萨玛古城废墟底下的迷宫，发现隐藏的图书馆时会是什么模样。她愿意出卖灵魂换取那历史性一刻跟他在一起的机会。柯契斯在这时转头，似笑非笑地投给她探询的一瞥，好像看穿了她的心思。伊晴的脸颊难为情地微微红了起来，手中的茶杯也在杯碟上啷啷作响。幽暗的书房里寒意袭人，但柯契斯已体贴地在壁炉里生了火。堆满各种怪异丧葬器物的房间很快就会暖和起来。确定柯契斯不是吸血鬼之后，贝丝逐渐恢复镇静，退到废弃的厨房里沏出一壶茶和弄出一盘点心来。点心盘上只有一些隔夜的鲑鱼派、面包布丁和火腿，但柯契斯似乎很满足。伊晴当然希望他满意。这些食物不是来自宅钳子的空食橱，而是她们今天早上匆匆打包带来的，准备让三个女人在盘点史塞文的收藏品时，果腹充饥之用。照柯契斯吃东西的速度看来，伊晴怀疑盘里还会有食物给蕾秋、贝丝和她吃。“很高兴认识两位。”麦修说。伊晴突然发觉他的声音对她的感官有非常奇怪的影响力。他的声音里有种难以形容的神秘力量威胁着要吞噬她，它使她想到神秘的海洋和陌生的异域。

“爵爷，还要些茶吗？”伊晴连忙问。

“谢谢。”他修筑的手指在接过茶杯时，轻指过她的。

一种奇怪的感觉从他碰触到她的那一点开始沿着她的手指向上蔓延，使她的肌肤莫名其妙地发烫起来，好像她坐得离炉火太近似的。伊情急忙在失手掉落前放下茶壶。

“很抱歉你昨晚抵达时，这里没有人招呼你，爵爷。”她六，“我让仆人趁姑姑和我进行盘点时，回家休息几天。”她突然蹙起眉头。“我确定我指示你前来史氏小屋，而不是史氏庄园。”

“没错。”麦修轻声说，“但你的信里有许多指示，我也许忘了其中一、两项。”

蕾秋瞪着伊晴。“信？什么信？伊晴，你得好好跟我解释清楚。““我会的。”伊晴向姑姑保证。她戒慎地注视着麦修，好眼花中的嘲讽刺痛了她。“爵爷，我看不出我的信有什么可笑之处。““昨晚我并不觉得好笑。”麦修承认。”时候已晚，天又下雨。有现成的这幢大宅可用，我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浓度找到一间小屋上。““原来如此。”伊晴给他一个坚定的笑容。“我不得不说你似乎一点也不介意在棺材里睡觉过夜。姑姑和我经常说塞文叔叔对床的品与众不同。““我睡过更糟的地方。”麦修吃掉最后一块火腿，若有所思地耷着室内。”我听说过史塞文的收藏，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暂时分了神的蕾秋隔着眼镜端详麦修。“我猜你注意到我哥哥对丧葬艺术和陵墓古物的持久兴趣了，爵爷。”麦修的目光若有所思地流连在墙角的动脉木乃伊箱上。“是的。““它们现在全地我的了。”伊晴骄傲地说。”塞文叔叔把这幢房子和他所有的收藏品都留给了我。但我只对萨玛的感兴趣。

“她停顿半晌，又接着说：“塞文叔叔他有几件萨玛器物，我希望那是真的，但需要时间查明。”她指了指书房里堆积如山的古物。”你也看到了，塞文叔叔没有组织观念，他一直没有费心把他的收藏品编成目录。这幢屋子里说不定有许多稀世珍宝等待发掘。““发掘它们势必得花许多工夫。”麦修说。“的确。我说过，我打算留下那些我能确定是来自萨玛古国的文物，其余的可能会让渡给其他的收藏家或捐给博物馆。““原来如此。”麦修啜着茶，更加仔细地打量书房。伊情的目光随着他的视线移动。无可否认的是，她的叔叔对与死亡有关的器物有奇怪的癖好。来自古罗马和伊特鲁里亚陵墓

里的刀剑盔甲漫不经心地散布在书房各处。家具上装饰着抄袭自埃及古墓的人面狮身、狮头羊身蛇尾和鳄鱼图案的雕刻。玻璃门柜里杂乱地摆放着从古董墓里挖空心思出的残缺雕像和雾面玻璃瓶。恐怖的死人面膜挂在墙壁上盯着人看。书架上塞满谈论古代丧葬习俗和尸体防腐术的破旧书籍，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堆了几个大板条箱。伊晴还没有打开它们，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楼上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所有的房间里都塞满了史塞文穷比重之力所搜集到的陵墓古物。麦修简短地审视完房间之后望向伊晴。“你想要怎么处理史塞文的收藏品是你的事。让我们言归正传。你可以告诉我，你找我来是为了什么事吗？”

蕾秋发出一声低微的惊呼，转头面对伊晴。“我不敢相信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来。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她质问。

伊晴露出安抚性的笑容。“因为我在你到达思提郡的几天前就捎信给爵爷了。我无法确定他会来，所以没有跟你提起。”

“这实在愚蠢。”蕾秋厉声道。最初的震惊过去，她显然已恢复平时的精神。“伊晴，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我当然知道他是谁。”伊晴压低声音说。“他是萨玛柯契斯。”

麦修扬起眉毛，但一言不发。

“你说的对，爵爷，让我们言归正传。”伊晴继续道。“我相信你是塞文叔叔的好朋友。”

“我是吗？”麦修问。“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我不知道史塞文有朋友。”

伊晴心中一惊。“但我误以为你受过他的大恩惠。叔叔说你曾经发誓有机会一定会报答他。”

麦修沉默不语地注视她片刻。“没错。”

伊晴松了口气。“太好了。我刚才差点以为我犯下了大错。”

“你经常犯下大错吗？”麦修柔声问。

“几乎没有过。”伊晴说。“我的父母笃信教育的重要，我从小就接受逻辑、哲学及其他学科的训练。家你经常说人在思绪清晰时很少犯错。”

“的确。”麦修嘟囔道。“至于你的叔叔，我的确自认欠他的人情债。”

“跟一本古书有关，对不对？”

“多年前他在旅行途中意外等到一本古希腊书卷。”麦修说。“书卷里有一些间接提到一个失落岛国的文句。那些参考资料加上我发现的其他资料给了我确定萨玛位置所需的一些线索。”

“塞文叔叔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很踞我没能在他生前报答他。”麦修说。

“你的运气很好，爵爷。”伊晴微笑道。“现在正好有个机会可以让你实现诺言。”

麦修一脸莫测高深地注视她。“我恐怕不完全了解你的意思，史小姐。你刚才告诉我，你叔叔已经去世了。”

“是的。但除了他收藏了陵墓古物以外，叔叔还留给我一笔可观的遗产和你对他许下的承诺。”

书房里突然安静得连针落地都清晰可闻。蕾秋目瞪口呆地望着伊晴，好像认为她精神错乱了。

麦修用神秘莫测的眼神注视着伊晴。“麻烦你再说一次好吗？”

伊晴小心异地清清喉咙。“塞文叔叔把你对他许下的诺言留给了我，

他在遗嘱中写得很清楚。”

“是吗？”

事情没有期望中顺利。伊晴鼓起勇气说：“我想要收取那个诺言。”

“天啊！”蕾秋低声说，一副在劫难逃的语气。

“你打算如何讨回我欠你叔叔的人情债，史小姐？”麦修终于问。

“呃，至于那个嘛，”伊晴说。“多少有点复杂。”“不知何故，我并不觉得意外。”伊晴假装没听到那句令人气馁的话。“爵爷，你认不认识范奈克男爵？”麦修犹豫一下，眼中闪过一抹鄙夷。“他是萨玛古物的收藏家。”“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康露西的丈夫。”伊晴说。“范夫人去世有一段时间了，不是吗？”

“是的，爵爷，精确地说有三年了。我相信她是被谋杀的。”

2

“谋杀？”麦修第一次露出惊讶之色。“噢，伊晴，你该不是打算——”蕾秋突然住口，惊恐地闭上眼睛。“我相信她是被她的丈夫范奈克男爵谋钉的，”伊晴坚决有力地说。“但我没有办法证明。在你的帮助下，爵爷，我打算使正义得到伸张。”麦修一言不发，目不转睛地盯着伊晴。蕾秋重新振作起来。“爵爷，你也许会说服她打消这个荒唐的念头吧！”

伊晴对蕾秋皱眉。“我不敢再等了。一个旧识写信告诉我范奈克准备再婚，他的财务显然陷入严重的困境。”

麦修耸耸肩。“那是事实。几个月前范奈克被迫出售在伦敦的宅邸，搬进一幢比原来小很多的房子里。但他还是设法保持体面。”

“我猜他此刻就在伦敦的大小舞厅和客厅里徘徊流连，找寻富有的女继承人。”伊晴说。

“他很可能在把她的财产弄到手之后也把她杀了。”

“真是的，伊晴。”蕾秋虚弱地说。“你千万不可以做这种指控，你根本没有证据。”“我知道露西怕范奈克。”伊晴坚持道。“我还知道范奈克经常虐待她。露西死前我去伦敦看她时，她对我透露她担心他有朝一日会杀害她。她说他嫉妒得失去理性。麦修放下茶杯，把手肘搁靠在大腿上，双手在两膝之间松松交握，勉强感兴趣地注视着伊晴。“史小姐，你打算如何实行你的计划？”蕾秋大吃一惊。“天啊！爵爷，你千万不可以鼓励她。”“我发觉自己有点好奇。”麦修冷淡地说。“我想听听这个计划的细节。”“那就全完了。”

“蕾秋嘟囔着说。”伊晴善于把别人拖进她的计划里。““我向你保证，除非我愿意，否则我不是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的人。”麦修对蕾秋说。“希望你等一会会记得这些大话，爵爷。”蕾秋嘀咕。“我姑姑有时会有杞人忧天的倾向，爵爷。”伊晴说。“别担心，我都仔细计划好了。”

我自有的分寸。好了，就像你刚才说的，范奈克男爵对搜集萨玛文物非常狂热。“那又怎么样？”麦修冷笑道。“范奈克也许自以为是专家，但实际上他连真正的萨玛文物和马的后腿都不会分辨。就算是石易钦展现出的洞察力也比他强得多。”蕾秋的茶杯锵地一声落在杯碟上，她的目光在麦修和

伊晴之间来回移动。伊晴深吸口气使自己镇静下来。“你经常在‘萨玛评论’上反驳石易钦的推论。”麦修饶有兴味的看着她。“你知道我们的小口角？”“噢，知道。我订阅‘萨玛评论’已好几年了。爵爷，我一直觉得你的文章深具启发性。”“谢谢。”“但我也觉得石易钦的文章相当发人深省。”她补上一个她希望是泰然自若的微笑。蕾秋蹙眉警告。“伊晴，我们似乎偏离主题了。倒不是我很乐意回到原先的话题，但是——”“石易钦连萨玛都没去过。”麦修咬牙切齿地道。他那对幽灵般的灰眸里首次出现真正的情感。”他对萨玛文明根本没有一手的知识，却认为他可以任意根据我的著作发表言论和推得结论。”“还有根据乔治先生的著作。”伊晴急忙指出。麦修眸中的激动情绪来得快也去得快。“卢乔治在四年前最后一趟萨玛之旅时丧生，这是众所皆知的事。他的著作不幸都过时了。石易钦应该知道不该在他的研究中利用那些过时的资料。”“我得到的印象是，石易钦的文章得到萨玛学会会员的广泛接纳。”伊晴试探性地说。“我不否认石易钦对萨玛文化有相当程度的粗浅通晓。”麦修傲慢地说。”但那种知识都是撷取自更有见识的专家之作。”“比方说爵爷你吗？”伊晴礼貌地问。“正是。石易钦显然熟读地我在萨玛文化方面的所有著述，然后厚颜无耻地在许多论点上跟我唱反调。”蕾秋轻咳一声。“伊晴？”伊晴压抑继续讲座这个话题的冲动。蕾秋说的对，她有其他必须俦考虑的事。“好，言归正传。

姑且不论范奈克的智力如何，你都必须承认他以热爱萨玛文物为人所共知。”

麦修看来好像宁愿继续讲座石易钦的欠缺专门知识，但他空话自己被拉回范奈克的话题上。“他垂涎一切据说是来自古萨玛的东西。”

伊晴把心一横。“恕我直言不讳，爵爷。谣伟你跟他在那方面是相同的，你们两个的差别在于你是公认的萨玛文物权威。我砍你的收藏都是极具品味的精挑细选之作。”

“我的屋檐下只空话有最精美、稀奇和有趣的萨玛器物。”麦修眼也不眨地慈祥伊晴。

“换言之，它们全是我亲手挖出土的古物。那又怎么样？”

伊晴很惊讶有一股寒意窜下她的背脊。能够令她紧张不安的事物屈指可数，但麦修的证据有时就能对她产生那种影响。

“我说过，我没有真凭实据可以控告范奈克谋杀。但我亏欠露西太多，无法忍受杀害她的凶手完全不受惩罚。三年来我一直在想办法替露西伸冤，但直到塞文叔叔去世，我才终于找到达成目标的办法。”

“你到底打算如何对付范奈克？”

“我想到一个使他在社交界身败名裂的方法。等我的计划大功告成时，范奈克就再也无法危害像露西那样的无辜妇女了。”

“你是认真的，是不是？”

“是的，爵爷。”伊晴抬起下巴，毫不畏缩地直视他，“我打算设下圈套摧毁范奈克的社交地位和经济能力。”

“圈套需要旅馆。”麦修轻声指出。

“你说的对极了，爵爷。我打算使用的旅馆是萨玛女王玉玺。”

麦修瞠目而视。“你要声称拥有女王玉玺吗？”伊晴皱眉。“当然不是。你应该最清楚玉玺根本没有被发现。但在卢乔治失踪前不久，他寄了一封信给‘萨玛评论’，告诉编辑他相信他就快找到玉玺了。谣传他在地下迷宫里

丧生时，是在找寻那个引发卢氏诅咒的玉玺。

“一派胡言。”麦修耸耸肩。“诅咒之说的流传完全是因为玉玺据说价值连城。传说总是绕着贵重之物打转。”“你曾在你的研究报告中声称玉玺是由纯金打造而成，上面还镶有贵重的宝石。”伊晴提醒他。“你写说你见过描述它的铭文。”麦修绷紧下颚。“玉玺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消失民族的一流工匠精心打造而成。玉玺如果真的存在，那它也是无价之宝。但并非因为它是黄金和珠宝制成，而是因为它能告诉我们许多古萨玛人的事。”伊晴微笑。“我了解你的感受，爵爷。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像范奈克那种价格卑劣的人感兴趣的会是玉玺的金钱价值。尤其是他目前经济拮据得很。”麦修冷笑。“你说的很对。但这跟你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我的计划很简单。我会跟蕾秋姑姑到伦敦去设法打入范奈克的社交圈。幸亏有塞文叔叔的钱和蕾秋姑姑的人脉，我才能那样做。”蕾秋在椅子上不安地挪动着身子，她投给麦修抱歉的一瞥。“我是布兰侯爵的远房姻亲。”麦修蹙眉。“布兰在国外旅行，不是吗？”“恐怕是。”蕾秋说。“他经常出国，他无法忍受社交并非秘密。”“这一点我跟他相同。”麦修说。伊晴假装没听到。“布兰侯爵在社交季很少露面，但这并不代表蕾秋姑姑和我也不能露面。”“换言之，你为了衬你的这个荒唐计划，不惜利用你姑姑的人脉关系。”麦修说。蕾秋猛翻白眼，口中啧啧有声。伊晴对麦修怒目而视。“我的计划一点也不荒唐。事实上，它高明得很。我在这上面下了几星期的工夫了。一等我进入适当的社交圈，我就会放出跟女王玉玺有关的风声。”

麦修双眉一扬。“什么样的风声？”

“我会假装漫不经心的透露，在整理我叔叔的收藏品时意外地发现一张地图，地图里有玉玺正东的线索。”

“该死！”麦修咕哝。“你打算使范奈克想念这张子虚乌有的地图，可以引导他找到传说中的古物？”“正是。”“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麦修终于望向蕾秋求援。我试着警告过你，爵爷。”蕾秋嘀咕。伊晴热切地倾身向前。“我公说服范奈克相信，我打算跟愿意资助远征队去取回玉玺的人分享线索。”麦修嘲弄地看她一眼。“那会有什么用？”“这不是很明显吗？范奈克一定抗拒不了玉玺的诱惑。但是他目前的财务陷入困境，他又还没有娶到富有的女继承人，因此他一定无法独力负担远征队的费用。我会怂恿他组成一个投资财团。”麦修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容我胡乱猜测一番。你打算把范奈克骗上财务孤枝后，再砍断那根孤枝，对不对？”“我就知道你会了解。”伊晴很高兴他终于开始领悟这条妙计的高明之处。“这正是我的打算。说服范奈克筹组财团资助远征队应该不会很困难。”“等他把财团的钱用来雇船和船员，以及购买远征队所需的昂贵设备时，你会给他一张形同废纸的地图。”“然后他就会启程展开徒劳无功的旅程。”伊晴得意洋洋地说。“范奈克永远也不会找到玉玺，钱用完时远征队就会解体。财团成员会怒不可遏。这根本是愚弄无辜投资者的大骗局的诿就会四处流传。另一个南海泡沫。范奈克不会有那个胆子回到伦敦，他的债权人会追着他讨债好几年。就算他敢回来，他也不可能恢复以前在社交界里的地位。想靠女继承人重筹财富的机会势必微乎其微。”麦修一脸茫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史小姐。你使我目瞪口呆。”能使“萨玛柯契斯”产生这种震惊的瓜令伊晴感到相当满意。“这个计划很高明吧？而你是我的完美搭档，爵爷。”蕾秋向麦修恳求道：“爵爷，求求你告诉她这个计划荒唐危险、鲁莽愚蠢。”麦修瞄向蕾秋一眼后，继续冷冷地注

视伊晴。“你的姑姑说的很对。”伊晴愣了一下。“胡说。一定会成功的，我有十成的把握。”“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但病态的好奇心使我忍不住要问。在这个伟大的计划里，你替我创造的角色是什么，史小姐？”“这不是很明显吗？你是公认的萨玛权威。也许除了石易钦以外，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精通萨玛文物。”“没有例外，”麦修阴沉着一张脸半。”尤其是石易钦。““如果你坚持，爵爷。”伊晴嘀咕。”萨玛学会的每个会员都很清楚你的资历。““那又怎样？”“我会认为一切不言而喻，爵爷。想使范奈克相信我真的拥有一张能找到玉玺的地图，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由你表明你相信我有这么一张地图。”书房里陷入短暂而紧张的沉默。“可恶！”麦修几乎是勤务表地说。”你要我说服范奈克和其他人相信，我相信你叔叔留给你一张绘有玉玺位置的古萨玛地图？”“是的，爵爷。”伊晴如释重负地说，欣慰他终于弄懂重点了。”你对地图的兴趣会使我的廉洁变得真实可信。““我应该如何展现这种兴趣？”“那是比较容易的部分，爵爷。你要假装引诱我。”麦修不吭声。“天啊！”蕾秋低声说。“我想我快昏倒了。”麦修面无表情地注视伊晴。“你要我引诱你？”“那自然是假装的。”她向他保证。“社交注意到你在追求我。范奈克会推断你那样做只有一个目的。”“他会认为我的目的在得到玉玺。”麦修说。“正是。”蕾秋又在劫难逃似的长叹一声。

“完了！”麦修用指尖轻敲杯缘。“范奈克和其他人为什么要认为我的意图只在引诱？大家都知道我不久前回国来继承爵位，社交界会期望我在这一季物色妻子而非情妇。”伊晴差点被茶水呛到。”别担心，爵爷。你不会有发现自己在无意中跟我订婚的危险，没有人会期望你向我求婚。”麦修审视她的脸，“那你的名誉怎么办？”伊晴小心翼翼地放下茶杯，“看来你并不知道我是谁。这也难怪，过去几年来，你几乎都在国外。”“也许你会告诉我，你的真实身分？”麦修恶声恶气地说。“三年前我去伦敦探望我的朋友时得到一个绰号——孟浪伊晴。”她停顿一下。“我的名誉已荡然无存。”麦修的浓眉蹙拢在一起，他望向蕾秋。

“那是事实，爵爷。”蕾秋平静地说。麦修望向伊晴。“那个男人是谁？”“范奈克男爵。”“可恶！”他轻声说。”难怪你想报复。”伊晴挺直背脊，“那件事跟这个计划无关。我一点也不在乎我的名誉，但杀害露西的凶手必须受到制裁。我告诉你这件事是因为我想让你了解社交界不会视我为合适的结婚对象，所有的上流社会人士都会认为像你这种身分地位的人，追求我只会是为了短暂的风流韵事，或是为了乘机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萨玛女王玉玺。”麦修摇头道。”该死。”伊晴轻快地站起来给他一个鼓励的微笑。

“我相信你现在已经抓到重点了，爵爷。计划的细节我们可以在晚餐时边吃边谈。在这期间，我人人家编制目录的工作要完成。你既然来了，这里又没有其他的事可以让你做，也许你会愿意帮我们的忙？”伊晴一出书房，蕾秋立刻悄悄接近麦修。“爵爷，你必须想点办法才行。”蕾秋说。“是吗？”蕾秋的忧虑表情化为毫不掩饰的责难。“爵爷。我很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十年前我正好住在伦敦。”“真的吗？”“我不在你的圈子里活动，爵爷。但话说回来，很少有正派人士在你的圈子里活动。但是我知道‘冷血柯挈’的称号是怎么来的。我的侄女只知道你是‘萨玛柯契斯’。她仰慕你多年，但对你恶名昭彰的活动毫无所知。”

“你为什么告诉她，霍夫人？”麦修轻声细语。

蕾秋连忙退后一步，好像以为他会露出尖牙扑向她。“告诉她也沿用，

她会把这些事当成恶意中伤的流言而不予以认真考虑。我了解她的个性。她会认定你跟她一样蒙受不白之冤。名誉遭到抹黑。她肯定会成为你最忠实的盟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

“你真的那样认为吗？”麦修若有所思地望着门口。“我一直没有很多。”

蕾秋对他怒目而视而视。“没有很多什么？”

“忠实的盟友和坚定的支持者。”

“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原因何在。”蕾秋恶声恶气地说。

“随你怎么说。”

“柯契斯，我知道这是不情之请，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的侄女下定决心要枉这个鲁莽的计划，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麦修回头瞄向门口，确定伊晴没有折返。“请别见怪，霍夫人，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史小姐这样的女性。她让男人自觉好像刚刚被打猎队伍同路过。”“我懂你的意思，爵爷。但你必须赶快想办法，否则我伞都会陷入她想出的复仇计划中而无法脱身。”

“我们？”麦修从身旁的书架上抽出一本皮面装帧的书。

“我向你保证，爵爷，就算你拒绝合作，伊晴也不会放弃她的计划。她只会另外想一个方法来枉。”

“严格说来，那不是我的问题。”

“你怎么能说那种话？”蕾秋气急败坏地说。“你确实对我哥哥许下报恩的诺言，塞文在遗嘱里写得很清楚。据说你从不违背诺言，连你最凶险的敌人也不否认这一点。”

“没错，霍夫人，我向来信守承诺。但我自有履行承诺的方法。无论如何，我亏欠的是史塞文，而不是你侄女。”

“爵爷，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偿还亏欠我哥哥的人情债，那么你一定得防止伊晴惹祸上身。”

“史小姐指望我提供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协助，霍夫人。她似乎决意要惹祸上身，从她的坚忍不拔和刚毅果断看来，她一定能达到目标。”

“她确实非常倔强。”蕾秋承认。

“她会拿破仑和威灵顿相形见绌。”麦修朝堆满书的书架努嘴。“拿我现在做的事为例，我真的搞不清楚我怎么会帮忙史小姐把她叔叔的收藏品编成目录。”

“这种事经常在我侄女身旁发生。”蕾秋无奈地说。“她喜欢控制局势。”

“原来如此。”麦修低头看看手中书卷的书名——南海岛屿陵墓奇特器物说明。“我相信这在你的清单上。”

“你是说陵墓器物书籍吗？”蕾秋急忙来到书桌边，用羽毛笔蘸墨水在摊开的日志上记录下那本书。“好了，你可以把它跟其他的放在一起了。”

麦修把那本书入在一堆书名类似的书籍最上面。好心不在焉地审视剩余的书卷，脑袋里忙着思考史伊晴这个更重要的问题。他告诉自己他需要更多的资讯才能决定行动方针。“霍夫人，范奈克是怎么损及你侄女的名誉的？”

“蕾秋撇撇嘴。“那种不愉快的往事不提也罢。”

“如果我要采取某种行动，那么我就必须知道那件事的来龙去脉。”蕾秋的眼中燃起一线希望。“也好。与其让你从伦敦的流言中听说，不如由我告诉你详细的经过。反正你也不是没有被硬荇上不好的名声过，不是吗？”麦修迎视她的目光。“你说的对极了，霍夫人。蕾秋突然对一个古动脉死人面

膜产生浓厚的兴趣。“对，好，三年前露西要求伊晴去伦敦探望她。那时露西嫁给范奈克男爵已经一年多，但那是她第一次邀请伊晴去她家作客。”

“伊晴住在范奈克男爵夫妇家里吗？”

“没有。露西说她无法留伊晴在她家小住，因为范奈克男爵受不了家里有客人。她建议伊晴租一幢小房子租几个星期。露西一手包办了租房子的事情。”

麦修皱起眉头。“伊晴独自一人前往伦敦吗？”“是的。我没办法陪她去，因为媾我的丈夫病得很重。侄不是伊晴认为她需要保护，她的个性非常独立。”“我注意到了。”“这都要怪她的父母。”蕾秋长叹一声。“他们非常疼爱她，但教养她的方法恐怕非常不落俗套。”

“此话怎讲？”麦修问。

“伊晴出生时，我的大哥大嫂年纪都相当大了。事实上他们两个原本都已对生儿育女不抱希望了。因此伊晴的出生令他们欣喜若狂。”

“她没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哥约翰，是一位对教育年轻人怀有激进想法的哲学家。他在伊晴身上看到实验他理论的大好良机。”

“那么她的母亲呢？”

蕾秋皱眉蹙眼。“艾霞是一位很不平凡的女性，年轻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写了一本书强烈质疑婚姻对女性的价值。我大哥一看到那本书就爱上了书的作者，她和艾霞立刻结为夫妻。”

“不顾艾霞对婚姻的看法吗？”

“艾霞经常说全世界只有约翰一个男人适合做她的丈夫。”蕾秋停顿一下。“无论如何艾霞也有一堆教育女性的奇怪想法。事实上她还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书。”

麦修感到有趣。“换言之，伊晴是激进哲学实验的成果？”

“恐怕正是如此。”

“你大哥大嫂后来怎么样了？”

“伊晴满十八岁那年，他们双双因肺炎而去世。”

“你还没有告诉我三年前——”麦修在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时，突然住口。

伊晴探头进来用询问的眼神望向麦修和蕾秋。“这里的目录编得如何了？”

麦修随手拿起一本书。“我们的进度令人满意，史小姐。”

“太好了。”伊晴斧头看一眼手中的清单。“如果按照我排的时间表进行，在星期四启程前往伦敦前，我们应该能够完成一楼的目录编制。蕾秋姑姑和我在几个星期后回来时，会抽空完成其余的部分。继续努力。”她愉快地举起手来挥了挥，然后快步穿过走廊离开。

麦修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的背景。“好个与众不同的女子。”

“恐怕没有任何事能阻止她达到目的，爵爷。”蕾秋愁眉苦脸地说。

麦修把手中的书放在桌上。“你还没有告诉我三年前她的名誉是如何受损的。”

“如果当时我能陪她去伦敦，那件不幸的事就不会发生了。伊晴自认老于世故，但你跟我一样清楚，从小在思提郡筐的她根本不知道伦敦社交界的险恶。再加上她的父母都厌恶上游社会，他们教她许多无用的知识，例如希

腊文、拉丁文和逻辑，却没有教她任何基于在社交界求生存的知识。”

“狼群中的羔羊。”麦修嘀咕。“但我想是鬃牙齿的羔羊。”

“她的朋友露西一点也没有帮她。”蕾秋怨恨地说。“伊晴发生这种事，露西也难辞其咎。但露西就是那样的人。我知道伊晴视露西为好友，但事实上露西除了自己以外根本不关心任何人。”“你认识露西吗？”

“我来探望哥哥和他的家人时见过露西。她长得很美，有时也很迷人。但她用她的美貌和魅力来操纵别人，她伤了这一带不少年轻农夫的心。在我看来，她跟伊晴交朋友完全是因为这一带没有其他的年轻淑女。她搬去伦敦后就整整一年没有跟伊晴联络，后来才突然叫伊晴去看她。”“在伦敦出了什么事？”“刚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露西积极参与萨玛学会的活动。她十七岁渔产时迷上了萨玛，那年卢乔治和你第一次远征结束返国。她在萨玛学会成立后不久就加入，但直到前往伦敦才有机会跟其他的会员见面。”“说来遗憾，萨玛学会的会员大多是外行人和半吊子。”麦修绷起下鄂。“萨玛很不幸地成为一种时尚。”“也许吧。但伊晴首次能够跟随兴趣相同的人效，她很兴奋。父母去世后她一直是一个人。露西是她唯一的朋友，在走路西前往伦敦和嫁给范奈克以后，伊晴就更寂寞了。研究萨玛成为她生活的一切。结识志趣相投的同好自然令她兴奋。”“她到底结识谁？”麦修警惕地问。萨玛的蔚为时尚使萨玛学会里充斥着寻找刺激的无聊年轻人和淫逸浪子。“露西介绍了一个名叫雷亚泰的有为青年给伊晴认识。”蕾秋说。“露西只替伊晴做过这一件好事，雷先生跟随伊晴一样热爱萨玛。”

“是吗？”

“他们两面两个档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听朋友说雷先生对伊晴产生了爱意。甚至有传闻说两人已论及婚嫁，但后来灾难降临。”

麦修不再假装继续盘点，他斜靠在书架上交抱起双臂。“我猜所谓的灾难指的是范奈克男爵？”

蕾秋的眼神在镜片后阴郁起来。“是的。伊晴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经验丰富、决意诱奸的浪荡子。她的身边又没有人指点她或给她意见。”她突然住口，从围裙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拭眼角。“这种事实在令人难以启齿。”

“我不得不请你继续说下去，霍夫人。”麦修铁石心肠地说。“在完全了解情况前，我无法决定该采取何种行动。”

蕾秋斜视他一眼，似乎犹豫不决，接着露出下定决心的神色。她把手帕塞回围裙口袋里。“好的，爵爷，反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社交界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过两天伊晴回到伦敦时，那些流言一定又会流传起来。长话短说，伊晴被人发现跟范奈克在卧室里。”

3

不知何故，麦修有种被人猛揍一拳的感觉。他不明白自己为何有如此激烈反应。片刻后他才领悟自己没有料到会听到如此戏剧化的结局。

他原本想像是比较无辜的情节，毕竟年轻女子只要稍有不慎就会在社交界里身败名裂。

一个轻率的亲吻；在没有女仆陪同下独自外出购物或乘车；跟不适当的男人跳了太多支舞，许许多多这类无伤大雅的小差池都能使一个女人声名狼藉。社交界只注重表面工夫。

但是被发现跟男人在卧室里，任何男人，更不用说是范奈克那种浪荡子，就不只是轻微的行为不检了。伊晴会被冠上“孟浪”的绰号显然不是空穴来风，麦修心想，她应该庆幸没有被子取更不堪入耳的绰号。

“在范奈克的卧室里吗？”麦修强迫自己问。“还是她请他到她住的地方？”

“当然不是。”蕾秋转开视线。“事情如果是发生在那类隐秘的地方也许就不会闹得人尽皆知了。很不幸的是，伊晴和范奈克是在桑爵士夫妇举行的舞会上被人发现一起在二楼的一间卧室里。”

“原来如此。”麦修不得不努力压抑心中的怒火。他是哪根筋不对劲了？他跟伊晴可以说是素不相识。“你侄女想必不是粗心大意的人吧？”“那不是她的错。”蕾秋以令人感动的忠诚说。“范奈克把她骗到那间卧室去。”“发现他们的是谁？”蕾秋长叹一声。“雷亚泰，那个即将向伊晴求婚的有为青年。他身边还有个同伴。那件事情后自然没再提起婚事，没有人能责怪雷亚泰失去兴趣。”“雷亚泰至少可以对他看到的事保密。”“我猜他没有张扬。”蕾秋说。“但我说过那天晚上他还有个同伴，他的同伴显然没有那么绅士。”“麦修吐出不自觉中憋着的一口气。“我猜那件事结束了伊晴和范奈克夫人之间的友谊？”“范奈克被发现跟伊晴在一起的第二天露西就自杀了。她留下遗书说不能忍受她最好的朋友跟她的丈夫一起背叛了她。”

麦修想了想。“她用什么方法自杀的？”

“吞下了大量的鸦片酊。”

“没有人怀疑她可能不是自杀吗？”

“没有。只有伊晴认为走路西藏自治区是被范奈克谋害的。她对露西死因的看法勤劳或多或少受到范奈克损及她名准那件事的影响。也许她还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吧！但我可以肯定在那间卧室里发生的事完全是范奈克的错。”

麦修望向空无一人书房门口。“三年后的现在，史小姐突发奇想地想为她的朋友伸冤复仇。”

“我没想到她一直为此耿耿于怀。”蕾秋透露。“三年来她仍然和许多萨玛学会的会员保持联络，几个星期前其中一个会员写信告诉她说范奈克在特色再婚对象。婧我哥哥塞文刚刚去世，留给伊晴这幢房子和房子里所有的东西，以及……你对他的承诺。伊晴这才灵机一动。”“我不会用‘灵机一动’来形容。”麦修突然站直身子。一本近期的“萨玛评论”引起他的注意。看到出版日期时，他的眉头皱了起来。“可恶！”“没有。”麦修拿起期刊翻阅了一下。“编辑在这一期里刊出两篇诠释萨玛铭文的文章。

一篇是我写的，另一篇是石易钦写的。那个家伙阴魂不散地纠缠着我。”“原来如此。

“蕾秋忙着登录一个骨灰坛。”那些编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看重石易钦的文章，连白痴都看得出来他的推论完全错误。我要好好说一说他们。”“你要训斥编辑刊登石易钦的文章？”“有何不可？那份期刊是我创办的。我有责任确保刊登出来的都是极具学术水准的文章。”麦修越说越激动。“我猜石易钦对萨玛铭文的推论跟你的看法不相一致？”蕾秋不动声色地说。“没错。最恼人的是，石易钦的推论跟往常一样是以我发表的研究结果作为根据。”麦

修努力控制住他的脾气。对于其他萨玛学者的著作，他通常都是抱持漠不关心的轻视态度。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从卢乔治失踪后，他在这个领域没有能与他匹敌的人。麦修在萨玛学上的权威一直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但十八个月前石易钦的文章首次出现在“萨玛评论”上时，情况为之改观。令麦修日益恼火和大惑不解的是，石易钦成为多年来第一个能激起他强烈反应的人。他无法理解自己为何如此，他甚至没有见过石易钦这个人。直到目前为止，麦修对他新敌手的认识只限于他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副县长修向自己保证，他很快就会找到石易钦，然后跟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好好谈一谈。“爵爷？”蕾秋小心翼翼地问。“关于我们的小问题？”

“请见谅，夫人。提到石易钦我就有气。”

“看得出来。”

“自从几个月前回到英国后，我就被迫注意到他在‘萨玛评论’上的侵害性言论。现在居然有萨玛学会的会员在我和石易钦笔战时，支持或反对另一方。”

“我很能体会你的感受，爵爷。尤其是考虑到你在这行不容置疑的地位。”蕾秋圆滑地说。

“不容置疑的地位？石易钦一有机会就质疑我的地位，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伊晴和她的荒唐计划。”

蕾秋审视他的脸，“是的。”

“我猜三年前那件事不大可能会使她无法重返社交界？”

“别指望她不会收到许多邀请函。”蕾秋说。“社交界恐怕会认为她很有趣。凭我和布兰侯爵的姻亲关系，她从塞文那里继承到的可观遗产，以及她声称拥有萨玛藏宝图的传闻，社交界一定会对她深感兴趣。”

“她不会被作为适婚对象，但会被视为可以带来乐趣的客人。”

“你的廉洁恐怕相当一针见血。”

“那根本是灾难的导火线。”

“是的，爵爷。你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你不设法改变她的航向，伊晴一定会笔直地驶进灾难的大海里。”蕾秋停顿一下来强调下面要说的话。“在我看来，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偿还欠我哥哥的人情债，考验我一定要救伊晴。塞文也会希望你这样报答他。”

麦修扬起眉毛。“你的总结也相当一针见血，霍夫人。”“我无法可施了，爵爷。”想必是，否则你也不会妄想用我对你哥哥许下的承诺来操纵我。”蕾秋倒抽了口气，但没有退却让步。“爵爷，我恳求你阻止我侄女做傻事。”麦修凝视她的眼睛，“霍夫人，你了解我的名声，果真如此，那你一定知道我倾向于毁灭他人而非拯救他们。”“我很清楚那一点，”蕾秋两手一摊。”但没有别人能帮忙了。伊晴不会听我的，而你确实许下诺言要报答我哥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冷血柯契斯’从不违背诺言。”麦修一言不发地转向书房门口，穿过门厅走向楼梯，一步两阶地爬上二楼。抵达楼梯顶层时，他伫足倾听。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告诉他，他的猎物在东厢房工作。他跨出坚决的大步沿着走廊前进。史伊晴已经把他的生活搞得步调大乱了，麦修心想，现在是他掌握自身命运的时候了。没错，他从不违背诺言，但就像他警告蕾秋的一样，他向来以他的方式来履行承诺。一连串的乒兵声引领他来到走廊左边一间卧室敞开的门扉前，麦修在门口停下来打量室内。卧室里光线

幽暗，内部装潢成跟其他房间一样的陵墓风格。厚重的黑色窗帘虽然被拉开了，但从窗外渗透进来的光线化不开室内浓浓的阴郁。床单和被褥的颜色适合举哀居丧，黑色和褐紫红色的帷幔从天花板上垂挂而下。房间里最有趣的景象就是伊晴圆翘的臀部。麦修感到腹股沟附近一阵猛烈的拉扯。伊晴圆翘的臀部因她略嫌不雅的姿势而撩人地呈现在他眼前。她弯着腰，试图把一个包铁的大木箱从黑色帐幔的床铺底下拖出来。她的裙摆在后面升高了几寸，露出穿着白袜子的迷人小腿肚。麦修突然有股难以抵挡的冲动，想要探索白袜上方的神秘地带。在体内翻腾的欲望波涛令他措手不及。他深吸了口气，强迫自己全神贯注在手边的问题上。“史小姐？”“什么事？”伊晴吓了一跳，受惊地立刻直起腰杆。她猛然转身，脸颊因刚才的劳动而红咚咚的。她的手为了平衡身体而挥了出去，不料却正好挥中摆在附近一张桌子上的一尊小神像。丑陋的小雕像哗啦一声在地上砸个粉碎。“我的天啊！”伊晴蹙眉望着打碎的雕像。

“不必浪费力气为它感到惋惜。”麦修瞄了一眼雕像的碎片后说。“它不是萨玛的古物。”

“对，它不是。”伊晴伸手扶正头上歪斜的小白帽。“我没有听到你过来，爵爷。你不可能已经完成书房的盘点了吧？”

“我几乎还没有开始，史小姐。我上楼来与你商量比盘点更重要的事。”

她的眼睛一亮。“我们把范奈克诱入圈套的计划吗？”

“那是你的计划，不是我的，史小姐。霍夫人和我仔细讨论过这件事，我们一致认为你的计划考虑欠周、鲁莽轻率，而且还可能很危险。”

伊晴盯着他，失望使她的眼神暗淡下来。“你阻止不了我，爵爷。”

“我早料到你会这么说。”他审视她片刻。“如果我拒绝扮演你指派给我的角色呢？”她犹疑地注视着他。“你拒绝遵守对我叔叔的承诺吗？”

“史小姐，我对塞文许下的承诺在性质上相当笼统，随人如何诠释都行。由于承诺是我许下的，诠释自然也该由我来。”

“哼！”她双手插腰，开始用脚尖轻拍地板。“你打算违背诺言，对不对？”

“不对，我从不违背诺言，史小姐，这次也不会。”麦修发现他开始生气来了。“但我推断我能偿还欠你叔叔人情债务的最好方式，就是防止你惹祸遭殃。”

“我警告你，爵爷，你可以不帮我的忙，但你休想阻止我让我的计划。我承认你的支持会使我事半功倍，但我相信没有你，我也可以吸引范奈克的注意。”

“是吗？”麦修朝房里跨了一步。“你打算用什么方法吸引他的注意，史小姐？像三年前那样跟他在隐密的卧室里见面吗？我必须承认，那种方法一定能引起他的兴趣。”

伊晴瞠目结舌了一会儿，接着眼中冒出怒火来。“你竟敢说这种话，爵爷！”

懊悔涌上麦修的心头，但他强和压抑下来。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他告诉自己。“我为提起那件事道歉，史小姐。”

“应该的。”

“但是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漠视过去。”他垮地说。“事实就是事实。如果范奈克曾经诱奸过婚，他一定会谋略故技重施。除非你打算用美人计诱他踏入你的圈套——”“去你的！三年前范奈克不是诱奸我，而是陷害了我。”

这其中有很大的差别。”

“有吗？”

“一个是真实；一个是表象。”伊晴鄙夷地哼了一声。“我还以为聪明如你，一定能够分辨两者的分别。”

麦修的火气突然升了起来。“如果你一定要剖析毫发，随便你。但那改变不了任何事，问题仍然存在。你会发现范奈克那种人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我向你保证，我既能够也一定会对付他。但我开始觉得你有一件事说对了。也许我不需要你的协助。在我构思之初，我以为你会很有助益，但我现在开始怀疑你可能非但没有帮助，反而会成为累赘。”

伊晴的挖苦使麦修的愤怒有如火上浇油。

“真的吗？”

“你显然不是我原先想像的那种人，爵爷。”

“该死！你原先以为我是哪一种人？”

“我原先误以为你是一个勇于冒险范难、身体力行的实践家。”

“你从哪里得来那个古怪的想法？”

“从你写的那些有关古萨玛的文章里。我还以为你笔下那些惊险刺激的探险旅行是你的亲身经历。”她露出讥讽的笑容。“看来是我误会了。”

“史小姐，你在暗示我我的文章是根据第二手的研究写成的，就像那个该死的石易钦一样？”

“至少石易钦对他的资料来源完全诚实，爵爷。他没有声称所写的一切都是第一手的观察所得。你却，爵爷。你把自己的形象塑造成实践家，但现在看来你根本不是那种人。”“我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任何形象，你这个惹人生气的小——”“你写的显然是虚构之事而非事实，爵爷。真是可悲，我还以为你是头脑犀利又足智多谋的冒险家。更可悲的是，我还以为你是重信用、讲义气的血性男儿。”

“你在怀疑我的信誉和男子气概吗？”

“我为什么不怀疑？你明明欠了我的人情债，现在又摆明了想欠债不还。”

“我欠的是你叔叔而非你的人情债。”

“我说过我继承了叔叔的债权。”她回答道。

麦修向阴暗的卧室里又跨进了一步。“史小姐，你在考验我的耐性。”

“我连做梦也不会那么想。”伊晴甜甜地说。“我已经推断出你根本不适合当我的搭档，我在此免除欠实践诺言的义务。你走吧，爵爷。”

“可恶的女人，你休想轻易摆脱我。”麦修两个大步跨守两人之间剩余的距离，伸手抓住她的肩膀。碰触她是个错误，愤怒在眨眼间化为欲望。他一时之间竟无法动弹，五脏六腑好像被揪在一个有力的拳头里，他试着深呼吸，但伊晴的幽香钻进他的鼻孔，模糊了他的神智。他低头望进她深不见底的蓝绿眼眸里，突然有种行将来顶的恐惧。他张开嘴巴，想用一句斥责结束两人的争吵，但所有的话语都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伊晴眼中的愤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乍现的关切，“爵爷？有什么不对劲吗？”“有。”他勉强挤出一个字。

“你怎么了？”她开始担忧起来。“是不是病了？”“很可能。”

“我的天啊！我不知道你人不太舒服，难怪你的言行怪异。”

“难怪。”

“要不要到床上躺一下？”

“在这个节骨眼上，那恐怕不是明智之举。”麦修咕哝。隔着衣袖，他可以感觉到她温暖柔嫩的肌肤。他发现自己很想知道她在做爱时，是否跟辩论时一样全心投入。他强迫自己把手从她肩上移开。“我们最好改天再来讨论这件事。”

“胡说！”她以令人振奋的语气说。“我不相信拖延有任何好处，爵爷。”

麦修闭上眼睛深吸口气，等他再睁开眼睛时，他看到伊晴一脸着迷地看着他。“史小姐，我在这里努力跟你讲道理。”

“你要帮我了，是不是？”她开始微笑。

“请再说一次。”

“你改变心意了，是不是？你的荣誉感战胜了。”她两眼发亮。“谢谢你，爵爷。我早就知道你会答应帮我。”她轻拍他的臂膀以示嘉许。“你千万别把另一件事放在心上。”

“什么事？”

“哦，你没有冒险范难的亲身经历。我完全了解。你不需要为自己不是实践家而难为情，爵爷。”

“史小姐——”“毕竟不是第个个都能勇敢坚忍的。”她愉快地说。“你不必害怕。万一我的计划在衽途中出现危险，我会应付的。”

“想到你控制危险的局势就足以使我吓得浑身冰凉了。”“你显然患有某种程度的神经过敏，但我们会设法应付过去的。昼别让想象力作祟吓着了，爵爷。我知道你一定对未来忧心忡忡，但我保证我会寸步不离地守着你。”

“真的吗？”他感到不知所措。

“我会保护你的。”伊晴突然伸出手臂环住他，无疑是想迅速地拥抱他下下来使他安心。

麦修千疮百孔的自制力堤坊禁不起她的碰触面倏地崩溃，伊晴还来不及收回手臂，他已经把她拥进怀里。

“爵爷？”她吃惊得杏眼圆睁。

“史小姐，真正令我担忧的问题是，谁来保护我不受你的伤害。”

她还来不及回答，他已用吻封住了她的嘴。

伊晴愣住了。刹那之间，她的感官世界陷入一片混沌。她向来以神经坚强自豪，她从来没有瘾病发作，从来没有昏倒，从来没有头晕目眩的感觉。但此时此该，她感到迷乱恍惚。

她的心在狂跳，手心在出汗，一秒钟之前还有条理的思绪突然变得乱七八糟，周遭受的一切看起来好像都扭曲变形了。她打个哆嗦，然后感到一股发烧似的暖流在体内奔窜。

要不是非常确定健康状况极佳，她会认为自己生病了。

麦修呻吟一声加深了他的吻，把伊晴压向他结实的身体。她感到他的舌头在描绘着她的嘴唇，接着震惊地领悟他希望她为他开启唇瓣。强烈的好奇心席卷了她，她试探性地张开嘴，麦修的舌尖立刻顺势滑入。

亲密的吻令伊晴震惊得双膝发软，她感到天旋地转，她紧抓着麦修的肩膀，唯恐她会在她放手时跌倒。

但麦修丝毫没有放开她的意思，相反地，他更加用力搂住她，把她的臀部按向他贴身马列裤的鼓胀处，她知道他一定注意到她的乳房紧贴着他的宽阔的胸膛。他略微改变姿势把她向后压，一只脚伸进她两腿间。她可以感

觉到他结实的大腿肌肉。

前所未有的感觉冲击着伊晴，她觉得自己好像被卷入狂野迷乱的漩涡里。她并非毫无经验，她在保持清醒的孤注一掷中提醒自己。但无可否认的是，就算是戴立培熟练的接吻、或雷亚泰纯洁的拥抱都不曾使她如此方寸大乱。

激情。原来这就晃真正的激清。兴奋似涟漪在伊晴体内扩散。

她发出一声喜悦的轻呼，收紧手臂搂住他的脖子。

“伊晴。”麦修抬起头。他的灰眸不再像幽灵般毫无表情，而是象两团燃烧的火焰。那种眼神就像在凝视水晶球，寻求某个求知问题的答案。“我这是在做什么？”现实有如一盆冷水浇醒了伊晴。她望着麦修，看出他后悔一时冲动吻了她。伊晴残酷的镇压涌上心头的强烈失落感。她努力恢复镇静，同时绞尽脑汁找寻在这极其尴尬处境中最得体合宜的话。“冷静一点，爵爷。”她努力调整好头上的小白帽。“这不是你的错。”

“不是吗？”

“真的不是。”她喘着气向他保证。“这种事在情绪激动时常会发生。我的父母就有这种问题，他们每次争吵都以这种方式结尾。”

“原来如此。”

“你我刚才发生激烈的争吵，我想是那一刻的激动情绪暂时超越了你的自制力。”

“我就知道我可以倚靠你想出聪明的解释，史小姐。”麦修的目光闪烁了一下。“你曾经有哑口无言的时候吗？”

不确定在她内心深处作祟。他应该不是在嘲弄她吧！“我想就算是口才最流利人也有找不到适当话说的时候，爵爷。”

“其他时候只要采取行动就够了。”他伸手握住她的劲背使她无法动弹，然后缓缓低下头再度亲吻她。

这次的吻从容而该意，伊晴在麦修的臂弯里变得软绵绵的。她听到她帽子落地，她的长发倾泻而下，麦修把手指伸进她的发丝间。

伊晴摇晃了一下。周遭的世界开始像春雪般融化，只剩下麦修依然屹立不摇。他的力量令她不知所措又兴奋无比。一股甜美的饥渴席卷了她，她再度伸手环住了他的脖子用力搂住他。

“你带来一个又一个的惊奇。”麦修在她的唇上呢喃。“跟萨玛很像。”“爵爷，他的话令她飘然，被拿来和萨玛古国相比是无上的荣幸和最高的赞美。麦修吻得她步步后退，她的背突然撞上了衣橱。麦修抓住她的手腕，把她的双手固定在头部后方的雕花橱门上。他的唇离开她的嘴，开始沿着她的下颚一路亲吻到她的咽喉。他的大腿在同时挤进她的两腿之间。“我的天啊！”伊晴猛吸口气，麦修的大腿在她的两腿间向下移动。“我无法思考——”“此刻我也一样。”他放开她的手腕，他修长的手指移动她的粉颈使她的头向后仰。

伊晴抓住衣橱门把来平衡自己，但麦修却在此时拉着她往床边转去。

伊晴忘了放开门把，衣橱门被她猛然拉开，摆在中间隔板上的一个庞大物体在冲击一颤抖，接着开始往前倾倒。

正在亲吻伊晴咽喉的麦修猛然抬头。“什么——”伊晴惊骇地播送那个碗滑出隔板边缘往下掉。“哦，糟了！”

麦修以惊人的速度展开行动。他放开伊晴，绕过伊晴，伸手接住坠落中的碗，一气呵成的动作优雅而流畅。

“可恶！”麦修凝视着捧在手中的大碗。伊晴松了好大一口气，“好险。你的身手十分敏捷，爵爷。”“在有必要时。”他微微一笑地端详着碗。他的眼眸发亮，伊晴注意到，但不是先前那种光亮。她仔细看那个碗。它是用半透明的蓝绿石头雕刻而成。这种石材是萨玛器物独一无二的特征，伊晴的笔友告诉她这种颜色被流行称为萨玛绿。碗上刻有行云流水般字体秀丽的文字，伊晴一眼就认出那是什么文字。“萨玛的。”她惊奇地望着石碗。”塞文叔叔说过他拥有几件萨玛器物，但我没想到会是如此迷人的东西。“可能是来自某座萨玛陵墓。”“对。”她挨过去端详。”这是非常精致的器物，不是吗？瞧瞧那些铭文。通俗文字而非正规文字。如果我没有误会，它应该是给心爱的人陪葬的私人纪念品。”麦修抬头注视她。“你认得那些文字？”“当然认得。”伊晴小心翼翼地在他的手里接过蓝绿色的石碗，在掌间缓缓转动，欣赏着它优美的雕功。”如同萨玛利斯在昼去夜来时拥抱萨玛妮拉，人俩伯心灵将永远结合实际一起。多么真挚感人的情感流露，不是吗？”“可恶！”麦修凝视她的目光变得深沉激动进来，甚至比端详石碗进还要专注。”除了我以外，全英国只有一个人能够如此迅速和如此完美地翻译出那段萨玛通俗文字。”伊晴发现她做了什么事时已经来不及了。“噢，我的天啊！”“我推测我刚才三生有幸地吻了石易钦，对不对？”

4

“爵爷，我向你保证，我从来没有打算欺骗你。”伊晴嗫嚅道。

“没有吗？”

“呃，也许有一点点。我原本打算说明一切的。”

“什么时候？”

“适当的时候。”她挤出一个她希望是安抚性的答案。“自从你抵达后，我们就一直很忙，我根本没有机会解释。”

麦修根本不理睬她薄弱的借口。“史伊晴。石易钦。我早该想到的。”“爵爷。请你谅解。我隐瞒真实身份是因为我知道‘萨玛评论’的编辑绝不会刊登女性的投稿。”“没错。”“我原本打算在我们正式介绍认识后就告诉你，我就是石易钦。但是你明白表示你视石易钦为对手，我不愿意让那种看法影响了你对我本人和我计划的观感。”“对手？”麦修扬起眉毛。”胡说八道！我没有视石易钦为对手，对手这个字眼暗示着立足点相同的人。石易钦是一个放肆的蹩脚文人，根据我的文章推得荒谬的诬结论。”他的话刺伤了伊晴。“容我提醒你，爵爷，对事实作出精辟扎实的诠释跟第一手的经验同样重要。”

“第一手的知识是无可取代的。”

“一派胡言。你以前也对萨玛古物做过许多没有真凭实据的推论。”

“比如说？”

伊晴抬起下巴。“比如说你在上期‘萨玛评论’里对萨玛婚礼仪式的那些毫无根据的推测。”

“我从来不做毫无根据的臆测。我根据第一手的发现和研究做出符合逻辑

辑的推论。”“真的吗？”伊晴怀疑地瞪视他。“你说新娘对她的婚没有说话的余地，但连业余爱好者都看得出来萨玛新娘有许多权利和特权。萨玛女性甚至可以解除婚约。”

“只有在极端严格的条件下。”

伊晴露出冷笑。“只要能证明丈夫虐待或不能人道，她就能解除婚姻关系。那涵盖了许多理由，爵爷。再者，她在婚后仍然保有自身财产和收入的控制权。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古萨玛法律比现代英国法律先进多了。”

“不要太肯定。”麦修说。“遇到婚姻问题时，萨玛人跟英国人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

男人是一家之主，做妻子的必须顺从丈夫、料理家务和照顾丈夫。做丈夫的这才担负起保护妻子儿女的责任。”

“瞧，你又在作毫无根据的臆测了。在彻底研究你的著作后，我得到的结论是：萨玛人的婚姻是建立在互敬互爱的基础上。”

“只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完全欠缺第一手的知识才会使你作出如此荒谬的评论。萨玛人的婚姻是建立在财产、社会地位和利益考量的基础上，就像大多数英国人的婚姻一样。”

“才不是那样的。”伊晴反驳道。“互相喜爱是萨玛人婚姻最重要的因素。你在萨玛图书馆遗迹里发现的情诗怎么解释？”

“好，就算有几个萨玛诗人写了几首愚蠢的情诗，但那也不能证明什么。”麦修懊恼、厌恶地用手指扒过头发。“婚姻在古萨玛是利害关系的结合，应像瑞的英国一样。”

“你的意思是萨玛人不相信爱情的力量吗？”伊晴质问。

“爱情只是肉欲的委婉廉洁。我敢打赌萨玛人很清楚这上点，他们毕竟是智慧极高民族。”

“爱跟欲不是同一件事。”

“事实上就是，史小姐。”麦修下颚绷紧。“我向你保证，这是我从第一手观察中得到的结论，就像我其他的结论一样。不像有些人。”麦修讽刺道。

伊晴气坏了。“我对空虚课题并非毫无第一手经验，爵爷，而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论。”

麦修冷笑。“你对肉欲有第一手的经验？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史小姐。“我不要。”

这种事是隐私。“的确。那么让我告诉你一些我对爱欲的第一手观察所得。我是肉欲激情结合的产物，但在肉欲冷却时只留下怨恨、愤怒和后悔。”

震惊的屿驱散伊晴残存的怒气。她不由自主地靠近麦修一步，然后又不确定地停下。“请见谅，爵爷，我不知道这对你是如此切身之事。”

“不幸的是，双方都来不及脱身了。”麦修的声音变得毫无感情。“我母亲怀了我，她的家人要求我父亲娶她。我父亲的家人想要我母亲继承的财产，这是一桩水深火热的婚姻。”

父亲始终不原谅母亲，信定她用诡计骗他结婚。母亲则始终不原谅父亲的始乱终弃。“你的童年一定过得很不愉快。”他的眼中泛起一抹冷笑。

“正好相反，我认为那样的经验使我受益良多，史小姐。”

“难怪你觉得你学到惨痛的教训。”伊晴压抑住涌上心头的悲哀。“你提到你现在继承了爵位，别人会期望你结婚。你也会希望有桩幸福的婚姻吧？”

“那还用问。”麦修阴郁地说。“我绝不会重蹈覆辙。”

“那当然。”伊喃嘀咕。

麦修拿走她手中的碗，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我要的新娘不可以满脑子浪漫幻想，她必须聪明而有判断力。她还必须有高度的荣誉感和羞耻心，使她不至于对每个正好出现的诗人产生激情。”

“原来如此。”伊喃说。心里不敢相信她竟然把这个男人看得如此走眼。她心目中的“萨玛柯契斯”是一个浪漫至极的人。真正的柯契斯显然顽固守旧。“说来好笑，爵爷，当初你来时，我还以为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

“是吗？”

“是的，但现在我明白我错了。我们的判别有如南辕北辙，不是吗？”

他突然露出一仍小心翼翼的模样。“在某些方面。也许吧！”“就我而言，在每个重要的方面都是如此。”伊喃苦笑一下。“我在此免除你履行诺言的义务，爵爷。”他皱起眉头。“你说什么？”

“我不该奢望你会帮我。”伊喃盯着他的手说。“你使我相信你不适合冒险，我无权强人所难。”

“我以为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休想轻易摆脱我，史小姐。”“爵爷？”

“我坚持帮助你实行你的计划。我也许不是你心目中的那种人，史小姐，但我发现我有股强烈的欲望想证明我不是懦弱无用的人。”

伊喃大吃一惊。“爵爷，我压根儿没有暗示你是……懦弱——”他举起一只手制止她说下去。“你已经把你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白了。你认为我杞人忧天、优柔寡断。我不否认你的看法有属实之处，但是我绝不会让你把我归类为不折不扣的懦夫。”

“爵爷，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有某种神经质倾向并无可耻之处，那无疑是家庭特征，就像你头发上的那道银丝一样。那不是你能控制之事，爵爷。”

“太迟了，史小姐。我已经决定我非履行对你叔叔的承诺不可。唯有如此，我才能保有一点自尊。”

“实不相瞒，我吃惊极了。”两天后在前往伦敦的途中，伊喃对蕾秋透露。马车里只有她们两人，麦修在前一天带着伊喃写给他的指示函先行离去。“他这么做是为了证明他不是胆小之人，我恐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我不是三联单的，但你知道我有时会口不择言。”

“我不会太担心柯契斯的版本心。”蕾秋说。“他的傲慢自负够他用一辈子了。”

“但愿如此，但我认为他相当神经质。”

“神经质？柯契斯？”

“我费尽口舌说服他不要帮我的忙的，但结果你也看到了，我根本是在白费力气。”

“柯契斯确实像是下定决心要帮你，不知道他居心何在。”

“我刚才说过了，他企图证明他是实践家，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不是那种人。”

“嗯。”蕾秋拉拉裙子，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凝视伊喃。“刚开始时，我认为你的计划危险是因我担心范奈克男爵的反应。但现在我认为把柯契斯扯进来是更加鲁莽之举。”“柯契斯不具危险性。”伊喃皱皱鼻子。“说真的，如果他是危险人物，我倒还不至于这么放心不下。现在我除了得负责自己扮演的角色，还得照顾他，以锡他在急于证明自己时惹祸上身。”

蕾秋大惊失色。“你要保护柯契斯？”

“在这种情况下，我起码该敌到这一点。”伊晴郁郁寡欢地凝视着车窗外。“他跟我期望中完全不同。”“你老把那句话挂在嘴上。说实在的，伊晴，你的期望是建立在虚妄不实的幻想上。”“才不是那样的，我对柯契斯伯爵的看法来自他在‘萨玛评论’上发表的文章。这只能证明人了一个不能太过信赖他所阅读到的一切。”“伊晴，你根本不解除柯契斯的为人。我努力想告诉你他在将近十年前大约二岁几岁时就已树立起名声。我知道你不会想念但事实是他被公认为极端危险和冷血无情。”伊晴皱眉蹙眼。“胡说八道貌岸然！任何人认识他五分钟都会知道那样的名声跟他的真实性格完全不符。他显然是恶劣流言的受害者，就跟三年前的我一样。”“他无疑使用权你对那一点深信不疑。”蕾秋嘀咕。“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非接受他的帮助不可了。”伊晴认命地说。“他一定会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来。”“我敢打赌他此刻也有同感。”蕾秋嘀咕。伊晴没有回答，她把注意力转回车窗外的乡村风景。使她夜半惊醒的梦境片段浮现脑海。这几个星期来她常作类似的梦，但昨夜我梦最清晰也最令人心神不宁。梦里的她站在塞文叔叔家的书记里，时间是半夜。银白的月光照进窗户，阴影笼罩着书记和房里阴森的家具。她缓缓转身，目光搜寻着她知道在房里的那个男人。她看不见他，始终不曾看过他，但感觉得到他的存在。他在夜色最深浓处等待着。

房间最暗的角落里有了动静，她提心吊胆地注视着一个人影从暗处缓缓走向她。他的脸被黑暗笼罩着，但当他穿过一道月光时，她看到他头发里有一兵银色的寒光。萨玛利斯。夜神。

威风凛凛，非常危险。他越来越近，他的手伸了出来。不是萨玛利斯，她发觉，而是柯契斯。不可能。但不知何故，刀子似乎无法分辨两者的差别。柯契斯和萨玛利斯合而为一了。

她望向他朝她伸出的手，看到鲜血从他修长的手指滴下。他一定会后悔跟史伊晴小姐有所瓜葛，麦修抵达伦敦后不只一千次地告诉自己。她已经对他的注意力造成破坏性有极大的影响了。他放下羽毛笔。视而不见地瞪着准备在下期‘萨玛评论’上发表的文章草稿。到目前为目，他的草稿只完成了半页。想到伊晴即将抵达伦敦就使他无法专心。她和蕾秋预定在今天抵达，她荒唐鲁莽的计划一定会在她人到达后不久就付诸行动。她只需要有几张合适的请柬就行了。蕾秋似乎很有把握会拿到那些请柬。麦修从椅子上站起来，绕过乌木大疏桌的桌角来到壁炉前。他凝视着火焰，返回伦敦后就不断困扰他的不安情绪再度涌现。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傻到被扯进伊晴的计划里。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那个该死的计谋不大可能性会成功。

但不幸的是，在说服伊晴放弃她伟大的报复计划前势必有一段难捱的时光。在好接受失败以前，他势必得防止她惹祸上身。想到这里，他就更加心烦。伊晴决心走上一条布满丑闻与危险的路。麦修再度思索她的计划，试着保持客观。他不相信范奈克害死了他的妻子。范奈克是个狡猾诡诈、没有道德、挥霍无度、流连妓院赌声的浪荡子，但麦修觉得他怎么看也不像是杀人凶手。诱奸像伊晴那种天真无邪的年轻女子比较像是范奈克的作风。麦悠扬的双手在身侧紧握成拳头。他闭起眼睛，回想着伊晴在他怀里时对他的反应。一股甜美的热流窜过他全身，点燃自离开思提郡后就在他下腹闷烧的火苗。他不记得上次有女人的吻对他造成这种影响是什么。他试着以意志力浇熄体内的欲火。当那项努力失败时，他想像着在桑爵士舞会中伊晴和范奈克

在楼上卧室里一起的情景。他体内的火焰立刻结冰。麦修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忧心忡忡。他想要独占伊晴。想伊晴在范奈克淫逸的怀抱里。麦修就有杀人的念头。他深吸口气，凝视着炉火，在其中找寻鬼魂。他们一如以往地那里伸手抓向他，好像要把他拉进火里与他们作伴。他们的数目多得要命。麦修永远也忘不了十渔产那年，他的父亲汤姆最后一次冲进屋里，对照例哭哭啼啼的莉莎大吼大叫。麦修在二楼的楼梯栏杆后目睹父母决裂的争吵，无力阻止父亲的怒骂和母亲的泪水使他握紧栏杆的手不住地颤抖。他想要跑回房间躲起来，但他逼自己留下来观看他永远无法取悦的父亲和亿永远无法安慰的母亲，两人的争吵。父母之间的这种恶言相向他听过许多次，但这是他第一落千丈次听懂那些话的意思。经过了这么多年，那些话仍然清楚地烙印在他脑海里。“你设计陷害了我，阴险冷酷的贱人。”汤姆在玄关对妻子大吼。

“你用你的内体引诱我，然后故意怀了身孕。”

“你告诉我我爱你。”莉莎回嘴道。“你明知道我是处女却毫无顾忌地跟我上床，不是吧？”

“你欺骗了我，你骗我说你知道如何使自己不会怀孕，该死的贱人！我根本没打算跟你结婚。我对你只有一闪即逝的肉欲，就像对妓女一样。”

“你对我谈情又说爱。”莉莎哭喊。“呸，我受够了这桩没有爱情的婚姻。你想要伯爵夫人的头衔，现在你得到了。但是老天为证，莉莎，你再也别想从我身上得到别的。”“你不可以抛弃我，汤姆。”“在法律上是不行。离婚是不可能性的事，但我拒绝受一辈子的活罪。享受你用身体换来的伯爵夫人的头衔。你会拥有这幢房子和生活费，但我中踏进这幢房子一步。我要搬到伦敦去住。如果你有什么重要的大事非跟我联络不可，请透过我的律师。”

“麦修怎么办？”莉莎气急败坏地问。“他是你的儿子。”

“那是你的片面之词。”汤姆冷酷地说。“据我所知，你跟我俱乐部的半数会员都上过床。”

“他是你的亲骨肉，该死的混蛋！我不会让你否认的。”

“我知道，夫人。”汤姆说。“但总有一天我会告辞你欺骗我到什么程度。我家的男性在二十岁之前头发上都会出现一道银丝。”

“麦修也会的，你等着看吧！在这期间，你不能漠视他的存在。”

“我会尽我对他的义务。”汤姆说。“麦修早该到寄宿学校念书了。再让他待在这幢房子里，他只会被你的哭哭啼啼搞得永远成不了男子汉。”

“你不可以把他送走，他是我仅有的。我不准。”

“你别无选择，夫人。我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家庭教师已经离职了。如果运气她，伊顿中学和牛津大学会弥补你对你所造成的伤害。”

寄宿学校的生活并非不愉快。在谋略取悦父亲十年后，麦修继续那徒劳无功的努力。

他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书本上，但是优异的学业成绩并没有换来父亲的注意。

在那几年来，麦修自身倒是有了不寻常的改变。跟大多数同学不同的是，他在学校教授的古典文学艺术中找到真正的乐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继续以一种难以解释的力量吸引着他。他感觉到其中似乎有许多秘密等待他去发现。

莉莎写给他的长信总是在抱怨他的父亲的自私吝啬，不然就是在叙述她计划举办的舞会或她身体的大小病痛。麦修害怕在学期间的假期回家，但

他还是硬着头皮回家陪伴母亲，因为他觉得那是他的义务。日子一年年过去，他渐渐看出母亲在没有举办舞会时，靠酒精和鸦片酊来治疗低落的情绪的情形日益严重。

父亲的来信少之又少。信的内容不是嫌麦修的学费太贵，就是在埋怨莉莎透过律师的需索无度。

麦修十四岁那年冬天，莉莎在庄园的池塘溺死。仆人说她那天晚餐时喝了许多葡萄酒，饭后又喝了好几杯白兰地。她告诉仆人她想独自散散步。

她的残废被认为意外落水丧生，但麦修有时妨不住怀疑母亲是自寻短见。无论是意外或自杀，麦修都洽谈室要一辈子为未能在声求援而内疚。

他仍然可以看见父亲站在莉莎坟墓的另一边。他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那天他对自己许下了第一个诺言。望着父亲毫无悲伤的脸，麦修在心中发誓他再也不要费心去讨好父亲了。那天在他心中结的冰再也没有融化过。

汤姆对独生子的阴郁心情浑然不察。葬礼后他立刻把麦修拉到旁边，喜不自胜地表示他打算再婚。终于摆脱莉莎的欣慰和期待再婚的兴奋、使汤姆的满面春风跟周遭的哀戚气氛形成强烈对比。

“她名叫柏雪乐，麦修。她纯洁、优雅又迷人，可以说是妇德的完美典范。她带给我从来不知道的幸福。”

“恭喜你了，父亲大人。”

麦修转身从母亲的墓旁走开，媾他就知道她的鬼魂会一直跟着他。

父亲再婚一年后，麦修收到他在莉莎去世后写给他的第一封信。汤姆在信中欣喜若狂地表示雪乐替他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翠欣，还用无数喜悦的字眼描述他对妻女的深情挚爱。

麦修面无表情地看守信后就把信扔进壁炉里，他在信纸燃烧的火焰里看到母亲京城怨的鬼魂。只不过他当时不知道日后还会有更多不散的阴魂跟着他。

麦修黑发上的那道银丝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形成，汤姆开始热切地写信给儿子，频频邀请他探望他的新家人。麦修对那些邀请一概置之不理。

等到完成学业时，麦修不但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还是桥牌和掷骰子游戏的市斤。经常与朋友到伦敦游玩使他支各大赌声和大英博物馆的内容都了若指掌。

在大英博物馆里他首次发现了失落的古文明，萨玛岛国的线索。在那里，他还结识了备受尊崇的古物专家卢乔治。乔治邀请麦修使用他的私人图书馆。

卢乔治的藏书里包含更多萨玛存在的证据。乔治和麦个生样热衷于发现那失落岛国的可能性，唯一的难题是如何筹措远征的资金。麦修用独特的方法解决了那个难题，一个令社交界惊骇反感和令他父亲勃然大怒的方法。

他开设了一家赌在麦修发现萨玛古国遗址后的几年里，柯契斯伯爵写过几封信邀请麦修去他们在乡间的家度假过节。麦修客气地予以婉拒。他不想见到父亲、继母和同你异线的妹妹。

几个月前汤姆和雪乐在马车车祸中丧生时，麦修正在从萨玛返回英国的途中。葬礼在他抵达英国前的几个星期举行。翠欣在父母入土为安后立刻被她的舅舅，也就是她母亲的哥哥接去同住。

麦修抵达伦敦时才得知父亲和继母去世而且已经安葬的消息。他发现

他就这么突如其来地继承了柯契斯伯爵的爵们，同时还发现跟在他身后的鬼魂又多了两条。

5

如果事情失去控制，他就得打出他手上唯一的一张牌，麦修在星期二晚上走进灯火通明的舞厅时，心想。如果伊晴的计划已付诸行动，他也许能借着向范奈克和社交界表明，他认为她叔叔的地图是骗局来破坏她的计划。

那样做会很冒险，而且不一定会成功。伊晴毕竟是石易钦。她虽然决心把身体保密，但没有人能阻止她大量引用石易钦的见解。石易钦已吸引了许多尊重其看法的信徒，如果伊晴以石易钦的名义公开在期刊上宣布他认为地图是真的，那么范奈克极可能会不顾麦修的看法而执意上钩。社交界会有很多人想看到有事实来证明麦修是错的。

他穿过舞厅，假装没有看到投向他的狐疑目光，假装没有听到身旁人群的窃窃私语。

冷血柯契斯。

人们始终没有忘掉他十年前所得到的名声，他也不曾努力使人们忘记。他在这十年间有更重要的事要完成。失落的萨玛文明占据了他的身心，至少在史伊晴把他拖进这个疯狂计划前是如此。

大部分的时候，麦修都对社交界不理不睬。他从不隐瞒他厌恶、鄙视被社交界视为生命泉源的肤浅时尚和恶毒流言。正因为如此，社交界反而认为他令人着迷。

麦修从容沉着地与一个认识的互相点头为礼，然后从经过的传者手上的托盘拿了一杯香槟。他靠在装饰舞厅的一根雕花石柱上，缓缓地从口袋里掏出怀表。快十一点了，好戏即将上演。

在今天一大早送到他伦敦寓所的信里，伊晴详详细细地指示他该如何扮演今晚的角色。

她甚至还拟好了脚本，为他们初次在社交界的会面设计好了台词和动作。她命令他假装今晚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好奇地瞄了一眼他应该背诵的荒谬台词后，麦修就把信纸扔进炉火里。他不是莎剧演员金艾蒙，苏夫人的舞厅也不是杜里街的剧院。但他还是来了。

因为他身不由己地感到好奇。

伊晴的小把戏荒唐到了极点，他日后一定会后悔参与其事。但不容否认的是，他所体验到的期待之情。

他突然想到，跟伊晴认识不过短短几天，他却体验到从难以置信到欲火中烧的各种陌生感受。其中包括恼怒、惊讶和困惑。简而言之，比他过去十年来必须处理的感受还要多。

史伊晴是个危险女子。

“晚上好，柯契斯，这实在令人意外。今晚在苏夫人的舞厅里一定会有大事发生，我想像不出还会有什么理由能使你屈尊降贵地接受邀请。”

熟悉的低沉嗓音使麦修转头望向来到他身旁的女子。他微微点个头。“莲娜，”他略微举杯致意。“请接受我的赞美。你跟往常一样惹人注目，夫人。”

“谢谢，爵爷。我尽力而为。”

“就你而言，没有一次不成功的。”

林夫人莲娜就算听出他话中带刺也没有表现出来。她只是沉着地报以微笑，假装他真的是在赞美她。莲娜的惹人注目在社交界是公认的事实。

莲娜大约二十八、九岁，四年前在她年迈的丈夫去世后搬来伦敦定居。她无意再婚，虽然她的名字偶尔会跟社交界的某些男士牵扯在一起，但都是十分隐密的。美丽时髦又聪明伶俐的她很懂得善加利用富孀特有的自由。

莲娜是萨玛学会的会员，但依麦修之见，她对古文物的举趣不会持久。她当然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来钻研这个课题，但跟大多数的会员一样，她对古萨玛的关注与其说是出版学术热忱，不如说是追求时尚的表现。等萨玛的热潮一退，她就会把注意力转向下一个流行的事物。

莲娜淡金色的秀发、浅蓝色的眼眸和对天蓝色衣裳的偏好，使她赢得“天使”的绰号。

社交界的年轻小伙子写诗歌称颂她的飘逸灵气，年纪较长的男士则专注于诱哄她上床。据麦修所知，得逞者寥寥可数。莲娜在选择情人时是非常挑剔的。直觉告诉麦修，莲娜是那种激起男人热情而自己却不为所动的女人。今晚她照例穿着天蓝色。低胸晚礼服上缀着的细金网在烛光中闪着虹彩般的光芒，金黄色的彩羽发饰随着头部的摆动而摇曳。她的手上戴着蓝色的长手套，脚上穿着蓝色的丝缎软鞋。她看起来活像是下凡的天使，麦修心想，就是不知道她的翅膀怎么了。伊晴黄褐色秀发和蓝绿色眼眸的情影突然在他脑中浮现。史伊晴毫无飘逸之处，她就像阳光一样明媚灿烂，跟他在火焰里看到的鬼魂完全相反。她的喜怒哀乐都是那么真实，而不是熟练的模拟。麦修想起她的吻。他苦笑着嚼一口香槟。天使吸引不了他，但有个淘气精灵般的女子却好像迷住了他。“柯契斯，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你今晚大驾光临。

“莲娜打量室内说。”你真的决定履行对新爵们的义务了吗？你在这一季突然降临社交界是为了特色新娘吗？““流言是那么说的吗？““那是目前盛行的推测。”她承认。”告诉我，你是不是看中这房间里的某个年轻淑女？

““如果是呢？”

莲娜发出水晶碰撞般的笑声。“如果你真的在特色新娘，爵爷，我也许能帮得上忙。”“怎么个帮法？”“当然是介绍你们认识。你也许听说了，我成立了一个小沙龙来娱乐自己。我们一星期在我的客厅里集会两次，研究古萨玛文化。我只邀请家世一流的年轻淑女参加。告诉我你想要的长相、穿着、年龄和继承的财产多寡，我就会挑出一、两个供你考虑。”“莲娜，你听起来像在拍卖马匹。”麦修皮笑肉不笑地说。“挑选妻子跟挑选好马列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不是吗？”“我怎么会知道？”麦修从托盘里拿起一杯香槟递给她。

“说说你的萨玛沙龙，莲娜。听起来不大像你的作风。一星期招待一群年轻淑女两次会有什么乐趣可言？”莲娜的眼眸在杯缘上一亮。“你有没有想到我也许只是喜欢教授别人萨玛文明的奥秘？”“没有。”麦修直言不讳。“我认为更加可能的情况是，你发现那些天真的年轻淑女是社交界名门望族新鲜流言的最佳期来源。”“你我话真伤我的心，爵爷。”“我不是针对你，莲娜。我对社交界玩的游戏大多评价不高。”“你没有资格批评，柯契斯。你开设赌

场使用权社交界的男士倾家荡产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莲娜轻笑。“你指责我玩游戏，爵爷，但你心目中的娱乐才真正令人叹为观止。”

麦修记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人在“地狱亡魂赌场”里输光所有的家产。他在开设赌场时就订下不让人赌到倾家荡产的规矩，但他觉得没有必要向莲娜解释。反正她也不大可能会相信，社交界的其他人就全部不信。即使在过了这么多年，许多人在他拥有赌场期间令许多人赌到家破人亡的流言仍未止息。

“最近我宁愿以别的方式来娱乐。”麦修打量着人群，找寻分开晴的倩影。她应该到了才对。

“在找特定的某个人吗？”莲娜问。“也许我该警告你，我注意到谢晓柔在今晚的客人之中。”

麦修忍住一声呻吟，以不带感情的语气说：“哦。”

“改天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在破晓决斗中射杀了她的情人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麦修贺滑地说。他决定再等十五分钟，如果到时伊晴还不出现，他就要丢下她不管，任凭她自行设法。

但他刚下决心又立刻改变了主意。想到让伊晴自行设法就足以使他血液结冰了。

莲娜好奇地瞄他一眼。“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不肯谈丑陋场决斗头号？真令人捻。但我不能说我觉得意外，毕竟你以拒谈萨玛古文明以外的事出名。”

“社交界没有其他值得一谈的话题。”

“你恐怕有点愤世嫉俗。”莲娜的话被舞厅另一头发生的骚动打断。“哟！看来有爵爷你以外的有趣人物到场了。”

麦修顺着莲娜的目光望去，热切的窃窃私语声在人群间荡漾着响起，那种气氛使麦修想到狩猎开始后不久的猎犬群，鲜血的气味在空气中传开。

麦修在身旁的窃窃私语声中听到一个名字。

“‘孟浪伊晴’。史家小姐。你记不记得？”

“不清楚详细的情形。三年前的事了。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因为史家跟布兰侯爵是姻亲。听说她在叔叔去世后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

“她的名字曾经跟范奈克牵扯在一起。被人发现他们两个在桑爵士家的卧室里。范夫人为了那件事而自寻短见。”

“真是的。她仍然被社交界接纳？”

“‘孟浪伊晴’要是不有趣就毫无价值了，何况她的姑姑是布兰侯爵的姻亲。”

莲娜扇着她的扇子。“‘孟浪伊晴’。我几乎要忘了她。唔，这无疑会是委有趣的一个夜晚，爵爷。”

“真的吗？”

“真的。三年前她引起轩然大波时，你不在伦敦。她那个人，说得客气点，也是够古怪了。相当喜欢卖弄学问的女子。”莲娜露出微笑。“你会喜欢听到这个，柯契斯。她对萨玛古文明有一股狂热。”

“是吗？”

“如果我记得没错，她既无品味又无时尚观念。我甚至怀疑她有没有好好学过跳舞。”麦修瞄她一眼。“你跟她很熟吗？”“范奈克事件后没有人不

知道她。我在这里看不到她。

你个子高，爵爷，可以在人群头上瞥见她吗？”

“可以。”麦修轻声说。“看得很清楚。”

他既着迷又佩服地看着伊晴前进。无论有心或无意，她都在舞厅里造成骚动。

她穿着萨玛绿的高腰社服。惹人注目的不是颜色，毕竟萨玛绿在这一季很流行。令人忍不住多看一眼的是，装饰在低胸和裙摆三层荷叶边上的海豚和贝壳图案。他淡淡一笑。

那种图案是萨玛艺术的特色，但海豚贝壳出现在舞会礼服上似乎相当怪异。

伊晴戴着一顶相当大的头巾式帽子。帽子的颜色虽然是流行的萨玛绿，但样式却嫌石板者气。装饰在帽巾下面的金质海豚别针显得十分突兀。

穿着银色织锦缎礼服的蕾秋在伊晴身旁，她用一副典雅的长柄眼睛取代平时戴的眼镜。

麦修看着伊晴穿过人群时，差点忍不住咧嘴而笑。她没有踩着大多数女人苦练而成的细碎莲步，而是精力充沛地大步前进。

麦修觉得他的感官好像突然敏锐起来，他开始注意到从背后敞开的落地窗外飘进来的花香。枝形大吊灯的烛光变得更加明亮，窃窃私语的谈话声变得更加清晰。人群里的其他男性突然都露出见猎心喜之色，麦修知道那不完全是他想像力作祟。

“不知道她是不是想找丈夫。”莲娜思索着说。“也许她的姑姑说服她相信她最近继承到的遗产足以使某个走投无路的男士向她求婚。事实上那也很可能的。”

麦修默默咬紧牙关。伊晴一定知道三年前的丑闻在短短几分钟内又复活了。史家与布兰侯爵的远亲关系可以使用权她后果返社交界，却无法阻止社交界说长道短。她现在应该跟他一样，已经听到那些耳语了。

他仔细观察她。从他这里看来，她似乎一点也不受身旁的窃窃私语影响。这进一步证明了伊晴的天不怕、地不怕。

看着她泰然自若地在蕾秋的陪伴下穿过人群，麦修对她的佩服又多了几分，因为他很清楚走进舞厅时，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冠上不雅的绰号是什么滋味。穿过这群蜚短流长的男女需要莫大的勇气。他纳闷着自己该如何劝阴胆量过人的她不要去招待鲁莽的报复计划。

“柯契斯？”

麦修把注意力拉回莲娜身上，看到她表情怪异地望着他。“对不起，我没听见你刚才说什么。”

“我问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

“不对劲？没有。”他把剩下的半杯香槟放在附近的托盘上。“请容我失陪了。我急切地想查明史小姐是不是真的在物色丈夫。”

莲娜的小嘴震惊地张开。麦修忽然想到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种目瞪口呆的失态表情，他差点忍不住笑了声来。

“柯契斯，你不可能是说真的！”莲娜勉强恢复镇静。“你在玩什么花样？别告诉我你对史伊晴感兴趣，视她为妻子人选。爵爷，我刚才跟你说过，有关她的流言很令人难堪。”“我从来不听信流言，莲娜。我听过太多关于我本人的流言，因此深知流言的不可相信。”但是，柯契斯，她被人撞见跟范奈

克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像你这种身份地位的男人不可能考虑向‘孟浪伊晴’求婚。又不是说你需要她的钱，大家都知道你财万贯。”

“失陪了，莲娜，我得找人替我介绍。”

他转身走进人群。人们在他接近时自动让出路和来。麦修感觉到狐疑的目光跟随着他朝伊晴和蕾秋的方向移动。

她们身边的人越聚越多，麦修跟范奈克同时抵达人群外围。

范奈克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伊晴身上，因此不但没有看到麦修养，还差点踩到麦修脚。

“抱歉。”范奈克嗜囔着闪避，接着他信出麦修。惊讶闪过他眼皮肥厚的眼睛。“柯契斯。”谨慎的好奇取代最初的惊讶。“听说你在伦敦，你怎么会在这里？还以为你受不了这种事。”

“今晚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我开始觉得单调乏味了。”

范奈克生气地胀红了脸，抿紧了唇。“抱歉。”

“别在意我，范奈克。我今晚另有要事。”

“的确。”

麦修不理睬范奈克眼中密布的疑支产品税。他向来不喜欢那个家伙。他们偶尔会相遇，不只因为范奈克是萨玛学会的会员，也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两个俱乐部的会员。

麦修知道范奈克曾经被社交界的妇女视为英俊男子，但是他现在已四十几岁了，长年的酒色无度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不仅肚子凸了出来，原本方正的下巴也多了赘肉。

麦修看到伊晴被介绍给他们的女主人苏琳蒂夫人。琳蒂跟蕾秋显然地老朋友，两个女人已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琳蒂显然很兴奋她的舞会将成为明天的话题焦点。蕾秋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定枉蒂的舞会让伊晴露面。

“史伊晴三年没到伦敦来，”范奈克说。“她是我亡妻的朋友。”

麦修斜视他一眼。“听说了。”

范奈克蹙起眉头。“你认识她？”

“就说我久仰她的大名，想找人替我们介绍。”

“无法想像你怎么会想认识她。”范奈克说。“那女人古怪得很。”

范奈克将伊晴骗进卧室的想像浮现在麦修的脑海，使用权麦修差点忍不住想一拳揍在范奈克的脸上。他强迫自己转身穿过最后一圈人群。

伊晴礼貌地聆听蕾秋和琳蒂交换新闻，看到麦修从人群中出现时，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麦修露出不易觉察的淡淡笑容。

“柯契斯？”琳蒂满面笑容地招呼。他的到场是一大轰动，她很清楚他给足了面子。

“琳蒂。”麦修弯腰凑向她的手。“恭喜你的舞会如此成功。我有个不情之请。可不可以介绍我跟你的新客人认识？”

琳蒂开心极了。“当然可以。爵爷，容我为你介绍我的好友霍蕾秋夫人，以及她的侄女史伊晴。两们女士，这是柯契斯伯爵。”

麦修以微笑安抚眼神忧郁的蕾秋。“幸会，霍夫人。”他让目光滑向伊晴热切的脸庞。

“爵爷。”蕾秋清清喉咙。“你会很有兴趣知道我的侄女很喜欢研究萨玛古文明。”

“真的吗？”麦修握信伊晴的手。他想起她在信中附的脚本。“真巧，我也是。”

伊晴用得意的眼神嘉许他引用了合宜的开场白。“爵爷，你该不会正好是失落的萨玛使她变得比古埃及更流行的柯契斯伯爵吧？”

“我就是柯契斯。”麦修决定不再照本宣科。“至少萨玛，我只能说它成为流行完全因为它是萨玛。”

他即兴创作的台词使伊晴微微眯起了眼睛，但她决心坚持原来的脚本。“很高兴认识你，爵爷。我相信我们有许多话可谈。”

“不如就从现在开始谈吧！你愿意赏光陪我跳这支舞吗？”

她吃惊地眨眨眼。“噢，好，当然愿意，爵爷。”

麦修朝蕾秋点个头，然后伸手去伊晴的臂膀。但他握了个空，因为伊晴已经迈开步伐走向人群了。他勉强在她抵达拥护的舞池边缘时追上她。

伊晴利落地转身踏进他的臂弯里，立刻拉着他开始跳起华尔兹来。

“计划开始进行了。”她兴奋地低声说。“今晚看到你使我如释重负，爵爷。”

“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我知道，但我承认我本来有点担心你会怯场而不来。”

“我本来希望你会心生疑虑而取消行动，伊晴。”

“不可能。”她左顾右盼，然后带领着他转向舞池较安静的角落。“你看到范奈克了没有？”

“看到了。”麦修说，心想自己被舞伴带着跳舞还是生平头一回。

“太好了。”伊晴握紧他的手。“那么他应该注意到你突然对我感兴趣了吧？”

“他和在场的每个人都注意到了。我通常都不参加这种社交活动。”

“那更好。蕾秋姑姑这会儿正在放出风声，她会告诉琳蒂夫人塞文叔叔留给我一张藏宝图，消息很快就会传播开来。我猜今晚，最迟明天，范奈克就会听说。”

“毫无疑问。流言在社交界传播的速度快得很。”麦修说。

“他一得知我握有女王玉玺的藏宝图，就会得到你找机会认识我。”伊晴满意地微笑道。

“他会立刻开始怀疑你的动机，然后断定你急于认识我的原因只有一个。”

“为了女王玉玺。”

“正是。”

麦修暗中打量她。“我今晚找人介绍我们认识的原因还有一个。”她困惑地看他一眼。

“什么？”

“我说过，社交界认为我在物色妻子。”

她脸上的困惑消失。“噢，对，你提过。不大可能有人你认为你对感兴趣是为了那个原因。”

“为什么？”

她蹙眉。“别装傻了，柯契斯。没有人会指望你视我为结婚对象。放心吧，爵爷。社交界一定会照我们的意思认定你感兴趣的是我的地图。”

“随便你怎么说。”麦修注意到投向他们的目光，于是以微笑来掩饰他的

恼怒。“我猜我是不可能说服你放弃这个计划了？”

“没错，爵爷。事实上，我很高兴计划起步得这么顺利。别再烦恼了。我会留意不让你有任何危险的。”

“如果我不可能说服你放弃你的计划，那么我有没有可能说服你让我来带领呢？”

“你说什么？”

“我知道这有点无聊和保守，但跳华尔兹时习惯一都是由男士带领女士跳。”

“噢。”伊晴的脸上立刻红了起来。“对不起，爵爷，我有点生疏了。三年前我请过一们教师教我跳舞。他是法国人，法国人对那种事很在行。”

“我听说了。”麦修的眼角余光瞥见范奈克在舞池边上盯着伊晴看。

“立培说我在舞池里有带舞的天生倾向。”“立培？”

“戴立培，我的法籍舞蹈老师。”伊晴说明。

“啊，对，舞蹈老师。”

伊晴低眉垂眼。“立培说他发现由女士带舞很令他兴奋。”

“真的吗？”

她清清喉咙。“他说那令他热血沸腾。法国人往往都很浪漫。”

“的确。”

麦修突然有股迫切的欲望想进一步了解伊晴。他必须找个可以让他们私下谈话的地方，也许是花园吧！

凭着蛮力，他总算是把她带到舞池边停下。“史小姐，想不想呼吸点新鲜空气？”

“谢谢，但我不需要。”

“胡说。”他坚决地握住她的手肘，使劲把她推向通往花园的落地窗。“里面相当闷热。”

“我一点也不热，爵爷。”

“我热。”

“你说什么？”

“我猜是由你带舞的兴奋造成的。你说过那往往会使人热血沸腾。”

“啾。”伊晴恍然大悟。“对，我了解。你需要的正是新鲜空气，爵爷。”

麦修拉着伊晴挤过人群。就在快要抵达落地窗时，他不得不往左转以免撞上一群好奇的观众。

显然是方向的突然改变造成了小小的灾难。伊晴在毫无防备之下被扯向左方，因而正巧撞上一个托着一盘香槟的侍者。

侍者惊叫一声，托盘从他的手中滑出，跌落在地板上。玻璃酒杯碰撞碎裂，香槟泼溅在附近的女士裙子上。

麦修看到其中一个女士是谢晓柔。她在看到他是震惊得目瞪口呆，一手按在丰满的胸部上。

“柯契斯。”晓柔闷声惊呼，脸色发白，然后优雅地昏倒在地。

“可恶！”麦修咕哝。

骚动接踵而至。男士们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模样，他们满脸大惑不解地望向倒地的晓柔和站在不远处的麦修。几个女士急忙采取行动。她们一边掏嗅盐瓶，一边把惊骇的目光转向麦修。

“经过再次考虑，史小姐——”麦修猛然住口，看到伊晴蹲在地上帮忙

侍者收拾玻璃碎片。他轻而易举地把她从地上拉起来。“我认为是告辞的时候了，这场舞会即将变得沉闷乏味，让我们去找你的姑姑和叫你们的马车到前门来。”

“但是我才刚到没多久。”伊晴在麦修拖着她离开骚动现场时，回头看一眼。“那个奇怪的女士是谁？我真的认为她一看到你就昏倒了，爵爷。”

“我的坏名声有时会某些人造成那种影响。”

6

门房正要关上马车门时，麦修把头探进马车里。他沮丧的眼神阴郁地瞪着伊晴。“我想跟你谈一谈，史小姐。今晚显然是不可能了。”恼怒地回头瞄向苏琳蒂夫人家前门，客人来来去去使门口拥护而混乱。“明天上午十一点我会登门拜访，请务必在家。”

伊晴扬起眉毛，但告诉自己必须体谅他的傲慢无礼。今晚对他显然是一大考验，虽然伊晴个人认为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会期待你的来访，爵爷。”

她给他一个鼓励的微笑，希望能振作他的精神，但他的眼神反而更加阴郁了。他点头以示告别，马车车厢里的油灯灯光照在他头顶的那道银发上。

“两位女士，晚安了。”他退后一步转身走开，门房关上车门。

伊晴目送麦修的背景消失在街道的阴影里，接着她望向苏夫人家的前门。范奈克出现在台阶上，他的目光与她相遇了一下，然后马车的移动中断了二人的接触。

伊晴靠在座垫上一动也不动。这是葬礼后她第一次看到范奈克。不知节制的生活使三年的岁月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他似乎变得更加剧毒了。

“我不得不说，有柯契斯在，场面绝对不沉闷。”蕾秋举起长柄眼镜望向伊晴。“我的情形也差不多。我猜我们有好一段热闹日子要过了。”她闷闷不乐地说。

伊晴把思绪转离范奈克。“看到柯契斯就昏倒了的那位女士是谁？”

“他对某些女性确实有很奇怪的影响，不是吗？先是贝丝，现在又是身晓柔。”

“贝丝的反应在那种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她以为他是吸血鬼，但这个谢载重柔的理由是什么？”

蕾秋望向窗外。“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跟柯契斯的许多陈年传闻一样，我不知道其中有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蕾秋姑姑。”

蕾秋转头瞄她一眼。“我还以为你不想听跟柯契斯有关的流言。”

“我开始怀疑更加了解情况是否比较明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时很难随机应变。”

“我懂了。”蕾秋若有所思地靠在椅背上。“谢晓柔是她那一季的头号美女，她跟谢洛德先生缔结一桩令许多人羡慕的婚约。谢家是做航运的，谢先

生很有钱，但年纪比晓柔年长许多。”

“说下去，后来呢？”伊晴不耐烦地问。

“没什么非比寻常的，晓柔尽责地替丈夫生下一个继承人，然后很快地跟一个名叫毕强森的年轻帅哥过往甚密。”

“你是说毕强森是晓柔的情夫？”

“是的。毕强森经常出入伦敦各大赌场，据说他最爱去的是一家名叫‘地狱亡魂’的赌场。那家赌场很受当时年轻贵族的欢迎，现在仍然一样。总而言之，有天晚上他在那里遇到柯契斯，两个人发生激烈的争吵。最后他们相约在拂晓时见面。”

伊晴大为惊骇。“柯契斯跟人决斗？”

“传闻如此。”蕾秋说。“当然啦，永远不会有人证实是否真有此事。决斗是不合法的，参与其事的双方都绝口不提。”

“但他有可能送命呀。”“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送命的人是毕强森。”

“我不信。”伊晴感到喉咙干渴。

蕾秋耸耸肩。“据我所知，自从建交拂晓阑尾决斗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毕强森。他就那样失踪了，有人说他就被埋在无名墓里。他没有家人，因此也没有人对他的失踪提出疑问。”

“传闻一定不只如此。”“的确。谢晓柔声称，在伤害之外又加以侮辱，柯契斯在那天下午出现在她家门口索取与她亲热的特权。”

“什么？”

“好像是柯契斯告诉她说，他们两个男人是为了她才发生争吵，由于他在决斗中获了胜，因此理当取代毕强森在她床上的地位。她声称她反他撵了出去。”

伊晴哑口无言了片刻，等她重新振作起来时，她破口大骂：“一派胡言！”

“我向你保证，那可是那一季最轰动的丑闻。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它甚至取代了当时人人谈论的登拓堡恶魔双胞胎的可怕传闻。”

伊晴暂时分了心。“恶魔双胞胎？”

“北方有对双胞胎兄妹密谋焚烧一幢房子，事情发生在社交季开始前不久。”蕾秋解释。

“房子着火时，妹妹年迈的丈夫正在床上睡觉，他被烧成了焦炭。据说恶魔双胞胎偷走了他聚藏的金银珠宝。”

“他们一直没有被抓到吗？”

“没有，带着财富消失无踪了。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猜想他们会不会到伦敦来另觅谋财害命的对象，但他们始终没有出现。无疑是远走高飞到欧陆去了。无论如何，在柯契斯风波后大家就不再谈论恶魔双胞胎了。”

伊晴皱起眉头。“柯契斯绝不会卷入那种事情。”“这个嘛，由于他一直没有费心证实与否，那个传闻就一直流传至今。谢晓柔仍然靠着那个传闻而在社交界被邀请。你也看到了，她努力延续着那个传闻的生命。”

伊晴皱皱鼻子。“她的确很努力，今晚演出的那幕戏也很精彩。但那个传闻荒谬透顶，不可能是真的。柯契斯绝不会与人决斗，更不用说是杀了对方后试图引诱那个人的情妇。”“你不了解当年的柯契斯是什么样的人，伊晴。”蕾秋停顿一下。“事实上，你也不了解现在的他。”

“正好相反，我开始认为我比社交界的任何人都要了解他。”

蕾秋大吃一惊。“你怎么会有那种想法？”

“我们有许多共通之处。”伊晴回答。“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很聪明，不会为了谢晓柔那样的女人去跟人争吵。他的神经永远无法支撑他熬过暴力冲突。再者，我无法想象他经常出入赌场。”

“是吗？”

“他是极其敏感而且品味高雅的人，绝对不会到赌场找乐子。”

“伊晴，那家‘地狱亡魂赌场’就是柯契斯开的。”

伊晴下次休想轻易脱身，麦修在下马车时暗自发誓。他一边踏上寓所的门阶，一边下决心在明天造访她求得答案。无论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查明三年前范奈克和伊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目前他倾向于相信社交界的传闻未必完全属实，流言大部分都是捕风捉影的穿凿附会。

伍顿在他登上最顶层的门阶时，一秒不差地开门。他的光头在壁式烛台的烛光下闪闪发亮。他一一贯的镇定自若注视麦修。“相信你度过了愉快的一晚，爵爷。”

麦修脱掉手套扔给管家。“我度过了很有趣的一晚。”

“是的。今晚恐怕建交更加有趣，爵爷。”麦修在穿过玄关的半途停下，回头瞄向管家。他和伍顿相识多年。“那是什么意思？”“你有客人，爵爷。”“在这种时候？谁？菲利？普默？”

“你的，呃，妹妹，爵爷。还有她的伴护。”

“如果这是你心目中的开玩笑，伍顿，那么你是越老越糊涂了。”

伍顿昂首挺胸，装出一副受辰的气愤状。“我向你保证，爵爷，我不是在开玩笑。事实上，我从来不开玩笑，你应该很清楚才对。你经常说我毫无幽默感。”

“可恶，老兄，我没有妹——”麦修猛然住口，瞪目瞪视伍顿。“天啊！换指的可能是我的同你异母妹妹吧？”

“马翠欣小姐，爵爷，”伍顿的眼中露出同情之色。“以及她的伴护胡小姐。”他伸手打开书房门。

麦修望进火光照亮的书房时，心凉了半截。书房是他的私人静思处，没有他的邀请，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闯入。

许多人觉得书房里的萨玛装潢和异国色调给他们觉得的压迫感，其他人觉得它令人着迷但也令人不安。麦修不在乎访客对书房的看法，他刻意反书房装潢成这样就是为了让想到古萨玛。

每次走进这个房间，他都有走入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在这里只有遥远的古代，而没有现在和未来。在这个充满古萨玛幽灵的房间里，他偶尔可以忘掉纠缠自身的鬼元气。他在书房里经常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沉浸在研究古萨玛的乐趣中。

许多年前麦修就发现，只要全神贯注在了解古萨玛的追求上，他就可以漠视在冰封的内心深处骚动的无解需求。

他最惊人的考古发现就是在古萨玛遗址底下的迷宫里找到了图书馆，他的书房可以说是那间图书馆的翻版复制。

萨玛绿和金黄的流苏帷幔从天花板垂挂而下，地板上铺着同色系的地毯。突出恚的雕花石柱给人古代廊柱的印象。

书架上摆满各种大小形状的书、铭文土简和纸草纸卷轴。那些土简和卷轴都是麦修千辛万苦从秘密图书馆里运出来的。在他看来，它们的价值远

超过卢乔治渴求的金银财宝。

雕花石柱之间的墙壁上绘声绘色饰着萨玛遗址的壁画，对面的墙角摆着萨玛妮拉和萨玛利斯的石像。家具上装饰着经常在萨玛艺术上出现的海豚和贝壳图案。

麦修缓缓走进火光照耀的书房。

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中年妇人僵硬地坐在壁炉前的海豚沙发上。她们紧挨着对方，显然被周遭的摆设吓到了。

两个女人都装着沾满尘土的旅行装，神情间都透着疲惫和不安。麦修走进书房时两个女人都吓了一跳，好像在书房等待他的时间耗尽了她们所有的胆量。年轻女子忧心忡忡的脸蛋转向麦修。

他发现自己望进一对跟他如出一辙的眼眸里。要不是一副走投无路的模样，她长得还算相当标致，麦修冷静客观地心想。挺直的鼻梁和秀气下巴暗示她并非全然缺乏骨气。她的头发颜色比他略浅，那种深褐色无疑是来自她母亲的遗传。她的身材苗条而优雅。但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她的衣饰略显破旧。

这人就是翠欣，他不曾谋面也不愿认识的同你异母妹妹。这就是他父亲跟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备受他父亲呵护疼爱的女儿。她的母亲不需要逼他的父亲结婚，她的母亲比他的母亲谨慎高明多了。她的母亲是他父亲口中的妇德典范。

麦修在书房中央停下脚步。“两位好，在下柯契斯。时候不早了，请问有何贵干？”他以极其平和的语气说。这是他在二十岁不到就学会的老把戏，十几年来已成了习惯。这种不卑不亢的语气有效地隐藏了他所有的感情、怀疑和希望，成功地传达出我无求于人亦不受人所求的讯息。

麦修冷漠的问候令翠欣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圆睁着心慌意乱的眼眸瞪着他，一副即将哭泣出来的模样。

中年女人挺身而出，历经沧桑的眼睛露出坚决的神情。“爵爷，我是胡小姐，陪伴令寻从德文郡来到伦敦，她告诉我你会偿还我的旅费和支付我的伴护费。”

“是吗？”麦修走向放酒的茶几，小心翼翼地从小水晶酒瓶里倒出一大杯白兰地。“她为什么不自己支付你的费用？我的律师告诉我，根据我父亲的遗嘱，她有十分优厚的生活津贴。”

“我没办法支付她的费用，因为我连一毛钱也没有。”翠欣脱口而出。“每次我的生活津贴一寄到，舅舅就全部拿去用在他的猎犬、马匹和赌博上。我不得不典当母亲留给我的项链才能在驿站买到一张车票。”

麦修的酒杯停在半空中。“舅舅？”他想起律师提过。“他姓柏，是吗？”“是的，他掌管我继承到的财产，但他一直在盗用我的钱。去年爸爸妈妈初次带我参加社交季，妈妈说我今年还应该参加一次，但舅舅不肯拿钱出来。我知道他不希望我出嫁而逃离他家。只要我不得不住在他家，他就能控制我的钱。自从爸爸妈妈去世后，我就被困在迪文郡。”

“被困？听起来有点夸张。”麦修嘀咕。

“那是事实。”翠欣从小手提袋里挖出一条手绢开始啜泣。“我向舅舅抗议他不该那样对待我时，他竟然大笑着告诉我说那些钱是他应得的，因为在爸爸妈妈死后只有他愿意收留我。他提醒我说你不想跟我有何瓜葛，爵爷。我知道他说的没错，但现在我不得不求你大发慈悲。”

看到翠欣的眼泪使记忆的惨惨阴负在麦修心灵深处呼啸而过。他讨厌女人掉眼泪，因为每次看到那种场面都会令他想起他母亲的哭哭啼啼。他总是因不知如何安慰母亲而充满无力感，同时又气愤父亲一走了之，把烂摊子丢给他收拾。

“我会叫我的律师调查这件事。”麦修吞下一大口白兰地，等待酒精使他暖和进来。“一定有办法可解决。”

“没有用的，我求求你，爵爷，不要把我送回舅舅家。”翠欣绞着双手说。“你不了解那里的情形，我不能回去。我怕，爵爷。”

“看在老天的份上，怕什么？”麦修眯起眼睛。一个令人不快乐的想法闪过他的脑海。

“忻你舅舅吗？”

翠欣连忙摇头。“不是，爵爷。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无视于我存在，他只对我的钱感兴趣。但是两个月前，我的尼维表哥在被牛津大学勒令停学后回到舅舅家住。”她垂下视线。“他令我害怕，爵爷。他老是盯着我看。”

麦修皱起眉头。“盯着你看？你到底想说什么？”

胡小姐清清喉咙，冷冷地凝视着他。“我相信你可以猜得出来，爵爷。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想像一下，一个名声欠佳的年轻男人搬进来，家里的年轻女人觉得没有受到妥善的保护，无法免于讨厌的勾引。我确定没有必要详细说明。我年轻时也曾有类似的遭遇，非常不好过。”

“我懂了。”麦修一手搁在黑色的大理石壁炉架上，努力支着脑筋。“翠欣，你——这一还有别的亲戚吧？你母亲那边的亲戚？”

“没有其他人肯收留我，爵爷。”

“翠欣小姐告诉我，你是她的哥哥，爵爷。”胡小姐总结道。“你理所当然愿意提供她一个适当的家。”她狐疑地打量周遭。

麦修很清楚她在想什么。胡小姐非常怀疑他的寓所可以算是适当的家。

翠欣无视于怪异的房间，她满怀期望地注视着麦修，那种眼神只有年轻纤的人才流露得出来。“求求你大发慈悲，不要把我撵出去，爵爷。爸爸告诉我，你答应过他在必要时会给我一个家。”

“可恶！”麦修说。

“有位男士找你，史小姐。”

伊晴立刻从正在阅读的“萨玛评论”中抬起头。房东兼管家的方太太站在客厅门口。

伊晴猜方太太指的男士一定是范奈克，谣言必定如她预期地迅速传到她耳中。但面对面的时刻即将来临，她反而害怕起来。突然好希望麦修在她身边替她壮胆。

开什么玩笑，她斥责自己。这是她的计划，她有责任使计划顺利推动。神经过敏的麦修哪里有什么办法替她壮胆？

她缓缓放下期刊。“请他进来，方太太。然后麻烦你告诉我姑姑我们有客人。”

“好的，小姐。”方太太是个年龄难以确定的高大妇人，随时随地都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模样。她万分勉强地点点头，好像请客人进客厅对她来说是极不合理的要求。

伊晴认为方太太身兼房东和管家的双重身份严重扭曲了她对房东和房客关系的看法。

脚步声在玄关响起。伊晴做好心理准备。与范奈克的初次重逢是她计划成败的关键，她必须保持冷静。她忍不住又希望麦修在身边。他也许无法替她壮胆，但他的聪明机灵在这种情况下会对她很有帮助。

方太太在门口再度出现，表情比先前更加抑郁。“雷亚泰先生找你，史小姐。”

“亚泰。”伊晴跳了起来，慌乱间撞翻了她的茶杯。幸好杯里没有茶水，空茶杯跌落在地毯上但没有破裂。“我没半到是你，”她蹲下来拾起茶杯。“请坐。”她急忙站起来，反茶杯放在杯碟上，然后摆出一副笑脸。门口的英俊男子勾起了她的回忆。

“你好，伊晴。”亚泰性感的嘴唇缓缓弯成笑容。“好久不见，不是吗？”

“是啊，好久不见。”她凝视着他，寻找过去三年造成的改变。

亚泰变得比她记忆中更加迷人了。他现在应该快三十岁了，她心想。阅历使他多了几分成熟世故的魅力。他的浅褐色头发剪短烫成最新流行的式样，他的蓝眸仍然流露出迷惘小男孩和世故的大男人混全成的有趣表情。露西曾经说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

亚泰缓缓走进客厅。“抱歉令你意外了。你在等更有趣的人吗？比如说，柯契斯？听说他昨晚在苏夫人的舞会上缠着你不放？”

“别胡说了。”伊晴露出她希望最具说服力的明媚笑容。“我看到你时吃了一惊，是因为我的管家没有提到来访者的身份。要不要喝茶？”

“谢谢。”亚泰垂眼睫打量她。“我能了解到三年前我们以那种方式分手后，你今天没有理由欢迎我。”

“别胡说了，先生。我很高兴看到你。”最初的震惊平息，伊晴很高兴她的脉搏已恢复正常。

露西曾经说亚泰是每个女人都想要的好哥哥，但伊晴从不曾视他为哥哥。三年多前他跟露西在萨玛学会的活动中结识。当伊晴到伦敦玩时，露西介绍亚泰跟她认识，他们三个人就此形影不离。

亚泰最初因为可以充当护花使者而受到欢迎。范奈克很少在晚上有空带露西和伊晴去参加社交宴会，他比较喜欢在他的俱乐部或跟他的情妇一起消磨时间。露西曾对伊明透露她很庆幸丈夫去找别的女人，她很怕他到卧室的那些夜晚。

更多的回忆涌上伊晴的脑海。有一段时间她以为亚泰会爱上她，他亲吻她是让她觉得自己像易碎的玻璃。

那样的拥吻次数不多，大部分是在舞会或宴会途中在阴暗的花园或露台上偷偷进行的。伊晴十分喜欢。亚泰对那种事不象她的舞蹈老师戴立培那样在行，但立培是法国人。

现在孰优孰劣都不重要了，几天前麦修的热吻使他们在她记忆中留下的亲吻印象化为灰烬。

虽然她对亚泰不再有感情，但无法不注意到他跟以前一样穿着入时。

“听说你人在伦敦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伊晴。”亚泰从她手中接过茶杯。

“真高兴再度见到你，亲爱的。天知道我有多么想你。”

“哦。”伊晴突然清楚地想起亚泰发现她跟范奈克在一起时，脸上的那种震惊和愤慨。

亚泰一直没有给她解释的机会。“我倒是十分想念露西。”

“啊，对，可怜的露西。”亚泰摇头道。“我经常想起我们三个在一起共度的美好时光。”

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一下。“但我必须承认，我最喜欢回想的是你，伊晴。”

“真的吗？”她吸口气。“那么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写信给我？在露西的葬礼后我相当希望接到你的来信，我以为我们至少是朋友。”

“朋友？”他的口气突然变硬。“我们不只是朋友而已。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伊晴。在那件事后，我忍受不了重新揭开伤口。”

“伤口？什么伤口？”

“我……受了伤害。”他的嘴角绷紧。“事实上是非常震惊。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淡忘你在范奈克怀里的景象。”

“我没有在他怀里。”她厉声道。“我，噢，算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请问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

“这还用问吗？”亚泰放下茶杯站起来。“我来找你是因为听说你来到伦敦时，我发现我对你旧情难忘。”他握住她的手拉她站起来。

“亚泰，拜托你不要这样。”伊晴吃惊得一时之间想不出该用什么方法抽出手才不至于显得太无礼。

“我有件事非告诉你不可。那件事使我恼怒了整整三年，我希望你知道我原谅你那晚的事。”“原谅我？”她对他怒目而视。“哦，你真是宽宏大量，先生，但我向你保证，我不需要你的原谅。”

“你不必解释，亲爱的，那不再重要了。全世界都知道范奈克是哪种人，他欺负你纯洁天真。我自己那时也太年轻，我让社交界的看法影响了我。”“别反这件事放在心上。”伊晴用双手抵住他的肩膀，努力保持两人的距离。“我完全了解你为什么还妄下结论认定我跟范奈克有暧昧关系。真的，任何处于你地位的确良男士都会往最坏的地方想。”“我太震惊了，根本无法清楚地思考。等我恢复冷静时，一切都太迟了。露西死了，你走了。”

“是的，我了解。”伊晴推着他的肩膀。

“我们现在都学聪明了，亲爱的。我们都是饱经世故的成人了。”他低下头要吻她。

“伊晴闪躲他的克制，同时用力推他。”“拜托你放开我，先生。”“你并没有忘记我们之间的事吧？我们分离的那些热情拥抱？那些亲密的闲聊？你每次谈到古萨玛就眼睛发亮了。”一个高大的阴影遮住了门口的光线。“打扰了。”麦修的证据冰冷得令人不寒而慄。“什么事？”亚泰急忙放开伊晴退开几步。“柯契斯。”伊晴脸红气喘地猛然转身。“快请进，爵爷。”她以坚定的语气大声说。“雷先生正要走。”亚泰悻悻然离开，麦修在亚泰先前坐的椅子上就座。“姓雷的到这里来做什么？”麦修以极轻的声音问。“他跟我是旧识。”伊晴伸手去拿茶壶。亚泰的离去令她如释重负，但她不确定麦修会使她轻松多少。他的心情似乎不大好。“三年前认识的朋友。”“亲密的朋友。”麦修阴沉着目光打量她。“露西和我的好朋友。”她强调。“我记得你姑姑提过他。”“范奈克一向懒得陪露西去剧院或参加宴会，而露西偏偏十分热爱那些社交活动。”“把她弄到手之后就对她不理不睬了，是不是？”“如果能够，他会把她跟他其余的收藏品一起锁在贮藏室里。露西为了讨好他而加入萨玛学会，但他嘲笑她的兴趣。她和亚泰就是在萨玛学会认识的。”“并且把他介绍给了你，我相信霍夫人是那样说的。”麦修嘀咕。“是的。我说过，我们三

个经常一起四处走动。亚泰殷勤有礼，很乐意护送我们。”“原来如此。”麦修接过茶杯，靠在椅背上，伸直两条腿，作难以捉摸的眼神注视伊晴。“请说下去。”她茫然地望着他。“说什么？”“故事的其余部分。”“没什么可说的，爵爷。亚泰昨晚听说我来伦敦参加社交季。他刚才来找我叙叙旧，就是这样。”“伊晴，过去几年我大部分的时间确实都不在国内，当我在伦敦时也很少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他给她一个勉强的微笑。“但我不是白痴。我刚才进来时明明看到你在雷亚泰的怀里，因此我不得不认为事情你说的那样单纯。”“我告诉过你，我跟他他是旧识。”“我从你姑姑告诉我的事中看出你对男女关系抱持非常开明的观点。但我认为就算是旧识，那样热情的叙旧法似乎也嫌太过分了点。由于被迫目睹刚才那一幕，所以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你做一番解释。”伊晴被激怒了。“我和亚泰的关系不劳你操心，爵爷。那跟我的计划没有关系。”“我不同意，如果要我帮你，就得让我充分了解情况。”“冷静一点，爵爷。我曾告诉你一切你需要知道的事。”“你显然不了解这种事会变得多复杂。”麦修说。“万一雷亚泰想到要插手此事呢？”她吃惊得瞪目而视。“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也许会决定他想得到萨玛女王玉玺。”伊晴嗤之以鼻。“不大可能。我向你保证，亚泰对萨玛古物的兴趣相当肤浅。他是赶时髦的半吊子，不是真正的学者。他甚至没有收藏古物的习惯或嗜好。亚泰在那方面不会构成问题。”麦修眯起眼睛。“那他也许是想跟你再续旧情？”“我不打算让那种事发生。”伊晴阴郁地说。“真的吗？”“你在暗示什么，柯契斯？”“你最好换个方法使他死心。从几分钟前那一幕看来，你的方法显然并不具什么说服力。”“你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件事？”伊晴问。“这不关你的事，我向你保证。我会应付亚泰的。”麦修用手指敲击着椅子扶手，好像在另觅方法继续这个话题。“伊晴，我不得不坚持在遇到跟你这个要命计划有关的事时坦诚相对。”“这不是要命的计划，而是高明的计谋。”“这根本是荒唐的念头。如果我必须参与，你就必须对我诚实。看在我拨刀相助的份上，你至少该做到这一点。这件事涉及极大的风险。”伊晴恍然大悟地长叹一声，往后靠在沙发背一。“我明白了，你又开始杞人忧天了。”“你一定要那么说也可以。”“别见怪，爵爷，但真可惜你不是勇于冒险范难的那种人。”“我以人各有优缺点来安慰自己。

也许到头来我会证明自己还有可取之处。”“嗯，”伊晴半眯着眼打量他。有时她忍不住要怀疑他在暗中取笑她。“好吧，如果能使你安心，告诉你我和雷亚泰的关系也无妨。”“我怀疑你的解释能使我安心，但我想我最好洗耳恭听。”“长话短说，三年前发现范奈克和我同在一间卧室里的人就是亚泰。”“你姑姑已经告诉我那个了。”“那你为什么还要问我这些愚蠢的问题？”伊晴没好气地问。“我想听听你的说法。”伊晴对他怒目而视。“亚泰看到我处于瓜田李下的情境而做了最坏的臆断，事情就是这样。”麦修、审视着他的茶杯，好象它是一件稀奇的萨玛古物。“发现一对男女同在一张床上时做那种臆断也是情有可原。

“见你的大头鬼，我才没有跟范奈克同在一张床上。”伊晴勃然大怒道。“我只是跟他同在一间卧室里。这其中有很大的差别。”麦修抬头望向她。“有吗？”“当然有；那是天大的误会。至少当时我以为是。”伊晴咬着下唇回想。“后来走露西死了，传说她留下一封遗书，传说她因丈夫和好友一起背叛她而自杀。事情变得一团混乱。”“毫无疑问。”

伊晴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双手反握在身后，开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等我能够清楚地思考时，我想到那天晚上范奈克也许是故意把我骗进那间卧室里，因为他知道我们会被人发现。”

“如此一来，当露西死时，背叛和自杀的谣言就会掩盖了真相吗？听起来有点牵强，伊晴。”

“但你不能否认那并非完全不合道理。范奈克非常精明，他不会愿意让人怀疑露西的死可能是谋杀。这也就是说他必须提供一个貌似真实的理由作为她自杀的动机。”

“你为什么到那间卧室去跟范奈克见面？”麦修问。

“我没有打算跟他见面。我到那里去是因为我收到一张紧急的字条要我去那间卧室。”“字条是谁写给你的？”

“露西。至少是我当时以为是。现在我相信字条是范奈克写的，但签上露西的名字。当我走进那间卧室时，发现他在里面，他——”伊晴突然住口，脸红得像火烧。

“他怎么样？”

她清清喉咙。“如果你非知道不可，他衣冠不整。我到达时，他已经脱掉了衬衫和靴子，正在脱他的裤子。”

麦修小心翼翼地把茶杯放在茶几上。“原来如此。”

“范奈克看到我时，装得跟我一样吃惊。我立刻转身要离开房间，但亚泰和他的朋友就在那一该经过房门外的走廊，看到范奈克和我在房间里。”

“然后立刻冲到他们的俱乐部里告诉他们的朋友范奈克诱奸你？”麦修挖苦地问。

“亚泰才不会做那种事。”伊晴瞪他一眼。“他是地道的绅士，但他的朋友就没有那么谨慎了。亚泰当然是努力保护我的名誉。”

“那当然。”

伊晴审视他一眼，不确定他是否又在嘲弄她。她决定置之不理。“但流言不胫而走，尤其是露西死后。”

“告诉我，伊晴，你有没有向雷亚泰解释当时的情况？”

伊晴停在窗前凝视着窗外的街景。“亚泰被他以为他看到的事弄得心烦意乱，我还来不及说明实情，他就匆匆离去了。后来就没有机会向他解释了。”

“原来如此。那么雷亚泰没有向范奈克挑战了？”

伊晴脸红了。“当然没有。决斗是不可能的，我绝不会准许那种事发生。”

麦修一言不发。

“就算真有决斗，也是于事无补。”伊晴平静地说。“就像我父母说的，上流社会只在乎表面而不关心真相。这就是为什么范奈克杀了露西时，能够轻易欺骗上流社会。他使露西的死从表面上看来像自杀，人们就信以为真。”

麦修迟颖片刻。“也许我们该换个比较有建设性的话题了。”

“当然可以。”伊晴如释重负地在窗前转身，踩着轻快的步伐回到沙发前

坐下。蕾秋在客厅门口出现，她惊讶地望着麦修。“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们有客人，我真的得跟我们的管家好好谈一谈，她没有通知我有人来。”

“伊晴和我正在讨论她的计划。”麦修起身向蕾秋致意。

“原来如此。”蕾秋快速走进客厅把手伸麦修。“伊晴的这人计划使我异常忧虑。”

“很高兴知道有人跟我有同感。”麦修瞄伊晴一眼。“我们这些缺乏顽强神经的人必须团结起来。”

伊晴责备地瞪他们两人一眼。“不会有事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但愿如此。”麦修坐回椅子上。“但我正好另外有个问题。”

伊晴蹙眉。“什么问题？”

“昨天晚上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出现在我家门口。她说她无处可去，非来跟我住不可。”伊晴眨眨眼。“我不知道你有妹妹。”

麦修面无表情。“家母去世后家父再婚，翠欣是他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实不相瞒，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跟一伴护一起来到，但那个女人无法留下来。”“翠欣多大年纪？”伊晴问。

“十九岁。”

“正值参加社交季的年纪。”蕾秋说。

“我该如何安排她参加社交季？”麦修咕哝。“把未婚少女送入社交界需要漂亮的衣裳、合适的请柬、年长的女伴，天知道还需要什么。”

“放心吧，爵爷。”伊晴说。“蕾秋姑姑是社交事务专家，把翠欣交给她就行了。”

蕾秋的眼睛在镜片后微微睁大。

麦修的目光从伊晴移向蕾秋又转回伊晴，他的如释重负显而易见。“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

“别说傻话了。”伊晴望向蕾秋。“怎么样，姑姑？你愿意引导一位未婚少女度过社交季吗？”

“那会很有趣。”蕾秋兴高采烈地说。“我最想做的事莫过于订购大量漂亮衣裳而把帐单寄给别人。”

喜欢控制局势的女人的确不简单，三天后麦修在走进他的俱乐部时心想。伊晴在转瞬间接管了翠欣的问题。如果运气好，他在这一季就可以把妹妹嫁掉而履行了对父亲的承诺。

他就是在这家俱乐部对父亲许下那个承诺的，麦修一边回想着，一边把帽子和手套交给年迈的门房。两年前汤姆在咖啡厅缠上他。也许那时他已有预感来日无多，麦修心想。

“我有话跟你说。”汤姆迳自在麦修对面坐下。

“好的，先生。”麦修在父亲说话时向来很谨慎地维持淡漠有礼的语气。

“有什么不对劲吗？”

“我很担心未来。”

“我们谁不是呢？就我而言，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置之不理。”“我注意到了，该死！你不负责的态度不值得赞扬。从你大学毕业后就不断地制造丑闻。”汤姆把手肘搁在扶手上，手指搭成尖塔状，显然是在努力压抑怒气。

“但那不是我今天要跟你谈的事。我想为翠欣预作安排。以免万一我和她母亲有个三长两短时，她的生活成问题。”

“我相信那种事通常是律师在处理。”

“我已经解决财务方面的问题，翠欣将根据我的遗嘱得到优厚的生活费。但她母亲和我担心的是她的幸福。”

“啊，是的，幸福。”

汤姆皱眉。“那不是事先可以安排的事。”

“我注意到了，先生。”

汤姆的嘴唇抿成一条细线。“万一雪乐和我出了什么事，翠欣将去雪乐娘家亲戚那里住。”

“那又怎么样？”

汤姆直视他的眼睛。“万一那项安排出了任何差错，我希望你答应我会照顾翠欣。”麦修浑身一僵。“你要我做什么？”

“尽你的责任。”汤姆疲倦地闭一下眼睛，等他睁开眼睛，目光又炯炯有神。“天知道，你长大成人后一直故意漠视身为我继承人的责任，但你休想逃避这个责任。翠欣是你妹妹，万一我发生了什么事，你必须负起照顾她的责任。听懂没有？我要你发誓。”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信守那种誓言。“你开设赌声使家族蒙羞，后来又远渡重洋去寻找古萨玛，一直不肯结婚给我生个孙子来继承爵位。甚至有人怀疑卢乔治的死跟你有关。另外还有谣言说你为了一个有夫之妇在决斗中杀了人。”汤姆握拳垂击椅子扶手。”但人人都说你从不违背诺言，我要你承诺这件事。”麦修注视父亲片刻。“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一定很为难，你一定很爱翠欣。“她和她母亲是我生命中的阳光。“而你每次看到我都只能看到跟我母亲结婚所带给你的阴暗。”麦修轻声说。汤姆僵住了，他的目光移向麦修头顶的那撮银发。“上帝为证，我每次看到你都能看到我的继承人儿子。”

麦修冷笑。“那一定令你很不愉快。”

“你的所作所为只有雪上加霜。”汤姆的怒气化为凄凉的疲惫。”在我们父子失和这么多年后，你不会相信这个的，但我真的很后悔在你小时候没有多花一些时间在你身上。也许我原本可以使用你变得比较有责任感的。”麦修不说话。汤姆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你保证会在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时照顾翠欣吗？”“是的。”麦修拿起他先前在看的报纸。汤姆皱眉。“你只有这句话可说吗？”“翠欣的事我已经答应你了。”麦修瞄向他。“你对我还有别的要求吗，先生？”

“没有了。”汤姆沉重地缓缓起身。“我对你别无所求。”他停顿一下。

“不，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先生？”

“你到底有没有结婚的打算？难道你真的要用使家族绝后来报复我吗？”

“我为什么要那样来报复你，先生？”

“该死！我们都知道你把你母亲的不幸福都归咎于我。但你的年纪也不小了，应该知道凡事都有两面。如果你处于我的地位，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那样。”“那么我一定行非常小心，千万不要重蹈你的复辙。”麦修轻声说。“再见，先生。”

汤姆犹豫着没有立刻离开，好象还有话要说。当他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时，他转身开始走开。

麦修目送他离去，心中暗惊父亲看来如此苍老。想获得父亲赞许的希望，在压抑多年后突然浮现。

“先生？”

汤姆转过身来。“什么事？”

麦修迟疑了一下。“我打算在最近尽我对爵位的义务，我会努力不让家族在我这一代绝后。”

汤姆的脸上浮现欣慰，甚至是感激的表情。“谢谢你，我很后悔我……算了，那已经不重要了。”

“你后悔什么，先生？”

“后悔我没有给你第一次远征萨玛所需的经费。”汤姆停顿一下。“我知道那次冒险行动对你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麦修知道那天在这家俱乐部里，父亲和他可以说是尽释前嫌，言归于好了。他关上回忆的门，走进俱乐部的咖啡厅里。

他朝一、两个相识点头为礼，拿起一份“泰晤士报”坐到壁炉前一张松软的大椅子上。

看报只是幌子，他其实只是想不受打扰地思考。过去几天里，他有条不紊地平静生活搞得乱七八糟。

他视而不见地凝视着报纸的头版，思索着伊晴对她的名誉如何遭范奈克破坏的廉洁。

接着他强迫自己回想目睹伊晴在雷亚泰怀里时，心中那种不是滋味的感觉。他不是嫉妒，麦修告诉自己，他只是不爽而已。在那种情况下，他绝对有权利不爽。

伊晴、范奈克和雷亚泰。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令麦修感到前所未有的烦恼。该死！他心想，也许我真的变得神经过敏起来了。

他强迫自己想像伊晴和衣冠不整的范奈克，及心烦意乱的雷亚泰在一间卧室里的情景。

他提醒自己伊晴的父母都是不从习俗、特立独行的人。他的手指在不知不觉中握紧成拳头，把报纸的边缘捏成一团。

“柯契斯，我看见你几分钟前进来。”

麦修缓缓放下报纸，抬头望向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我们认识吗？”

“贝宇格。”年轻人脸色紧绷，眼神挑衅地一亮。“贝阿瑟的儿子。”

“原来如此。你显然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也许我们可以结束这声寒暄了。我想把报纸看完。”麦修举高一下手中的“泰晤士报”。

“早知道你是这家俱乐部的会员，先生。我就不会加入了。”“别让我妨碍你退出这家俱乐部。”

“可恶！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麦修不情愿地把报纸对折好，从容不迫地打量宇格因气愤而胀红的脸，宇格是个体格强健、长相也忠厚诚恳的年轻人。烫过的褐色短发、花俏的领结和贴身的外套说明他是讲究流行的人。但他褐眸里的炽烈眼神不同于时下许多年轻贵族子弟伪装出的诗人热情，他的眼神是真挚的。

“我相信你说过你叫贝宇格。”麦修咕哝。

“贝阿瑟的儿子。”

“你已经提过了。”

“你害死了我父亲，柯契斯。就跟你拿枪射穿他的脑袋一样。”咖啡厅里突然一片死寂。“我的印象是令尊结束他自己的生命。”

“你竟敢说这种话！”宇格的双手在身侧紧握成拳头，脸孔因愤怒而扭曲。

“十年前他在你开设的赌场里输得倾家荡产才举枪自尽。”

“我记得的情形跟你说的似乎有出入。”

宇格不理睬他。“我当时只有十四岁。年纪太小，无法为他报仇。但总有一天我会报杀父之仇的，柯契斯。你总有一天得为我对我家造成的伤害付出代价。”

宇格转身大步走向门口。咖啡厅里的其他人都埋首在报纸中，但麦修知道他们全都听到宇格的控诉了。他缓缓吐出一口气。这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思考的下场。

他凝视着壁炉，在火焰中看到贝阿瑟的鬼魂。

“贝宇格最近才抵达伦敦。”范奈克在麦修的椅子背后懒洋洋地说。“一个远亲死了，留给他一些钱。我们年轻时有这么情绪化吗？还是新诗对这一代年轻人的影响使他们变得这么戏剧化？”

“就我而言，我不记得自己有那么年轻过，仅有的零星记忆也不具鼓舞作用。”

“我对我年轻时的回忆跟你差不多。”范奈克绕过椅子，来到壁炉前面。

“我不得不警告你，柯契斯。贝宇格对你心存怨恨，可能会很危险。听说他在上拳击课和练习打靶。据说他的枪法很不错。”

“贝宇格的枪法如何跟我无关，我目前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

“原来如此。”范奈克假装烤火取暖。“那些更重要的事会不会跟史小姐和某一件萨玛古物有关？”

麦修看范奈克一眼。“你从哪里得来那个念头的？我目前无意购买古物，我有别的计划。我恐怕得在这一季给自己找个妻子。”

“我很清楚你不久前继承了爵位，柯契斯。你有你的义务要尽，就像我一样。“听说你也在物色妻子——”范奈克哼一声。“我的第一任妻子不愿费心替我生个继承人。她只关心宴会、舞会和衣服。你我私下说话，她在床上冷冰冰地像条死鱼。为了我的爵衔才嫁给我，我竟然笨得让那种事发生。”

“你令我吃惊，范奈克，我没有想到你会被漂亮的脸蛋迷住。”

“你没有见过露西。”范奈克停顿一下，“她真的是个大美国微软公司人，但名下连一毛钱也没有。我跟她结婚什么都没得到。只有把自己的生活搞得痛苦不堪。相信我，我绝不会犯相同的错误。”

“说的也是。”

范奈克斜视他一眼。“我们原本在谈你，柯契斯。”

“是吗？”

“你无法说服我相信你真的视史小姐为合适的妻子人选。”

“你为什么觉得难以置信。”

“得了，柯契斯。你把我当成什么了？”范奈克说。“史小姐已经二十五岁了，年纪嫌大了点，不是吗？很难把她想像成娇羞的新娘。”

“就个人而言，我比较喜欢成熟一点的女人。”麦修翻着报纸说。“跟她们谈话比较有趣。”

范奈克蹙眉。“虽然她的年纪在你眼中是美德，但是谣传她缺乏另一种美德。要知道，人们都叫她‘孟浪伊晴’。”麦修放下报纸直视范奈克。“任何在我面前那样叫她的人最好都要有在枪口下结束讨论的心理准备。”范奈克瑟缩一下。“拜托，柯契斯，别以为我会相信你真的打算向史伊晴求婚。如果你在追求她，原因一定另外有它。而我只能想到一个可能性。”麦修站

起来。“你爱相信什么是你的事，范奈克。”他似笑非笑地说。“但我奉劝你说话小心。”翠欣不安地打量书店内部。“你真的确定我哥哥有会反对我买书？”“把柯契斯交给我。”伊晴坚定地说。“如果他有异议，我会应付他。但我怀疑他会。一、两本书的花费跟你的治装费比起来有如九牛一毛。我敢说根本不会注意到。”翠欣的脸色顿时一片惨白。“我就知道你姑姑在裁缝师那里太过分了。那么多衣裳、那么贵的衣料。柯契斯发现我们花了多少钱时会大发雷霆的。”“别说傻话了，必要时我会向他说明。”伊晴露出安抚的笑容。“好了，你自己去逛逛吧。我想要问问盖里森的新书还有没有。等我们逛完书店时，蕾秋姑姑跟侯太太应该聊完了。她会在马车里等我们。”翠欣仍然一脸怀疑，但她听话地移到附近的书架前开始浏览书名。伊晴转身走向柜台。店员在忙着招呼另一位顾客，于是她一边等，一边随手翻阅着摆在附近桌上的几本书。店门上的铃铛在她背后叮当作响时，她心不在焉地回头看看是谁进来了。看到范奈克站在门口时，伊晴顿时浑身冰凉。这是在苏夫人舞会后她第一次遇到他。他在书店出现可能是巧合，她告诉自己。但更可能是他终于上钩了。也该是时候了，她心想。“史小姐。”范奈克勤克一脸油滑笑容地走向柜台。“多么令人愉快的巧合。咱们有三年不见了，是不是？”“差不多。”“你在找特定的某本书吗？”范奈克客套地问。伊晴摆出她希望是平静的笑容。“我想找些关于萨玛古物的书。”“那当然。我上点也不意外你重拾对古萨玛的兴趣，我记得你以前对这个课题委热衷。”范奈克帮作轻松地靠在柜台上，作掩饰得极差的热切注视着她。“谣传你最近继承了一笔很有趣的遗产。”“我很幸运。除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外，叔叔还把他收藏的古物都留给了我，其中不乏一些有趣的东西。”范奈克迅速往四下瞧瞧，然后朝伊晴挨近些。“其中包括一些地图，那张地图标明一件极其贵重的萨玛古物的位置。”“消息传得真快。”伊晴强迫自己站在原地不动，范奈克的挨近使她浑身不舒服。“那么传闻是真人？”范奈克一脸急切地望着她。“你相信这张地图能带领你找到萨玛女王玉玺吗？”伊晴耸耸肩。“很有可能，但它目前对我几乎没有什么用处。我没有钱组织远征队去找寻玉玺，但我希望我的财务困境很快就会得到解决。”“你指的是柯契斯，对不对？”“他很她心，愿意表示兴趣。”“可恶！果然给我料中了。”范奈克抓住柜台边缘。“我早晨就怀疑他缠着你是为了这个原因，全伦敦的人都在谈这件事。”“真的吗？”“他想得到你的地图。柯契斯为了找到玉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大家都知道他是萨玛古物的大收藏家。”伊晴说。范奈克低下头，把音量压低。“我知道你为了三年前那件不幸的事而对我心存芥蒂。但是我向你保证，我跟你一样是受害者。”“那件事有个地方一直让我想不透，先生。你怎么会在那间卧室里？”“实不相瞒，我在等人。一位迷人的寡妇，她的名字我不便告诉你，理由你也知道。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闯进来。那是个可怕的误会。”“那个误会害可怜的露西送掉了性命。”范奈克一脸迷惑。“露西？”“你记得她吧，爵爷？她是你的妻子。”“别说傻话了。”范奈克将手指伸进脖子和领结之间。“我当然记得她。但是她已经去世三年多了，活着的人还是得把日子过下去。”“的确。”伊晴握紧手中的书。她强迫自己保持冷静，不要让愤怒淹没理智。小不忍则乱大谋，她叮咛自己。范奈克皱起眉头。“你跟露西是朋友，史小姐。你想必注意到她的脾气很不稳定吧？她会为一点点小事而抑郁沮丧。你千万别为她的死而自责。”伊晴倒抽口气。我责怪的是你，而不是我自己。她心想。但事实真是那样吗？她突然纳闷起来。她想要惩罚范奈

克的动机有没有可能起源于她对那件事的内疚？她不寒而慄。“沉湎往事没有意义。”范奈克说。“你我因你与我妻子的友谊而认识，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我觉得我有责任劝告你。”伊晴愣了一下，“劝告？”“我不得不警告你不要跟柯契斯建立任何关系。”他果然上钩了。伊博给他一个冷淡的笑容。“但是我决心找到玉玺，柯契斯能够资助远征队。”跟柯契斯合伙无异引狼入室。”“你夸大其词了。先生。”“我告诉你的是实话。”范奈克大声说。“那个人被称为‘冷血柯契斯’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他同意资助远征队去找寻玉玺，原因只会是他想在寻获玉玺时把它战友为己有。”“我相信我跟他可以商量出双方都满意的方法。”“呸！可怜的卢乔治无疑也是那样想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遭遇。”“是吗？”“他再也没有从古萨玛回来，有些人认为柯契斯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我压根儿不相信那种无聊的困言困语。柯契斯是十足的绅士，卢乔治的死跟他毫无关系。”伊晴说。“绅士？柯契斯？”范奈克睁大眼睛，接着恍然大悟地眯起。“我的天啊！你该不是让他说服你相信他对你是真心的了吧，史小姐？你不可能那么天真，在你这个年纪不可能。”范奈克用不着对麦修爱上她的可能性表现得这么难以置信，伊晴心想。“我和柯契斯的关系不劳外人过问。”“请别见怪，但身为老朋友，我不得不警告你，柯契斯为了染指藏宝图，也许会企图引诱你。”“一派胡言。我痛恨那种话。”他不敢置信地瞪着她。“你该不是认为柯跟斯那种身份地位的男人，曾真心诚意地向你这种年纪和名声的女人求婚吧？”伊晴两手插腰开始用鞋尖轻点顾。“老实说，先生。我对婚姻的兴趣远不及找到能够资助远征队的人。目前为止，除了柯契斯爵爷外，我看不到别的选择。我认识的人之中只有他有那个经济能力组织远征队，而且只有他有兴趣。”“还有别的方法可以筹措远征队的经费。”范奈克忙道。“那些方法比跟柯契斯打交道安全多了。”伊晴噘起嘴唇。“你真的那样想吗？我曾经考虑过筹组财团，但我没有那方面的知识和人脉。”范奈克眨眨眼，兴奋使他眼睛发亮。“筹组财团对我来说就像小孩子的游戏，史小姐。我在那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真的吗？真有趣。”天啊！难道她得一路引导他往陷阱里跳吗？伊晴暗忖。她故意看看别在长毛大衣上的表。“时候不早了，失陪了，先生。我赶时间，我姑姑在等我。”范奈克皱眉。“我想我们今晚还会见面吧？”“也许吧。我们收到许多请柬，我还没有决定要参加哪些。”伊晴淡淡一笑，从柜台边走开。“再见，先生。”“晚上见。”范奈克点个头，一脸坚决地转身走向门口。“史小姐？”翠欣拿着一本书走向伊晴。“我选好了。”“太好了。”伊晴看着店门在范奈克身后关上，她瞄向窗外。“我好像看到蕾秋姑姑上了马车，我们走吧。我们得送你回家好让你能打开习的东西。你今晚要穿的衣服会在五点送到，在衣服送到前还有许多事要做。”“你真的认为衣服能够及时赶出来吗？”翠欣问。“我们给裁缝师父的时间那么短。”伊晴咧嘴而笑。“蕾秋姑姑答应多给穆夫人一大笔钱。放心吧。衣服会准时送到的。”翠欣看来不但不放心，反而更担心了。“你真的确定我哥哥在得知我们今天花了多少钱时，不会大发雷霆吗？”“你好像非常担心柯契斯对你的花费抱持什么态度。你为什么认为他会生气？”“因为他恨我。”翠欣小声说。伊晴瞠目而视“不可能。”“真的，史小姐。他恨我，因为我是他父亲第二任妻子生的女儿。”“没那回事。”“妈妈告诉我我有个哥时，把事情都说给我听了。她说我绝不可以对柯契斯有所期盼。她说他很危险，说他冷酷无情。”一派胡言。看在老天的份上，翠欣，那实在太荒谬了。”“妈妈告诉我他不到二十四岁就行到‘冷血柯契斯’

‘的称号。’“我向你保证，柯契斯是恶毒流言的受害者。”翠欣绞着手绢。“两年前爸爸告诉我，如果他和妈妈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如果我在舅舅家住得不快乐，那么我一定要来制造柯契斯。爸爸说柯契斯答应了他会照顾我。”“那么他一定会照顾你。”“爸爸说麦修只有一个长处，那就是他以信守诺言出名。”“对极了。”但是我知道他不愿意有我在他家里，史小姐。他会找借口摆脱我。收到衣服帐单时，他很可能会认为养我太贵了。到时我要去哪里？我不敢回舅舅家。我最后一定会沦落到工厂做工，甚至有可能被迫沦落街头卖身。“我认为事情不会变成那样。”伊晴嘀咕。“噢，史小姐，我好想念爸爸妈妈。”翠欣哭丧着脸说。屿涌上伊晴心头。她失去心爱的父母时，跟翠欣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她还清楚地记得父母双亡后，她所感到的孤苦伶仃和寂寞迷惘，除了露西外，几乎没有其他人给她安慰。蕾秋姑姑不能常来看她，因为姑姑必须照顾卧病的丈夫。塞文叔叔把所有的精神和时间都投注在他的丧葬兴趣上。是的，伊晴心想，她很清楚翠欣的感受。不顾书店内其他顾客投来不以为然的眼光，伊晴伸出手臂环住翠欣的肩膀，给她一个迅速而温暖的拥抱。“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翠欣，你不再是孤独一人。”

8

玄关里的骚动把麦修引到书房门口，他靠在门框上出神地看着从蓓美尔街和牛津街疯狂大采购回来的三个女人。

各种形状大小的盒子和包裹被一一搬下马车，伍顿一脸坚忍地站在一旁让伊晴发号施令。穿着枝状花纹的萨玛绿衣裳和戴着镶有贝壳的大软帽，站在台阶上的她看来精力充沛、兴高采烈。

她像军官般对门房下达着简明扼要的命令；蕾秋忙着检查被搬进玄关的大小包裹；翠欣逗留在近旁，焦虑的表情一如往常。她不断地朝麦修的方向投去不安的一瞥。

他的妹妹来了只有几天，但他已经厌烦了她的紧张不安和动不支就眼泪汪汪，她使他想到常驻惊的兔子。

“对，对，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进来。”伊晴用海豚伞柄的阳伞比划着。“然后全部拿到翠欣小姐的房间。我姑姑会陪你打开包裹，翠欣。她最懂得如何照料、收藏这些质料精致的东西。”她望向蕾秋。“麻烦你了，蕾秋姑姑。我有事跟柯契斯谈。”

“没问题。”蕾秋微笑道。“我们还得准备翠欣今晚初次露面所需的东西。”她朝翠欣使个眼色。“来吧，亲爱的，我们有许多事要做。”她开始朝楼梯走去。

翠欣紧张不安地看了麦修最后一眼，然后快步跟上蕾秋。

伊晴一脸坚决地转向柯契斯。“爵爷。可以私下谈谈吗？我有事跟你商量。”

“听候差遣，史小姐。”麦修礼貌地让出门口。“跟往常一样。”

“谢谢。”伊晴解开软帽的系带，经过他身边走进书房。“不会战胜你太多时间。有点误会想要澄清。”

“另一个误会？”

“这个跟你妹妹有关。”伊晴惊喜地倒抽口气，着迷地盯着书房内的装潢。“我的天啊！真令人吃惊！”

麦修看着她在进门后戛然而止。他发觉他在等待她的反应。她毕竟是石易钦，全英国只有石易钦能够常识他在这书房里所做的努力。她毫不掩饰的惊叹表情令他非常满意。

“喜欢吗？他在伍顿关上门后，故作若无其事地问。“太了不起。”伊晴低声说，抬头打量从天花板悬垂而下的绿金帷幔。“非比寻常。”

她开始缓缓地绕行书房，不时停下来仔细欣赏墙上的壁画和雕花基座上的花瓶。

“你捕捉到古萨玛的精髓，我发誓，它的精神在这房间里表露无遗。”

她停在巨大的日神萨玛妮拉的雕像前，“精致优美。”

“上一次古萨玛之行带回来的。我在一座亲王陵墓里发现了她和萨玛利斯的雕像。”

“令人着迷，爵爷。”她戴着手套的手指滑过支撑沙发的海豚背部。“迷人极了，我真羡慕你。”

“我不敢夸口这是萨玛图书馆的完美复制。”麦修努力以谦虚的语气说，但他知道他的努力并不很成功。他靠在书桌边缘上，交叉着足踝，交抱起双臂。“但我承认我很满意复制的成果。”

“了不起。”伊晴喃喃地道。“实在了不起，爵爷。”

麦修的脑海里突然浮现伊晴一丝不挂地躺在海豚沙发上的幻像，幻像清晰得令他血脉贲张。他可以看到她黄褐色的秀发披散在雪白的肩膀上，曲线玲珑的胴体沐浴在火光中，一边膝盖优雅地屈起。他感觉到他的下体在几近痛苦的欲望中变硬。

“你很幸运能够自己再造这美妙的环境，爵爷。”伊晴俯身研究一块土简上的铭文。“一首诗，真罕见。”

“我在一座陵墓里发现的。最近在伦敦流传的萨玛土简大部分都是单调乏味的交易记录。卢乔治运了几百块那种土简回英国，他认为出售它们能替他赚钱。他确实靠它们发了一笔大财。”

“谈到跟钱有关的事，我正好有个问题想请问你。”伊晴目光犀利地望向他。“告诉我，柯契斯，你开设‘地狱亡魂赌场’是不是为了筹措远征萨玛的经费？”

他扬起眉毛。“事实上，的确是。”

她满意地点头。“果然不出我所料，那自然说明了一切。”

“我请求我父亲赞助。”麦修慢条斯理地说。那是他成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求于父亲。“他拒绝了，于是我开设了那家赌场。”

“理所当然，你必须设法筹措资金，萨玛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

伊晴轻抚着花瓶。“关于谢晓柔。”

麦修皱眉蹙眼。“有天晚上在‘地狱亡魂赌场’，她的情夫毕强森玩牌作弊被我捉到。”

我请他离开。他恼羞成怒，说我质疑他的操守。他向我提出挑战要求决斗，但在神智清醒后又反悔了。决定到美国另谋发展。他再也没在伦敦出现，但他死于决斗的谣言却不胫而走。”

伊晴露出了平静的笑容。“跟我猜想的差不多，但这些都是题外话。我真正想跟你谈的是你的妹妹，爵爷。”

麦修皱眉。“她怎么了？”

“基于某种怪异的缘故，她似乎觉得在你家不受欢迎。事实上，她几乎是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

“别胡说了。她有什么好提心吊胆的。”

“也许神经过敏在你的家族中是一种遗传，爵爷。”

“神经过敏？”麦修决定他听腻了伊晴对他性情的推测。“你哪里得来这种愚蠢的念头？”

“翠欣小姐确定像是遗传了跟你相同的杞人忧天倾向。”

“我不想再谈我妹妹了。”他冷冰冰地说。“除了让她顺利步入她的第二个社交季外，其他的事不需要你操心。”

伊晴不理睬他，双手反握在背后，开始若有所思地在地毯上来回踱步。“我认为你应该多花些力气鼓励她，努力让她感到自在些。那个可怜的女孩认为她是在你的勉强容忍之下才能住在这里，好像她没有资格要求你的协助。”

怒火突然在麦修心中燃起，在他还来不及觉察时就席卷了他的自制。他垂下双手，站直身子。“我不需要你对这件事的意见。”

这次他的语气对伊晴起了一些作用。她停止踱步，转身凝视他。“但是你似乎不了解翠欣焦虑的天性，爵爷。我只是在尝试说明她跟你一样非常敏感——”“我才不在乎她敏不敏感，”麦修咬牙切齿道。“我已经尽了对我同父异母妹妹的责任。我提供她栖身之处。从不久前在玄关所见到的景象看来，我很快就要支付大笔帐单。我打算在她出嫁时给她丰厚的嫁妆。再对我有所求就是过分了。”

“但是，爵爷，你刚才说的都是金钱上的义务。我向你保证它们很重要，但远不及亲切和友爱来得重要。兄妹之情才是她现在最需要的东西。”

“那么她根本不该来投靠我。”

“但是你对她一定有些感情吧！”

“我几天前才第一次跟她见面。”麦修说。“我甚至不能算是认识她。”

“哦，她倒是知道很多关于你的事，但她所知道的似乎都是错误的。”伊晴厌恶地轻哼一声。“她竟然相信你得到那个令人愤慨的绰号是事出有因。你能想像得出来吗？你必须纠正她的错误印象。”

麦修没办法再静止不动了。他强迫自己以从容的步伐缓缓走向窗户。来到窗前时，他伫立关那里，视而不见地望着窗个的花园。“你凭什么那么肯定那是错误印象？”

“别说笑了，爵爷。你是‘萨玛柯契斯’呀！”她挥手比向书房里的宝物。

“像你这样对古物具有高雅的品味，对萨玛历史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它的文明奥秘具有高度的鉴赏力和热爱……总而言之，像你这样的人不可能缺乏温柔敦厚和细腻敏锐的感情。”

他转身面对她。“我不得不警告你，你对我的了解不及你想像中深。缺乏知识有时会极端危险。”

伊晴对他的疾言厉色不但没有露出畏惧之色，反而一脸迷惑的表情。接着她的目光变温柔了。“我看得出来这个话题令你感到痛苦，爵爷。”

“不是痛苦，是乏味。”

她苦笑。“随便。但我奉劝你不要忘记你妹妹处于极端烦恼的状态。从我们今天的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她在这世上孤苦伶仃，你是她唯一可以投靠的人。我希望你牢记两件事，爵爷。”

“我有预感，你在详细说明那两件事之间，我是别想躲过这该死的谈话。说吧。”

“第一，我希望你记得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事，翠欣都是无辜的，就像你一样。第二，请你记住，她在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亲人，你在这世上也只有她一个亲人。你们兄妹两个必须相依为命。”

“该死！谁告诉你我的家族历史了？”

“我不清楚你的家族史。”伊晴说。“但从翠欣今天下午说的话之中，我推测出你和你父亲在你母亲去世后就有了嫌隙。”

“你说的没错，伊晴。你根本不了解善，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履行了我父亲的诺言，事情到此为止。”

“要知道，你们两个很幸运能拥有彼此。”伊晴悄声道。“在我父母去世后的几个月里，我愿意出卖灵魂换取一个兄弟姐妹。”伊晴——“她转身走向门口，伸手握住门把时，又停了下来。“我差点忘了，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麦修若有所思地打量她。“有话请直说，史小姐。”

“我今天在书店遇到范奈克，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上钩了，他这会儿可能已经在计划着要成立一个投资财团了。我的计谋奏效了。”

她超高频出书记，伍顿在她背后关上房门。

麦修闭上眼睛大声呻吟，他脆弱的神经不可能毫发无伤地挺过这场风波。事情结束前没有被关进疯人院就算他运气好了。

麦修走到阳台栏杆前俯瞰拥护的舞厅。午夜即将来临，宴会正值高潮。明亮的烛光照耀着衣香鬓影的绅士淑女。他的嘴角在厌恶中微微扭曲，他不喜欢社交界。

他只花了几秒钟就在婆娑起舞的人群中找到伊晴，她的倩影像磁铁般吸引着他的目光。

他容许自己暂欣赏着。她的绿色丝裙在足踝边飞扬，她穿着搭配成套的绿色舞鞋和长手套。

黄褐色的卷发从高耸的头饰下溜出来。

她看来多么迷人，麦修心想，只可惜置身在雷亚泰怀里。唯一安慰的是，雷亚泰显然难以保持平衡。即使是从他站的地方，麦修仍然可以看出伊晴拉着雷亚泰纵横舞池。他三角嘴而笑，觉得心情轻松多了。

他把注意力勉强转离伊晴，开始找寻他的妹妹。他很惊讶地发现翠欣被一群男性仰慕者团团围住。她看来容光焕发、十分兴奋。她的粉红色配合白色衣裳非常适合有教养、时髦的年轻淑女。

蕾秋尽责地站在附近。骄傲的笑容有如炫耀独生小鸡的母鸡。她正在跟林夫人聊天，莲娜昭例是一身淡蓝。

问题解决了一个，麦修心想。多亏有伊晴和蕾秋，他的妹妹一露面就造成轰动。如果运气好，他的律师在六月前就会在草拟婚约协议了。

发现贝宇格挤过人群朝翠欣接近时，麦修的满意感顿时消失。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抓紧阳台栏杆。他记住要警告翠欣不要鼓励贝宇格的追求。

麦修再度望向伊晴，她刚刚跟雷亚泰跳完华尔兹。他看得出来她正兴

致勃勃地谈论着，八成在谈古萨玛。她在表明看法时精力充沛地挥动扇子以示强调。她谈得太投入，因此没看到一个侍者端一盘玻璃杯从旁经过，不幸的是，雷亚泰也没有及时注意到即将来临的灾难。

麦修看到伊晴把扇子往半空中挥出去而把几杯香槟打翻到地上。他皱一下眉头，然后倾身观看打翻酒杯引起的热闹场面，不幸在邻近的客人都急忙跳到旁边。

侍者责备地瞄伊晴一眼，然后跪下来收拾玻璃碎片。一脸苦恼的伊晴蹲下来帮忙，但是雷亚泰立刻予以罅，拉着她匆匆离开现场。

骚动很快就平息了，麦修暗自微笑着转身走向楼梯。

他花了几分钟才找到伊晴，她正跟翠欣、蕾秋和莲娜站在一起。当他抵达时，聚集在附近的年轻人立刻挪到旁边让出路来给他直达圆圈中心。他可以看到贝宇格在外围盯着他看。

伊晴首先看到麦修。“啊，你来了。柯契斯。我们一直在等你，翠欣大常受欢迎，蕾秋姑姑和我不得不用大棍子打跑她的仰慕者。”

几个年轻男子不安地笑着，他们谨慎的目光都放在麦修脸上。

“哦。”麦修打量妹妹。翠欣焦虑地朝他微笑，仿佛在等待他的判决，伊晴用鞋尖轻踢麦修脚踝。他转向她，从她的表情中看出他应该多说几句话。“我非常能够了解史小姐和她姑姑为什么非保护你不可。恭喜你，翠欣。你今晚有如钻石般耀眼动人。”

翠欣先是吃惊地眨眨眼，接着红晕飞上粉颊，宽慰浮现眼眸，神情明显地变得自信许多。“谢谢，爵爷。”

莲娜发出沙哑的笑声。“听说你迷人的妹妹每支舞都有人请她跳，柯契斯。”

“太好了，太好了。”麦修喃喃地道，转向伊晴。“史小姐，我能请你跳这支舞吗？”“当然可以，爵爷。那是我的荣幸。”伊晴转身率先走向舞池。

麦修叹口气，伸手抓住她的手肘，硬是把她拦下来，她投给他惊讶的一瞥。

“怎么了。爵爷？改变主意了吗？”

“当然不是，我只是宁愿跟你并肩进入舞池，而不愿像只被皮带拴着的狗似地跟在你后面。”

“哦，抱歉。慢慢来，爵爷，我无意催促你。我偶尔会忘记你是个慢郎中。”

“谢谢你的谅解。”麦修紧抓着她引她进入舞池，然后把她拉进怀里。“你今晚的状况似乎很好。”

“我的身体一向很健康，爵爷。”

“听到这事我很高兴。”玫修用了不少力气才能保持带领的地位。“但我指的是你的外表而不是你的健康情形。这件衣裳穿在你身上特别迷人。”

伊晴低头看看自己，好像忘记了自己穿的是哪件衣裳。“很漂亮，是不是？穆夫人做的。蕾秋告诉我她很挑客人的。”她抬头望向他。“我相信你会很高兴知道蕾秋认为翠欣今晚很受欢迎，明天无疑会有许多请柬送到。”

“我不知该如何感激你和你姑姑负责翠欣的社交生活。”

“一点也不麻烦，爵爷。蕾秋告诉我林零售价已邀请翠欣加入她的萨玛沙龙，她们明天聚会。翠欣在媾会认识许多跟她同年纪的年轻贵小姐。”“但我怀疑她会学到多少古萨玛的知识。”麦修挖苦道。“莲娜的沙龙只不过是时

髦的消遣。”

“原来如此。”伊晴蹙起眉头，全神贯注在常驻试把他转往不同的方向上。“但让她去参加也无妨，爵爷。”她听起来有点喘，好象企图夺回带舞地位花了她太多力气。

“也许吧。”麦修望向她身后，看到贝宇格领着翠欣进入舞池。“但是贝宇格的追求很可能带来麻烦，明天我得警告翠欣防着他。”

伊晴睁大眼睛。“为什么国防着贝先生？他有什么不好？他看起来像个正人君子。”

“我怀疑他对翠欣感兴趣并非出于单纯的仰慕，而是想要报复我。”

“你到底在说什么，爵爷？”

“说来话长。”麦修带着她转个大圈接近阳台的落地窗。“简而言之，贝宇格认为他父亲决定把自己轰个脑袋开花是我造成的。”

“贝阿瑟投资船运业失败而赔掉了大部分的财产。得知消息的那晚他喝得醉醺醺地来到‘地狱亡魂赌场’。我猜他大概是想在赌桌上弥补损失，我拒绝让他玩。”

“你做的很对，爵爷，贝阿瑟显然输不起他剩下的钱了。”

“我不知道我那样做到底对不对？”麦修说。“贝阿瑟跟我大吵起来，然后他就回家举枪自尽了。”

“天啊！”伊晴转身说。“可怜的宇格。”

麦修拉着她停下来。“宇格把他父亲的死怪罪于我，他相信他父亲在‘地狱亡魂’赌到倾家荡产。”

“你应该立刻澄清误会使他了解真相，爵爷。”

“改天吧。”

“但是，麦修，这实在太——”“我说了改天再处理这件事，现在我有话跟你说。”

“好的，爵爷。”伊晴打开扇子开始用力扇风。“这里面有点闷热，是不是？”

“小心那个武器。”麦修拉着她穿过阳台的落地窗。“我不久前才亲眼目睹它的杀伤力。”

“什么？”她蹙眉望着扇子，接着恍然大悟。“你是指几分钟羊那桩小小的不幸事故。”

那不能怪我，我背后又没有长眼睛，怎么会知道侍者就站在媯。”

“的确。”麦修注视着阳台上悬挂的彩色灯笼，然后决定带着伊晴步下台阶进入笼罩在夜色中的花园深处。

“怎么样，你想跟我说什么？”伊晴问，跟着他来到高大的树篱后面。麦修停下脚步仔细聆听，确定附近没有其他人。“我刚刚从我的俱乐部过来。范奈克的事你说对了，他果真中了你的计，谣传他正在筹组财团寻找玉玺。”

“那是好消息啊！爵爷，你为什么一脸担忧的模样？”

“伊晴，我不喜欢这样。范奈克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态度很可疑。”

“怎么会呢？我觉得很正常。他当然不会大肆张扬得全城皆知。”

“我会知道他的计划，完全是因为他支洽商一个人跟我认识。我怀疑范奈克存心想要隐瞒我。”

“别紧张，柯契斯。”伊晴用扇子轻拍他的衣袖要他放心。“一切都在控制之下。”

“你老是那样说。”

“因为事实如此。我的计划进行得跟我预料之中一样。”她得意得两眼发亮。

麦修注视着月光映照下的伊晴，感到饥渴在体内升起。“伊晴，我有没有可能使你明白这个计划有多危险？在有可能说服你不要再进行下去了？”

“对不起，柯契斯。”她柔声道。“我知道你有多么紧张不安，但我已经骑虎难下了。”

为了露西，我不能放弃。”

“露西对你很重要，是不是？”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事实上，在我父母去世后，她是我唯一的朋友。”

“那么雷亚泰呢？”他忍不住问。

她眨眨眼。“你说什么？”他用双手捧住她的脸蛋，“他也是你的朋友。你是不是常常梦到他？你有没有常常在想，如果他没有看到你跟范奈克在那间卧室里，你们现在会是如何？”她浑身一僵。“没有，从来没有。”

“你确定吗？”

“我对亚泰的好感在那天晚上他掉头离去时就消失了，”她眯起眼睛。“他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自以为是的结论。我永远无法对一个那么不信任我的男人心存好感。”

麦修抬起她的下巴凝视她的眼眸。“你想你有没有可能对我产生好感？”

她的唇瓣吃惊地开启。“麦修？你在说什么？”

“我想我说得太多了。”他低下头亲吻她。在他体内闷烧的欲火突然爆发。她的唇有如山泉般甘甜。他抱紧她，突然急于感觉柔软贴着他。伊晴发出模糊的低喊。“麦修。”

在那一刻里，他生怕她会推开他。他已被发自内心最黑暗冰冷处的迫切需要所钳制。

在他看来，他的命运在那一刻里悬而未决。

接着她的手臂热切地怀着他的颈子，他如释重负地放开她的唇，改而凝视她的眼。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他心头，那是他在发现标志着萨玛遗址入口的石柱时所体验到的感觉。

“伊晴？”

她对他微笑，笑容中充满渴望和娇柔的许诺。

他的唇拂过她的，她轻颤着回吻他，热情的反应几乎使他喘不过气来。舞厅里的乐声笑语变得好遥远，麦修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伊晴身上。

他一边亲吻着她，一边脱掉手套随手扔在地上。然后他握住她的肩膀，缓缓把她的小衣袖往旁边拨开。

当高腰礼服的小小上衣往下滑，袒露出她的酥胸时，伊晴打了个哆嗦。

“麦修？”

“你好美，”他呢喃。“使我想到了萨玛图书馆壁画里的萨到妮拉，充满生命和温暖。”她颤声轻笑着把脸埋在他肩上。“你不会相信的，但我最近常作奇怪的梦。在梦里，你好像变成了萨玛利斯，或是萨玛利斯变成了你。我分不清楚。”

“看来我们对萨玛的兴趣连在梦里都相同。”他握住她的纤腰把她直直地

举离地面，使用她的胸部与他的嘴齐平。他把一个乳头含在嘴里轻轻吸吮着。

“麦修，”她死合抓着他的肩膀。“你在做什么？”他用舌尖在她的乳头上画着圆圈，然后极其轻柔地用牙齿咬着。“这……实在是……”她的支吾在喘息中化为沉默。

他把注意力转向另一侧乳头，感觉到她的指甲掐进他的肌肉里。她的呻吟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兴奋。

伊晴开始狂乱地亲吻他的头发。

麦修往四下瞧，看到不远处有一张花园座椅。他抱着伊晴坐到那张石头长凳上。裙子披在他的腿上，他把裙摆撩上她的漆盖。

“你在做什么，爵爷？”伊晴在他把一只手伸进她温暖的大腿之间时间问。“这是不是栽种奇特的萨玛做爱技巧？”

“什么？”她的幽香弥漫他的脑海，使他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她的话语上。

“你在‘萨玛评论’一篇文章中间提到你发现一个描述某些萨玛房事习俗的卷轴。”“我们可不可以等一下再来讨论这个，亲爱的？”他亲吻她的喉咙。

“噢，当然可以。”她把脸转向他的外套，手指紧抓着外套的翻领。“只不过这感觉起来好奇怪。”

“正好相反。”他轻咬她的耳垂。“感觉起来美妙极了。”

“我常常希望你对于萨玛人婚姻关系的发现能多发表一些详细资料。我读了好几启蒙你写的那唯一一篇文章。结果只有对你所暗示的萨玛人相当没有顾忌的词句更加好奇而已。”“吻我，伊晴。”

“噢，好。”她抬起头，张开嘴巴。

他再度亲吻她，同时用手覆盖她两腿之间的灼热湿濡。

伊晴吃惊的轻喊被他咽下，她笨拙地夹紧双腿，结果却夹紧了他的手。他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她的私处，她在悸动的兴奋中放松。

他缓缓地把一只手指伸进她的柔软之中。“你好紧好热。”

她在他怀里颤抖，微小的肌肉夹紧他的手指。他以为他会失去残存的自制力。

“麦修，这实在是……实在是……”她喘着气，全身肌肉紧绷。她的头往后仰，头饰滑落地面。

麦修的手指再三探索深入那紧密的通道，同是用拇指爱抚隐藏在密林中的小小蓓蕾。

伊晴惊叫一声，在他怀里抽搐崩溃。

他抱紧她，陶醉在她热情的反应在里。他的亢奋濒临爆炸边缘，但他还是设法压抑住。

等一下，他在抱紧她时答应自己，等到一下就会轮到他。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她在他怀里得到满足。

片刻后伊晴不再颤抖，但她仍然紧紧抓着他的外套边缘不放。他心不在焉地注意到他的领结松了，伊晴的秀发披散在他肩上。

麦修发现，虽然他的身体因未获满的欲望而疼痛，但他的心灵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奔放。

伊晴缓缓地抬起头对他微笑，圆睁的眼眸中充满性爱的惊叹。“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惊人——”说话声，一男一女的交谈声，打断了伊晴的话。

现实如寒冷的雨水浇醒了麦修，使他蓦然发觉他们的处境有多么危险。那对男女就在几尺之外，中间只隔着高大的树篱。

“可恶！”他低声说。

他抱着伊晴站起来，急忙放下她让她站好。他不需要警告她，她显然已听到了说话声，因为她正手忙脚乱地拉着滑下的上衣。

声音越来越近，女人的轻声娇笑和男人的喃喃低语。

麦修正要弯腰拾起手套时，发现伊晴遇到了困难。

“让我来。”他设法把她的小衣袖拉回原位，她的酥胸消失在衣料下，但对于她披散的秀发和掉落地面的头饰他却是无能为力。她看起来完全是一副刚刚脱离亲热怀抱的模样。

“来。”他握住她的手，打算在另一对男女绕过树篱转角前把她带离现场。伊晴在抓住他的手时绊了一跤。

“柯契斯。”莲娜在这时绕过树篱出现，跟在她身后的是雷亚泰。“史小姐，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噢，天啊！”一抹心照不宣地微笑在她唇边缓缓浮现。“算了，我看得出你们在修什么。”

“伊晴。”雷亚泰一脸震惊地瞪着她。

麦修跨出一步，徒劳地想把她藏在身后。但是破坏已经造成了。亚泰的目光落在一只舞鞋、伊晴的头饰和麦修的手套上。

莲娜凝视着麦修松开的领结，然后发出低沉响亮的笑声。“哟，雷先生，我想我们打扰了人家对古萨玛的有趣研究。”

亚泰板着脸抿紧唇。“看来确实如此。”

“你们确实打扰了某件有趣之事。”麦修说。“但那件事并非学术研究。史小姐刚刚答应跟我订婚，你们可以当最先恭喜我们的人。”

9

她站在叔叔的书房里，这次她可以感觉到阵阵阴风。她看到夜色从敞开的窗户外涌进来。房间的暗处有一具石棺，她可以肯定上次那里没有它。棺盖被移开了，棺里有东西。

危险的东西。

她开始朝石棺走去，但突然又停了下来。她感到颈背的寒毛直立，知道他又在房间里。

她缓缓转身，看到萨玛利斯化身的麦修。月光照在他黑发间的银丝上，他严峻的五官隐藏在黑暗中。

他伸出一只手，鲜血染红了他的手指。“谎言。”他低沉性感的嗓音轻诉着。“不要相信谎言，到我身边来。”

“灾难。”伊晴撇开恼人的梦，强迫自己全神贯注在眼前的危机上。“他破坏了一切。

我的计划全被他击乱了。”

“镇定一点，亲爱的。”蕾秋放下手中的刺绣，从眼镜缘上打量她。“我相信柯契斯自有分寸。”

“才怪！”伊晴在空中挥舞着双手，怒气冲冲地在书房里踱步。“这是大灾难。今天早上全上流社会的人都会相信柯契斯和我订婚了。”

“你们确实订婚了，亲爱的。昨晚的宣布使你们的婚约变得相当正式。”

伊晴懊恼地挥出一只手，意外地击中一个香罐。罐子跌到地毯上滚到书桌底下，罐里的干燥花草洒得满地都是。伊晴停下来瞪着那些褪色的玫瑰花瓣和月桂叶。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她喃喃自语地问。

“他显然是觉得别无选择。”蕾秋回答。“当时的情况对你的名誉极其不利，比上次更糟，因为目睹的人除了雷先生外，还有林夫人。莲娜最爱传播那种流言了，不让消息传开恐怕不大可能。”

“大概吧！”伊晴苦着脸说。她相当有把握能说服亚泰守口如瓶。他跟她毕竟是旧识，而且两人的关系比朋友还要亲一点。但莲娜可就靠不住了。

“柯契斯做的是正人君子在那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事。”蕾秋蹙起眉头。

“我承认我相当吃惊。他的名声使人料想不到他会做出如此情操高尚的事来。”

“你错了，蕾秋姑姑。柯契斯是道地的正人君子。我不讶异他会设法挽救我的声誉，但我担心他没有考虑到那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伊晴又开始踱步。“你太苛求他了，亲爱的。”蕾秋说。“柯契斯的处境不会比你好过。”

“但遭殃的是我的计划。解除婚约会使我在社交界无立足之地，你知道发生那种事时承担罪过的总是女方。”

“我街道，亲爱的。”

“如果我解除婚约，我就会为社会所不容，再也不会收到任何请柬。”

“没错，亲爱的。”

“那么我要如何实行报复范奈克的计划呢？”

“我不知道，亲爱的。”

“正是，我被困住了。”伊晴在经过书桌时用力拍了一下桌面，桌上的墨水瓶颤动。”这不禁区要让人以为柯契斯是故意的。”

“故意的？”蕾秋的针停在半空中。

“你很清楚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我的计划。”

“这个嘛，他在一开始时确实承认过他对这件事感到十分忧虑。”蕾秋说。

“这不就结了？”伊晴蹙起眉头。“也许他在这人计划里的角色给他带来的压力，造成他神经紧张而决定用这种阴险的手段来破坏我的计划。”

“我已经说了几百遍了，伊晴，柯契斯不是那种会神经紧张的人。”

“我也已经说了几百遍了，蕾秋姑姑，他是非常敏感的人。那种人往往相当神经质。”伊晴在疑心重重中眯走眼睛。“昨天晚上，在灾难发生前，他告诉我范奈克在秘密筹组财团。我的计划就要实现了。我看得出来这个消息令柯契斯不安，但没有想到他的不安会如此严重。”

“的确。”

“他一定是惊慌？”

“惊慌？柯契斯？”

“也许他太过焦虑不安，所以才会采取极端的手段来破坏我的计划。”

蕾秋思索片刻。“我猜订婚确实使你的计划变得复杂起来。”

“简直是被搞得乱七八糟。”伊晴恶声恶气地说。“我原本是想使范奈克以为跟柯契斯是竞争对手。”

“我知道。”

“我希望范奈克认为我愿意跟任何有心资助远征萨玛的人合作。我希望范奈克相信他很有可能说服我让他成为我的搭档。”伊晴挥出一只手，差点又把一个花瓶打翻了。“现在他八成会放弃筹组财团的念头女人必须了。”

“没错。在这种情况下，范奈克自然会认定他不再有机会得到玉玺。柯契斯把排挤掉了，不是吗？订了婚的女人不可能跟她未婚夫以外的男人合伙搭档。”

“对极了。”伊晴停在书战术后面，开始用手指有节奏地敲击桌面。“那样是不得体的，女人必须忠于她的未婚夫，她的财务必须交给未婚夫处理。柯契斯很清楚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强烈怀疑这是他在情急之下耍的花样，他这一招有效的破坏了我的计划。”

蕾秋瞄向伊晴。“听你的证据好像这件事全是他一个人的错，好像这是他处心积虑的恶毒阴谋。”

“我怀疑正是如此。”

“请问他是如何独力危害你的？他把你骗到花园的偏僻角落，然后霸王硬上弓吗？”

伊晴的脸红似火。“那倒不是。”

花园里的亲热回忆使她失眠了大半夜。她在麦修怀里体验到的感觉令她迷惘不安。兴奋和前所未有的感官冲击使她的坚强神经几乎无法承受。

她凝视了天花板几个小时，思忖着那些奇怪的感觉对麦修造成何种影响。她不确定他有任何异于平常的感觉。莲娜和亚泰出现时，麦修看来十分镇定自若。

伊晴忍住一声轻叹。她猜麦修昨夜体验到的感觉绝对没有令人困扰。黎明前的那个梦无助于平静她纷乱不安的情绪。

但是黎明后她的脑筋却清楚多了，也才完全明白她的损失。蕾秋措辞温和的指责只有使事情变得更糟。没错，她是心甘情愿地吻了麦修，伊晴心想。但是事情原本不会发展成这样的，都怪麦修用萨玛做爱技巧诱惑了她的感官。

“怎么样，亲爱的？”蕾秋追问。

伊晴清清喉咙，挺起肩膀。“我说过我们到花园讲座我的计划进度。林莲娜和雷亚泰发现我们在一起。”

“只是被人发现一起在花园里并不会使柯契斯不得不宣布你们两个订婚了，在你这个年纪不会，亲爱的。”

“我知道。”伊晴想改变话题，她不想详谈昨晚的事。“林夫人和亚泰恐怕往最坏的地方想了。”

“昨晚在舞厅里流传的闲言闲语暗示他们发现你衣冠不整。”蕾秋以罕见的无情说。“听说你的头发披散在肩上，鞋子掉了一只，上衣好像被脱掉过，裙子皱得不像话。还有谣传说柯契斯的手套和你的头饰都在地上。”

伊晴大吃一惊。“你听到那些可怕的细节了？”

“还有更多不堪入耳的话。”蕾秋叹口气。“他们又叫你‘孟浪伊晴’，亲爱的。要不是柯契斯急中生智地你们两个订了婚，你今天早上就身败名裂了。”

伊晴瘫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用双手蒙住脸。她想要理清思绪，无奈脑海里一片紊乱。

“可恶！”她咕哝道。“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在伦敦时，你真的应该留意不要说粗话，亲爱的。”蕾秋训斥道。“我知道你说粗话的习惯是从你母亲那里学来的，但我必须提醒你她被视为离经叛道。”

伊晴从指缝间瞪视蕾秋。“对不起，姑姑。但我只能用可恶来表达我此刻的感受。”

“胡说，淑女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文雅的字眼来表达她的感受。”

敲门声打断伊晴的回答。方太太带着她的一贯的愁眉苦脸的表情打开书房门。

“有你的信，史小姐。”她长满粗茧的手里握着一张对折的纸。“几分钟前一个孩子送到厨房来的。”

伊晴连忙垂下双手端正坐姿。“麻烦你把信给我，方太太。”

管家拖着笨重的步伐走进书房，把信放在书桌上，然后转身往外走。

“等一下，方太太。”伊晴打开对折的纸。“我也许想回信。”

“悉听尊便，小姐。”方太太愁眉苦脸地站在门口等候。伊晴迅速看着短笺。亲爱的伊晴：我将于下午五点抵达府上接你去公园驾车兜风。期待见到你。不要让近来发生的事令你心烦，我们会找得到令人满意的方法来处理那些事。柯契斯太过分了。“心烦？”伊晴生气地嘀咕。“我？神经过敏的不是我。”

蕾秋投给她的探询的一声。“你说什么？”

“没什么。”伊晴把信揉成一团。“方太太，请你等我回信。”

伊晴从抽屉里拿出纸，用羽毛笔蘸墨水，匆匆写下回信。

柯契斯：来信收到，很遗憾今日无法与你共赴公园驾车兜风。我另有约会。

史伊晴

又及：不像某些神经过敏的人，我才不会为不幸的事件心烦。

伊晴小心地把信纸对折蜡封存好，然后交给方太太。

“麻烦你叫人立刻送去。”

“好。”方太太摇着头接下信。“信来来往往。使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位房客。一个青楼艳妓。被金屋藏娇在这里几个月，两个人不在床上搞时总是写信来写信去。”

伊晴暂时分了心。“方太太，你是说这里曾经住着某人的情妇？”

“对，很漂亮的小姑娘。但她是法国人，喜欢脚踏两条船。”方太太叹口气。“她的品味高雅，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但她的第一个情人，也就是付房租的那个，发现她和别人在床上，勃然大怒，从手提袋掏出手枪来赶她的情妇开了一枪。子弹射伤了小艳妓的肩膀，把床单上弄得都是血。接下来我只知道她的第二个情人——”“等一下，方太太。”蕾秋说。

“你说付房租的是位女士？”

“对。上流社会的崔夫人，总是按时付房租。”

“后来呢？”伊晴深感兴趣地问。

“小艳妓伤得不严重。我替她包扎好伤口，然后她们三个女人开始抱头痛哭道歉。”

“三个女人？”伊晴问。“你是说小艳妓的第二个情人也是个女的？”

“对。罗夫人，也是上流社会的成员。”方太太回答。“她们要我沏壶茶

端到客厅去。

“等我从厨房出来时，一切都解决了。”

“解决了？” 蕾秋问。

“原来崔夫人和罗夫人暗恋对方多年，但都没有告诉对方。”

“我的天哪！” 蕾秋低声惊叹。“崔夫人和罗夫人。”

“最后她们给了小艳妓一大笔钱打发她，小艳妓开开心心地拿了钱做起裁缝生意来。她自称穆夫人，据说她很挑客人的。”

柯契斯的第二封信在半小时后送达。方太太把信拿进书房时，伊晴不以为然地瞪着信。

她有预感她不会喜欢信的内容，她慢吞吞地打开对折的信纸。

亲爱的伊晴：我劝你取消你在信中提到的午后约会，如果我五点去接你时你不在家，我会认定你遭遇不幸。我们这种神经过敏又喜欢杞人忧天的人凡事都往坏处想。说真格的，在找到你确定你平安无事前，我将无法休息。相信我，就算必须翻遍伦敦的每条大街小巷，我也要找到你。

柯契斯

蕾秋满眼期盼地望向伊晴。“爵爷来的信吗？”

“对。”伊晴反信揉成一团。“谁会想到神经过敏的人竟会如此擅长威胁恐吓？”

翠欣在那天下午四点半结束她的第一回合社交拜访回到家中。麦修在书房里写演讲稿，他听到伍顿打开前门招呼他妹妹。

片刻后伍顿轻敲一下书房门，麦修入下羽毛笔。“进来。”

伍顿开门，穿着新衣裳的翠欣神色忧烦地快步走进书房。

“麦修，我必须跟你谈一谈？”

“能不能等？我正要出门赴约，史小姐和我要去公园驾车兜风。”

“我想跟你谈的正是史小姐。”翠欣的语气意外地坚决。

麦修靠在椅背上端详妹妹。“你对我的订婚想必有些疑问。”

“可以这么说。”翠欣脱下软帽紧握在身前。“我刚从林莲娜夫人家回来。她好心地邀请我去她家作客。”

“我知道。你玩得愉快吗？”

“很愉快。她主持的一个研究萨玛古文明的沙龙。很有趣。我受邀请加入她们。”

“真的吗？”

“但我想跟随你谈的不是那个。”翠欣深吸口气，显然是在鼓足勇气。“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今天听说了一些关于史小姐的事，十分令人苦恼的事。”

麦修浑身一僵。“请再说一遍。”

“很遗憾必须告诉你这个，柯契斯，但史小姐是沙龙里的话题。我觉得该让你知道。”“话题。”麦修抓紧扶手。“你的意思是你听别人说我未婚妻的闲话？”

翠欣被他语气吓着脸色发白。“我以为应该让步你知道大家都在谈论她。她似乎是有严厉的。你不会相信的，但大家都叫她‘孟浪伊晴’。”

“没有人在我面前那样叫她。”

“麦修，大家都说你昨晚因史小姐对你投怀送抱而不得不宣布你跟她订了婚。”

“史小姐和我之间的事与他人无关。”麦修冷冷地说。

“我不懂。”翠欣看来是真的大惑不解。“我还以为你听说史小姐名声不佳时，会跟我一样震惊。”

“就我而言，她的名声清白无瑕。任何说她坏话的人都必须向我作出交代，听清楚了没有？”

翠欣不安地倒退一步，但倔强地抬起下巴。“好吧，你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正是如此。”麦修站起来绕地书桌。

“如果你想跟品德可疑的女人订婚，那是你的事。”翠欣反抗地说。“但你别奢望我继续跟史小姐和她姑姑一起行动，我有我自己的名声要考虑。”

麦修勃然大怒。“如果你还想住在我家，你就得敬重史小姐和她姑姑。”

“但是，麦修——”“对了，既然谈到交友问题，我不妨告诉你，我不希望你和贝宇格交朋友。不要鼓励他。”

翠欣大吃一惊。“贝先生是正人君子，举止无可指摘。”

“贝宇格恨我，他很可能会利用你来报复我。离他远一点，翠欣。”

“但是——”麦修已经到书房门口。“失陪了，我赶着赴约。”

伊晴怒火中烧，麦修几乎觉得坐在身旁的她可以使他的外套燃烧起来。他暗自苦笑着，策马穿过公园入口的石柱。

小径上已挤满马车。五点是看人与被看的时髦时段。麦修虽然不喜欢社交界，但知道它的习俗。他不晓得伊晴明不明白，但他很清楚今天下午他们两个必须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

全社交界的人都在注意他们。

“希望你不知道你焦虑的天性对我计划造成什么影响。”伊晴恶声恶气地说。

“很遗憾我们的订婚给你带来不便。”

她气冲冲地瞪他一眼。“真的吗？我很怀疑。我认为昨晚的灾难很可能是你故意造成的。显然是想使我的计划胎死腹中。”

“你怎么会那样想？”麦修朝经过的马车的一人相识微微点个头。

“很简单。我发觉你对我施用萨玛做爱秘方时，得到那个结论。”

麦修的缰绳差点失手掉落。“你在说什么？”

“别装傻了，爵爷。那一招对我不管用。”伊晴紧握着扇子，两眼直视前方。“我不是笨蛋。我很清楚你使用了某种神秘的技巧来迷惑我的心智。”

“我懂了。你认为我在研究古萨玛时学会了这些，呃？奇异的技巧？”

“不然呢？它们绝对不是正常的做爱方法。我立刻察觉出来了。”

麦修不得不感兴趣。“是吗？凭什么那么肯定？”

她瞪他一眼。“我并非毫无经验，爵爷。”

“真的吗？”

“我接过几次吻，我知道你的吻非比寻常。”伊晴回答。“我的吻到底不同在哪里？”“你明知帮问。”伊晴冷冷地说。“它们影响我膝盖使我几乎无法站立，它们使我的脉搏加快到极不自然的速度，它们还引起我暂时的发烧。”

麦修想起她在他怀里颤抖的模样。

“就是使我觉得很热。”她生气地对他蹙眉。“但最有力的证据是你的吻使我完全无法有条不紊地思考。这一刻我还非常理智地专心在诱骗范奈克的计划上，下一刻我的脑筋就变得一团混乱。”

麦修凝视着马耳朵。“你说别的男人吻你时，你从来没有这些反应？”

“绝对没有。”

“伊晴，你跟多少男人接过吻？”

“这是我的隐私，爵爷。良家妇女不会跟人讨论这种事。”

“对不起。我尊重你不是那种口无遮拦的人。但是，如果你以雷亚泰为唯一的比较基础，那么我必须告诉你——”“雷先生不是我唯一的基础。”伊晴在座位上猛然转身。“告诉你也无妨，爵爷，我跟另一个男人接吻过。”

“真的吗？”

“而且他是法国人。”她得意地补充。

“原来如此。”

“全世界都知道法国人在做爱方面有多么老练。”

“你在哪里遇到这位法国人？”

“如果你非知道不可，他是我的舞蹈老师戴立培。”

“啊，对，舞蹈老师，那确实使情况略有不同。我猜我不得不承认，你确实有一些比较的基础。”

“那当然。”伊晴回嘴道。“我很清楚我昨晚体验到的强烈感受绝对不是普通做爱造成的结果。承认吧，爵爷。你用了特异的萨玛技巧来迷惑我的心智。”

“伊晴——”麦修的话被清脆的断裂声打断，他低头望向她的扇子，看到她握得太紧而不慎把扇骨折断。“我刚才要说的是，你说你昨晚体验到强烈感受可能有另一种解释。”

“胡说，还可能有什么不同的解释。”

“你会有那种反应很可能是因为你我之间发展出某种程度的激情。”他柔声道。

“一派胡言。”她突然对一辆经过的马车极感兴趣。“没有爱怎么可能有那么强烈的感情？”

“你那样说就太天真了，伊晴。”

马蹄声在小径上响起，范奈克骑着马来到他们的马车旁边，麦修从眼角瞥见伊晴挤出不自然的笑容。

“两位好。”范奈克阴冷地说。他勒紧缰绳，腾跃的马在口衔勒痛嘴巴时贴平耳朵。“我猜我应该说声恭喜。”

“没错。”麦修说。

“谢谢，范男爵。”伊晴僵硬地咕哝，开始用折断的扇子轻敲膝盖。

范奈克的脸上挂着勉强的笑容，但他在麦修和伊晴间来回闪动的目光却是毫无笑意。

他的眼神有种急于发现破绽的狡猾，使麦修联想到黄鼠狼。

“柯契斯，听说你的未婚妻有非常有趣的嫁妆。”范奈克说。

“史小姐不需要嫁妆来使她有趣。”麦修说。“她本人就很有趣了。”

“我相信，后会有期。”范奈克点个头后策马远去。

“可恶！”伊晴低声说。“就差那么一点点了。他已经掉进我的陷阱了，就剩下把陷阱门关上而已。”

麦修皱起眉头。“死心吧，伊晴。事情结束了。”

“未必。”她慢吞吞地说。

麦修突然警觉到她的眼神有异。“伊晴，你该不是——”“柯契斯，我

刚刚想到我的计划也许还有补救之道。”

“不可能。你现在已经跟我订了婚，不可能跟范奈克合伙搭档。”

“你确实是破坏了我的第一个计划。”

“很抱歉，伊晴，但我觉得那样最好。”

“还没有全盘皆输。”她听若未闻地说。“我刚刚想到另一条计谋。”

“可恶！”

“没错，我现在是不可能跟范奈克合伙了，但身为我的未婚夫，你却可以跟他合伙。”“你又在胡说什么了？”

“我的新计谋很简单，爵爷。”她给他一个灿烂的微笑。“你去跟随范奈克说你不愿意冒险独自出钱资助远征队。但是你愿意让他成为你的合伙人。如果他能筹足他那份钱。”

“我的天啊！”麦修身不由己地感到佩服。

“你看得出来吗？这样的效果跟我原先的打算一模一样。范奈克仍然得组成财团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资金。远征失败时，他仍然会身败名裂。”

麦修不可思议地凝视她。“伊晴，你从不死心、放弃吗？”

“从不，爵爷。我的父母教我要不屈不挠。”

10

“我直截了当地说了，爵爷。”蕾秋在书桌对面瞅着麦修。“我今天来是为了查明你到底在跟我的侄女玩什么游戏。”

麦修气定神闲地微笑。“游戏？”

“不然你自负盈亏这个‘订婚宣布’为什么？”

“我还以为你会高兴，霍夫人。订婚可以终止她危险的计划。那不是你想要的吗？”

“别那么有把握事情会这样结束。”蕾秋回嘴道。“你很清楚伊晴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她已经想出另一个办法来继续进行报复范奈克的计划了。”

“没错，但她的新计谋需要的不仅是我协助，还需要我的完全配合。而我并不打算配合。”

蕾秋蹙起眉头。“什么意思？”

“我不打算诱使范奈克跟我合伙。就算我愿意，范奈克也未必愿意。范奈克跟我是天生的敌人而非盟友。镇定一点，一切都会没事的。”麦修安抚道。

“别叫我镇定，你说那句话时，语气跟伊晴一模一样。”

麦修耸耸肩。“事情就此结束，蕾秋。”

“结束？我的天哪！你正式宣布订婚了，柯契斯。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现在伊晴成了什么？”

“我的未婚妻。”

她生气地瞪着他。“别跟我开玩笑，柯契斯。我们谈的是一个名声已经受损至此的年轻女子。当你宣布解除婚约时，她该怎么办？”

“我有预感伊晴不会有事的。她不是很足智多谋吗？但我并不打算解除婚约，而且也不会让她解除婚约。”

蕾秋目瞪口呆了片刻，最后她的唇抿成一直线。“你在暗示你求婚意愿是出自一片……一片……”

“诚心吗？”

“怎么样？你是吗？”她问。

“你不必如此惊讶，我确实是出自一片诚心。”他直视蕾秋的眼睛。

“你打算跟伊晴结婚？”

“这很令你意外吗？”

“爵爷，尽管你有些不怎么光彩的过去和名声，但你终究是堂堂的伯爵。大家都知道你有惊人的收入和完善的家世。说实在的，你想娶妻时，绝对可以找到出身和财产都比伊晴更吸引人的年轻女子。”

“你说过由于你的关系，伊晴也算是跟布兰侯爵有亲戚关系。”

“别说笑了。”蕾秋嗤鼻道。“你很清楚那层关系远得不能再远，她根本继承不到布兰侯爵半毛钱。除此之外，拜她特立独行的父母所赐，她缺乏伯爵夫人应有的社交技巧。最重要的是，她的名声遭到损害，先是范奈克，现在是你。你叫我怎么相信你是认真的？”

“我认为她会成为我的理想妻子。唯一的困难是如何说服她相信这个事实。”

蕾秋大惑不解地瞪目而视。“我真搞不懂你。”

“那么你只有信任我。我向你发誓我有意娶伊晴为妻。订婚不是作戏，至少我不是。”“这算是你著名的诺言之一吗？”蕾秋狐疑问。“据说你会不计代价信守的那种诺言吗？”“是的。”麦修斩钉截铁地回答。

麦修等蕾秋离开书房后才站了起来，他绕过书桌，走向摆白兰地的茶几，他倒了一杯白兰地，朝萨玛利斯的雕像举起杯子。

“你知道会很不容易，她现在无意嫁给我，但我比她占优势，我没有她那么多的顾忌，更没有绅士的本能。随便问哪个人都知道。”

萨玛利斯用完全了解的眼神望着他。只有生活在鬼魂围绕的黑暗里的人才会了解他。

麦修走到壁炉前，他不知道娶伊晴为妻的念头是何时在他脑海里的形成的，他只知道他极度渴望得到她，那种强烈的感情只有对古萨玛的热爱可与抗衡。

伊晴是他的萨玛妮拉、他的阳光、生命和温暖。只有她才能吓阻纠缠他的阴魂。

“因此根据我的研究调查显示，古萨玛的风俗习惯胸襟受到一些希腊罗马的影响，但该岛民族的文学和建筑大部分都是独特的。”

麦修如释重负地扔开演讲稿。他抓着讲桌边缘，望着前来听他演讲的大批听众。“我今天的演讲到此为止。”他强迫自己礼貌地加上一句。“我很乐意回答几个问题。”

鼓掌声稀稀落落地在拥挤的演讲厅里响起。除了坐在前排的伊晴以外，没有人的掌声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麦修并不觉得意外。他不是来娱乐大众的，他只想打动人中的一个人，只有那个人能赏识他的研究和结论。那个自然是石易钦了。

他注意到伊晴热烈地鼓着掌。

麦修向来讨厌这些场合。自从萨玛蔚为风尚之后，前来听他演讲的人群中就有越来越多人是他讨厌的门外汉和半吊子。他很清楚坐在他面前的大

部分人对萨玛的兴趣都是肤浅的但今天他是演讲给一个不可以小视的对手听，他已经在期待伊晴的反驳了。

鼓掌声逐渐止息时，麦修望向伊晴。在他看来，她就像满室幽暗烛光中的一盏明灯。

欲望像闪电劈过麦修。他想要把她据为己有。他只需要小心出牌即可。纯洁天真的她就像萨玛妮拉无法躲避萨玛利斯般无法逃出他的掌握。他深吸口气，强迫自己不再紧抓着讲桌边缘。他要在这支华尔兹里居主导地位。他这一生注定得到的幸福就在此一举了。

伊晴穿着另一件萨玛绿的衣裳和搭配成套的蓝绿大衣，浓密的秀发固定在一顶绿色的大软帽下。

麦修让自己陶醉在她明眸的钦佩里。她的大眼睛是那么的聪慧又那么的纯真。他想起昨天在公园里兜风时，她对他的天真指控。伊晴宁愿相信他用神秘的萨玛做爱技巧迷惑她，也不愿意承认两人间天雷地火的激情。

掌声终于完全停止。伊晴在椅子上微微倾身向前，双手交握在膝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准备回答问题的麦修。麦修脑海里忽然浮现一幅撩人的画面；伊晴一丝不挂地躺在他书房的萨玛海豚沙发上用类似的神情凝视他。他突然很庆幸庞大的讲桌遮掩住他的下半身。

坐在演讲厅后排座位上的一个肥胖男子站起来大声清了清喉咙。“柯契斯伯爵，我有个问题请教。”

麦修忍住呻吟。“请说。”

“你在演讲中没有提到中国对古萨玛风俗习惯的可能影响。”

麦修看到伊晴翻白眼。他很了解她的感受，愚蠢的问题最令人气恼。

“那是因为没有辨别得出的影响。”

“但是你不觉得萨玛文字和中国文字有些极为相似的特征吗？”

“毫无相似之处。发问者咕哝一声坐下。另一个男子站起来对麦修蹙眉道：“柯契斯伯爵，我没有办法不注意到你没有提到华志出的观念。他认为萨玛其实是古英国的殖民地。”麦修努力按捺住性子。“先生，萨玛为英国殖民地的推论是谬误不实的，就像认为埃及也是英国古代殖民地观念一样愚蠢。没有任何一位受敬重的学者采信这两种说法。”

伊晴跳了起来，她的手肘碰到邻座女士的手提袋使它飞了出去。麦修好笑地看着前排座位陷入短暂的混乱中。

“天哪！”伊晴嘟囔着说。弯腰拾起落地的手提袋。“真是对不起，夫人。”

“没关系，没关系。”邻座女士说。

伊晴站直身子，把注意力转回麦修脸上。她的眼神充满坚决。“柯契斯伯爵，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请说，史小姐。”麦修漫不经心地靠在讲桌上，期待地微笑望着她。

“你那本萨玛风俗习惯的书里有几幅你照萨玛图书馆壁画临摹的素描。”

“是的。”

“其中一幅素描画的显然是婚礼仪式。图中的新郎新娘好像在领受刻有诗词的土筒。你认为那是否暗示着萨玛人的婚姻是奠基在两性平等的观念上，以及夫妻间存有非常形而上的交流？”“不，史小姐，我不会作出那种结论。”麦修说。“萨玛图书馆的壁画是一幅隐喻画，象征萨玛的智慧女神把书写技能名副其实给古萨玛子民。”

“你确定那不是婚礼仪式吗？在我看来，女子手中土筒的铭文像是某种

婚约。”

“史小姐，巧得很，我有幸发现一幅真正的萨玛婚姻卷轴。”

人群里响起一片感兴趣的窃窃私语声。

伊晴兴奋地睁大眼睛。“卷轴的内容如何，爵爷？”

麦修微笑着说。“卷轴的内容应该算是附有详细插图的说明。”

伊晴蹙起迷惑的眉头。“说明？你是指丈夫和妻子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吗？”

“那倒不是。”麦修说。“卷轴的内容是一些对涉及婚姻亲密层面之事的说明指示和对告嘱咐。涉及个人隐私之事，如果你懂我的意思，小姐。”

人群里响起窃笑、暗笑和尴尬的笑声。几个年纪较长的女士皱起眉头，许多年纪较轻的对讨论流露出新的兴趣。

伊晴双手插腰开始用脚尖轻敲地板。她对周围的人怒目而视，然后瞪着麦修。“不，爵爷，我不懂你的意思。卷轴里到底是那一种劝告？”“提供已婚男女特定技巧确保夫妻双方都能享受闺房之乐。这个问题我只打算说这么多，史小姐。”

人群里响起几声吃惊的吸气声，后排座位的暗笑声变大。伊晴低眉垂眼，看似准备再度发问，麦修急忙采取行动预先阻止。

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手表来看一看，然后故意装出吃惊的模样。“啊，时间到了，谢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听讲。”他收拾起讲稿，开始步下讲台。

伊晴在他步下最后一阶时迎上来，她的眼神中闪着坚决。“非常精彩的学说，爵爷。”“谢谢，很高兴你喜欢。”

“哦，非常喜欢。我对你在萨玛图书馆壁画方面的观察特别感兴趣。真希望你发现批它时我也在场。”

“我会很乐意听听你的看法。”他诚实地说。

“关于你提到的婚姻卷轴，如果能够，我很想看一看。”

“我从来不把它给其他的学者看。”他慢条斯理地说。“但我也许愿意对你破例。”

伊晴眼睛一亮。“真的吗？太好了，麦修。什么时候可以让我看？”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时候方便。”

她的脸垮了下来。“希望你不要拖太久，爵爷。我等不及想研究它。”

“迷人的想法。”“你说什么？”“没什么。”麦修微笑道。“在那之前，你也许会觉得私下参观萨玛学会的博物馆能够引起你的兴趣。”

“非常有兴趣。”伊晴说。“但是从我抵达伦敦后，它一直没有对外开放。”

“那是因为学会打算把收藏品移到另一个较大的陈列室，目前的博物馆只能算是贮藏室。但我有钥匙，我很乐意充当你的向导。”

伊晴的脸色又亮了起来。“那太令人兴奋了。”麦修四下瞧瞧，演讲厅里只剩下几个人了。那几个人很快就会出去。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去博物馆参观。”他停顿一下。“如果你有空。”

“有空，非常有空。”

“博物馆的门就在转角处那边。”麦修朝那个方向微微点点头。“就在楼梯下面。”

“太棒了。”伊晴立刻迈开步伐朝博物馆入口快步走去。

麦修勉强在她消失在转角前抓住她的手臂。“你恐怕非等我不可，亲爱

的，钥匙在我手里。”

“希望你不要拖拖拉拉，爵爷。”

“但我也不要在走廊上奔跑。”

她叹口气。“我老是忘了你是个慢郎中。”

“偏偏遇到你这个急惊风。”麦修嘀咕着，带领她绕过转角走向通往萨玛学会的楼梯底下。

抵达博物馆入口时，他停下来用钥匙打开门，然后退后一步让路给伊晴。

他注视着她望进幽暗室内的表情，她没有令他失望。她的眼睛惊叹地圆睁着，她的红嘴唇微启仿佛在等待情人的亲吻。只有伊晴会对一间堆满蒙尘古物的房间产生这种反应。

“太棒了。”伊晴走进房间。四下打量散布在阴影里的器物。“这些古物都是你从萨玛带回来的吗？”

“不是。我带回来的都摆在我的书房里。”麦修点亮壁式烛台里的一根蜡烛，“你在这里看到的東西都是卢乔治在我们第一次萨玛之行后选择运回英国的。你应该看得出来，他重尺寸而不重精致。”

伊晴扯下一尊十尺高的萨玛利斯雕像的罩布，发现她的眼睛正对着神像超大的生殖器时，不禁眨了眨眼。“我懂你的意思了。”她连忙把视线往上移。“天啊！手臂好像从肩膀处断裂过又修补回去。”

“不幸得很，卢乔治的发现物大多因他拙劣的挖掘技术而受损。他毫无工程技巧。”麦修抚摸着一根断裂石柱的参差边缘。“对我们发现的器物的精巧细部也不感兴趣。他只对陪葬的宝物或他认为能够出售给收藏家的东西感兴趣。”

“可怜的卢乔治。”伊晴绕行一个跟她一样高的花瓶。“如此可悲的下场，如此神秘离奇的死亡。”

“别告诉我你相信卢氏诅咒的那套无稽之谈。”麦修把手平贴在石柱上。

“我当然不信，但卢乔治在上次萨玛之行一去不返却是事实。”

“他的死没有什么神秘离奇，伊晴。他在探索迷宫时粗心大意起来，在黑暗中没有注意到一道石阶而跌断了脖子。发现他的人是我。”

伊晴用锐利的目光盯了他一眼。“你一定很不好受。”

麦修感到一阵寒意，他在那时肯定她觉察出其中另有隐情。“是的。”

伊晴眼神中的探索立刻被同情取代。麦修在她移向一具巨大的石棺时，悄悄松了口气。

“这些收藏品都被编目分类了吗？”伊晴在研究棺盖铭文时问。

“没有。只有我具备把它们分类编目的知识和技术，但我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做这个工作。”应该说是没有那个意愿，他想，这里的每件器物都跟卢乔治有关。

伊晴站直身子，用兴奋的表情望着他。“我做得来，麦修。”

“把收藏品分类编目？”他停顿一下。“对，你做得到。看看石易钦对这些东西的意见会很有趣。”“学会会准我研究登录这些器物吗？”

“学会归我管。”麦修说。“他们会照我的话做。但那样一来就会暴露石易钦的真实身份。”

她考虑了一下。“也该是时候了。”接着她叹口气。“但事有轻重缓急。我这次到伦敦来是为了对付范奈克，在达到目的前我不能罢手。你考虑过我

诱骗他与你合伙的新计划了吗，麦修？”

“没有。”

“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爵爷。”伊晴蹲下来端详靠在石棺上的一个大面具。“我想尽快进行我的新计划；在大家得知我们的订婚是骗局之前。”

麦修靠近她，凝视着她的帽顶。“伊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订婚未必是骗局？”“你说什么？”伊晴吃惊地猛然站起来。麦修急忙退后，差点被她的帽檐打到。伊晴一个没站稳，情急之下伸出一只手，显然是想抓住石棺边缘，但不幸抓到高大的花瓶瓶口。花瓶摇摇晃晃地开始倒下。“糟了。”伊晴惊叫。

麦修在花瓶倒地前及时接住。他小心翼翼地扶正它，然后转身面对伊晴。她正目瞪口呆地盯着他看。

“我一定是听错了。”她喃喃地道。

“我认为我们会是相配的一对。”他伸手把她拉进怀里。

她抓住他的外套翻领。“麦修，你在做什么？我们之间不会谈及情爱。”

“我们共有的比那些形而上的风花雪月更强烈持久。”他解开系带把她的软帽扔到一边去。

她一脸气急败坏地审视他，那副表情令他觉得自己徘徊在萨玛传统中五层地狱的某一层边缘。

“我们……我们共有的是什么？”她问“激情和萨玛。”他低下头，用积压多强烈渴望亲吻她。

伊晴发出一声模糊的叫喊，用双臂环住他的腰。她紧贴着他的身体，为他开启唇瓣。

他感到血脉贲张，风暴在体内升起。

他不顾后果地投身呼啸狂风之中，伊晴更加用力地抱紧他。她柔软的身体亲密地倚偎着他硬挺的亢奋。他突然结束热吻，开始探索她颈际的敏感地带。她在他唇舌的爱抚下颤抖。

“麦修，我不明白你对我做了什么？”她娇喘着说。“我发誓这种感觉真是令人惊奇了。”

狂风中突然落下冰冷的大雨，浇熄了他体内的欲火。麦修依依不舍地离开她颈窝的柔嫩肌肤。“不，我不要用这种方式占有你。”

“怎么了？哪里不对劲？”

他捧住她的脸蛋强迫她正视他。“我不要在事情结束后被你指责使用神秘的萨玛做爱法诱奸你。”

“但是——”“自从前往找寻萨玛以来，我从未像渴望你这般渴望过任何事。除非你对我感觉到同样的激情，否则我们只能点到为止。”

“噢，麦修，你对我的感觉跟对萨玛一样吗？”

“是的。”

她在他怀里一动也不动，低垂的长睫毛遮掩住她的眼神。在那令人心烦意乱的一刻里，麦修以为他失去她了。他忽然明白在他脚下开启的是哪一层地狱。在那第三层地狱里，一个人面对的是只有鬼魂为伴的千年孤寂。

伊晴抬头直视他的眼神，她的唇边浮起一抹颤抖的微笑。“我不该冤枉你用萨玛做爱秘诀诱惑我，我向你道歉。我生你的气，因为你的订婚宣布破坏了我的计划。”

“我知道。”

“事实上，那天晚上在花园里发生的事只能怪我自己。”她停顿一下。“那时我希望你跟我做爱，就像现在我要你跟我做爱一样。”麦修发现他又能呼吸了。“你确定吗？”

她踮起脚尖搂住他的脖子。“这辈子从来没有如此确定过。”

“伊晴。”他用力抱住她，开始低下头。

她用指尖抵住他的唇阻止他。“爵爷，让我澄清这件事。”

“澄清？”

“我们都同意我们对这件事已有完全的共识。”

“是的。”

“你不再担心我会在事后指责你了吧？”

“是的。”他开始轻咬她的指尖。

她眼睛一亮。“那么说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出你为什么不能教我一、两样萨玛做爱秘诀，你认为呢？”

宽慰和笑声涌上他的心头。“毫无理由。”他抓住她的手开始吻她的手心。

伊晴轻叹一声靠向他，她的手指与他交缠。麦修的唇移向她敏感的手腕，她的轻颤令他兴奋。

她踮起脚尖，开始热情地回应他的吻。他的吻沿着她的脸颊来到她的耳朵。她的把手指伸进他的头发里，他忍不住浑身一阵战怵。

“我们会慢慢来。”他承诺道。

“随便。”她解开他的领结。

“我们要细细品味每一刻的感受。”

“你使我想起新诗诗人，爵爷。”她开始扯他的衬衫。“或者你刚才脱口而出的是萨玛诗句？”

“我要你一辈子记得这一刻。”他认真地说。

“我不太可能会忘记。”伊晴不耐烦地拉扯着他的衬衫，上好的布料被撕裂的声音在积满灰尘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大声。“天啊！”

麦修在她秀发里咧嘴而笑。

“我好像把你的衬衫撕破了，爵爷，真是对不起。”

他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别管衬衫了，我多得是衬衫。”“真好命。”

他捧起她的脸蛋，凝视她丰满柔软的嘴唇。在那一刻里，他决定放弃慢慢来的原订计划。炽烈的欲火在他体内燃烧。从他被撕破的衬衫看来，她跟他一样迫不及待。

他把伊晴抱离地面，抱着她穿过阴森的古萨玛遗物，走向靠墙角摆放的一张长凳。

他把伊晴放在长凳的椅垫上时扬起一阵灰尘。麦修皱眉蹙额，但她似乎没有注意到。

她满眼期待地凝视着他。能找到一个志趣相投的爱人是他三生有幸，麦修告诉自己。全英国的女人中大概只有伊晴不会抱怨在一间光线幽暗、灰尘弥漫的博物馆里跟他亲热。

他亲吻一下鼻尖，然后站直身解开领巾扔到一具石棺上，接着迅速地脱掉外套、背心和衬衫。看到昂贵布料的裂口时，他微微一笑，然后随手把它扔到旁边。

他发现伊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她表情中的渴望令他喘不过气来。她粉红的舌尖出现在微启的唇角。

“你好俊美，爵爷。”她沙哑地低语。“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

他发出沙哑的笑声。“在这房间里，真正美的只有你。”他欺身压向她那如碧蓝海洋的衣裙。

“麦修。”伊晴抓着他赤裸的肩膀。

他把她抱进怀里，用热情的吻使她颤抖地在他的臂弯里把头往后爷。他的唇舌转向她诱人的粉颈。她在他身下扭动，抬起上半身直到他能感觉到她的酥胸抵着他的胸膛。

当他的吻来到她镶着荷叶边的领口时，他伸手到她胸前解开她的上衣，上衣往两旁滑开，露出薄如蝉翼的亚麻内衣，若隐若现的粉红乳头使他全身绷紧。

他低下头亲吻她的乳房，直到他吻湿了覆盖硬挺乳头的薄薄衣料，伊晴嘤咛一声开始狂热地吻他的肩膀。

麦修伸手抓住她的裙子和内衣下摆，往上撩到她腰际，暴露出她私处的黄褐色卷毛。

他发出一声沙哑的呻吟，低下头亲吻她大腿内侧柔嫩的肌肤。她的气味仿佛是萨玛海洋上的阳光，他虔诚地伸手覆盖在她温暖的私处上。

伊晴的轻声喘息令他迷醉。他感觉到她在他掌中湿濡起来，心想这辈子从来没有任何事物能令他如此兴奋。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伊晴的指甲戳进他的肩膀里。一波波战慄窜过她全身。“爵爷，我不在乎你是否使用你发现的每种萨玛做爱秘诀，我愿意在今天下午一一领教。”

“可惜我没有那个耐性一一传授。”麦修摸索着解开他的裤子。“但我保证我们终究会练习到每一种。用你的腿环住我的腰，亲爱的。”他吩咐道。

“我的腿？”

“我需要进入你的体内。”他抬起她的一条腿放到他腰上。“我再等下去就要发疯了。”

“伊晴听话地用双腿环住他。”麦修，这样好奇怪，你是不是从你提到的那个古萨玛婚姻卷轴里学到这个姿势的？”他温柔地爱抚她。“有些事是古今皆然的。”

他感觉到她软化为他开启，他的手上沾满他从她紧密通道里诱哄出的湿滑甘露。他用甘露润滑入口上方悸动的娇嫩蓓蕾，伊晴发出销魂的呻吟。

“天啊！我不……我不能……”她的话语化为另一声吟哦。

麦修抬起头望向她因激情而恍惚的脸庞。“看着我，伊晴。睁开眼睛看着我。”

她的睫毛扑动着抬起，她缓缓露出微笑，笑容中蕴藏着比古萨玛遗址更多的谜。

麦修屈服在吞噬他的强大需求下。他小心翼翼地分开她，缓缓地看自己推送进她灼热的紧密通道。

伊晴在他怀里僵住了。“麦修，你也许搞错了。你的翻译也许有瑕疵。”

他使出全力攀附着残存的理智和自制。“你在说什么？”

“这种萨玛做爱技巧显然不适合像你这种尺寸的男人，麦修。你必须另

换一种。”

“你是处女。”他在她唇上低语。

“这跟你差劲的翻译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他承认。

“我不是要你停止，我只是建议你试试另一种方法。”

“我们必须熟练这一种才能换别的。”他亲吻她一下。“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在花园里的感受？”

她忧虑地望着他。“记得。但这完全不一样。”“等着瞧吧！”他开始缓缓退出她狭窄的通道，那种感觉是甜蜜的折磨。“深吸口气。”

他伸手到两人之间爱抚硬挺的蓓蕾，立刻得到悸动的回应。

伊晴猛吸口气，接着开始软化下来。他把手指探进她的通道里，感觉到她仍然跟片刻之前一样紧，但也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放松。他抽出手指，重新摆好位置，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再度推送到她体内。

伊晴叹息着用指甲抓他的背。

他缓缓退出一半，开始用唇舌和牙齿爱抚她的乳头。“好一点了吗？”他喃喃地问道。

“好多了。我……我想这个方法终究是行得通的。我猜对了吗？”

“对极了。”麦修咬紧牙关努力控制住自己，缓缓地再度深入她温暖的温暖之中。“你猜得对极。”

“麦修。”她突然在他身下颤抖、抽搐进来。

感觉在麦修体内奔放。他充满生命力地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在那一刻里没有鬼魂能碰他。

11

第二天晚上，麦修在“奥赛罗”(译注：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最后一幕上演前抵达剧院。跟蕾秋和生着闷气的翠欣坐在一起的伊晴，在他走进包厢时责备地看了他一眼。自从他在萨玛学会博物馆里跟她做爱后，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他。

“爵爷，我们几乎要放弃你了。”伊晴在他握住她的手时低声说。“这出戏都快要演完了。”

麦修的唇角微微向上扯了一下，她在他的灰眸中看到昨日的亲密记忆。

“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亲爱的。”他亲吻她的手，然后转身向蕾秋和翠欣打招呼。“晚上好，两位女士。你们今晚看来都艳光照人。”

蕾秋点个头。“爵爷。”

翠欣生气地看他一眼。“你说过你会在这里跟我们碰面的，麦修。”

“我这不就来了吗？”

翠欣挥挥扇子。“表演都快结束了。”

“我发现一点点戏剧性的行为就让人受不了。”麦修在伊晴身旁坐下。“我希望你今晚不会尝试超越金艾蒙，翠欣。你不可能比得过他的。即使烂醉如泥，他的演技仍然精湛许多。”

翠欣瑟缩一下，闹别扭地背过身去。她闷闷不乐地瞪着对面的包厢。

伊晴忍住一声轻叹，很清楚自己是麦修和翠欣兄妹新近失和的原因。不知何故，伊晴和翠欣的关系在最近几天急趋恶化。今天晚上翠欣表明了痛恨被迫和跟蕾秋和伊晴同坐在哥哥的包厢里。

伊晴不明白是什么事造成翠欣对她的态度突然改变。她为此感到烦恼，打算尽快找机会跟麦修谈谈这件事。但是眼前她有更急迫的另一件事要处理。她开始怀疑麦修在故意躲着她，而且相当肯定她知道原因何在。

伊晴倾身靠向麦修，开始拼命扇扇子让人以为她只是在跟他闲聊。她相信在嘈杂的剧院里，附近的人不会听到她刻意放轻的说话声。

“爵爷，很高兴你终于决定露面了。也差不多是时候了。”

“我也很想你。”麦修低声呢喃。“离你提振我的士气好像有几百 years 了。”

“麦修，看在老天的份上，小声点。”伊晴的脸红得像苹果，她慌乱地四下看看，确定没有人听到他的话。“你很清楚我要跟你谈的不是这个。”

“太令人伤心了。”他的眼睛在笑，他抓起她的手亲吻她的指尖。“我向你保证，昨天一整夜和今天一整天，我想的都是我们在萨玛古物间的幽会。真的，自从那神奇的时光以来，所有的理智都有弃我而去。”

她对他怒目而视。“你是哪根筋不对了，爵爷？”

“这都是你给我的灵感，亲爱的。我在考虑放弃我的学术研究，改行当浪漫诗人。你觉得我把头发剪短烫起来怎么样？”

伊晴眯起眼睛。“你在顾左右而言他，对不对？”

“什么顾左右而言他？”

“你明知道我要谈的是诱捕范奈克的新计划。”她在扇子后面轻声怒斥。

“我以为这件事已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我知道你不想谈，但我不会因我们订了婚而放弃我的计划。”

麦修扬起眉毛。“你认为我们的婚约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件，对不对？我的心碎了。”伊晴感到脸颊再度发烫，扇子挥得更加用力了。“你很清楚我不是那个意思，爵爷。”

“小心你的扇子，小姐。你扇出好大的风来，我们的浪漫诗人型的人是很容易着凉的。”

“别闹了，麦修，我是认真的。我要你保证你会帮助我诱使范奈克中计。”

“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

“但是——”观众席里一阵骚动打断了伊晴的话。她转头望向骚动来源。“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也许是金艾蒙醉得上不了台了。”蕾秋猜测道，倾身拿起观剧用的望远镜张望。

翠欣首先发现骚动来源。“好像是谢太太，我相信她昏倒了。”

蕾秋把观剧用的望远镜转向正对面的谢晓柔的包厢。“没错，晓柔似乎昏倒在她的椅子上了，白夫人正在她鼻子下摇晃嗅监瓶。”

伊晴放下扇子，眯眼瞧向晓柔的包厢。“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翠欣责备地看了麦修一眼。“莲娜夫人说谢太太常常在麦修出现时昏倒，她说一些很可怕的往事，谢太太始终没有从震惊中复原。”

“该死！”麦修厌烦地说。

伊晴皱起眉头。“一派胡言。”她发现人们纷纷把头转向柯契斯的包厢，窃窃私语声开始在剧院里荡漾开来。

她啪地一声合起扇子。决心让所有的人知道她支持麦修，她跳起来抓住椅子的扶手，把椅子挪近麦修的椅子。

麦修望向她，看出她的意图，急忙想站起来帮忙。“让我来，伊晴。”

“没关系。”伊晴咬牙用力拉扯椅子扶手。“好像卡住了，但我应付得了，爵爷。”

“伊晴，等——”椅子比看起来沉重，伊晴恼火地使劲一推，椅子的一双脚突然裂开断掉。

小小的木头椅子翻到红地毯上，伊晴因用力过猛而往前扑跌。结果她跌到麦修的大腿上。他轻而易举地接住她，咧嘴而笑地看着她手忙脚乱地抓住他的肩膀来稳住自己。

她镶有海豚的头饰松脱，掉到包厢里的护拦外，落到下方的廉价观众席。坐在那里的几个粗鲁年轻人开始鼓噪吵闹。

“我接到了。”

“是我的，我先看到的。”

“哟，我好像捕到一条海豚了。”

“拿来，我先看到的。”

蕾秋倾身往下看了看。“伊晴，他们在争夺你的头饰。”

剧院里爆出哄笑声。

翠欣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真丢脸，丢脸死了。叫我明天拿什么脸去莲娜夫人的沙龙面对我的朋友？”

“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麦修冷酷地说。他站起身，扶伊晴站好。

“我向各位道歉。”伊晴嘟囔着拉平裙子。“我不是有意的。”

“不需要道歉。”麦修咧嘴而笑。“我向你保证，这是多年来我在剧院中度过最有趣的夜晚。由于台上的演出不大可能比这个精彩，所以我建议我们大家先行离开吧！”

不久以后，伊晴和翠欣站在剧院大厅拥护的人群中，麦修到外面去叫他的马车来。蕾秋在一段距离外跟一个相识聊天。

伊晴瞄一眼赌气不说话的翠欣，决定把握机会把事情说清楚。她挨近一步。

“翠欣，有什么事不对劲吗？我真的很遗憾几分钟前的不幸场面。但我必须指出，在那之前你好像就在生我的气。”

翠欣的脸变成暗红色，她故意回避伊晴的视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胡说，我还以为你我相处得不错，你在我一起去购物时似乎很愉快，对你在社交界的成功似乎很高兴。但最近两天你对我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视同陌路。”

翠欣慢慢移一步，两眼死盯着大厅的门。“我想不出你是什么意思，史小姐。”

“原来我又成了史小姐，对不对？”伊晴双手插腰开始用鞋尖轻拍地板。“我以为我们都同意你叫我伊晴。”

“你非那样讨厌地用脚尖拍地不可吗？”翠欣咬牙切齿地问。

“你说什么？”

“大家都在盯着你看。”

“胡说，”伊晴往左右看了看。“没有人在看我。”

“他们怎么可能不盯着你看？”翠欣反驳。“你的举止就像乡野村姑。看看你那种粗俗的姿势，跟你站在一起真是丢脸，你毫无淑女的教养和风度。”

“噢，”伊晴脸红了，连忙把手从腰上放下。“对不起，几年前我上过几堂舞蹈课，但除此之外，我都不曾费心研究淑女应有的行为。”

“显而易见。”翠欣说。

“我父母认为那些不重要。”伊晴耸耸肩。“老实说，我有许多更有趣的事可学。”

“显然如此。”翠欣转身面对伊晴，她的眼中噙着羞愤的泪水。“我真不明白哥哥看上你哪一点，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跟你求婚。我猜你应该知道人们都叫你‘孟浪伊晴’吧？”

“我知道，我可以解释那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不必了，我听说过你不光彩的往事。”

伊晴审视着她。“是吗？”

“你被人发现跟范奈克男爵在卧室里。”

“谁告诉你的？”

“一个朋友。”翠欣咬着嘴唇说。“在莲娜夫人的沙龙认识的某个人。那里的每人人都在谈论你，她们说前几天晚上麦修被迫跟你订婚是因为你勾引了他。”“嗯。”“她们说你对他做的正是他母亲三十几年前对我可怜的父亲所做的事。你设计陷害了他。”翠欣控诉道。

“你到底在说什么？”

翠欣眨眨眼，退后一步，好像发现自己太过分了。“我相信你很清楚，史小姐。这件事在伦敦似乎不是秘密，麦修的母亲在故意失身给我父亲后强迫娶她。”

伊晴蹙起眉头。“你认为麦修陷入了同样的圈套？”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释他为什么选择你当他的伯爵夫人。”翠欣嘀咕。“莲娜夫人沙龙的每个人都夸麦修原本可以在这一季的婚姻市场上挑选名声清白的年轻淑女，而不是一个孟浪之名人尽皆知的女人。天啊！这真是丢脸极了。”

“我看得出来这令人十分难堪。”伊晴苦笑道。

剧院大门开启，麦修走进温暖的大厅，他看到伊晴而朝她走去。翠欣突然变得十分焦虑，她不安地斜视伊晴一眼。

麦修皱眉望向妹妹。“你不舒服吗？你的脸色有点苍白，翠欣。”

“我没事。”翠欣嗫嚅道。“我只是想回家。”

伊晴露出泰然自若的微笑。“翠欣小姐恐怕因过于激动而有点疲累，爵爷。她遗传了你们家族的神经过敏。”

伊晴一回到家书房里跑，她把斗篷扔到椅子上，脱下长手套，踢掉鞋子，重重地坐到沙发上，低眉垂眼地注视着跟着进来的蕾秋。

“蕾秋姑姑，关于柯契斯的父母的婚姻，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没什么可说的。”蕾秋倒了一杯雪莉酒。“那是三十五年前的往事了，我那时还很年轻。”

“你认不认识柯契斯的母亲？”

“我见过狄秋莎，但我们活动的社交圈不同。”蕾秋坐在壁炉附近啜一口酒。“如果你非知道不可，莉莎被认为有点放荡。她没有受到责备是因为她美丽迷人又有个有钱的有势的父亲。她从小就被宠坏了，想要什么都能得

到。”

“她决定要得到麦修的父亲。”

“大家都这么说。但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麦修的父亲汤姆当时是子爵。他跟莉莎一样被宠坏了，虽然傲慢自负但非常英俊，在那一季是出名的浪荡子。我确信他没有料到 he 必须为跟莉莎鬼混付出代价。我怀疑汤姆年轻时曾经为任何事会出过代价。”

伊晴皱眉。“他为什么得付出代价？他是伯爵爵位的继承人。如果有心，他一定可以摆脱莉莎的纠缠。”

“爵衔是虚有其表，” 蕾秋若有所思地凝视炉火。“当时没有人知道。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老伯爵很高兴他儿子被发现跟莉莎有染，他迫切需要她的财产来填补空虚的荷包。莉莎的父亲则迫切想为独生女弄到爵衔，其实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那是桩好亲事。”“除了汤姆以外？”

“是的。但他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唯恐会被完全剥夺继承权。于是他勉强娶了莉莎。”

可想而知，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但话说回来，婚姻幸福的夫妻又有多少对？”

“我的父母就很幸福。”伊晴轻声说。

“没错。总而言之，在麦修出生后他们没有再生儿育女，汤姆和莉莎大部分的时候都分居两地，汤姆住在伦敦，情妇一个接着一个换。莉莎住在柯契斯庄园，宴会一个接着一个开。她死的那年，汤姆爱上一个名叫雪乐的年轻寡妇。他们在莉莎死后没多久就结婚了。”

伊晴靠在沙发背上。“然后生下了翠欣。”“是的。”

“翠欣今晚告诉我，大家都说麦修注定要走上他父亲的后尘。”伊晴悄声说。

蕾秋看她一眼。“翠欣年纪还小，不谙世故。”

“而我则是成熟有主见的女人。”

“意思是？”

伊晴直视蕾秋的眼睛。“意思是，如果麦修不是真心爱我，那么我不能让他娶我，我无法忍受他觉得被迫重蹈覆辙。”

蕾秋的眼中浮起伤感的领悟。“你爱上柯契斯多久了？”

伊晴悲哀地微微一笑。“大概是从我第一次在《萨玛评论》上看到他的文章起。”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的确。”伊晴深吸口气。“既然这个难解的结是我打的，我就该想办法解开它。”

两天后的晚上在韦爵士夫妇家的舞厅里，伊晴不被注意地站在一棵巨大的盆栽后面看着翠欣溜出舞厅。

伊晴蹙起眉头，希望麦修在场以便处理这个新难题。不幸的是，他又避不出现了。他对社交活动的厌恶很快造成问题，因为翠欣憎恶他指派给她的年长女伴。

翠欣勉强同意由伊晴和蕾秋陪她出入各种不同的社交场合，只因为麦修不给她选择的余地。但是一抵达宴会或舞会的会场，翠欣就想尽办法拉开她和两个伴护间的距离。她显然觉得跟哥哥的未婚妻在一起令她丢脸，她对伊晴的排斥甚至波及蕾秋。

伊晴看到她照管的人离开舞厅时重重叹了口气。没有别办法，她只得追翠欣了。

伊晴放下才啜了一口的柠檬汁。用不着太过担心，她告诉自己。翠欣又不是进了对纯真少女来说危机四伏的大花园。

伊晴沿着墙壁走向翠欣开溜的那扇门，翠欣可能只是想暂时离开拥护的人群和闷热的舞厅，到外面去透透气。但她在溜出去前东张西望的谨慎模样实在有点鬼鬼祟祟，好像担心被人跟踪似的。

她绝对不会感谢伊晴去找她。不幸的是，伊晴的责任感不容许她对此状况视若无睹。

豪华的宅邸对离开人群保护的年轻女子来说十分危险。两年前伊晴就学到了这个惨痛的教训。

她穿过那扇门。发现自己置身在专供仆役使用的狭窄走道。走道里空荡荡的，有一辆堆满点心的餐车。她穿过走道，转个弯，来到了另一条走廊。走廊的尽头有一道狭窄的回旋梯。

伊晴停下来查看是否有别的出口。没有，翠欣一定是爬上蜿蜒的楼梯至楼上去了。伊晴感到头皮发麻，心中的警铃大作。

翠欣显然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如果她离开舞厅只是为了透透气，那么她一定会在发现自己误入仆役走道时立刻折返。她的离开显然是有预谋的。

伊晴提起裙子，急忙地爬上狭窄楼梯。她的软底舞鞋踩在楼梯的木质踏板上没有发出声音。

壁式烛台的烛光勉强照出楼梯顶层的一扇门，伊晴小心翼翼地推开门，眯着眼往里面瞧。她只看到深浓的阴影和从天窗照进来的幽朦月光。

她穿过门，轻轻地在背后带上门，过了几秒钟她的眼睛才适应黑暗，这才勉强看出墙上挂着几十幅镀金书框。原来这里是从小屋这一头延伸到那一头的长画廊。

伊晴环顾周遭，找寻翠欣的身影。长廊尽头传来的微弱声响使她猛然转身，她看到一缕淡色的裙子消失在凹室里。

“翠欣，是你吗？”伊晴快步走向走廊尽头。

她才走了几步，脚趾就在黑暗中撞到一张椅子的爪形脚。

“可恶！”她皱眉头蹙眼地弯一腰来揉撞痛的脚趾。

一个男人从阴影里站出来。“史小姐？”

“谁？”伊晴吃惊地倒退几步，瞪着朝她走来的男人。在他经过一道月光时，她认出了他。“范奈克男爵。”

“很遗憾用这么戏剧化的方式跟你见面，但我必须跟随你私下谈一谈。”范奈克停下脚步，用令人不舒服的激切目光注视着她。“我花了好多时间及精力才安排成这次会面。”

“翠欣小姐在哪里？”

“她已经在位高尚女士的陪同下回舞厅去了。我向你保证，她平安无事，名声也没有受损之虞。”

“那么我就没有必要留下来。”伊晴提起裙子，准备绕过范奈克。

“等一下。”范奈克抓住她的手臂不让她离开。“我费了好大的麻烦才安排成这次会面，我有话跟你说。”

“放开我。”“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范奈克停顿一下。“看在露西的分上，你必须听我说。”“露西。”伊晴僵住了。“这跟可怜的露西有什么关系？”

“你是她的朋友。”

“那又怎么样？”

“可恶！史小姐，听我把话说完好吗？”范奈克的语气变硬。“露西会希望我保护你。”

你一直不懂得如何在社交界保护自己。”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范奈克抓紧她的手臂。“你想必明白柯契斯是故意损害你的名誉好让他能宣布订婚。”“他才没有。”

“他真正的目的是萨玛女王玉玺。你把地图给了他没有？”

“没有。”

“我想也没有。”范奈克满意地说。“如果有，他现在已经解除婚约了。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地图一到手，他就会甩掉你。”

伊晴从容地笑了。“你错得离谱了，先生。”

愤怒和急迫使范奈克脸色铁青，他的手指陷进她手臂的肌肤里。“我要那该死的玉玺，史小姐。卢乔治说它价值连城。”

“你弄痛了我的手臂。”

他不理会她的抗议。“几天前我开始筹组资助远征萨玛的财团。不幸的是，那些可能的团员在听说你和柯契斯订婚时，都失去了兴趣。他的一句话就使我的心血白费。”

他的语气令伊晴颈背的寒毛直立。“我今晚真的不能站在这里跟你讨论这件事，我必须回到舞厅去。”

“解除婚约，”范奈克厉声说。“越快越好，这是唯一的办法。只要你摆脱柯契斯，我就能组成财团。你我可以合伙搭挡，找到玉玺时，我们就发大财了。”

这正是她当初想要的，但此刻看到他病态的急切眼神，伊晴却突然害怕起来。

“我真的得走了。”她着急地说。“也许我们可以改天再谈。你也许可以跟柯契斯达成某种合作协议。”

“跟柯契斯？”

她发现自己说错话时，已经来不及了。“也许——”“不可能。”范奈克厉声说道。“柯契斯绝对不会同意这种协议的。全世界都知道他谋杀了卢乔治。如果跟他合伙，我很可能也会遭到他的毒手。你必须在把地图给他前解除婚约，这是唯一的办法。”

气愤代替了谨慎，伊晴抬头挺胸。“我爱怎样就怎样，你管不着。麻烦你放开我。”

“我不会让一个女人的任性害我失去玉玺。如果你不肯解除婚约，那么就由我来吧！”他的自制力好像突然崩溃了，伊晴发觉自己的处境危险而开始拼命挣扎，但她无法挣脱他的掌握。

范奈克紧抓她的手臂把她拖向附近的一张沙发，他恶虎扑羊似地猛扑到她身上，使她喘不过气来。伊晴愣了一下，无法相信事情会变成这样，接着恐怖席卷了她，她开始用指甲抓他。

“可恶的小贱人！”范奈克拉扯着她的裙子。“等我做完时，你会哀求我资助你的萨玛远征。”

“你就是这样对待露西吗？”伊晴一边反抗一边说。“先强奸她，再灌她

“鸦片酊？”

“露西？你在说什么话？我没有灌她鸦片酊。”范奈克的眼睛在阴影中宛如两颗结冰的石头。“她自己喝的，那个该死的女人老是抱怨她的情绪不安。”

“何必费心骗我呢？我都推断出来了，我知道你故意让人误会我们有暧昧好使人们相信露西是因为觉得被背叛而自杀。我知道是你杀了她，我什么都知道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范奈克用手肘撑起上半身。“这是怎么回事？你在指控我谋杀吗？”

“没错。”

“你疯了，我没有杀害露西。”范奈克眯起眼睛。“天知道我想过多少次，也许终究会这么做。但事实就是事实，她并不是死在我手里。”

“我不信。”

“我才不在乎你信不信，我只想要你那张地图。无论如何，我都要得到它。”

伊晴发现他已被愤怒和急切吞噬，他竟然想借强奸来控制她。感觉到他湿黏的手碰到她赤裸的小腿时，她惊骇地高声叫喊，但他立刻用手捂住她的嘴。惶恐和惊慌开始席卷她，她在挣扎中瞥见沙发后面的墙壁上挂着的镀金画框。

范奈克就要把她的裙子掀到她的大腿上了，她急中生智，伸出手设法抓住画框边缘。

有那么魂不附体的一刻，她深恐画框是被钉死在墙壁上的。范奈克拉扯着她的裙子时，她用力扯着画框。

画终于被她扯离了挂钩，但是画框重得令她无法控制它的方向，她只好在它落下时努力引导，沉重的画框砸在范奈克的后脑和肩膀上，撞击力之大，连她都感受得到。

范奈克颤抖一下，呻吟一声，然后瘫在她身上。她用力推他，拼命想把他推到地上，她还来不及挣脱他沉重的身体，他就被另一只手抓住了。

“混蛋！”麦修的身影出现在阴暗中，他把范奈克拎离沙发扔到地上。

范奈克摊开手足躺在地上，他睁开眼睛，模模糊糊地认出麦修。“柯契斯？老天，你怎么会在这里？”

麦修脱下一只手套扔到范奈克的胸膛上，“我的助手明天会去找你的助手，我相信约在后天破晓应该没问题。”

“助手？助手？”范奈克努力撑起一只手肘。他摇摇头，好像在试着使自己清醒。“你不可能是认真的。”

麦修把伊晴从沙发上抱起来。“我向你保证，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他抱着伊晴转身走开。

“但你根本没有打算娶她。”范奈克气急败坏的叫声在长廊里回响。“大家都知道你们订婚是骗人的，你在乎的只是她的地图。该死的东西，柯契斯，她不值得你向我挑战。决斗可不是闹着玩的。”

麦修一言不发地继续往前走，抱着伊晴穿过幽暗的画廊。

伊晴抬起头望向麦修的脸。她浑身一阵颤抖，但不是因为几分钟前差点遭范奈克强暴的余悸犹存或惊魂未定。

在那一刻里，她认出麦修就是她梦境中的那个黝黑、神秘的人影。此

刻抱着她的是萨玛神话中的夜神萨玛利斯。

12

伊晴没办法停止颤抖。她倚偎在他身上，让他抱着她走下楼梯穿过走廊。她把脸埋在他的肩上，闭紧双眼努力忍住泪水。

麦修快步走向宅邸大门时，说话声不断传来，有些是真心关切，有些只是无聊好奇。

“柯契斯，史小姐怎么了？”一个男人问。

“她身体不舒服。”麦修面无表情地说。“订婚使她过度兴奋而神经紧张。”

男人呵呵低笑。“那当然。除非你能想办法减轻她的恐惧。”

伊晴想要辩驳说她的神经坚强得很，才不会因订婚这种小事而紧张。但是她不敢把头从麦修肩上抬起来，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被人看到她的眼泪。

“要不要请医生来，先生？”一个看门的仆役问。

“不用麻烦，我会送她回家。她只需要休息休息就好了。”

“我去叫你的马车来，爵爷。”

“谢谢。”

伊晴感到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他们终于来到屋外了。再过一分钟她就会安全地进入麦修的马车里。

马蹄声和车轮声在碎石路面上响起，接着是开车门的声音。麦修抱着伊晴进入马车车厢，他坐下来把她紧搂在怀里。

“镇定下来。”他搂着她，马车开始前进。“没事了，亲爱的。没事了，你安全了。”“但是你有事。”不必再担心众目睽睽，伊晴在他的臂弯里抬起头，抓住他的肩膀摇晃他。

“天啊！麦修，你做了什么？”

麦修一动也不动，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她捏皱了他昂贵黑大衣的衣料。他凝视着她，灰眸炯炯有神却深不可测。“我正要问你相同的问题。”

她不理睬他的话。“你向范奈克挑战要求决斗。天啊！麦修，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在当时情况下，那样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反应。”

“但是我没有受到伤害。”

麦修捏住她的下巴。“对于那一点，我只能感谢上帝保佑和你的机智勇敢。亲爱的，你真的很了不起，我认为你差一点就用那个书框把范奈克打死了。”

“那就更没有必要向他挑战了。”她气急败坏地说。

麦修用拇指抚摸她的嘴角，他的灰眸在幽暗的马车里闪着寒光。“你设法救了你自己并不代表我能够就这样放过范奈克。事实上，我也是逼不得已。”

“才不是那样。”更多的泪水涌上伊晴的眼睛，她用手背抹掉夺眶而出的眼泪。“他不值得你那样做，爵爷。我不能让你拿生命冒险，我不准你跟他决斗。”

麦修抬起她的下巴，用一种出神的奇怪表情审视她泪湿的脸蛋。“我真的认为你的泪水是为我而流。”

“不然我在哭什么？”她生气地问。

“如果你是为你今晚的遭遇而哭，我也完全能够了解。即使是像你这样神经坚强的女子也有充分的理由……”

“胡说，我担心的是愚蠢的决斗会使你有生命危险。”她捧住他的脸。“麦修，你千万不可以做这种蠢事，听到没有？我不准你这样做。”

他握住她的手腕轻轻挤压一下。“没事的，伊晴。一切都会没事的。”

“你有可能送命呀！”

他淡淡一笑。“你显然因此而烦恼。”

“可恶！麦修，我烦恼得快发疯了。”

“为什么？”

沮丧和恐惧席卷了她。“因为我爱你。”

马车里突然一片死寂。时光仿佛停驻在那一刻，伊晴隐隐约约地注意到街道上遥远的人声和车声，擦身而过的马车灯光在黑暗中一明一来。马车外的世界热闹繁忙，马车内的世界却静止不动。

“你爱我？”麦修重复，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是的。”

“那么明天就跟我结婚。”

伊晴目瞪口呆。“你怎么能在性命受到威胁时谈结婚？”

“那似乎是此刻唯一值得谈的事。”麦修把她拉回怀里。

“但是，麦修……”

“说你愿意在我去面对命运前嫁给我。”他轻轻吻去她的泪水，又吻一下她的头发。“那是我唯一的要求，亲爱的。”

“只要你肯取消拂晓的约会，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

“我不能那样做，伊晴。我只能向你保证，我认为我可以活着回来陪你吃早餐。”

伊晴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他心意已决。无论她如何反对，他都不会改变决定。她握起拳头捶他的肩膀。“麦修，我求求你……”

“嫁给我，明天。”

她像泄了气的皮球似地瘫靠在他的身上，无奈的愤怒使她精疲力竭。她把脸埋在他的大衣里阻挡另一波的泪水。“如果你真的想要那样，麦修。”

“那是我唯一的心愿，也是我唯一的要求。”麦修说。

她无法在此刻拒绝他。“好吧。”她闷声说。“我明天嫁给你就是了。”

“你用不着说得像是即将被运往殖民地流放。”

“噢，麦修。”

“我知道。”他轻抚她的秀发。“我了解。”

另一阵寂静降临，伊晴让自己沉湎在绝望中，奇怪的是，他的轻抚带给她力量，没有多久她就镇定下来，把注意力转往较具建设性的方向。她必须想办法阻止决斗。

但她还来不及想出有效可行的办法，另一件更紧急的事就打断了她的思绪。

“天啊！我差点忘了。”她猛然直起背脊，头顶正好撞到麦修的下巴。“哎哟！”

“范奈克根本不可能得逞，对不对？”麦修皱眉蹙眼地揉揉下巴。“如果他没有被书框砸昏，我相信你还会有别的办法自救。”

“真是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我知道。”他咧开嘴，露出顽皮的笑容。“好了，你突然想到什么？”

“翠欣。她人在哪里？”

“翠欣平平安安地跟蕾秋在一起，我上楼去画廊找你前见到她们两个。等我把你平安送回家后就会叫马车回来接她们。”

“你妹妹跟我姑姑在一起？”

伊晴开始起了疑心。“爵爷，你怎么知道去画廊找我？”

“翠欣告诉我，她注意到你上楼去画廊看画了。”

“原来如此。”伊晴低语。

马车在街道上前进，她把事情左思右想一番。向麦修透露她的猜疑不会有任何好处，他现在已经有许多事需要担心了。知道他妹妹很可能跟范奈克串通来骗伊晴进画廊，只会使他已经紧绷的神经更加心烦意乱。

伊晴靠在麦修身上凝视着车窗外，她的思绪再度陷入混乱。她决定再尝试一次说服麦修取消决斗。

“爵爷，答应我会重新考虑跟范奈克决斗的事。我知道有些男人认为只有决斗才能解决名誉纠纷，但我认为那是极度愚蠢的举动。你绝对不愚蠢，所以……”

“不要再说了，伊晴。”麦修平静地说。“这件事已经决定了。还有，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明白吗？”

“但是……”

“这是男人的事，参与的人都必须保密。你不能把它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

伊晴大吃一惊。“我才不会随便议论这种愚蠢的男性行为。”

“太好了。”他把手指伸进她的发丝里。“我就知道我可以相信你会守口如瓶，亲爱的。”

“伊晴，你非这么走来走去不可吗？”蕾秋把刚沏好的热茶倒进两个茶杯里。“你转得我的头都晕了。”

“不然我该做什么？”伊晴抵达书房窗前，她停下来阴郁地凝视着窗外飘雨的天空。“我觉得我好像是一束即将爆炸的烟火，这种感觉好可怕。”

“神经紧张，亲爱的。我猜你终于体会到神经紧张的滋味了。”

“胡说，你很清楚我不是神经质的人。”

“那是因为你以前从来没有面对过结婚的前景。”蕾秋啧啧作声。“我不知道爵爷他为什么坚持这么仓促行事，但我考虑到情况，他觉得这样最好。”

“情况？”伊晴的声音极不自然。她暗忖蕾秋是不是已经知道决斗的事了。“你指的是什么？”

“别见怪，亲爱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筹备盛大热闹的婚礼。反正爵爷对这种社交活动也没有多大兴趣。”

伊晴略微放松了些。“对，他对这种事是不感兴趣。”

她继续凝视窗外，世界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灰色。从黎明开始，街道就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她断断续续的睡眠终于被近日困扰她的另一个梦所粉碎。在梦里，她尝试着解救麦修脱离看不见的危险，但时间用完了。她发现他躺在石棺里，到处都是血。

她注视着烟雨朦朦的花园，惊慌开始啃噬她的神经。她只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来设法阻止决斗。

“伊晴？”

“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伊晴回头望向姑姑。

“我问你有没有交代女仆收拾你的行李？”蕾秋说。

“应该有吧！”伊晴蹙起眉头。“但当然我在想别的事情。经你一提，我还真的无法确定我有没有告诉她，我今晚就要搬去柯契斯的城中寓所。”

蕾秋站起来朝她露出要她放心的微笑。“你坐下来喝你的茶，我上楼去处理女仆和行李的事。”

“谢谢。”伊晴走向茶几，拿来起姑姑替她倒好的茶喝了一大口。

房门在蕾秋背后关上，书房里剩下伊晴独自一人，时钟的滴答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伊晴再也受不了那声音时，又开始踱起方步来。

多年来她偶尔听说过决斗的谣言，但因为事不关己，所以都没有很注意。她只知道决斗时除了两个当事人在场以外还会有双方的助手在场，有时还会有一个医生。除此之外，一定还有其他人，她心想。至少还会有驾驶马车的车夫，也许再加上一、两个马夫。上流社会的绅士很少独自做任何事，他们总是有车夫、马夫和一、两个好友陪同。

方太太敲了一下门后打开房门。“史小姐，有位小姐找你。”

伊晴端着茶杯猛然转身，茶水从杯里溅到茶碟上。“谁？”

“她自称是马翠欣小姐。”

伊晴砰地一声放下杯碟。“快请她进来，方太太。”

“是的，小姐。”方太太长叹一声，慢吞吞地走开。

片刻后翠欣出现，她逗留在书房门口没有立刻进来。她看来毫无昨晚那副年轻活泼的模样，她的神色紧张，焦躁不安，灰眸里噙着泪光。

“我必须跟你谈一谈。”翠欣在方太太关上书房门后，低声说。

“有话坐下来谈。”伊晴走到她的书桌后面坐下，双手交叠在桌面上。她等翠欣在沙发上坐定后才开口。“你想跟我谈什么？”

“麦修在早餐桌上告诉我，他今天要跟你结婚。”

“是吗？”

“是的。明天早晨他打算冒生命危险去决斗。”翠欣语不成声地啜泣起来。她手提袋里翻出手绢，边擦眼泪边说。“事情不应该变成那样的。”

伊晴瞠目结舌。“你怎么会知道决斗的事？”

“我刚从莲娜夫人家过来。”翠欣用手绢擤鼻子。“她告诉我消息已传遍全城了。”

男人的保密功夫原来不过如此，伊晴心想。显然有人泄漏了秘密。也许是负责安排决斗细节问题的助手之一。

“他们居然还好意思嫌女人长舌。”伊晴嘀咕。

翠欣迷惑地望向她。“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翠欣，由于你好像很清楚我们的处境，也许你可以好心地告诉我你昨晚在搞什么鬼？”

翠欣瑟缩一下，接着憎恨地扭曲了一下嘴角。“我只是想救我哥哥脱离你的魔掌。”她忿忿不平地说。“但事情不知怎地完全走了样。”

“啊！”伊晴闭起眼睛往后靠向椅背上。“果然不出我所料。”

“莲娜夫人说只要让柯契斯发现你跟另一个男人瓜田李下，他就有理由

解除婚约。莲娜夫人说这很容易安排。”

“的确。这么说来，这是莲娜夫人出的主意了？”

翠欣用手绢擤鼻子，然后抬起头来生气地直视伊晴。“我完全按照吩咐去做，我知道你会从舞厅跟踪我到画廊。你老是企图扮演行为监督人的角色。即使你自己对得体行为的概念比……比跳蚤还不如。”

“跳蚤！”

“我引你到画廊后就跟莲娜夫人一起回到舞厅。当麦修抵达问起你时，我告诉他你在楼上的画廊看画。他去找你。莲娜夫人说事情的发展跟我们的计划中一模一样。”翠欣提高嗓门，越说越激动。“但是麦修并没有像她预料的那样解除婚约。”

“你这个小傻瓜。”伊晴跳起来，用力拍一下桌面。“你知不知道你造成多大伤害？”“但我只是想救麦修。”泪水再度滑落翠欣的脸颊。“我不想看到他步上父亲的后尘，我不希望他毁了自己的人生。”

“现在你满意了吧？”伊晴绕过书桌。“看来你的好朋友莲娜夫人必须负大部分的责任。”

“她只是想帮我。”

“才怪！我觉得莲娜夫人不像是那样会不怕麻烦地去帮助别人的人，她一定在玩什么花样。”

“事情才不是你说的那样。她对我非常亲切，我视她为忠实可靠的朋友。”

“她的确证明她是非比寻常的朋友。”伊晴若有所思的说。“不知道她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也许她也想得到玉玺。”

“我听不懂你在嘀咕什么。”翠欣任性地说。“但是你非想想办法不可。万一麦修在跟范奈克决斗时送了命呢？”

“镇定一点，翠欣。我会想出办法来的。”

翠欣犹豫片刻后开口。“你可以拒绝嫁给我哥哥。我知道人们会说闲话，但是对于孟浪之名人尽皆知的你来说，我看不出抛弃他会对你的名声造成更大的伤害。”

“你说的也许没错，但我向你保证，就算我拒绝履行婚约也阻止不了柯契斯找范奈克决斗。”

“他为什么要为一个拒绝跟他结婚的女人跟人决斗？”

“你不大了解你哥哥，对不对？”伊晴说。“相信我，他无论如何都打算赴约。他认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跟范奈克决斗已经成为他心目中的信誉问题。无论如何，我已经答应今天跟他结婚了。那是柯契斯的唯一要求，我无法拒绝他。”

“莲娜夫人说你为了得到伯爵夫人的头衔，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翠欣脱口而出。

伊晴生气地瞪她一眼。“下次你想引述莲娜夫人的看法时，最好记得是她把我们害成这样的。”

翠欣哑口无言地瞠目而视，最后在另一阵啜泣中找到她的声音。“才不是那样的。她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她纯粹是热心地想帮助我。”

“我没空跟你争辩莲娜夫人的动机。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伊晴走向房门，打开门后对走廊大喊。“方太太？麻烦你立刻过来一下。”

翠欣大惑不解地望着她。“你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不劳你费心。”伊晴厉声说，愤慨使她的语气粗暴。“你惹

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建议你回家去，在这件事结束前别再闯祸了。”

“你打算怎么做？”

“你走吧，翠欣。在下午跟你哥哥结婚之前，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翠欣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如果麦修在明天早晨的决斗中身亡，你就会成为极其富有的寡妇。这太不公平了。”伊晴猛然转身，大步走向房中，抓住翠欣的手肘把她从沙发上拉起来。“搞了半天，原来是为了这个？你担心你哥哥的原因只在于害怕他明天早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会继承他所有的财产，而你连半毛钱也拿不到，对不对？”翠欣吃惊地圆睁双眼。“不对，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不希望麦修出事，因为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我害怕他会在决斗中送命。”

“是吗？”伊晴仔细审视她的脸。“你真的关心他吗？”

“如果你问的是我有没有像妹妹应该爱哥哥那样爱他，那么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翠欣绞着手绢，嘴角嘲讽地扭曲着。“我知道他每次看到我时都看到他不愉快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爱他？”

“我可以肯定事情不是你说的那样，翠欣。也许当你出现在他家门口之初，他是有点吃惊，但是……”

“你很清楚他收留我完全因为他觉得必须遵守对父亲的承诺。明知道他一心只想早点把我嫁掉，我怎么可能对他产生深刻的感情？”

“他不会强迫你嫁人的。”

“父亲告诉过我，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麦修一定会照顾我。但是万一他明天死在决斗中，我就不得不回我舅舅家。我……那个可怕的表哥会在媾，他会企图碰我。天啊，我不敢想到时会发生什么事。”

“嗯。”伊晴一边用鞋尖轻拍地面，一边心不在焉地轻拍翠欣的肩膀。

翠欣擦着眼泪，“我们该怎么办？”

“你什么事都不要做，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回家去吧，翠欣。”伊晴把她轻轻推向门口。

翠欣擦干眼泪走出书房，虽然她闯了大祸，但伊晴突然又同情起她来了。“翠欣？”

“什么事？”翠欣止步转身。一脸可怜兮兮地模样。

“等这件事结束，你我得好好谈一谈。在这段期间，别让你的神经过敏使你病倒了。我手上已经有太多麻烦要解决了。”

方太太慢吞吞地出现。她一边在围裙上擦和，一边送翠欣出门，然后万分勉强地转向伊晴。

“你找我，小姐？”

“是的，方太太。我要你送信到最近的公共马厩去，告诉老板我想买一套马夫的衣服，记住衣服的尺寸得合我这各体型的人。”

方太太凝视伊晴的眼神好像认为她疯了。“你要买马僮穿的衣服？但是我们没有马厩，也没有马僮。”

伊晴摆出沉着的笑容。“我打算参加化妆舞会，方太太。我认为打扮成马僮的模样会很有趣。”

“我想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方太太的语气出奇地达观。“几年前有个房客常叫我替他买女人的衣裳。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凡是一个淑女会穿的衣物他都要。”

伊晴的兴趣被勾了起来。“那位跟你租房子的绅士打扮成淑女模样去参

加化妆舞会？”“噢，他没有穿成那样去参加化妆舞会，他只喜欢在晚上招待他的绅士朋友时穿上那些漂亮的衣裳在屋里活动。他说那些衣服让他觉得比较舒服，他特别喜欢羽毛和蕾丝边的袜子。他的朋友来这里时也都穿着裙子和戴着漂亮的帽子。他们自得其乐。而我的房管总是准时付款。”

“的确。”伊晴若有所思地说。“各有所好吧！”

“我也是那样说的，只要收到房租，房客穿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方太太拖着臃肿的身躯朝厨房走去。

麦修听到书房门悄悄推开。他签完最后一份他稍早时叫律师准备好的文件，把它跟其他的文件一起放在书桌中央。

“什么事？伍顿？”

“是我。”伊晴轻声说。“不是伍顿。”

麦修放下笔，抬起头，看到伊晴反握着门把靠在门上。她穿着印花棉布睡袍和拖鞋，长发固定在一顶小白帽下，一副应该在床上的模样。

在他体内积压了一整天的期待突然爆发。他的妻子，他的萨玛妮拉。她成为他的夫人已经快四个小时了，但这是在安静的婚礼后，他们第一次有机会独处。当一个男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同时为婚礼和决斗做准备时，他发现自己异常忙碌。

麦修露出微笑。“上楼去，伊晴。我这里的事就快处理完了，我马上去陪你。”

“你在忙什么？”她问。

“处理一、两件小事。”

伊晴走到书桌前，低头瞄向书桌上成叠的文件。“什么事？”

“一些例行的琐事，我写了封信交代我的庄园管理人办些事。记了一些帐，整理了一下我遗嘱，没什么重要的大事。”

“你的遗嘱？”伊晴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几度，她紧抓着睡袍的翻领。“天啊！麦修，你该不是认为……”

“不是。我认为我一定会在你起床前赶回家。你的关切令人感动，亲爱的，但完全不合时宜。”

“没有不合时宜，麦修。你常告诉我你不喜欢冒险犯难。你是个敏感的人，你很清楚你有神经过敏的倾向。”

他露齿而笑，心情非常愉快。“如果能令你安心，谣传范奈克的神经比我还要脆弱。”“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很可能不会赴约，他是个懦夫，伊晴。”

“但你不能指望他的懦弱。”

“我认为可以。”麦修顿了一下。“我的名声有时也有它的用处。”

“但是，麦修，万一他知道‘冷血柯契斯’的称号是来自夸大不实的谣言和流言呢？万一他知道你其实不是外界说的那种人呢？”

“那么我只有相信我脆弱的神经能支撑到事情结束了。”

“可恶！这一点也不好笑，麦修。”

他站起来绕过书桌走向她。“你说的对。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们应该正经些。”“麦修……”

“够了，亲爱的。”他把她抱起来。“不准再提决斗，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讨论。”“还有什么事会比决斗更重要？”她激动地问。

“我想再听你说一次你爱我。”

她杏眼圆睁。“你知道我爱你。”

“真的吗？”他抱着她走向房门。

“当然是真的。天啊！否则我绝不答应嫁给你。”

他微微一笑。“麻烦你开门好吗？”

“什么？噢，好。”她伸手转动门把。“但是，麦修，我们必须谈一谈，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

“毫无疑问，但我宁愿在床上听你说。”

他抱着她走出书房，穿过门厅，走向楼梯。踩着铺有地毯的阶梯上楼时，不安的良心开始折磨他。

他知道他哄骗伊晴跟他结婚的手段并不光明正大，她因担心他在决斗中会有生命危险而六神无主，再加上前一夜遭范奈克攻击的余悸犹存，她此刻可说是心乱如麻。无论他提出什么要求，她都会答应。因为她爱你。

他残酷地利用了形势，她现在是他的人了。但是麦修知道，当决斗结束，生活恢复正常时，她的情绪就会恢复正常。

她恐怕不会感谢他诱骗她结婚。他想起在博物馆里对她说过的放。激情和萨玛。

那应该足够了，他心想，非足够不可。

13

麦修压抑着自己，直到伊晴紧抓着他、恳求他，命令他履行他用手指和唇舌所许下的承诺。他埋首在她柔嫩的双腿间，亲吻她大腿内轻颤的肌肤。她的欲望发出令他迷醉的气息，她的湿濡灼热紧裹着他的手指。

如果拂晓时他不幸有个三长两短，他要伊晴永远记得今夜的缠绵缱绻。

“麦修，不要，天啊！你不应该。这一定是你的萨玛做爱秘诀中的另一招，我受不了了。”

她的娇喘呖语谱出麦修听过最撩人的情歌。他百听不厌。他在她的大腿内侧印下无数的热吻，最后来到她私处的密林间，他温柔地分开她，低头吸吮甘露中的蓓蕾。

“麦修，天啊！”伊晴抓着他的头发，拱起她的身体。“求求你，求求你，哦！”她颤抖呐喊。

麦修听到血液在他血管中怒吼，他抬起头望着伊晴在高潮中的脸庞。

他不会在拂晓决斗中出事，麦修在心中发誓，缓缓沿着她的娇躯往上爬。他必须回到伊晴身边。没有任何人事物，包括古萨玛的宝藏在内，比她更重要。

她在他身下狂野地扭动着，他不得不伸手按住她的臀部，才能把自己缓缓推送过护卫灼热通道的紧实肌肉。她密实地包裹住他，他最后一丝的自制力瓦解。

“再说一次你爱我。”他沙哑地低语，缓缓进入她体内。

“我爱你，我爱你。”她在黑暗中紧抱着他。

迷失在她性感的温暖里，麦修放纵自己享受在阳光大海中悠游的喜悦。

他一次次冲刺，逐渐深入伊晴诱人的热情娇躯。她的悸动尚未停歇，他的冲刺把她推向另一波高潮。

最后他在颤抖中得到介于痛苦与狂喜之间的解放，那使他无法呼吸、汗水淋漓、精疲力竭却异常满足。

以及活力充沛。

他再一次避开了昔日阴魂的魔掌。

麦修等伊晴精疲力竭地沉沉睡去后才悄悄离开温暖的床铺，窗外的天空已出现浓雾拂晓的第一道曙光。朦胧的晨光照出伊晴蜷缩在被窝中的形影，她的小白帽不知在何时掉落在床边的地板上，浓密的秀发似瀑布般披在枕头上，长长的睫毛轻覆在高高的颧骨上。

伊晴带给他的惊奇再度冲击他，她此刻说不定已怀了他的孩子。

另一波危力强大的情绪席卷他，这一次是强烈的保护欲。他站在床头低头凝视伊晴，回忆着昨夜的缠绵和勾勒着未来的梦想。

他忽然想到，自从认识伊晴以来，他开始思索的逐渐是未来而非过去。

麦修依依不舍地离开床边，转身走进更衣室。他暗自微笑地回想着昨夜他所忍受的无尽争论、哀求和威胁。他感到莫大的满足，因为伊晴不愿意他拿生命冒险，即使他的冒险使她如愿以偿地报仇雪耻。

他原本想向她再三保证他的精神力量绝对足以应付与范奈克决斗那项工作，但是他怀疑伊晴会相信他。她深信他是神经过敏的那种人。他觉得没有必要消除她的谬误想法。

他最大的隐忧在于担心伊晴总有一天会明白他的冷血绰号是来自事实而非谣言。他害怕那一天的到来，担心真相大白的恐惧远远超过攸关生死的决斗。

在更衣室里，他点亮蜡烛，随手抓起一条裤子，没有必要叫醒他的贴身男仆，决斗不需要精心编结的领结或上等质料的衬衫。

他迅速着装完毕后套上马鞍。拿着细枝蜡烛，他蹑手蹑脚地走出更衣室。看到伊晴仍熟睡在大床上时，他松了口气。虽然她拉起棉被蒙住了头，但他看得出在棉被下的身体轮廓。

他打算在她睡醒前回来。

屋子里像萨玛陵墓般寂静，麦修悄悄拾级而下，街道上的马蹄声和车轮声显示他的车夫已按照昨夜的吩咐准备好马车了。

麦修把蜡烛放在玄关桌上，他从楼梯下方的衣帽间里拿出大衣挂在臂弯上，然后伸手打开前门。

灰蒙蒙的浓雾笼罩着街道，他只能勉强看到台阶底层的马车。拉车的马在迷雾中有如幽灵。

如果抵达决斗地点时大雾依然弥漫，那么他和范奈克在相隔二十步时，都会难以分辨对方的身影——如果范奈克依约出现的话。但麦修几乎可确定范奈克不会有那个胆量赴约。

老实说，麦修有点意外没有接到助手的通知决斗取消了。他找了两个朋友当他的决斗助手。

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一致认为范奈克宁愿离开伦敦也不愿赴拂晓的生死之约，毕竟范奈克不是以勇敢出名的人，但是他却一直没有消息。

麦修步下台阶，抬头望向车夫。“老萧，盖伯农场。”

“是。”头戴便帽，脸上蒙着围巾的男孩放开轡头，手忙脚乱地爬上老萧

旁边的座位。

麦修钻进马车里，靠坐在座椅上，老萧抖动缰绳，马车开始驶进浓雾里。

伦敦的街道没有一刻是安静的，即使是在曙光乍现的黎明。豪华的马车载着烂醉如泥的绅士从妓院和赌场里返家，农场的载货马车已开始驶向市中心的市場，在夜里工作的掏粪工驾着水肥车驶向伦敦郊区。潮湿的空气里不时传来一阵阵粪便臭味和新鲜蔬果的味道。

麦修的马车终于驶出拥护繁忙的市街，郊区的田野和草地在雾中出现。盖伯农场位在城外不远的郊区。地利之便使它在多年前就成为著名的决斗地点。

老萧在一片草地边缘停下马车，麦修瞄向窗外。一缕缕白雾从草地上飘过。来添几许阴森森的气氛。草地另一头远远停着一辆由两匹灰马拉的双轮轻马车。

范奈克居然来了，冷酷的期待开始在麦修内心深处散开。

马僮从驾驶座上爬下来照料马匹，有东西砰地一声落在地上。

“小心点，笨手笨脚的东西。”老萧责骂道。“你刚刚掉在土里的是我的工具箱。”

“对不起。”马僮以极低的声音说。

“用不着这么神经质。”老萧粗声道。“待会儿要面对子弹的人又不是你。”

“是的，先生。我知道。”男孩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

“爵爷可以应付这样的场面，你不必担心今天得另外找工作。好了，把工具箱拿回来给我，然后乖乖地去抓住马辔头。马儿不大喜欢枪声的。”老萧咕哝。

“不怪他们。”马僮嘀咕。

麦修没有理会车夫老萧和马僮的对话，他开门下车。双轮轻马车里没有人出来。为了御寒而拉起的车篷使麦修看不见车里的人。范奈克的助手不见人影。两匹灰马温顺地站在那里吃着草，好像它们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麦修正要掏表看时间时听到马车接近的声音。他抬起头，看到一辆马车从雾中出现。

车夫在不远处勒马停车。一个熟悉的身影推开车门，跳到湿湿的草地上。

“柯契斯。”高高瘦瘦、衣着入时的费尔咧嘴微笑着走向麦修。“你到得有点早，老兄。看来你急于回家陪新婚妻子。”

“非常急。”麦修瞄向费尔手中的雕花木盒。“相信你检查过火药没有受潮？”

“安啦！我把你的手枪照顾得很好。”费尔朝马车点点头。“杰米和我带了医生来以防万一。”

“杰米呢？”

“在这儿。”身材矮小、金发蓝眸的杰米从容不迫地走下马车。“早安，柯契斯。希望你速战速决，好让我能早点回家休息。一整晚没睡，这种事为什么非在这要人命的大清早进行不可？”

“因为这本来就是人命的事。”费尔愉快地回嘴。“至少雾散得能让柯

契斯好好瞄准范奈克。如果他出现，但那个可能性不太大。”

麦修朝远方的轻马车点个头。“看来范奈克比我还心急。”

杰米看到轻马车时哼一声。“真没想到他居然有种来赴约。他的助手呢？”

费尔注视轻马车。“他的助手给我印象是范奈克宁愿离开伦敦也不愿面对柯契斯。”

麦修开始朝轻马车走去。“让我们去瞧瞧他为什么迟迟不出手。”

“八成是吓得走不动了。”杰米快步跟上麦修。“全世界都知道范奈克胆小如鼠。那家伙是道道地地的懦夫，一定是整晚都在喝酒壮胆。”

麦修没有回答。他在经过马车时心不在焉地瞥向他的马僮。男孩从帽檐下密切地注视着他，围巾仍然紧裹着他的脸以抵御拂晓的寒意。

麦修突然感到头皮发麻，一股与晨雾无关的寒意令他皱眉。他突然肯定自己以前没有在他的马厩里遇到过这个男孩。但是男孩却眼熟得令他心神不宁，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来自他的站姿。

“据我看，非常怪异。”费尔说。

麦修把注意力从马僮转向他的朋友。“什么事非常怪异？”

“整件事。”费尔往四下瞧了瞧。“杰米和我昨晚跟范奈克的助手碰过面。他们都说如果范奈克没有离开伦敦，他们一定会来检查手枪。”

麦修听到背后传来迟疑地脚步声。他回头看到马僮离开了马，跟着他们三人走向范奈克的轻马车。

“喂，你要去哪里，小子？”老萧吼道。“回来，那不关你的事。”

男孩停下脚步，犹豫不决地回头望着老萧，似曾相识的感觉在麦修心中加深，他注意到男孩背脊的优雅线条，即使是邋遢的外套也遮掩不住。一时之间他无法相信眼睛所见。接着不敢相信化为雷霆之怒。

“可恶！”麦修低声说。

费尔警惕地朝他皱眉。“怎么了，柯契斯？”

麦修深吸口气，“没什么。”他恶狠狠地瞪伊晴一眼，让她看到他眼中的怒火。她在发觉他认出她的时候睁大了眼睛。

“你和杰米去跟范奈克谈。”麦修轻声对费尔说。“看看是什么事耽搁了他，我想跟我的仆人说一下马的事。”

“马上回来。”费尔说。“来吧，杰米。我们去看看范奈克是不是吓破胆了。”

麦修等两个朋友走远后才猛然转身，伊晴站在他背后不远处，他慢慢地走向她，每一步都在提醒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范奈克和其他人发现她的身份。

他的怒火并非完全来自于伊晴又拿她的名声冒险。麦修知道他的气愤其实来自无可奈何的绝望。如果让伊晴看到他对范奈克开枪，她就会知道他的真面目，他认为他多愁善感和神经过敏的美丽幻想就会彻底破灭。

伊晴在麦修来到时只退后一步就抬头挺胸立定不动。“麦修，拜托。我非跟来不可。”“你以为你在做什么？”他压低声音，强忍住摇晃她的冲动。

“你疯了不成？你知不知道事情传出去会对你的名誉造成多大损害？”

“名誉对我来说一向不是特别重要。”

“对我却很重要。”他一时之间只能想到这个理由。“你现在是柯契斯伯爵夫人了。就该有伯爵夫人的样子。进马车里去。”

“但是……”

“我叫你进马车里去，事情结束前不准出来，听到没有？我等一下再跟你算这笔帐。”伊晴摆出麦修已渐渐了解其意义的姿势。“我不会让你做这么愚蠢的决斗的。”

“哦？你打算怎么阻止？”

她怒目而视。“我要说服范奈克道歉。如果他道了歉，你就得取消决斗。我研究过这种事的规则，所以很清楚道歉就可以结束纠纷。”

“无论范奈克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他企图对你做的事。”

“但是，麦修……”

“进马车里去。”

“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你阻止不了我。”

“柯契斯。”费尔在草地彼端喊道。“你最好亲自过来看看。”

麦修不耐烦地望向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大了，柯契斯。”杰米高声说。“情况完全改观。”

“可恶！”麦修转向伊晴。“在马车里等我。”他没有费神看她是否服从他的命令就转身离开。

拴在轻马车上的两匹杰马继续吃关草，一点也不受聚集在附近的两个人影响。麦修看到缰绳绑在一根倾倒的树枝上。杰米一脸凝重，连费尔的表情也比平时更加严肃。

“范奈克的人呢？”麦修在抵达马车时间。

杰米清清喉咙。“里面。”

“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写遗嘱吗？”

“那倒不是。”费尔说。

麦修探头往轻马车里瞧，结果只见范奈克歪着头瘫靠在座椅上，圆睁的双眼视而不见地瞪视着前方。他披着大衣，但再也不需要靠它来御寒。他的衬衫前襟有一大片血迹。

“希望他已写好了遗嘱。”麦修说。

“是谁射杀了他？”伊晴在柯契斯的马车驶离盖伯农场时问。她向来以神经坚强自豪，但也不得不承认事情的曲折变化给她的神经带来莫大的冲击。

“我怎么会知道？”麦修窝在座位角落里，一脸阴郁深思地注视着伊晴。“他的人缘向来不佳，想杀他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如果知道凶手是谁，我会送花感谢他。”

“凶手一定知道决斗的事，居然不怕麻烦地大老远把范奈克的马车驶来盖伯农场，留下尸体等你发现。”

“全伦敦大概有一半的人都知道决斗的事。”麦修说。

“但凶手为什么要把范奈克的尸体载到决斗地点呢？”

麦修耸耸肩。“事情也许像费尔推测的那样，他认为范奈克在抵达盖伯农场后不久遇到拦路抢劫的强盗而被杀害。杰米也同意他的看法。”

“拦路抢劫的强盗？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伊晴左思右想。“这好像很怪异。”

“的确。几乎跟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新娘喜欢打扮成马僮一样怪异。”

她眨眨眼。“拜托。麦修。跟范奈克的命案比起来这根本不足挂齿。”

“我不觉得。”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一直为这种小事耿耿于怀。我们眼前有更严重、更复杂的问题要解决。”伊晴说。

“你会很惊讶我对小事的注重。”麦修挖顶苦道。“这是我的专长。”

“我知道你今天早晨饱受折磨。”伊晴同情地说。“我们两个都是。我必须承认。连我都被搞得心神不宁，更不用说是喜欢杞人忧天的你了。我完全了解你的心烦意乱，麦修。但是……”

“心烦意乱？”麦修的手指如虎爪般伸展开来。“那根本不足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夫人。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我怒不可遏吗？”

伊晴眨眨眼。“怒不可遏？”

“你好像一点也不知道你的行为会造成什么伤害。幸好只胡车夫老萧知道你不是马僮，他为了保住饭碗，自然会守口如瓶。但费尔和杰米因看到范奈克的尸体太过吃惊而没有注意到你打扮成马僮，则得归功于难得的好运气。”

“麦修，拜托……”

“更加幸运的是，范奈克已经死了，他的两个助手又没有到场。如果你被发现，闲言闲语将不堪设想。”

伊晴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这里。”他瞪她一眼。“你不认为你视名声为儿戏是问题吗？”

伊晴转头凝视窗外，他的话刺伤了她。“爵爷，你娶我时就知道我对社交地位不感兴趣。何况我也不相信你在乎社交界的看法。”

“可恶！伊晴，你这回太过分了。”

伤心又生气，她猛然转身面对他。“如果你想要的就是社交界心目中那种端庄娴淑的伯爵夫人，那么你根本不该娶‘孟浪伊晴’。”

“可恶！我只想要你当我的伯爵夫人。”麦修的动作快如闪电，伊晴还没有觉察他的意图，他已扣住她的手腕把她从座椅上拉到他的怀里。

“麦修。”

他的手臂似钢铁般环住她。“你今天早晨做的事比跟范奈克决斗还需要令我心烦意乱，你听懂没有？”

“你在乎的好像只是我的名声，爵爷。”

“你认为男人反对他的妻子在场旁观他决斗很奇怪吗？”

“我就知道。”伊晴热泪盈眶地说。“你应该娶一个更合适的淑女。我们两个在一起注定不会有好结果，这都要怪你不好。我试着警告过你。”

“注定？”

“噢，别一直打断我的话，柯契斯。我受够了你的说教。”她在陌生的裤子口袋里徒劳地摸索着手帕。“你娶了一个只会带给你丑闻和耻辱的女人。”

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手帕塞进她手里。“我担心的不是丑闻和耻辱。”

“你是。你刚才亲口说的。你告诉过我，激情和萨玛是我们的共同之处，但那显然不够。”她用手帕擤鼻子。“根本不够。”

“伊晴，你不懂。”

“我知道这场灾难我也难辞其咎。我应该有那个勇气和常识拒绝你的求婚。但我让心灵主宰了头脑，现在我必须付出代价了。”

麦修的目光一寒。“这么说来，你后悔嫁给我了？”

“我说过我们在一起注定不会有好结果，爵爷。就像古萨玛注定要灭亡一样。”

“够了。”麦修抓住她的手臂。“我说我担心你的名声时是骗人的。”

她警戒地反叛望向他。“什么意思？”他绷紧下鄂。“听我说，伊晴，因为我只打算解释一次。在范奈克对你做出那种事之后我不得不向他挑战，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但事实上，我认为他贪生怕死，没有赴今天的拂晓之约。我以为我可以回到你身边告诉决斗根本没有举行。”她柳眉微蹙。“原来如此。”

“实不相瞒，我自以为聪明。我预料范奈克会被迫离开伦敦，他在上流社会将身败名裂，在社交界将无立足之地，就像你碑的企图一样。如此一来，你不必冒任何风险就能达到报复范奈克的目的。”

“我的天啊！”伊晴敬畏地说。“你真的非常聪明，麦修。”

“但在看到范奈克的马车时，我以为我的计谋失败了。我知道我不得不真的决斗。后来我又发现你乔装成马僮跟了来，我不得不同时面对死亡和丑闻的可能性。我想你恐怕说对了，我脆弱的神经随不了这么大的压力，所以才乱发脾气。”

“死亡和丑闻。”伊晴立刻心软了。“噢，麦修，我真的了解。我早该明白你的心情。”

她挤出一个微笑。“我不得不承认，这两天我也相当焦虑。”

麦修轻抚她的脸颊。“如果范奈克真的杀了露西，她也算沉冤得雪了。事情结束了，伊晴。”

“的确，不是吗？”这个领悟令伊晴感到怪怪的，甚至有点不真实。三年来她一心想替露西报仇，现在拦路抢劫的强盗替她报了杀友之仇，她反而感到难以置信。

“但是我从来没有打算主你冒生命危险来帮助我惩罚范奈克。”她补充道。

“我知道。”他把她拉到身上。

“我想保护你。”

“我平安无事。”

“纯属侥幸。”

“未必。”

“就是。”她坚持道。“据我们所知，范奈克打算赴拂晓之约。他的马车在盖伯农场，他一定是有意……”

“别再说了。”麦修轻吻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范奈克打算如何，那也不再重要了。”

事情结束了，伊晴。”

伊晴还要争辩，但马车这时在柯契斯宅邸前门停下。“到家了。”

“如果运气她，大家都还在睡觉。我们可以悄悄溜回床上去。”麦修说。

“我就需要小睡一会儿来稳定情绪。”

“也许喝杯热茶有助于你稳定情绪。”伊晴望向车窗外，看到前门打开，伍顿出现。”天啊！”

伍顿不是一个人，两个男仆、厨子、管家和一个女仆挤在他背后。他们全部忧形于色地等待马车里的乘客下车。

“该死！”麦修看到其中一个男仆奔下台阶来开车门。“他们全部起来了。”

翠欣在仆人群中出现，伊晴看到她满脸忧惧，期待地等着车门打开。

“你妹妹显然很担心你，爵爷。”伊晴满意地说。“我就知道她会。”

“她担心的恐怕是她的生活津贴和栖身之处。她一定很害怕我今早在盖伯伯翘辫子，迫使她搬回她舅舅家。”

伊晴皱眉。“麦修，你说这话就太冤枉人了。你是她哥哥，她关心你的安危是天经地义的事。”

麦修在下车时回头投给她一个嘲笑的眼神，好像在嘲笑她的想法太天真。

“麦修！”翠欣快步拾级而下。“你没事呢？”

“当然洞，难道我看起来像有事的樣子吗？”

“哦，没有。”翠欣手足无措地戛然而止。她的目光从麦修移到还坐在车里的伊晴身上。

她咬咬嘴唇，然后把目光转回哥哥身上。“我……我听说了传闻，我很担心。”

“是吗？”麦修淡漠地问。

翠欣的脸开始垮了下来。

伊晴在车窗后朝她鼓励的微笑。“如果我姑姑在这里，我相信她说在这种情况下给你哥哥一个拥抱是人之常情，翠欣。虽然仆人在看，但他不会介意一点兄妹之情的流露。对不对，麦修？”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哎哟！”麦修突然住口，因为翠欣这时伸出双臂环住他，用力抱了他一下。

“真高兴你没有送命，麦修。”翠欣进而首在他的外套里说。他还来不及回话，她就放开了他，不好意思地眨了几下眼睛。

麦修显得很窘迫，但很快就恢复了平时的泰然自若。他恶狠狠地瞪向聚在门口的仆人。

“你们都无事可做吗？”

“当然有，爵爷。”伍顿嘟哝着说。“但是，我首先要代表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句话。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看到你……你……”

“身体如此健康吗？”麦修挖苦道。“谢谢。但我不明白你们在大惊小怪什么，一个男人清早带他的新婚妻子驾车兜风值得他的家仆们如此忧心忡忡吗？”

伍顿清清喉咙。“我们不知道柯契斯夫人跟你在一起。”

“我当然跟他在一起伍顿。”伊晴在麦修扶她下车时说。“我向来起得很早。”

伍顿和其他的仆人看到伯爵夫人穿着马僮的衣服时，无不吃惊得瞠目结舌。

伊晴对聚集在门口的人群嫣然一笑。“我发誓，早晨的清新空气非常促进食欲。早餐准备好了吗？”

“柯契斯，今天到处都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流言。”雷亚泰在麦修的椅子对面坐下。

造谣生事的想必就是雷亚泰了，麦修心想。雷亚泰是萨玛学会的会员，但直到前不久，麦修都没把他当回事，认为他只是盲从萨玛热潮的诸多半吊子之一。

但是发现亚泰跟伊晴曾经交往之后，麦修对他的态度从漠不关心变成厌恶轻视。那种态度本身并无特别意义，因为麦修对那些喜欢传播蜚言蜚语的人大多深恶痛绝。

“我很少留心蜚言蜚语。”麦修没有抬头，继续看他的早报。“我发现它们既无聊又不正确。”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就上流社会的标准而言，时候算是早的。俱乐部里仍然很安静。

在亚泰到达前，偶尔会出现的声音只有杯碟碰撞声和翻报纸的声音。俱乐部的会员大部分都是整夜吃喝嫖赌，直到快天亮时才回家。现在他们不是还在睡觉，就是才刚起床。

“事实上，今天早晨有两个传闻在流传着。”亚泰继续道。“第一个是你昨天下午以特别证书娶了史小姐。”

“那不是传闻。”麦修抬头瞄了他一眼。“今天的早报上登有结婚的启事。”

“原来如此。”亚泰的目光深不可测。“恭喜了。”

“谢谢。”麦修继续看报。

“第二个传闻几乎跟第一个一样令人吃惊。”

麦修没有问第二个传闻是什么，他知道亚泰一定会忍不住告诉他。

“传说范奈克今天有个拂晓之约。”亚泰说。

“真的吗？”麦修翻着报纸，暗中希望伊晴的名字没有被扯进去。

“据说范奈克去赴约了。”

“令人吃惊。”

“也许吧，但更惊人的是，决斗在助手到场前就进行了。很不寻常。”亚泰停顿一下。

“范奈克显然没能在决斗中保住性命。”

可恶！麦修心想，原来流言是这么传的。至少没提到伊晴也在场，这也算是运气好了。

“那种事在决斗时难免会发生。”

“的确。尤其是在没有证人却使决斗按规则进行时，据说可怜的范奈克还没有出马车就遭到枪击身亡了。他的对手显然不想冒险。”

麦修几乎是如释重负地接受了这无可避免的结论。他太过担心伊晴的名声，因此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名声。在上流社会看来，“冷血柯契斯”重现江湖了。

他以残酷的手段射杀范奈克的谣言一定会成为丑闻，但流传几天后就会消失，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些谣言属实，也没有人会为范奈克的死耿耿于怀而一直谈论这件事。它们会跟其他的“冷血柯契斯”传闻一样逐渐为人所淡忘。麦修过去没有被谣言打倒，这次也不会。重要的是，伊晴不必再受恶毒谣言的困扰。他现在是她的丈夫了，有那个权利和义务保护她。

亚泰等待着麦修反应，目光中充满好奇。最后他叹口气站起来。“我看

得出来你对我的消息不感兴趣，柯契斯。那我就不打扰你看报了。代我问候新婚的柯契斯伯爵夫人。”

“我会转达的，雷亚泰。”麦修翻到下一页。他不打算跟伊晴提雷亚泰。他仍然不确定她对亚泰的感情。她虽然没有流露出旧情难忘的迹象，但他不想惹麻烦。

麦修继续假装看报，直到亚泰离开咖啡厅，壁炉前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才折起报纸扔到茶几上。他把手肘搁在椅子扶手上，凝视着跳动的火焰。

伊晴给了他爱的承诺，但麦修知道他不能太过倚赖那份承诺。毕竟他是趁她为他的性命担忧时，软硬兼施地强迫她嫁给他。饱经世故的他很清楚人在激动时会说出各种不顾后果、不合常理的话。当伊晴发现他的真面目时，她说不定会反目成仇。

他凝视着炉火深处，看到昔日的鬼魂咧着无牙的嘴对他笑。他们知道他新近发现的幸福有多么脆弱、有多么不堪一击。当幸福瓦解，他被迫退回阴影里时，他们会在那里等着撕裂他。

他的手在扶手上紧握成拳头，他和伊晴之间还有激情和萨玛，也许那就够了。

也许不够。

许久之后他还在凝视火焰时，费尔在房门另一头喊他。

“柯契斯，我就猜在这里可以找到你。”费尔始终兴高采烈的表情里夹杂着些许关切。

他穿过房间来到壁炉前，“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麦修抬头望向他。“为何有此一问？”

“你脸上的表情怪怪的，如此而已。”费尔烤火取暖。“我来告诉你城里到处流传着跟范奈克的死有关的谣言。”

“省省吧，我已经听说了，它们很快就会消失了。”

费尔清清喉咙。“在平常情况下，很可能。”

“目前的情况有什么不平常的地方？”

“你的新婚妻子。”费尔倾身压低声音，虽然附近没有旁人在。“不是想告诉你该怎么处理你的私事，但你有没有考虑到她听说此事时会作何反应？”

为时已晚的领悟使麦修变了脸色。他警告过伊晴不要向任何人承认她知道或听说过决斗的传闻，更不用说是她跟着他去过盖伯农场。但他没有特别关照她在旁听到别人谈论决斗的传达室闻时该作何反应。

伊晴令人伤脑筋的地方在于吩咐她做什么事必须非常明确，因为突然离题是她的专长。

麦修抓着椅子扶手撑起身体。“失陪了，费尔。我得赶回家去跟我的妻子谈一谈。”

“恐怕来不及了。”

“你在说什么？”

费尔的表情既像是表示同情又像是感到好笑。“我来这里之前去过你家，伍顿提到柯契斯夫人刚刚才出门逛街购物。”

“我的老天！”种种不堪想像的可能性一起在麦修脑海浮现，使他一时之间呆若木鸡地愣在原地。

“但愿流言还没有传到女士们耳朵里。”费尔掏出手表来看时间。“她们

这会儿应该已经在牛津街和蓓美尔街了。”

“还没有传到女士们耳朵里，你疯了吗？”麦修大步走向门口。“流言会随着早餐一起送到她们面前。”

“发现麦修在大家起床前就出门了时。我担心得要命。”翠欣对走在身旁的伊晴透露。

“我以为他死定了。我发誓，这件事会让我作上好几个星期的恶梦。”

“胡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了，而且少提为妙。别忘了柯契斯的吩咐，我们必须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伊晴发现今天早晨的事使她和翠欣之间发展出新的情谊。她并不觉得意外，毕竟她们两个都关心麦修。

“我知道。”翠欣说。“但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会跟他一起回来。还有，你为什么打扮得像个马僮？”

“我当然是跟去阻止决斗发生。”伊晴解释。“我不能让麦修为我冒生命危险。”

“但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够阻止决斗？”

“我拟定了许多计划，但事情的发展使我不必用到任何一个计划。”

“只因为范奈克被拦路抢劫的强盗枪杀了。”翠欣打了个哆嗦。“真诡异。”

“的确，但我不会为他哀悼。”

“伊晴？”

“什么事？”

“谢谢。”翠欣小声说。

牛津街上热闹无比，时近踵正值采购的巅峰。衣着光鲜的淑女在橱窗前浏览找寻最近流行的服饰，她们身后跟着替她们提东西的女仆或男仆。

“柯契斯夫人，”一个身穿昂贵服饰、头戴时髦软帽的中年妇人朝伊晴露出淡漠的微笑。

她亮晶晶的小眼睛里充满好奇。“恭喜你昨天结婚，夫人。我在早报上看到了启事。”“谢谢，班夫人。”伊晴没有露出伫足长谈的迹象。

“我还听说一个我们都认识的人今天发生了很不寻常的事。”班夫人急忙继续说。“范奈克男爵今天一大早被人发现中弹身亡。你听说了吗？”

“抱歉，毫无所闻。我恐怕没空聊天，失陪了，班夫人。”伊晴催促翠欣走向最近的店门。“我们跟……”她抬头瞄向店门上的木头招牌。“……穆夫人有约。你知道她是一流的裁缝师。我们今晚见。”

“好吧。”班夫人眯起眼睛。“你和柯契斯一定会成为宴会上的焦点。也许我们到时可以好好聊一聊。”

“也许吧！”伊晴拉着翠欣走进裁缝师的店门，看到店里没有客人时，她松了口气。

“我们跟穆夫人没有约。”翠欣低声说。

“我知道。”伊晴转头往窗外瞧。“但我不想跟班夫人寒暄太久。她是著名的长舌妇。

令柯契斯苦恼的那种人。”

“我知道。”翠欣低声说。“莲娜夫人提过她。伊晴，这家店的老板在哪里？这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穆夫人一定是在试穿室为客人试衣裳。”伊晴在班夫人走远时，长叹一

声。“太好了，她走了。我们现在可以去手套店了。走吧，我想在回家前去书店逛逛。”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后面的房间刺耳地传出来。“千万别说柯契斯残酷杀害了范奈克，晓柔。我不相信。”

“他们叫他‘冷血柯契斯’可不是乱叫的，密丽。”晓柔的声音中透着病态的兴奋。”就我而言，我太清楚他下得了那种毒手。范奈克只是其中之一，我的强森也被他杀了。你一定听说过卢乔治离奇死亡的传闻。”

“没错，我是听说卢氏诅咒那些传闻。但是，晓柔，毕强森已经死了好多年，卢乔治死在遥远的萨玛。范奈克的命案却是今天早晨才在市郊发生的。”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柯契斯真正的天性，我可以向你保证……哎哟！小心那些大头针，穆夫人，你扎到我了。”“对不起。”裁缝师喃喃地道。

“据说柯契斯是个神枪手。”密丽若有所思地说。“他为什么要到决斗前杀了范奈克？为什么不等到决斗开始，当着证人的面杀他？”

“谁知道？也许他们在助手到达前起了争执。”晓柔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柯契斯永远不会因他犯的罪而上断头台。他太阴险也太精明了。”

“而且是个伯爵。”密丽说。“说到阴险，不知道他在跟‘孟浪伊晴’玩什么游戏。订婚还说得通。大家都知道他为了得到萨玛宝物，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但是结婚？”

“结婚未必是一辈子的事。”晓柔冷冷地说。“谋杀妻子并不是那么困难。”

太过分了，伊晴气愤得快发狂了。“她们竟敢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翠欣不安地瞄向分隔试穿室和展示间的帷幔。“我们也许该走了。”

“先让我跟谢晓柔说几句话。”伊晴开始朝试穿室走去。

翠欣急忙追上去。“伊晴，等一下，我不确定哥哥会赞成你这样做。你很清楚他警告过我们不可以谈这件事。”

“她们逼得我忍无可忍。”伊晴抓住帷幔用力往旁边扯开，三声惊叫迎面而来。

晓柔站在镜子前面试穿一件新衣，她的朋友密丽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

一脸不堪其扰的穆夫人跪在地板上标示衣裳的裙摆。

“麻烦你等一下，夫人。”裁缝师含着满嘴的大头针咕哝。

“不急，”伊晴在镜里直视晓柔惊讶的眼睛。“我只是想纠正谢太太的错误。她在散播不实的信息。”

“史小姐。”晓柔张开嘴又惊慌地闭上。“我是说柯契斯夫人，我没有听到你进来。”“显然没有。”伊晴厉声道。“你忙着传播关于我丈夫的不实谎言。”

翠欣拉扯着伊晴的衣袖。“我想我们该走了，伊晴。”

伊晴不理睬她，她转向晓柔的同伴。“你好，魏太太。”

“你好，史……呃，柯契斯夫人。”密丽挤出笑容。“恭喜你结婚了。”

“谢谢。”伊晴再度在镜子里瞪视晓柔。“好了，关于柯契斯的那些谎话。”

“它们不是谎话。”晓柔已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她挑衅地抬高下巴。“虽然没有办法证明，但任何认识柯契斯的人都知道极可能是他在决斗前杀了可怜的范奈克。”

“一派胡言，谢太太。”伊晴说。“事实上，这整件事都有证人在场目击，

必要时他们会欣然为我丈夫的清白作证。”

密丽倒抽口气，伸手按住胸口。“我不知道有证人在。”

“伊晴，拜托，我们该走了。”翠欣气急败坏地说。“我们跟人约好了。”

“等一下，翠欣。”伊晴虎视眈眈地瞪着晓柔。“但是柯契斯不需要任何人来证实他的清白，因为认为他有罪实在是很荒唐可笑的想法。”

“别说得那么肯定，柯契斯夫人。”晓柔不甘示弱地回嘴。“全世界都知道你丈夫的名声险恶。”

密丽大为惊骇。“晓柔，拜托，你在说什么？如果让柯契斯听到你说他杀人，他会勃然大怒的。你必须小心。”

“没错，谢太太。”伊晴接口道。“我劝你在指控别人时千万得谨慎。”

晓柔眨了几下眼睛，不确定取代了她眼中的愤慨。她不安地瞄了同伴一眼。“我没有在指控任何人任何事，我只不是在说显而易见的事。”

“真的吗？”伊晴双手插腰，开始用鞋尖有节奏地敲击地板。“我看不出有什么显而易见的事，当然，除非是指你跟任何人一样有理由射杀范奈克。而且比大部分人更有理由。”“什么？”晓柔既震惊又愤慨地张大了嘴巴。

“你不可能是说真的。”密丽惊骇地瞪着伊晴。

裁缝师忽然僵住不动，嘴里仍然含满大头针。

“伊晴，”翠欣气急败坏地低语。“拜托，我们得走了。”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展示间传来。

“快请说下去，柯契斯夫人。”莲娜莲步轻移进试穿室。“我等不及知道晓柔为什么要决斗前杀死范奈克。”

“林夫人。”裁缝师慌乱起来。“麻烦你等一下。”

所有的人都转头望向莲娜。

“我没有杀人。”晓柔喊道。

伊晴蹙起眉头。“我没有说晓柔枪杀了范奈克，我只不过是指出她跟任何人一样有理由那样做。因此，她在指控别人时应该小心。”

“我从来没有说过柯契斯杀了范奈克。”晓柔嚷道。“我说的是他可能做了那种事，如此而已。”

莲娜似笑非笑地望着伊晴。“晓柔为什么要决斗之前杀了范奈克？”

“故布疑阵，嫁祸他人。”伊晴沉着地说。“使事情看起来像是柯契斯残酷地杀害了范奈克。”

晓柔的脸孔在气急败坏地愤怒中扭曲。“但是我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伊晴噘起嘴唇想了想。“也许是因为你希望因而产生的蜚言蜚语会迫使柯契斯离开伦敦。”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晓柔问。

“有他在伦敦荡来荡去令你局促不安，不是吗？晓柔？毕竟，他每次出现在社交界，你就得冒真相大白的风险。”

莲娜耸起眉。“什么真相，伊晴？”

“哦，晓柔这此年一直靠谎言为生。”伊晴说。“从来没有人为她决斗。她的朋友毕强森在‘地狱亡魂赌场’玩牌作弊被抓到，之后他就离开伦敦到美国去另谋发展了。至于柯契斯企图取代毕强森成为晓柔的情夫，那根本是荒谬绝伦的一派胡言。”

晓柔恶狠狠地瞪着伊晴。“你竟敢暗示我一直在欺骗我的朋友们。”

“只有柯契斯本人有可能想要澄清是非。”伊晴迳自往下说。“你不能冒

那个险，对不对，晓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晓柔问。

“只要他不在伦敦，你的秘密就安全无虞。但是柯契斯最近又回到了社交界。想想看，如果他开始谈毕强森离开伦敦的事，真相就会大白，你在社交界不但地位不保，还会沦为笑柄。”

“你太过分了。”晓柔叫道。“我再也不能容忍了。”

“而我再也不能容忍你对我丈夫的愚蠢指控。”伊晴冷冰冰在说。“下次你想含血喷人地暗示他杀范奈克时，最好先想想你也有可能被陷害嫁祸。”

“你不能这样对我。”晓柔怒斥。

伊晴鄙夷地看她一眼，然后转向目瞪口呆的翠欣。“来吧！我们必须到手套店去，然后我想去书店逛逛。”

她猛然转身，不料却一头撞上站在试穿室门口的麦修。

“哎哟！”伊晴摇晃了一下，一时之间只看到绿色的稻草在眼前晃动。她发觉她的宽边草帽被撞歪了，往前倾斜而遮住了她的视线，她抓住帽檐把草帽从眼前扯开。

麦修淡淡一笑，伸手调整她的草帽。“让我来。”

“我的天啊！柯契斯。”伊晴匆匆重新系好草帽。“我没有看到你，你怎么会在穆夫人的店里？”

麦修以犀利的目光审视试穿室里惊呆了的女人们。“也许是我对时装产生了兴趣。”

莲娜一脸兴味的看热闹表情；密丽的目光焦躁不安地跳来跳去，好像在寻找逃生之路。

晓柔发出一个窒息般的怪声，接着就姿势不雅地昏倒在地上。

“嗯，”伊晴仔细看了倒地的女人一眼。“我相信她这次是真的昏倒了。魏硫磺，你最好赶快拿出你的嗅盐瓶来。”

时钟在书房角落里发出沉重的滴答声，麦修坐在他的大书桌后面注视着他的妻子和妹妹。不知何故，他觉得时钟的滴答声异常清晰刺耳。他思索着如何开始他的训话。

翠欣很好对付，她已经一副坐立难安的模样了。麦修猜她担心的是，他会把她撵出动因为她无意中违背了他不准她们谈论决斗之事的命令。

真正棘手的是伊晴，她的满脸愠色可不是好兆头。就算她感到忧虑，忧虑也被埋在她的义愤底下了。

麦修在书桌上交叠起双手，他望向伊晴。“也许我今天早晨没有把话讲清楚。”

“你讲得非常清楚。”伊晴向他保证。“你告诉我不可以跟任何人谈起跟范奈克的命案有关的话题。”

“请问你为什么要违抗我的命令？”

翠欣被他的语气吓得往后退缩，麦修不理睬她。

伊晴冷若冰霜地看他一眼。“我没有违抗你的命令，爵爷。”

“那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你在裁缝店的试穿室里跟她们谈的是什么？”

翠欣绞着手绢。

伊晴被激怒了。“偶然发现谢晓柔在散播不实谣言又不是我的错，我只不过是想要制止那些流言，所以才指出了除了你以外的许多人也可以被弄得像是杀害范奈克的凶手。”

“你几乎是在指控她杀害了范奈克。”

“并未见得。”伊晴小心翼翼地说。

“根本就是。”

“好吧，就算我的话可以被解读成那样。那也是她罪有应得。”伊晴眉头深锁地说。“蕾秋姑姑告诉我谢晓柔这些年来散播了许多诽谤你的恶毒流言，她在试穿室里等于是在指控你杀害范奈克。翠欣，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翠欣听到她的名字时吓了一跳。但令麦修惊讶的是，她居然设法回答了伊晴的问话。

“对。”她小声地说。“完全正确。”

“你听到了吗？”伊晴得意地瞄他一眼。“如果我不插手，流言今晚就会传遍全城。”“流言已经传遍全城了，夫人。你在解读萨玛古文时也许聪明过人，但一遇到社交界，你就天真得不可救药。”

伊晴眼睛一亮。“聪明过人？”

麦修双手按在桌面上从椅子上站起来。责骂她为他辩护似乎很不近人情，但他也是不得已。“可恶！我告诉过你不要理会跟范奈克命案有关的谎言，伊晴。”

“我没办法对谢晓柔的指控置之不理，我不希望那些流言越传越离谱。”

“没有人在乎谢晓柔的看法，包括我在内。”麦修咬牙切齿地道。“你还不明白吗？我担心的是你的名声。”

“我告诉过你我才不在乎我的名声。”

“你不在乎，我在乎。我得提醒你多少次？你现在是我的妻子了，言行举止就得有伯爵夫人的样。”

“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柯契斯夫人应该表现得如何吗？”伊晴回嘴道。

“可恶！我不能容忍你的名字跟范奈克的命案扯在一起。”

“我也不能容忍你的名字被牵扯进去，爵爷。”

“对于无可避免的流言，最好的因应之策就是置之不理。”麦修。“相信我，夫人，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恕难苟同，依我之见，以毒攻毒才是反制之道。”

“要不要以毒攻毒应该由我来决定。”麦修恶声恶气地说。“谣言会随时间消失，向来如此。所以，你最好不折不扣地按照我的指示行事。你不可以对这幢屋子外的任何人说半句跟范奈克或他的死有关的话。听清楚了没有，夫人？”

翠欣突然跳起来。“不要再对她大呼小叫了，麦修。”

麦修吃惊地瞪视翠欣，伊晴也是。

翠欣的表情是畏惧中夹杂着坚决，她紧握着双手。“我认为你用这种态度对伊晴说话很不公平，柯契斯。老实说，她跟谢太太起冲突完全是因为她想为你辩护。”

“这不关你的事，翠欣。”麦修说。“坐下。”

“翠欣，我太感动了。”伊晴跳起来拥抱翠欣。“从来没有人这样维护我。我要怎么谢谢你挺身而出为我说话？”

翠欣大吃一惊，接着有点尴尬地轻拍伊晴的肩膀。“没有什么，伊晴。我不得不大胆地发言，柯契斯太不公平了。”

“可恶！”麦修咕哝道，重重坐回椅子上。

伊晴放开翠欣，退后一步，从手提袋里掏出手绢拭泪。“请见凉，我的

情绪太激动。失陪了，两位。”

她冲向房门，打开它，消失在门厅里。

麦修用手指在桌面上敲击着，书房门在伊晴背后关上。“她的确很善于结束她不喜欢的谈话。”

“你真的不应该那样穷凶极恶地教训她。”翠欣嘀咕。“她只不过是企图为你辩护。”麦修若有所思、颇感兴趣地打量妹妹。“你什么时候变成伊晴的支持者了？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她。”

“我改变对她的看法了。”翠欣拘谨地说。

“我懂了。既然如此，看来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了。”

翠欣提高警觉。“什么目标？”

“我们两个必须非常努力地防止她惹事闯祸。”

“那恐怕不会很容易。”翠欣慢吞吞地说。

“只要是跟伊晴有关的事，没有一件是容易的。”

15

那天晚上在李家的舞会里，伊晴断定翠欣有点不大对劲。

亚泰殷勤地对伊晴微笑，不再尝试带领她跳华尔兹。“我猜你把萨玛女王玉玺藏宝图当成结婚礼物送给柯契斯了。告诉我，他有没有好好照顾你？”

“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谈到藏宝图。”伊晴心不在焉地对亚泰微笑，目光却瞟向旁边查看翠欣这支舞的舞伴是谁。

贝宇格。又是他。

伊晴咬着下唇，这是贝宇格今晚第二次请翠欣跳舞了。麦修会不高兴的。

伊晴知道蕾秋认为翠欣非常成功。稍早时她告诉伊晴，她很欣慰有关柯契斯的最新谣言没有造成伤害。事实上，关于决斗和仓促结婚的新鲜谣言反而使看腻老面孔的社交界觉得柯契斯的女眷更加引人入胜。

“伊晴？”亚泰的声音透着不耐烦。

“你说什么？”伊晴强迫自己对他微笑。跟亚泰跳舞有点沉闷乏味，但至少不费什么力气，跟麦修跳舞则不同，每次都像打仗。

伊晴接受亚泰的邀舞的原因跟她同意跟许多其他的绅士跳舞的原因相同，因为那是盯牢翠欣最方便的方法。稍早时蕾秋曾经表示她很担心有些出名的浪荡子企图把翠欣诱骗到外面的花园里去。

伊晴没有对蕾秋或麦修说什么，但决斗之后她越来越担心翠欣。翠欣的情绪不稳开始令提高警觉。她知道柯契斯兄妹都有悲观的倾向，但翠欣目前的行止似乎比平时更焦虑。

伊晴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跟麦修谈谈这种状况，她犹豫至今的理由只在于知道麦修不喜欢杞人忧天和神经过敏这类家族遗传的话题。

亚泰发现伊晴又在心不在焉，恼怒在他眼中闪过，但立即被满不在乎的兴味取代。“我很惊讶柯契斯还没有拟定寻找玉玺的计划。”

“我想我们最近就会谈到那件事。”伊晴随口答道。她试图再瞥向翠欣和

宇格一眼。但那两个人失去了踪影，被舞池的人群所吞没。“可恶！”她把亚泰转个方向往舞池另一方移动。

亚泰不悦地抿起唇。“你刚才说什么？”

“你比我高，雷先生。你看不看得见柯契斯的妹妹？”

亚泰好奇地瞥向人群。“看不见。”

“希望贝宇格不会糊里糊涂地把她拖进花园。”伊晴在舞池中央停下来，踮起脚尖四处张望。“啊哈！他们往那里去了。失陪了，亚泰。”

“见鬼的！”亚泰咕哝，被遗弃在舞池中央令他勃然大怒。“你根本不知道在社交界该有什么行为。露西说的对，你是个活笑话，柯契斯夫人。”

听到露西的名字，伊晴立刻止步转身瞪视露西。“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愤怒立刻从亚泰眼中消失，他不安地瞄向四周，显然觉得自身的处境十分尴尬，“快去尽你的监督人的职责吧。”

“你刚才说露西怎样？”伊晴被一对无法及时改变方向的男女撞得摇晃一下，她对那对男女皱起眉头。“我在这里跟人说话呀？”

“看得出来，柯契斯夫人。”男士嘲讽说。“致舞池外边说也许会容易些。”他臂弯里的女士在偷笑。

伊晴脸红了。“对，当然。”她转身发现亚泰已在人群中消失了。“可恶！他跑到哪里去了？”

麦修有力的手指牢牢地环扣住她的手腕。“也许我能帮上忙。”他把她拉进怀里。

“麦修。”伊晴如释重负地微笑。“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以为你打算在你的俱乐部消磨今晚的时光。”

“我开始喜欢上跟我的妻子跳舞。”麦修在她的头顶上扫视人群。“你和雷亚泰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哦，没什么重要的。他说了一些跟露西有关的话，我想叫他再说一遍，但等我跟那个撞到我的人说完话，转回身来时，他就不见了。”

“原来如此。”

“我猜他在生我的气，因为我使他一个人站在舞池中央。”伊晴承认。

“难怪他不高兴。”麦修说。“但你为什么扔下不管？是不是他企图带舞？”

“不，不是那回事，我想找到翠欣，我在人群中失去了她的踪影。”

“她跟贝宇格在自助餐室。我一分钟前看到她。”

“噢。”她审视他的脸。“我猜你不大高兴。”

“没错。”

“我知道你认为贝先生是在设法报复你，但我相信你今晚不会闹事。翠欣会觉得没有面子，我认为她对贝先生颇有好感。”

“果真如此，那我更要赶快采取行动了。”

“千万别仓促行事，麦修。”

他扬起眉。“那你建议我怎么做？”

“我认为你应该私下跟贝先生谈谈。”

“好主意，我可以把他拉到旁边，警告他离翠欣远一点。”

“不是谈那个。天啊！麦修，警告他离翠欣远一点只会适得其反。”

“你说的有道理。”麦修开始若有所思起来。“我觉得他向翠欣献殷勤越来越鲁莽。”“重要的是不能让翠欣受到伤害。我认为你应该告诉贝先生他父

亲死亡的真相。”

“我怀疑他会在乎真相，他是在谎言中长大的。”

“我认为你可以使他面对真相，麦修。他总有一天得接受事实，否则他对你的仇恨会毁了他一生。”

麦修的眼神阴郁起来。“你为什么认为我能够逼贝宇格认清他父亲的真实底细？”

“因为你曾经因你的父亲而经历过类似的处境。”伊晴柔声道。“你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内心的剧痛。你知道被父亲嫌弃的滋味。”

“贝宇格父亲没有嫌弃他，贝阿瑟是因财务问题而自杀的。”

“我猜结果对宇格来说几乎是相同的。嫌弃可以有多种形式，爵爷。你和宇格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被迫独自面对父亲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麦修不吭声。

伊晴正视他的眼睛。“你在寻找萨玛中得到救赎，宇格恐怕没有那么幸运，你必须指点他，爵爷。”

“我有比点醒贝宇格更好的事可做。”

伊晴看到翠欣和宇格出现在人群边缘。她看到翠欣脸上羞涩热切的表情，接着看到宇格过远远地望向麦修。宇格眼中的愤怒像两团燃烧的火焰。

“不，麦修。”伊晴轻声说。“我不认为你有更好的事要做。”

麦修靠在“地狱亡魂赌场”赌室的门口，交抱着双臂冷眼旁观宇格掷出骰子。另一位赌客在赢钱时，高兴地嘎声大嘬。宇格握紧拳头，脸上充满不甘心的愤怒和鲁莽。他一直在输钱。

夜已深，赌场里挤满老老少少的上流社会男性赌客。病态的亢奋和急切像烟雾般缭绕在赌桌上方，赌室里弥漫着汗水、麦酒和古龙水混合成的异味。虽然他已不再是这里的主人，但这里的情形几乎没有改变，麦修心想。也许赌场的情形永远都是如此。

“你好，麦修。来玩，还是来看老朋友？”

麦修望向刚刚来到门口的矮胖男子。“你好，菲利。你今晚的心情一定很好。生意十分兴隆。”

“的确。”菲利把双手交叠在手杖的雕花杖头上。笑容使他胖嘟嘟孤脸颊上出现两个酒窝，眼角出现愉快的鱼尾纹。“看来今晚会有不少进帐。”

十年前麦修雇请葛菲利管理“地狱亡魂赌场”。菲利对数字有不寻常的才能。他对搜集情报也很有本领；这两项技能使他成为麦修的得力助手。他们两个共同创造出伦敦最恶名昭彰和最受欢迎的赌场之一。赌场的成功使他们两个都发了大财。

当麦修筹足老古远征所需的经费时就把赌场卖给了菲利。葛菲利从那时起就成了赌场的所有人，他现在过着富商的生活。

这两个出身背景和社会地位截然不同的男人建立起历久弥运坚的友谊，他们的友谊至今仍令社交界震惊。一个上流社会的绅士可以在赌场里豪赌，但不会想要跟随赌场老板交往。

宇格的赌桌边响起另一声叫喊，宇格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看来贝宇格在天亮前就会输光身上所有的钱了。”菲利观察道。

“你要干预吗？”

“当然。”菲利呵呵低笑。“我沿袭你的传统，绝不让客人在我的赌场里输到倾家荡产，这对生意有好处。”

“贝宇格向来如此谊赌吗？”

“不。事实上，据我所知，他很少赌博，更不用说是在这家赌场赌了。你知道他仍然认为是‘地狱亡魂’害死了他父亲。”

“我知道。”

那当然，你比谁都清楚。“菲利嘀咕。”听说你这个星期过得非常忙碌充实，柯契斯。

对了，容我向你道贺，祝你新婚愉快。”

“谢谢。”“还有恭喜你又平安度过一次决斗。”麦修冷笑。“这次并不困难。”“听说范奈克连一枪都没开，据说你到达盖伯农场时，他已经死了。”“你的情报一如往常般正确，菲利。”“因为我习情报时向来不吝惜金钱。”菲利说。”但这件事透着古怪。”“怎么说？”

“范奈克居然会出现在决斗地点。根据我的消息来源，他昨天下午没有预选通知就解雇了所有的仆人，他显然是打算到欧洲大陆长期旅游。”

“有意思。”

“我猜范奈克的离开尘世是某个热心公益的强盗促成的。”

“这我可不敢确定。”

菲得望向他。“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马车里发现他时，他仍然戴着他的戒指。”

“奇怪。”

“非常奇怪。”

菲利在宇格抓起骰子时皱眉。“我猜我真的得去找贝宇格谈了。我怀疑他有耐力或心情玩这种游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今晚变得如此鲁莽。”

“我相信今天是他父亲的忌日。”

“啊，对，难怪了。”

麦修看到宇格焦躁不安地掷出骰子，他几乎可以听到伊晴在他耳畔低语——你在寻找萨玛中得到救赎，宇格恐怕没有那么幸运。

麦修想到翠欣跟宇格在一起时的表情。她显然对宇格已情愫暗生。

无论如何，宇格的问题都得尽速解决。

麦修做出决定。“今晚让我代你处理贝宇格吧，菲得。”

菲得耸耸肩。“请便。”

麦修穿过人群走向准备再度掷骰子的宇格。

“贝宇格，如果你不介意，借一步说话好吗？”麦修轻声说。

宇格浑身一僵。“柯契斯，你找我有何事？”

麦修直视宇格忿恨的眼眸，在其中看到另一个幽魂。这个鬼魂跟他经常在火焰中看到的不同，这是他偶尔会镜子里看到的幽魂。

“有人告诉我，你我有共同之处。”麦修说。

“少惹我，柯契斯，我跟你无话可说。”宇略转身面对赌桌，但半途中突然停下来，他的嘴角扭曲成嘲讽的微笑。“除非你是来找我挑战的。听说你的决斗手段有点与众不同。”赌桌周围的人全部噤若寒蝉，以看热闹的表情盯着麦修和宇格。

“你跟我来。”麦修非常轻声地对宇格说。“否则我们只好当着众人的面谈了。”

宇格露出嘲弄的笑容。“我敢打赌你要跟我谈的事一定跟你妹妹有关。啧啧，我还在纳闷你什么时候才会注意到我跟她已经结为好友了。”

“你要谈的是你父亲的事。”

“我父亲??”骰子从宇格手中掉落，滚动在赌桌的绿色毛毯上。

麦修趁宇格惊愕之际扑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出烟雾弥漫的闷热赌场，拉到清新凉爽的户外，出租马车已在外等候着。

“麦修要向可怜的宇格的挑战。”翠欣在柯契斯的马车穿过拥护街道时哀嚎。“他怎么可以要求宇格跟他决斗？太不公平了。宇格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麦修一定会杀了他。”

“胡说。”蕾秋坚定地说。“我确信柯契斯无意射杀任何人，尤其是宇格。”

“你说得对极了，蕾秋姑姑。”伊晴在座位里倾身向前。“翠欣，听我说，我已经告诉你好几遍了，麦修不会向宇格挑战，他只是要跟他谈一谈。”

“恐吓他比较可能。”翠欣的眼中闪着泪光。“他一定是要叫宇格不要再跟我跳舞或跟我说话。”

“我想不会。”

“你怎么知道柯契斯会怎么做？他不喜欢宇格，他告诫我离宇格远一点。”

“你和贝先生之间的友谊令柯契斯担心，是因为他无法确定贝先生的动机何在。”蕾秋说。“依我之见，你哥哥忧虑并非没有理由的。”

“宇格关心我。”翠欣说。“那是他唯一的动机，他是正人君子，麦修没有理由反对我跟他交往。”

伊晴翻了个白眼。“我跟你解释过，宇格把他父亲几年前的遭遇归咎于麦修。麦修今晚是要尝试告诉宇格真相。”

“万一宇格不相信呢？”翠欣低语。“他们会吵起来。你知道男人是什么样子，他们其中一个会向另一个人挑战，决斗就会发生。”

“不会有决斗的。”伊晴说。“我不会答应的。”

翠欣好像没有听见她说话。“是诅咒作祟。”

“诅咒？”蕾秋蹙起眉头。“你到底在说什么？”

“卢氏诅咒。”翠欣说。“我们在莲娜夫人的沙龙里研究过。”

“旧氏诅咒根本是无稽之谈。”伊晴坚决地说。“目前的情况与诅咒毫无关系。”

翠欣望向她。“你恐怕错了，伊晴。”

麦修在马车闪烁的灯光下打量宇格愤怒不服的脸。他思忖着该如何开始这段他暗自认为是白费唇舌的谈话。

“这些年来我发现怨天尤人比接受事实容易得多。”麦修说。

宇格嘴角一撇。“如果你是要告诉我你跟我父亲的死无关，那么你不用白费力气了，因为我会不相信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得告诉你一些跟你父亲死亡有关的事实。信不信由你，他并不是在赌桌上赔掉大笔财产的，而是生意投资失败赔掉的，有许多人跟他一样。”

“你说谎，我母亲把真相都告诉我了，我父亲死的那晚在‘地狱亡魂’玩牌，你跟他大吵一架。休想否认。”“我没有否认。”“他跟你吵完架回到家后就举枪自尽了。”麦修直视他。“你父亲那晚喝了很多酒，他跟另外几个绅士在牌桌边坐下。他想要加入牌局，我要求他离开赌场，因为我知道他喝得太多，边牌都拿不稳。”“事情才不是你说的那样。”我说的句句实言。我还知道他那天得知财务遭到重挫。除了喝醉酒以外，他还非常沮丧消沉，他在那

种情况下不该赌博的。”“你乘人之危。”宇格怒不可遏地说。“他告诉别人了。”“你父亲离开赌场时对我勃然大怒，因为他原本打算在赌桌上赢回投资赔掉的钱。如果他下场玩，赌输的钱一定会比投资船运生意已经赔掉的钱还要多。”“我不相信你的话。”“我知道。”麦修耸耸肩。“我跟我妻子说过你不会接受我的说词，但她坚持要我对你说明事情的始末。”“为什么？”“她担心翠欣受到伤害，如果你企图利用翠欣来报复我。”宇格握紧拳头，转头凝视车窗外。“我没有伤害翠欣小姐的意图。”“听你这样说，我自然很高兴。”麦修心不在焉地弯曲手指。“因为万一我妹妹出了什么事，我就不得不采取行动。我有责任照顾她。”宇格立刻转头瞪视麦修。“你是在警告我不要接近翠欣小姐吗？”“不是。我承认我原本有那个打算，但柯契斯夫人劝我不要那样做。不过我警告你，不要把我妹妹当成报复我的工具。如果你觉得非把你父亲的自杀归咎于我不可，那么直接冲着我来。光明正大地找我算帐，不要躲在女人的裙子后面。”宇格胀红了脸。“我没有躲在翠欣小姐的裙子后面。”麦修微微一笑。“那么我们没有别的事要谈了，我可以告诉内人我们聊过这件事了，也许她会让我耳根清静一下。”“别告诉我你这么做只是为了要讨好你的夫人，那听起来一点也不像你作风，柯契斯。”“你对我又了解多少？”麦修轻声说。“我对你的了解来自我父亲死后母亲告诉我的话，我听说过你跟卢乔治合伙的各种传闻。我知道你认为狂野鲁莽。还知道你几年前射杀了一个叫毕强森的人，有些人说就在今天早晨你残酷地杀害了范奈克。我对你的事知道得很多，柯契斯。”“内人也是。”麦修若有所思地说。

“你听说过的传闻她也都听说过，但她还是嫁给了我。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她那样做？”宇格一阵错愕。“我怎么会知道？”他清清喉咙。“据说柯契斯夫人是个……有独创性的人。”“的确，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我猜人各有所好，这是无法解释的。”麦修从短暂的沉思中回过神来。“她说你我共同之处。”“我们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宇格不屑地问。

“我们都有个不愿对儿子负起责任的父亲。”麦修回答。宇格瞠目而视。“胡说八道，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荒谬绝伦的话。”“一个小时前我也是这么告诉内人的。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我发现她说的话并非毫无道理。”“会有什么道理？”“你有没有想到过，贝宇格。

“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把他们的烂摊子丢给儿子去收拾。”“我父亲没有制造出什么烂摊子。”宇格激动地反驳。“他是被你的赌场害死的。”“就像我跟伊晴说的，这根本是浪费时间。”麦修瞄向窗外，看出车夫按照他的指示把马车驶向他指定的地点了。“没错。”宇格赌气地说。麦修敲敲车顶示意车夫停车。“我要在这里下车，我需要一些新鲜空气。”宇格望向车外，“这里离你家还很远。”他大惑不解地说。“我知道。”出租马车停了下来，麦修开门下车。他转身望向车里的年轻人。“记住我说过话，贝宇格。如果你非报复不可，尽管冲着我来，不要拿我的妹妹当挡箭牌。我觉得你比你父亲坚强有魄力，能够像男子汉般面对问题。”“可恶，柯契斯。”宇格低声说。“你可以去找你父亲以前的律师谈谈，他能够告诉你当年你父亲实际的财务状况。”麦修开始关车门。“等到一下，柯契斯。”麦修停顿一下。“什么事？”“你忘了警告我不可以追求你妹妹。”“是吗？”宇格皱眉。“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今晚还有别的事要处理，失陪了。”“你的意思是欢迎我登门拜访吗？”麦修淡淡一笑。“你何不登门拜访看看呢？”他关上车门，头也不回地沿着街道走去。这里是伦敦新高尚安静的住宅区，两排大小

适中的房子中间是一个狭长的公园。几幢住宅是漆黑的，但大部分的窗户都还亮着灯。传闻有一点是正确的，麦修心想，范奈克的财务确实进入了窘境，几个月前范奈克还住在比较有钱的社区和比较豪华的房子。今天下午在回想早晨发生的事时，他突然有了深夜造访范奈克的宅邸的念头。他没有把计划告诉伊晴，因为他猜她一定会坚持同行。麦修停下脚步，伫足打量那两排房子，范奈克住的那幢屋子里没有灯光。麦修在街头伫足良久，反复思量着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最后他转过街角，找到通往范奈克宅邸背面的阴暗巷道。月光依稀照出通往后花园的门。未经润滑的铰链在夜色中嘎吱作响。他尽可能轻轻地关上门，穿过后花园，来到厨房的后门前。幸好他在夜间视物的能力极佳，优秀的夜视能力在这些年来对他的帮助很大。发现厨房门虚掩时，他有点惊讶。遣散的仆人显然忘了在离去前锁她门窗。麦修走进厨房，略作停留让眼睛适应黑暗，然后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蜡烛点亮。一手护着微弱的火焰，他开始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前进。他无法肯定自己要找的是什么，但打算从范奈克的书房找起。他在走廊左侧找到杂乱的书房，范奈克的书桌上散布着一大堆文件。麦修看到墨水瓶盖是打开的，一枝羽毛笔摆在旁边，看来好像是范奈克在写信写到一半时受到打扰。麦修放下蜡烛，拿起最上面那张纸。他注意到纸上有几个小小的污点。他把低凑近烛光，不是墨水。可能是浅渍的茶叶或酒液，但麦修认为不是。他几乎可以确定污点是干涸的血滴。低头往下看，他发现脚边地毯上有一块面积较大、更像血迹的污渍。他弯腰准备仔细端详污渍时，颈背的寒毛突然直立起来。他不需要皮鞋踩在地毯上的轻微声响来警告他书房里不只他一个人。一个庞然大物用力砸向他的头，他在千钧一发之际飞扑到旁边躲过攻击。沉重的烛台击中书桌边缘时，响起木头碎裂的声音。麦修在攻击者举起烛台再度挥向他时，扭身一跃而起。

16

麦修再度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开烛台的二度捶击。他不让攻击者有时间做第三度的尝试，他使出从萨玛武术古文中学到的招式侧向旁边，趁对手还来不及转向时侧腿旋踢，他的这一脚把对手踢倒在桌面上。顿时之间，纸笔墨砚齐飞。

攻击者闷哼一声，手忙脚乱地想从书桌上起来。长长的披风和蒙住下半部脸孔的厚羊毛围巾使他的行动不便，他的头发被一顶紧扣在头上的软帽覆盖住。

麦修正要扑向书桌时，书房门口传来的声响引起他的注意。屋子里除他以外，还有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书房门口的那个人的脸也笼罩在斗篷兜帽的阴影里和蒙面的围巾下。

麦修眼睁睁地看着新来者举起一只手臂，烛光照在一把小手枪的枪管上，握着手枪的是一只戴着粗厚手套的手。麦修抓起差点打破他头颅的烛台朝门口的那个人扔去。

烛台打中第二个攻击者的胸膛时，手枪走火。麦修听到子弹射进他背

后的橡木墙板里面知道他还有一些时间。第二个攻击者需要一、两分钟才能把单发小手枪重新填满子弹。

麦修跃身扑向书桌上挣扎着想要起来的第一个攻击者。

冲击力使麦修和第一个攻击者双双从书桌跌到地毯上，他们翻滚着撞上一张椅子后反弹滚向书桌。麦修避开一拳，举起他的手枪准备攻击。在最后一秒钟，他感觉到第二个歹徒向他接近。

再度使出萨玛武术里的招数，他扭向一侧把脚踢出去。冰凉的火焰窜过他的手臂。

他顾不上疼痛，狠狠一脚踢向刚刚从地板上爬起来的第一个歹徒。歹徒往后倒在书桌上。

麦修站稳脚准备下一波的攻势，但令他惊讶的是，两个歹徒居然转身跑出书房。他们的脚步声一路穿过走廊奔向屋子后方。

对手的逃跑使全心应战的麦修一时之间错愕地呆立原地。

他回过神来时立刻冲出书房，但已心知太迟。他听到厨房门砰地一声关上。

“可恶！”

他伸出一只手扶着墙壁做了几次深呼吸，他感到莫名其妙的头昏眼花。

麦修皱起眉头，他是怎么了？他认为自己的体能状况极佳，搏斗也只持续了几分钟。

他突然发觉左手臂的火焰由冰冷转为炽热，他低头一看，发现外套的衣袖被割破，鲜血正逐渐渗透到昂贵的衣料里。

两个歹徒显然是有备而来，一个带枪，一个带刀。他们在范奈克书房里找的东西对他们一定很重要。

不知道他们找到了没有，麦修纳闷着。

他扯下颈巾绑在流血的手臂上，回到范奈克的书房，拿出寻找古萨玛遗址的精神和方法开始继续搜查。

一个小时后，麦修斜倚在自家书房的海豚沙发上，让伍顿替他缝合伤口。听到伊晴大呼小叫地奔下楼时，皱眉蹙额的他不禁咧嘴而笑。

“受伤？”伊晴的声音透过紧闭的书房门传来，声音大得连街上的行人都可以听到。”你说他受伤了是什么意思？他现在人在哪里？伤得重不重？伍顿有没有叫人去请医生？”

伊晴连珠炮似地问题伴随着下楼的急促脚步声传来。“伍顿在替他疗伤？伍顿？伍顿？天啊！伍顿是仆役长，不是医生。”

“夫人很担心。”伍顿一边说，一边用绷带包扎缝合好的伤口。“显然如此。”麦修闭起眼睛，把头往后靠在沙发上，他暗自微笑。“家里有个妻子的感觉很奇怪。”

“请别见怪，爵爷，但柯契斯夫人比大部分的妻子更奇怪一点。”

“大概吧！”麦修说。

他满足地倾听着伊晴继续发号施令和要求更多的讯息。

“立刻去把他的床准备好。”伊晴命令道。“你，查理，就是你，去准备担架把爵爷抬上楼。”

麦修不情愿地睁开眼睛。“我们之中的一个最好赶快去阻止她，否则她会整幢屋子都改造成医院。”

伍顿的脸色煞白。“建议有人该去阻止柯契斯夫人时，拜托不要看着

我。”

“我从来不知道你也会缺乏胆量和坚忍，伍顿。”

“我从来没有被迫跟夫人那种独特性情的女人打交道貌岸交道过。”

“我也是。”

伊晴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地砖上的是血，对不对？柯契斯的血。我的天啊！拿绷带来，还有水和针线。快一点。”

“做好准备，伍顿。”麦修瞄向房门。“她就要到了。”

伍顿长叹一声。

书房门被用力推开，穿着睡袍和戴着睡帽的伊晴冲了进来。她圆睁的眼眸立刻转向沙发。麦修努力装出既英勇又可可怜的模样。

“麦修，出了什么事？”她在沙发附近戛然而止，她的目光飞向他左臂的白色绷带，然后转到托盘上沾满血迹的破衬衫。麦修可以发誓她的脸色忽然惨白起来。

“不要紧的，伊晴。”他说。“镇定一点，亲爱的。”

“天啊！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叫你独自搭乘出租马车离开的。街头犯罪活动太猖獗了，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回家，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我劝你跟贝宇格谈谈时不知道在想什么？”麦修举手示意她暂停。“千万别因这件事而自责，亲爱的。你也看到了，我没有生命危险。伍顿对这种事颇有经验。我向你保证，他比一般的医生更高明。”

伊晴满眼狐疑地望向伍顿。“哪种经验？”

“我陪同爵爷出国找寻古萨玛。”伍顿说。“意外和冒险是家常便饭。无论是在船上或挖掘时，有同伴外伤骨折都由我照顾，因此我变得相当善于此道。”

“噢！”伊晴窘了一下，接着满意地点头。“只要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伍顿，我猜我们可以依靠你。”

“绝对可以。”麦修向她保证。“伍顿对医药很有天分。在我们的旅途中，他学会了各种有趣的疗法和处方。”

“什么样的疗法和处方？”伊晴问。

伍顿清清喉咙。“举例而言，我在缝合爵爷的伤口前先把白兰地倒在伤口上。许多水手和军人都相信烈酒可以防止感染。”“有意思。”伊晴说。“我猜你还倒了一些白半地进爵爷的喉咙里，那也是疗法的一部分吗？”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麦修咕哝。

伍顿轻咳一声。“缝合伤口前，我还把针在烤过。这是东方人常用的方法。”

“听说过。”伊晴蹲下来检视麦修左臂上的绷带。“血好像止住了。”

“伤口不是非常深。”伍顿说，语调微微软化。“爵爷过两天就会复原。”

“太好了，这样我就放心了。”伊晴站起来抱住伍顿。“我要如何感谢你救了柯契斯的命？”

伍顿浑身一僵，脸上一副惊骇欲绝的表情。“哦，夫人。拜托……千万不要这样……”他气急败坏地用眼神向麦修求救。

“伊晴，我想你最好放开他。”麦修努力压抑笑容。“伍顿不习惯这种致谢方式。我向来以金钱酬谢他，我相信他比较喜欢那种方式。”

“噢，那当然。”伊晴连忙放开伍顿，往后退开一步。“对不起，伍顿，我不是有意使你难堪。”她给他一个灿烂的笑容。“但我希望你知道我非常感

激你今晚做的事。我欠你这个人情，如果有我能为你做的事，你一定要告诉我。”

伍顿胀红了脸，用力吞咽了一下。“谢谢夫人，但我可以向你保证，爵和我的长久关系使这种提议成为多余。如果受伤的是我，他也会为我疗伤。事实上，那样的情形确实有过一、两次。”

“他替你缝合伤口伊晴显然十分感兴趣。“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在陵墓里不幸出了点意外。”伍顿急忙往门口退去。”我先下去了，你和爵爷一定有话要说。”伍顿转身，逃命似地跑出书房。伊晴等到书房门关上后在麦修身旁坐下。“告诉我事情的经过。你是不是遇到拦路抢动的强盗了？”“说是强盗恐怕不大正确。”伊晴突然惊骇地睁大眼睛。“不会是贝宇格在盛怒之下攻击你吧？”“不是。”

“谢天谢地。刚才我差点以为是在你们谈话时，气得发疯了。”

“据我所知，贝宇格的神志很正常。但他对我说的话毫无兴趣。”

“哦。”伊晴叹了口气。“我确实是那么希望他会了解……算了，那是另一个问题。告诉我全部的经过，麦修。”

“说来话长。”麦修稍微换个姿势，但臂伏尔加立刻使他皱眉蹙额。

伊晴的眼睛立刻充满怜惜之情。“伤口很痛吗？”

“我想我需要再来一杯白兰地。为了我的神经，你知道。麻烦你帮我倒一杯来好吗？”“好，没问题。”伊晴从沙发上跳起来，快步走向放酒的小茶几。她抓起水晶酒瓶，用力过猛使瓶塞跳脱跌落到地毯上。她不理睬瓶塞，倒了两大杯白兰地。

她回到沙发前，把其中一杯递给麦修，然后在他身旁坐下。“我发誓，这整件事多少有点令人心神不宁。”她喝了一大口白兰地，立刻呛得咳起来。

麦修轻抚她的背。“白兰地可以安抚你紧张过度的神经。”

她瞪他一眼，“我的神经没有紧张过度。我告诉你几百遍了，我的神经坚强得很。”

“那么白兰地可以安抚我的神经。”麦修喝下一大口。“从何说起？啊，对，就像我告诉你的，我跟贝宇格谈了他父亲的事。谈完后我下了马车，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在范奈克住处前面的街上。”

“那么巧？真奇怪。”

“我也很吃惊。总而言之，我心想既然来了，不如就去他的书房里到处看看。”

伊晴的酒杯差点掉下来。“你做了什么？”

“亲爱的，犯不着那样对我大吼大叫，你一定知道惊魂未定、余悸犹存，经不起更多的刺激了。”

“我不是有意的，我是太吃惊了。麦修，也许你不该那样坐着，那会使你感到头昏的。

你何不把头放在我的腿上？”

“好主意。”

伊晴环住他的肩膀，把他的头移到她的大腿上。“好了，这样好多了吧？”

“的确。”麦修闭起眼睛，享受着她的柔软温暖。他在无意中吸进她的幽香，他的身体立刻有了反应。“我说到哪里了？”

“范奈克的书房。”伊明皱眉俯视他。“你想去那里做什么？”

“我只不过是想随便看看，他的横死令我有点担忧。你知道我有多么容易的心烦意乱。”

伊晴温柔地按摩他的额头。“你在鲁莽行事前应该先跟我商量的。”

“我不知道是否有值得担忧之事，所以才想溜进范奈克的书房看看。”

“你找到什么非比寻常的东西吗？”

“血迹。”

伊晴的手停在他的额头上。“血迹？确定吗？”

“十分确定，而且血迹还十分新。地毯上有一大块。没有人费心去清洗，由此可见流血范奈克死前不久发生的。”麦修停顿一下。“也许是在他遣散仆人之后。”

“他遣散了仆人？什么时候？”

“听说是昨天下午。”

“但是，麦修，那不就意味着他宁愿离开伦敦也不愿意跟你决斗吗？”

“是的。言归正传，他书桌上的一张纸上有几滴血，巧的是纸上写了日期。看来像是范奈克正要开始写信时遭人打断。“纸上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昨天，也就是决斗的前一天。”

“我的天啊！”伊晴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炉火。“你认为他是决斗的前一天晚上在自己的书房里遭到射杀的吗？”

“可能性很大。”麦修沿着她的视线望去，心不在焉地暗忖着范奈克的鬼魂会不会出现在火焰里。接着判定范奈克不会阴魂不散地纠缠他。

“但那就会意味着他不是被拦路抢劫的强盗杀害的。也许是闯空门的贼？”

“普通的盗贼不会那么费工夫地把受害者的尸体拖到决斗地点去。”麦修说。“普通的盗贼更不会知道范奈克有拂晓之约。”

“有道理。”伊晴皱着眉头思索道。“但那就意味着——”“正是。”麦修在她的大腿上转了转头，希望把她的注意力引回他的额头上。“我想这样推论应该不会错，杀害范奈克的人跟范奈克相当熟，知道决斗的事，把范奈克的尸体运到盖伯农场可能是企图嫁祸给我。”

伊晴用手指敲着麦修的右肩。“这么说来，凶手是范奈克的熟人了。”

麦修迟疑一下。“我相信涉案的有两个人。”

“两个人？你怎么知道？”

“因为今晚我溜进范奈克的住处时，打扰到正在屋里搜查的两个人。”麦修说。“他们比我先到那里，我的出现令他们不悦。”

伊晴的手指突然抓信他受伤的手臂。“你就是那样受伤的吗？他们之中的一个用刀刺伤了你？”

麦修猛吸一口气。“我很感激你的关心，亲爱的。但你扑着的是我受伤的手臂。”

“噢，我的天啊！”伊晴立刻放手，圆睁的眼眸里充满歉意。“我听得及入神，一时之间竟然忘了。”

“我了解。人在心慌意乱是时有时会那样。”

“我没有心慌意乱。好了，继续说下去。”

“长话短说，在混乱的扭打中，其中一个歹徒用刀刺伤了我。我无法辨识他们，因为他们两个都披着斗篷，用围巾蒙住脸，说来遗憾，他们两个都逃脱了。”

“麦修，你有可能送命啊！”

“但没有。好了，这是沉闷乏味的部分。比较有意思的是，两个歹徒逃走我在屋里找到的东西。”

他需要白兰地不是为了止痛，而是为了给他勇气赌一赌运气。他知道他即将做的事就像飞蛾扑火般愚蠢。

“你在受伤后还留下来搜查屋子？柯契斯，你怎么会做出那么愚蠢的事来？你应该直接回家才对。”

搜查屋子并不愚蠢，麦修心想，愚蠢的是他现在要做的事。

“我只在范奈克的书房里逗留了几分钟。”他说。“找到那本日记后就离开了。”

伊晴眉头深锁。“什么日记？”

“在你旁边茶几上那本。”

伊晴望向那本皮面装帧的薄薄本子。“范奈克的日记吗？”

“不是，它属于你的朋友露西。”

“露西？”伊晴困惑地盯着日记。“我不明白。”

“范奈克把它藏在书桌的秘密夹层里。”

“但他为什么要费心把它藏起来？”

“不知道。”麦修若有所思地看她一眼。“但我确实有想到我在范奈克屋里遇到的那两个人很可能就是在找这本日记。”

“为什么？”

“除非我们之中的一个翻阅这本日记，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麦修把心一横。“由于露西是你的朋友，所以我认为应该由你来。”

伊晴面有难色。“你认为看她的日记妥当吗？”

“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伊晴。对她又会有什么伤害？”

“这个嘛……”

“你我专门研究早已作古的人留下的讯息，和他们坟墓里的东西。”

“你说的是古萨玛人留下的文物。露西不是古萨玛人。”

“有什么差别吗？死了就是死了。死了几年和死了几十年都是死了。”

伊晴伸手地碰触日记。“我觉得看她的日记好像会侵犯她的隐私。”

“我们毫无疑问地会侵犯到她的隐私。但我想知道为什么范奈克觉得它很重要而必须把它藏得那么隐密，以及为什么那两个人今晚搜查他的屋子可能是在找它。”

“但是，麦修……”

“如果你不想看露西的日记，伊晴，那么就由我代劳吧！”

伊晴还来不及回答，书房门就被推开。麦修转头看翠欣站在门口满脸苦恼地盯着他看。

然后她开始尖叫，令人毛骨悚然地凄厉叫喊使麦修皱眉蹙额地伸手捂住耳朵。

“好了，翠欣。”伊晴厉声道。“麦修很快就会复原的。”

“诅咒生效了。”翠欣伸手按住胸口。“流血。就像诅咒预言的一样。”

她转身拔腿就跑，逃命似地奔上楼梯。好像后面有妖魔鬼怪在追她。

“我想我妹妹天生注定该当演员。”麦修嘀咕。“她到底是怎么了？满口胡说八道的诅咒是怎么回事？”

“她在舞会回家的途中也提过。”伊晴柳眉微蹙地说。“好像是她和其他

参加莲娜夫人沙龙的女孩一直在研究卢氏诅咒。”

“可恶！我认为莲娜不至于那么糊涂。”

“我怀疑莲娜夫人信以为真。”伊晴说。“我肯定她只是把它当成某种有趣的游戏。但像翠欣那种年纪和神经质的女孩有时会把那种事看得太认真。”

“该死的神经质老是给身受其苦的人惹麻烦。”麦修叹息道。

伊晴在麦修睡着许久后仍然无法成眠。她辗转反侧，企图在大床上寻得一个较舒服的姿势。时间忽然变得漫长难捱。从窗外流泻进来的凄凉月光在地毯上缓缓移动。虽然清楚地感觉到麦修安睡在身旁，但一想到要看露西的日记，她就感到分外孤独。

她不愿翻开日记的原因不只是为了隐私问题，但她也知道不面对日记就无法成眠。如果她不看，麦修就会看露西的日记，逃避无可避免的事是没有用的。

伊晴悄悄下床，披上睡袍，套上拖鞋，转身俯视麦修。他趴在床上，脸转另一边，赤裸的肩膀在白色床单的衬托下显得结实有力，黑发间的那道银丝在月光下发出寒光。伊晴想到麦修有种与黑夜极为相容的气质。

一股不祥的预感令他不寒而慄，她想趣梦里的那个人影，麦修和萨玛利斯合而为一的化身，一个被困在阴影中的人。

她快步从床边走开，穿过冷冷的月光进入她自己的卧室。她在背后带上连接两个房间的门。

露西的日记摆在靠窗的桌子上，伊晴拿起日记端详永久。薄薄的日记本变得沉重，使她更不愿意翻开来，好像有股无形的力量在阻止她。

被自己的胡思乱想惹恼了，伊晴赌气似地坐下来点亮油灯。

麦修听到连接两间卧室的门悄悄关上时，才睁开眼睛。他翻身仰卧，把未受伤的手臂枕在头下，凝视着天花板。

他知道伊晴到她自己的卧室去看露西的日记，如果答案可以在其中找到，她会发现的。

根据蕾秋的说法，露西并不是伊晴以为的那种忠实好友。范奈克夫人对伊晴友善态度显然别有居心。麦修告诉自己，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伊晴被迫认清露西的真面目。

但他知道他在骗自己。认清露西的真面目并不是最坏的情况。

最坏的情况是伊晴会认清他的真面目。

麦修犹豫到无法再等待。伊晴的卧室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那种寂静逼得他要发狂。他掀开棉被下床，急切之情忽然汹涌而至。他不该那么傻的，也许现在还来得及挽回。

他找到他的黑色睡袍，跟衣袖搏斗了一会儿，后来不得不放弃把常任的手臂塞进衣袖里的蠢试。他像披斗篷似地把睡袍披在肩上，快步走向连接门。

他在门前停下来深吸口气，伸手握住门把，轻轻推开门。

看到伊晴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时，强烈的后悔使他背脊发惊。露西的日记面朝下地推开放在她的腿上。麦修立刻看出他对日记内容的猜测是正确的。他站在原地紧握着门把，劫数难逃的预感使他心情沉重。

“伊晴？”

她转头望向他，粉颊上挂着两串泪珠。

“怎么了？”他低声问。

“露西有外遇。”伊晴语不成声地啜泣。“她的婚姻不幸福，有外遇也不足为奇。我不怪她另觅幸福。真的。但是，噢，麦修，她为什么要利用我？我还以为她是我的朋友。”

麦修的心揪紧，他早猜到会是这样。“露西利用你？”

“三年前她邀请我到伦敦探望她就是那个原因。”伊晴用手绢擦拭眼泪。“事实上，那是她要我来伦敦的唯一原因。她不想让范奈克发现她有外遇，她怕他会断绝她的经济来源。

也许还会送她去乡下住。他已经为了她没有替他生下继承人而生气了。”

麦修缓缓走向她。“原来如此。”

“露西在日记上写说她受不了范奈克的碰触，她嫁给他只是为了他的爵衔和钱。”伊晴摇着头说，好像无法完全理解她从日记里得知的事。“她对这一点很直率。”

麦修停在伊晴面前，默不作声。

“她认为只要我在伦敦当她的伴护，范奈克就会以为她情夫的恋爱对象是我。”

“雷亚泰。”麦修轻声说。

“什么？”伊晴一边擤鼻子，一边斜眼看他。“哦，对，是亚泰，她是她的情夫，她似乎对亚泰一往情深。她写说她打算跟他远走高飞，但在时机到来前，她想尽可能多跟他在一起。”

“而你使她能够经常跟亚泰在一起又不会引起范奈克的怀疑。”

“没错。”伊晴用手指擦掉眼泪。“亚泰跟她密谋串通，使我看起来像是他追求的目标。范奈克和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信以为真。他的演技确实很逼真。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考虑……算了，那已经不重要了。”

“很遗憾你被迫以这种方式得知真相。”麦修说。

“别责怪自己，麦修。你不可能知道我会露西的日记里发现什么。”她挤出一个悲伤的笑容。“我不得不承认你说的对。看来我在某些方面相当天真，而且好骗。”“伊晴……”

“现在想想，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三年前我跟亚泰在一起时，上点也没有察觉他跟露西的恋情。我连猜都没有猜过他是在利用我公开跟露西见面和私下跟她幽会。难怪每次我们三个一起出动时，露西的心情都那么好。”

“很抱歉。”麦修低声说，他想不出此时还能说什么。他温柔地把伊晴从窗前的看书椅里拉起来。

“麦修，我怎么会那么笨？”伊晴把头靠在他的胸膛上。“露西在日记里写了许多的坏话。她嘲弄我、讥笑我。我觉得我以前根本没有真正地认识露西。”麦修没有话可以安慰伊晴或他自己。他拥着她，默默无语地凝视着窗外的夜色。他不禁好奇自己是否真的神经过敏。但话说回来，使他心寒的强烈绝望也许就是践踏纯真的娇弱花朵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两天后伊晴端着茶杯在蕾秋的小客厅里走来走去。“我仍然无法使自己相信，我对露西的看法竟然错得那么离谱。”

“我知道你不愿意认为露西是坏人。”蕾秋坐在沙发上忧心忡忡地望着露西。“你把她想像成朋友，你对你喜欢的那些人向来是忠心耿耿。”

“她确实是我的朋友，我不是想像的。”伊晴停在窗前凝视窗外的街景。“我们在思提郡当邻居时，她对我很和气。”

“那是因为你和她很和气，你总是邀请她留下来过夜。”

“她把她的衣裳送给我。”

“她送给你的衣裳都是过时的。”蕾秋嘀咕。

“流行时尚在思提郡不重要。”

“对露西很重要。”

“她在我父母双亡后经常来看我，跟我一起喝茶。”

“她找你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事可做，乡村生活对她及沉闷乏味。”

“我们在一起谈古萨玛。”

“谈古萨玛的人是你。”蕾秋说。“露西恐怕只是假装感兴趣而已。”

伊晴猛然转身。“你为什么要说那种话，姑姑？”

蕾秋长叹一声。“我承认我跟你的朋友露西不是很熟，但据我所知，她并不是非常有人缘。”

“道听途说。”伊晴坚持说。“全部都是蜚言蜚语。”

“很遗憾，亲爱的，所有流传的说法她自私任性、鲁莽冲动、脾气古怪又阴晴不定。”蕾秋不客气地指出。

“她急于逃离她叔叔家，康佐志并不是那个很讨人喜欢的人，我的父母向来不喜欢他。”

“我知道。”蕾秋说。

伊晴想起露西头一次来找她，求她让我留下来过夜时的眼神。“康佐志令她害怕，尤其是喝多了酒时，有好多次宁愿求我让她留下也不愿回去独自面对她叔叔。”

“你总是收留了她。”蕾秋耸耸肩。“伊晴，我真的不想跟你争辩这件事。露西已经死了，现在来探究她的过去又有什么意义？”

“大概没有意义吧！”

蕾秋表情凝重地注视着伊晴。“你说你从露西的日记里得知她和雷来泰的关系？”

“对。我知道看她的日记不道德，但柯契斯相信日记里可能有范奈克为什么遭人杀害的线索。我已经看了三分之一了，但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解释命案的线索。”

蕾秋皱起眉头。“我还以为范奈克是被拦劫的强盗杀害的。”

“我们对那一点并不十分肯定。总而言之，柯契斯说我不看日记，他就要看。我觉得有义务保护露西的隐私，避免让陌生人看她的日记。”

“的确。请问柯契斯怎么会拥有露西的日记？”

伊晴清清喉咙。“他，呃，去范奈克的住处时发现的。”

“他去范奈克做什么？”

“他觉得范奈克的命案有些疑点。”伊晴飞快地动着脑筋。“他认为跟范奈克的仆人谈谈有助于理清那些疑点。”

“原来如此。”

伊晴不喜欢蕾秋语气中的怀疑。“就他的情况而言，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她辩护道。

“毕竟流言把柯契斯的名字跟范奈克的命案扯在一起。但我希望他事先告知我，他的意图就好了。”

蕾秋扬起眉。“柯契斯处境确实尴尬，但这对他来说并不是第一次。”

伊晴怒目而视。“他想要证明他的清白，使流言止息。”

“那恐怕是不可能的事，他应该很好清楚才对。”蕾秋挖苦道。“人们向来喜欢‘冷血柯契斯’有关的蜚言蜚语。像事实真相这种小事不大可能使情况改观。”

“不要说他冷血。”

“我道歉。”蕾秋听来不但毫无歉意反而像在生闷气。

伊晴蹙起眉头。“蕾秋姑姑你怎么了？”

“没什么。”蕾秋连忙说道。“我们言归正传，你说柯契斯发现露西的日记，把日记交给你看？”

“对。我打算今晚把它看完，但我怀疑会有新发现。可怜的露西显然对雷亚泰十分痴迷，她决心跟他远走高飞。她梦想着要去意大利跟亚泰自由自在地双宿双飞。”

“我猜在意大利时，露西希望过她已经逐渐习惯的奢华生活。”

“她在日记里提到亚泰似乎有很丰厚的收入。”

“的确。”

“但他不愿意带她去意大利。”伊晴回想起露西在日记里日渐增强的急迫语气。“她为此而烦恼得几乎发狂。要知道，她深爱亚泰。”

“是吗？”

“她写说范奈克经常为了她拒绝跟他行房事大发脾气，他强迫她就范了几次。”伊晴打个哆嗦。“我相信范奈克做得出那种事。露西不愿意怀他的孩子，有一次竟然去柏德街找一个妇人帮她拿掉肚子里的骨肉。”

“原来如此。”

“我猜范奈克不是知道了堕胎的事，就是知道了露西打算离开他。”

“因此气得杀了露西？”

“对。”伊晴告诉自己事情的经过简言之就是如此。但是每次重复时，她都会想到范奈克是如何断然否认跟露西的死有关。

“如果范奈克害死了露西，那么他也遭到报应了。”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

“大概吧！”伊晴凝视着街道对面的成排房子。

“你还有别的心事吗？”蕾秋问。

“我这两天一直在思索跟露西的行为有关的一种推测。”伊晴缓缓地说。

“什么推测？”

“我认为她可能有病。”

“有病？”

“也许是某种狂病。”伊晴转身面对蕾秋，对自己的推测益发肯定。“那可以说明许多事。她的鲁莽任性、她的不顾一切、她的喜怒无常。”

“哦，伊晴，我不认为……”

“我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蕾秋姑姑。露西在她叔叔家里可能受了不少折磨，也许比她承认的还要多。她的心智也许因此受到了影响。那无疑是种

逐年恶化的病，难怪她在离开思提郡后变得跟以前判若两人。”

“我不觉得她有什么不同。” 蕾秋说。

伊晴听不进去，完全沉迷在她的新理论中。“现在我明白她为什么密谋利用我来掩饰她和雷亚泰的恋情。蕾秋姑姑，你明白了吗？等我到伦敦来陪她时，她的精神已经失常了。” 蕾秋凝视她良久。“你也许是对的。”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伊晴斩钉截铁地说。“露西向来不是很坚强。她所受到的虐待，先是她叔叔，然后是她丈夫，想必使她焦虑、烦恼到不堪忍受的地步，最后终于毁了她。没错，精神方面的疾病解释了一切。”

伊晴心情突然平静起来，她终究没有看走眼，露西有病又极端不快乐，在日记里写伊晴的坏话时已经精神失常了。

伊晴步下马车登上宅邸门阶时的心情比出发去找蕾秋姑姑时轻松得多。人死不能复生，但友情的温馨回忆再度在伊晴心中巩固。可怜的露西，生前吃了那么多苦。

前门在楼梯顶层打开。伍顿站在门口。

“欢迎回家，夫人。”

“谢谢你，伍顿。” 伊晴微笑着解开软帽系带。“柯契斯在书房里吗？”

“不在，夫人，爵爷出去了。”

“出去了？哪里？”

“他没说，夫人。”

“但是他的伤怎么办？他应该在家里休息才对。”

伍顿在她身后关上门。“爵爷对这种事向来不听劝，夫人。”

“他一回来就通知我，我有事跟他说。”

“是的，夫人。” 伍顿停顿一下。“夫人今天下午还需不需要马车？”

正要上楼的伊晴回头望向他。“不需要，我不打算再出门，怎么了？”

“我只是想确定夫人不需要交通工具。” 伍顿回答。“翠欣小姐提到她要去莲娜夫人家，我以为我们今天可能用到两辆马车。”

“不用多准备一辆了。” 伊晴微笑道，然后快步拾级而上。

抵达楼上后她直接朝她的卧室走去，她决心在今天下午看完露西的日记。对露西的精神疾病有了清楚的了解后，她应该能够以比较客观、超然的立场去分析日记的内容，这两天她一直觉得友谊被露西辜负而忧伤得无法清晰地思考。

她打开卧室门冲进房间，把软帽随手往床上一扔，接着吃惊地愣了一下。

房间里还有别人，翠欣抱着露西的日记站在窗前，一脸苦恼地望着伊晴。

“翠欣？” 伊晴朝她走近一步。“你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抱着那本日记？那是我的东西。”

“伊晴，请原谅我。我知道你一定认为我很讨厌，但希望你谅解我也是迫不得已。”

“你到底在说什么？”

“卢氏诅咒。”

“别再提那个荒唐的诅咒了。”

“但是你看不出来吗？麦修前天晚上差点因它而送命。只有我能在有人真的送命前结束这场灾难。”

“胡说八道。”

“卢氏诅咒是真有其事，伊晴。我们都答应不再谈它，但我焦虑得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土简铭文的预言——实现了。”

“什么土简？”伊晴犀利地问。

“莲娜夫人有一些古萨玛土简，诅咒就写在其中一个土简上。”

“不可能，你先冷静下来，翠欣。”伊晴朝她又跨出一步，但突然又停下来。“卢氏诅咒跟我朋友的日记有什么关系？”

“我无意中听到你跟麦修谈它。我知道日记是麦修受伤那晚从范奈克家里拿出来的，这就是他差点送命的原因。”

“你认为出了什么事？”伊晴谨慎地问。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范奈克是卢氏诅咒的受害者。这本日记跟范奈克密切相关。麦修从他家里拿走日记而差点送命，因为日记已经被诅咒玷污了。”

“天啊！翠欣……”

“我不能坐视灾祸继续蔓延，必须有人予以阻止。莲娜夫人研究过许多古萨玛诅咒，她一定知道该怎么消灾解厄。”

“一派胡言。”伊晴走到床边拾起软帽。“我听够了卢氏诅咒之说。也该是结束那个愚蠢流言的时候了。”

翠欣不确定地看着伊晴戴上帽子。“你打算怎么做？”

“那还用问吗？”伊晴给了她一个鼓励的微笑。“我今天要跟你一起参加莲娜夫人的沙龙，翠欣。我要亲眼看看刻在那个土简上的诅咒。”

麦修在伊晴她们的马车离开不久后到家。他为了暂时抛开黯淡的心情而先后前往俱乐部和马市。但连上等的骏马也无法提高他低落的情绪。

得知伊晴不在家时令他大失所望而又如释重负。他渴望把她拥入怀里却又不敢直视她的眼睛，他对真相大白的恐惧远超过对黑夜幻影，毕竟他已经习惯了幽灵鬼魅。

他走进书房，百感交集的情绪陌生得令他懊恼。他忽然想到，从认识伊晴的那天起，他已体验了各式各样奇怪陌生的感觉和心情。

他解开领巾扔到一旁，然后在书桌后坐下。打开一本厚厚的希腊古书，他企图以研究来麻醉自己。这本古书里提到一个神秘岛屿，他怀疑就是古萨玛。如果他的看法正确，那么他对希腊人和萨玛人之间贸易通商的猜测就能得到证实。

希腊文在他看来跟英文一样易读易懂，但是今天他发现自己必须把一个句子反复看好几遍才看得懂。心有旁骛和焦躁不安使他难以集中精神。

一点用也没有。每次他注视着白纸上的黑字，伊晴转述日记内容时的痛苦眼神就在眼前浮现。他几乎可以感觉到她的泪水，过去两天来，他每天夜里都难以成眠。大难临头和在劫难逃的感觉使他惶恐不安。

他为什么要自取灭亡地强迫伊晴看那本日记？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这个要命的问题，却始终不曾找到答案。

麦修合起古书，往后靠在椅背上伸手按摩颈背。疲倦感悄悄袭向他。在研究古萨玛时，他是个思绪慎密、有条有理的人。但他似乎无法了解自己的举动，他到底是怎么了？

敲门声打断他阴郁的思绪。

“进来。”

伍顿出现。“霍夫人求见，爵爷。”

“蕾秋？不知道她找我有何事。请她进来，伍顿。”

蕾秋快步走进书房，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愤怒表情。麦修从来没有见过她这副模样，他缓缓站起来，心里提高了警觉。

“爵爷。”

“你好，蕾秋。”麦修注视着她在书桌对面坐下。“伍顿有没有告诉你伊晴不在家？”“我是来找你的，柯契斯。”

“原来如此，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不跟你拐弯抹角，爵爷。”蕾秋冷冰冰地说。“你为什么把露西的日记给伊晴？”“你说什么？”

“你听到了？你找到了露西的日记，有没有？”

“有。”

“你把日记给了伊晴。”蕾秋说。“你一定猜得到日记的内容会令她受到伤害。你为什么要把日记给她？”

全凭多年的习惯和练习，麦修才保持面无表情。他小心翼翼地往后靠在椅背上。“露西是伊晴的朋友，日记应该由伊晴来看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胡说，你把日记给伊晴是想摧毁她对她朋友的幻想。不必费力气否认了。”

麦修沉默不语。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蕾秋气愤地瞪着他。“破坏露西在伊晴心目中的形象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是你先告诉我露西不是伊晴想的那种心地善良、情操高贵的朋友。我回到伦敦后私下打听了一番，所有的人都证实你所言不假。”

“那又怎么样？”

麦修玩着羽毛笔。“面对事实才是明智之举，不是吗？真相迟早会大白。”

“露西是伊晴在父母双亡后唯一的朋友。要不是有露西，伊晴在思提郡会非常孤单寂寞。她有权利对露西心存幻想。”

“露西和那个可恶的雷亚泰利用伊晴来掩饰他们的暗通款曲。你称那个为友谊吗？”

“不，我不认为那叫友谊。”蕾秋眯起眼睛。“但露西死都死了三年了，你现在逼伊晴认清真相对你有什么好处？”

“范奈克的死有些疑点需要理清。”麦修端详着羽毛笔的笔尖。“我以为露西的日记里可能有线索。”

“你可以私下看那本日记，爵爷。没有必要告诉伊晴你发现了它，更不用说胁迫她看了。”

麦修感到心头一紧，但分辨不出揪紧他心的是痛苦或愤怒。“我没有胁迫伊晴看那本日记。”

“在我看来跟胁迫没有两样。伊晴告诉我你扬言说她不看，你就要看。她为了保护露西的隐私，只好屈服在你的恐吓之下。”

“可恶！我做的是我认为对伊晴最好的事，她必须认清露西的真面目。”

“少来了，真相才不是这里的重点。你根本是存心想摧毁伊晴对她仅有的一个朋友的珍贵回忆。爵爷，容我直言，‘冷血柯契斯’之名你真当之

无愧。你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的确够冷酷无情。我本来还在纳闷你什么时候才会流露出你的本性来。不幸的是，现在已经来不及救我侄女脱离这桩注定成为悲惨灾难的婚姻了。”

羽毛笔突然断裂成为两段，麦修吃惊地低头注视着指间的羽毛笔残骸。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在书桌上。“你有权利发表你的意见，霍夫人。”

“令人不禁好奇你的动机何在。”蕾秋站起来，高高在上地睥睨他。

麦修也跳起来，隔着书桌与她怒目相对。“除了揭露真相外，我没有其他的动机。”

“我才不信，可恨的是，我居然相信你喜欢我侄女。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她？”

麦修握紧一只手，猛然转身，一拳捶在墙壁上。“你有没有想过，霍夫人，我也许厌倦了生活在欺骗妻子的谎言中？”

蕾秋沉默片刻，气氛突然凝重起来。“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轻声细语地问。

麦修努力控制住自己，他深吸口气。“没什么重要的，再见，霍夫人，伍顿会送你出去。”蕾秋傻了眼，凝视了他好一会儿，接着一言不发地转身走身门口。

麦修等着蕾秋离去后才移步窗前，伫立凝视着窗外的花园许久。

他终于得到问题的答案了，现在他知道他为什么把露西的日记给伊晴看。

他把遮住伊晴的眼睛的面纱揭开不是因为他想要强迫她认清露西的真面目，他那么做是想要伊晴认清他的真面目。

几分钟前他在沮丧愤怒中对蕾秋脱口而出的是令人痛苦的实话，他无法继续生活在瞒骗伊晴的谎言中。他必须知道她在认清他的真实本性后还会不会爱他，他必须知道她能不能爱“冷血柯契斯”。

伊晴是多么聪明的女子。当他强迫她看露西的日记时，她不可能看不出他露出的底细。

她毕竟是石易钦。

萨玛沙龙的成员围坐在她们优雅的女主人面前形成一个半圆形。伊晴打量着其他的成员，发现除了露西莲娜和她本人以外，所有的贵族小姐年纪都非常轻。伊晴敢打赌那些衣着光鲜亮丽的女性没有一个人超过十九岁。许多女孩的年纪更小，都是步入社交界的第一季。

莲娜一身浅蓝地对她的客人亲切微笑，她的管家忙着倒茶。

伊晴忽然想到，在今天以前她见到莲娜时不是隔着一段距离，就是在夜间烛光照耀下的舞厅里。

大家都知道女人在烛光下会比在日光下更美。但是，伊晴惊讶地注意到莲娜的姿色在日光下减损得比大部分的女人更多。明亮的日光使这位绰号“天使”的贵妇看起来冷峻得令人意外，她浅蓝色的眼睛使伊晴联想到宝石而非天空。

沙龙的客人显然对她们时髦的女主人十分着迷。她们兴奋地聊天说笑，等待莲娜示意当天下午的活动开始。

莲娜像童话故事里的王后似地主持着聚会，附近的桌子上摆着几本皮面装帧的书册。

书旁边有个木盒，盒里有些陶器碎片和古代的玻璃瓶。桌子正中央有

个黑色丝绒包裹的物体。零星星的古萨玛器物散置在客厅各处，显然伊晴认为那些器物都不怎么样。窗户附近有座复制得相当拙劣的萨玛妮拉雕像。

翠欣挨近伊晴，压低声音说。“那个用黑色丝绒包裹住的东西就是刻有诅咒的土筒，莲娜夫人说那是她最珍贵的收藏品。”

“我知道了。”伊晴注视着丝绒包裹着的土筒，一边从管家手中接过茶杯。

莲娜轻轻拍了几下手，人群立刻尊敬地安静下来。她淡漠地对伊晴微笑。

“柯契斯夫人，多么令人愉快的意外。很高兴你今天能够加入我们。请问是什么原因使你注意到我们的小小聚会？”

“只是好奇而已。”伊晴说。“翠欣小姐告诉我，她很喜欢你的萨玛沙龙。”

“我们哪里比得上你丈夫的发现和著作。”莲娜嘟囔着说。“事实上，我知道柯契斯只认为只有赶时髦的半吊子和外行人才会参加我这种沙龙。”

“我不会久留。”伊晴放下茶杯。“翠欣小姐告诉我你们一直在研究卢氏诅咒。”

“没错。”莲娜飞快地瞄了翠欣一眼，她的冰冷蓝眸里闪过一抹愤怒，但随即就消失在沉着迷人的面具后。“但那原本应该是秘密。”

翠欣浑身一僵，焦虑不安地望向伊晴。

伊晴皱眉望向莲娜。“千万别责怪翠欣，是我今天下午意外发现的。你也知道，我对萨玛文物颇感兴趣。”

“你指的是萨玛女王玉玺和你叔叔留群众观点你的藏宝图吧！”莲娜的笑容中充满嘲弄。

“没错，但既然嫁给了‘萨玛柯契斯’，我的兴趣也延伸到玉玺以外的萨玛事物，我想看看刻有所谓卢氏诅咒的那个土筒。听说用黑丝绒包着的那个就是。”

客厅里忽然鸦雀无声，气氛紧张。年轻的小姐们不安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她们显然不习惯看到莲娜的权威受到挑战。

莲娜愣了一下，然后优雅地耸耸肩。“既然你人都来了，让你看看也无妨。但我必须警告你诅咒是以萨玛文字写成的，全英国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得懂。”

“我知道。”伊晴从椅子上站起来，两个大步来到莲娜面前的桌子旁。众人还来不及搞清楚她的意图，她已从桌上拿起那个用黑丝绒包裹着的土筒。

在几声震惊的呼喊中，伊晴打开包裹土筒的绒布。

莲娜眯起眼睛注视着伊晴取出土筒。“看来关于你举止怪异的流言果然不假。”

伊晴假装没有听到，她低头注视沉重的土筒。“真令人吃惊，这是真的萨玛土筒。”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莲娜恶声恶气地说。

“我还以为我会发现仿冒品，但这的确是真品。”

“谢谢你的意见。”莲娜冷冰冰地说。“好了，如果你说完了——”“我还没有说完。”伊晴抬头望向她。“土筒确实是古萨玛器物，没什么值得惊奇的。听说现在很流行在书房里摆上一、两个萨玛土筒。但是土筒上的铭文不是诅咒。”

“你说什么？”莲娜厉声说。

“莲娜夫人，你听到的消息恐怕极不正确。”伊晴说。

莲娜的脸红似火。“你怎么会知道铭文说的是什么？”

“我看得懂萨玛文字，无论是正规文字或通俗文字。”伊晴沉着、镇定地微笑。“要不是有些人把诅咒看得太认真，这会非常好笑。”

“好笑？”莲娜恼火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土简上的铭文只不过是买卖契约。”伊晴宣布说。“说得精确一点，它记载的是两计量单位的小牛换一头牛。”

“一派谎言。”莲娜猛地站起来，嗓门也跟着提高。“你怎么可能看得懂萨玛文字？”客厅门口忽然有了动静，厅里的每个人都闻声转头。麦修看似漫不经心地站在门口。

“我的妻子对古萨玛文字的解读能力跟我不相上下。”麦修轻声说。

伊晴猛然转身，垂在丝绳下的手提袋飞了起来，无巧不巧地碰到一个茶杯把它扫到了地上。杯里的茶水飞溅出来，附近的几个贵族女孩惊叫着从椅子上跳起来。

“柯契斯。”伊晴微笑道。“我没看见你在那里。也许你可以说对这土简的看法？”

麦修郑重地点个头。“你的翻译很正确，那个土简是一份古萨玛商业文件。简言之，一份买卖契约。”

18

麦修钻进马车里在伊晴和翠欣对面坐下。马车驶离莲娜家前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

这是他第一次踏进‘天使’的住处。他觉得他刚才好像是把伊晴和翠欣从蜘蛛网上救下来。

“爵爷，你怎么会来找我们？”伊晴愉快地说。“出了什么事吗？”

“没事。”麦修靠在椅垫上把脸转向她。他强迫自己仔细打量她，找寻悲伤、愤怒或憎恶的蛛丝马迹。

他没有看到。令他吃惊的是，伊晴似乎恢复了平时的活泼。过去两天里使她愁眉苦脸的阴影奇迹似地消失了。她显然已从他施加的打击中复原。这一来反而使麦修不知所措了。

翠欣看着伊晴又看看麦修，眼里充满困惑和希望。“土简上铭文真的只是买卖契约而已吗？”

伊晴拍拍翠欣的手。“千真万确。现在流行用来装饰书房的土简大部分都是商业交易记录。”她望向麦修。“我说的对不对，柯契斯？”

“对。”麦修瞄向翠欣。“我向你保证，伊晴是解读萨玛文字的专家。我刚才从站的地方亲眼看到小麦和牛的符号，土简上铭文绝对不是什么诅咒。”

“我不懂。”翠欣低语。“最近发生了这么多可怕的事。决斗、范奈克男爵遇害。然后是你两天前差点送命，麦修。莲娜夫人说卢氏诅咒又作祟时，我深信不疑。”

“卢氏诅咒根本是一派胡言。”麦修说。“卢乔治在迷宫丧生的消息传回伦敦后不久，萨玛学会里就有一群笨蛋编造出卢氏诅咒之语。但愿上流社会早点厌倦萨玛，把兴趣转回埃及身上。”

“不大可能。”伊晴说。“古埃及怎么可能跟古萨玛比？何况我们已经知道埃及的一切了。”

“我认为未必。”麦修说。“如果有人能解读出那块被称为‘罗塞塔石碑’的黑色玄武石上的铭文，人们就会对古埃及重新产生兴趣。”

伊晴皱皱鼻子。“我还是比较喜欢古萨玛。”

“忠诚是你最大的优点，亲爱的。”麦修轻声说。

翠欣低头凝视双手。“莲娜夫人说她能够翻译萨玛文字，她说她看得懂那个土简的铭文。她为什么要对这种事说谎？”

“莲娜夫人喜欢玩游戏。”麦修毫不掩饰他的厌恶。“所以你们两个最好都离她远一点。”

伊晴突然皱起眉头。“翠欣，我有件事要问你。今天下午把露西的日记带到莲娜夫人的沙龙，是你的文章吗？”

麦修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翠欣浑身一僵。“日记的事我很抱歉，我以为那样对大家都好。”

麦修张开嘴准备再度要求解释，但伊晴迅速地轻轻摇了摇头示意他噤声。他不情愿地闭上嘴。他想起最近发生的事，不得不承认伊晴应付翠欣的方法比他有效。

伊晴对翠欣微笑。“没关系，不要紧。我只是想知道日记落入我们手中之后，你有没有跟任何人提过它？”

“没有。”翠欣向她保证。“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日记的事。”

“没有人建议你今天下午把日记带去莲娜夫人的沙龙吗？”伊晴问。

翠欣肯定地摇头。“当然没有。别人怎么会知道麦修把它从范奈克家拿来？”

“说的也是。”伊晴故作若无其事地说。“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怎么可能会有人知道？”

翠欣明显地放松了。“在收到沙龙的朋友写来的信后，我推断我必须把日记带去莲娜夫人家。”

麦修再也忍不住了。“有人写信给你提到日记的事？谁？”

翠欣睁大眼睛。“我无法确定。我今天早晨收到的信上没有签名，但是有沙龙成员互相联络时用的密封缄。”

“密封缄？”麦修皱眉。“真是胡闹。你为什么没有把那封信拿给我看？信是什么时候送到的？你认不认得出是谁的笔迹？”

翠欣退缩到马车座位的角落里，她用哀求的表情望向伊晴。

伊晴瞪麦修一眼。“拜托你保持安静，爵爷。你把事情越弄越复杂了。”

“可恶！”麦修想要抓住翠欣的肩膀猛摇，逼她快点回答他的问题。但那个方法显然不可行，因此他把不耐烦的矛头指向伊晴。“不要有半点怀疑，夫人。我打算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知道。”伊晴以简短有力的语气说。“如果你让我到冷静合理的方式跟你妹妹谈，这件事可以更快解决。”

麦修的手指有节奏地敲击头着马车车厢的壁板，他知道她说的对。“好吧，你继续跟她谈吧！”

伊晴转向翠欣。“别理了，男人总是比较没耐性。好，我们刚才说到你收到的那封信。

里面有没有明确的提到露西的日记？”

“当然没有。”翠欣大惑不解地说。“怎么会有人知道日记在我们手中？”

“的确。”麦修挖苦地说。“也许你草草写了几张便条给你在沙龙的朋友？自然是用秘密封缄封好的。”

翠欣的眼里开始泛出泪光。“我刚才说过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伊晴责备地又瞪了麦修一眼。“爵爷，如果你真的像我一向认为的那样聪明，你就会停止插嘴。”

麦修扳起了脸孔，但不再说话。

伊晴朝翠欣鼓励地微笑。“好，告诉我们那封信里写了些什么。”翠欣戒慎地注视着麦修，深恐他会再次大发雷霆。当他闷声不响时，她望向伊晴。“信里说我们大家都必须小心卢氏诅咒，以免祸害降临其中一个萨玛沙龙成员的家中，我立刻发觉麦修是最新的受害者。”

“想当然尔，非常合理的推论。”伊晴说。

麦修皱紧眉头瞪向伊晴，但总算忍住没有说话。

“信上还有没有说什么？”伊晴连忙问。

“只有说任何人只要拥有可能曾经属于范奈克的东西就会有极大的危险。”翠欣停顿一下。“诅咒玷污他拥有的一切。”

“太明显了。”麦修咕哝。“可恶！有人知道日记的事。”

伊晴再度以眼神警告他，然后继续轻声细语地问翠欣问题。“你知道范奈克的某样东西在我们家里，对不对，翠欣？那样东西就是日记。”

“对。”翠欣回答，但仍不明白伊晴到底想知道什么。“我知道你和麦修都不相信卢氏诅咒，但我不难袖手旁观。麦修差点丢掉了性命。谁知道诅咒下次会造成什么灾难？我心相莲娜夫人一定知道该怎么处理那本日记。因为她是古萨玛专家，而且相信卢氏诅咒的存在。”

“见鬼！”麦修咕哝。“除了流行时尚以外，莲娜对任何事都一无所知。”

伊晴把注意力集中在翠欣身上。“我了解你为什么觉得必须采取行动，但你哥哥说的没错，卢氏诅咒根本是一派胡言。莲娜夫人恐怕是在跟你和其他成员开了个很不有趣的小玩笑。”

翠欣叹口气。“但是，伊晴，我不明白。如果卢氏诅咒不存在。那么你要怎么解释近来发生的一连串怪事？”

“巧合。”伊晴从容自在地说。“这种事经常发生。”

“巧合个鬼。”二十分钟后，麦修叫骂着跟在伊晴身后进入书房。“你比谁都清楚，这件事绝不是巧合。”

“我知道，麦修，但我觉得没有必要使翠欣惊恐。”伊晴望向关闭的书房门，从容不迫地脱掉帽子和手套。“她已经够焦虑不安了，我认为我们最好不要惊吓她。”

麦修重重地坐进书桌后的椅子上，若有所思地望着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伊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无法肯定，但露西的日记显然对某人很重要。”

麦修眯起眼睛，开始把看似不相关的事联想在一起。“莲娜吗？”

“她无疑是可能的嫌犯。”伊晴似乎毫不困难地就跟上他跳跃式的逻辑。

“毕竟她假装她能诠释卢氏诅咒。”

“她为什么要那样做？”

“不知道。据我所知，露西和莲娜三年前只能勉强算是点头之交。露西从来没有谈过她，除了偶尔附带提到以外。”

“真的吗？”

伊晴犀利地审视他一眼。“你看出什么我没看到的相关性吗？”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某花园里亲热的那晚？”

伊晴的脸颊浮起迷人的红晕。“当然记得，你为了那件事而坚持我们订婚。”

“我坚持订婚并不完全是因为那令人难忘的亲热。”

伊晴暂停脚步，“你坚持订婚是因为莲娜和雷亚泰撞见我们在亲热。”

“正是。这个讯息是不是很耐人寻味？”

“但那只是巧合。那天晚上他们正好一起在花园里散步而发现我们。”

“我说过，我不相信这整件事里有任何部分是巧合。”

“好吧，让我们先来做些假设。”伊晴背着双手开始继续踱方步。“有人知道你从范奈克家拿走日记，那个人企图骗翠欣把日记带去沙龙给她。那个人很可能是莲娜，虽然没有理由认为她会对日记感兴趣，或她怎么会知道日记在我们手中。”

“也许幕后主使者是其他的沙龙成员中的一个。”

伊晴摇头。“不大可能。你见过她们。麦修，她们全部都是跟翠欣年纪相仿的贵族女孩，其中大多数还是这一季才第一次进入社交界。三年前她们都在学校念书，不可能跟露西认识。”

“也许是她们之中某个人的亲戚。”

“有可能。”伊晴柳眉微蹙。“但可能性有大。这又回到老问题了。谁会知道你从范奈克的书房里拿走了日记？”

“你忘了前两天晚上在范奈克家里的除了我之年，另外还有两个人。”麦修说。“我看不见他们的脸孔，因为他们费了不少工夫隐藏身份。但他们一定看见我了。”

“天啊！你说的对。”

“他们可能认定我在找那本日记，因为他们自己的目标就是它。”麦修说。

“他们认为它很重要，很可能推断我也知道它的重要性。”

“但你并不知道它的价值。”

“我进范奈克家时并没有特别要找什么，但我在那里遇到的两个人不可能知道。我拿走日记完全是因为范奈克显然费了一番工夫隐藏它，”麦修停顿一下。“同时也是因为我看出它属于你的朋友露西。”

“你对找出藏着的東西很有一套。”伊晴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小才能。找东西的本领在我寻找古萨玛时，对我很有助益。”麦修暗自思导言着伊晴是否察觉出他避重就轻的谎言。他拿走日记并非因为它被刻意藏着或它属于露西，真正的原因是，他知道他的命运取决于那本日记。

但伊晴似乎专注在他们讨论的问题上，没有注意到他别有用心的重重心事。

“那两个攻击你的歹徒可能在你离开后又回到范奈克的屋里继续他们的搜寻。”她说。

“没能找到日记时，他们就推断它被你找到和带走了。”

“也许他们躲在屋子外面的暗处监视，看到我离开时手里拿着日记。那晚的月光很亮，他们应该看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麦修。除非露西的日记里真的有很重大的秘密，否则这一

切都说不通。但那会是什么秘密呢？只有范奈克才会在意露西和雷亚泰的婚外情。事情都过了三年了，其他人不可能感兴趣。”

麦修鼓起勇气。“日记看完了没有？”

“差不多了。”她望向窗外的花园，“我的进度恐怕很慢，露西的日记不容易看。”

麦修拿走他用来削羽毛笔尖的小刀把玩着。“伊晴，我怀疑你会相信我的话，但我很后悔逼你看那本日记。”

“胡说。”她露出微笑安他的心。“你做的是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我们必须查明日记里到底有什么天大的秘密使用权它如此重要。”

他扔下小刀。“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令人吃惊？老天！事实明摆在眼前你却看不见吗？再怎么说明，你也是石易钦啊！”

伊晴停在房间中央，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怎么了？你在生什么气，爵爷？”

“你怎么能够一方面聪明得要命，另一面又天真得气人。”

她露出奇怪的笑容。“麦修，你有没有想过我也许不像你想的那样天真？我只不过是看事情的角度跟你不同罢了。”

“但是真相只会会有一个。”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爵爷。想想看，我们不是经常在期刊上争辩萨玛历史吗？我们用完全相同的方式翻译相同的文字却诠释出不同的意义来。这就是对同一真相的两种见解。”“你怎么还搞不懂？”麦修咬牙切齿地道。“这跟古萨玛没有关系。既然是在讨论真相，我们不妨澄清一件事。”

“什么事？”

麦修被自己的话吓坏了。他这是在做什么？自掘坟墓吗？他应该立刻住口不语，否则他就是大傻瓜。日记的事他侥幸逃过一劫。他应该庆幸自己运气好，别再自掘坟墓了。

伊晴相信他把日记交给她去看是因为别无选择。如果他还有一点脑筋，就会任凭她继续相信下去。只有傻瓜才会贪心不足地想再交好运。但是他阻止不了自己，他跳进他挖出的深坑里。

“你想必明白我把露西的日记给你时，知道你很可能从中得知什么。”他说。

“你根据以前的流言对露西做了一些臆断，你以为我在看了她的日记后也会如此。”

“那些不只是臆断而已，日记的内容伤了你的心。我看到你的眼泪了，伊晴。”

伊晴偏着头，若有所思地注视他。“蕾秋姑姑今天第一次承认，她也注意到露西的怪异行为了。”

“怪异行为？”麦修冷笑一声。“那是对事实的仁慈歪曲，她是人狠心无情的人。”

“她有很多烦恼。在她去伦敦前我跟她做了好几年的朋友，我不否认她离开思提郡后有一些改变。”

“改变？”

“我承认我很担心，尤其是在她不再写信给我之后，但我原先以为那些改变是她的婚姻造成的。”

“你改变想法了吗？你不再认为露西的不幸福是范奈克害的？”

“范奈克必须负很大的责任，但现在我相信露西有其他的问题。”

“你在说什么？”

“我一直思考她的日记内容。”伊晴说。“就你我告诉蕾秋姑姑的，我推得的结论是露西有病。”

麦修瞠目结舌。“有病？”

“我相信她的精神状态并不健全，她向来神经紧张，很容易激动，经常陷入忧郁之中。

但她的情绪在嫁给范奈克后变得更加变化无常，她写日记的语气反映出她日渐严重的狂躁不安。而且她对雷亚泰已到了迷恋的地步。”

麦修无法置信地瞪着她。“让我确定一下我没有误解。你推断露西可能疯了？”

“不是疯人院那些可怜人的那种疯，她没有看到不存在的东西或听到奇怪的声音。她在日记里写的字母相当清楚易懂，当时我在这里时她始终很理性。但现在我看出事情有点不对劲，她对雷亚泰的迷恋有点……有点……”伊晴停顿一下，显然是在找合适的字眼。“病态。”

“她不安于室，红杏出墙。”麦修挖苦道。“也许那使她烦恼，毕竟她还没有替范奈克生下一儿半女。如果让范奈克知道她不守妇道的行为，他会怒不可遏的。上流社会的好妻子总是先替她们的爵爷丈夫生下继承人后才红杏出墙。”

“不，她担心的不只是怕范奈克会发现她和雷亚泰的奸情。她一心一意想得到雷亚泰。

他对他的占有欲已经到了有点不正常的地步。雷亚泰不肯带她远走高飞使她很生气。”

麦修站起来。“如果我再听下去，我也会发疯的。伊晴，你姑姑今天来找我。”

“蕾秋姑姑来找过你？”伊晴困惑地看他一眼。“真奇怪。我今天下午去看过她，她没有提到要来找你。”

“显然是你去看她使她决定来找我。”麦修的下颚肌肉因紧绷过久而酸疼。“在你跟她谈过露西的日记后，她立刻明白我把日记交给你去看的用意何在。”

“我不明白。”

“显然如此。”麦修伸展手指把它们平贴在桌面上，他的身体微向前倾，强迫自己直视伊晴清澈的眼眸。“我逼你看露西的日记，是因为我希望你面对你所谓朋友的底细。我想要强迫你认清露西的真面目。天啊！我明知道真相会伤透你的心，我还是残酷无情地胁迫你看那本该死的日记。”

伊晴的目光不曾动摇。“我不相信。”

“可恶，我说的是实话。”麦修厉声道。“看着我，伊晴，看清我的真面目。你一定明白把露西的日记给你证明了我有多么冷酷。”

“麦修——”“我们相识的那天你说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你说对了。”麦修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你不知道你说的有多么对。”

书房里陷入可怕的死寂。

房间里突然充满鬼魂幽灵，他们包围住麦修，作无牙的嘴巴奚落他，用空洞的眼窝嘲弄他。他们无声的嘲笑在他耳边回响。

为什么要破坏她的幻想？它们对你有益无害，不是吗？你毫不迟疑地用她甜蜜的热情温暖你冰冰的灵魂。你陶醉在你在她心目中的假象里，你为什么不能顺其自然？现在好了，你把一切都毁了。

麦修不需要那些阴魂不散的幽灵告诉他他是个傻瓜，但是他不能再走回头路了。上午他告诉蕾秋的是实话，他不能活在欺骗伊晴的谎言中。

“爵爷，你到底想说什么？”伊晴小心翼翼地问。

“别迟钝了。我被称为‘冷血柯契斯’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个绰号我当之无愧，伊晴。”

我不是你想像的那样仁慈宽厚、情操高尚，我既不神经质也是敏感，我强迫你看露西的日记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体贴的好丈夫不会胁迫他的妻子认清她朋友的真面目。”

伊晴凝视他许久，她的眼神仿佛看穿了他的灵魂。麦修鼓起勇气准备面对往后无尽的漫长黑夜。

伊晴突然微笑起来，她的笑容有如萨玛妮拉的化身，充满阳光的温暖。

“我发觉你把这整件事都看得太严重了，柯契斯。”伊晴说。“只有神经过敏的人才会如此小题大做。”

“小题大做？”麦修从桌后冲出来抓住她的肩膀。“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作什么方法才能让你看清我的真面目？”

她伸出颤抖的手指碰触麦修的脸颊。“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看事情的低度未必跟你相同。”

他抓紧她的肩膀。“告诉我，你看着我时看出了什么？”

“我看出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你我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

“天啊！我们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人。”

“如果你没忘记，你曾经说过我们的共同之处是激情和萨玛。”

绝望和希望同时在他的心海掀起惊涛骇浪。“没错，但那并不能使我们心心相印，意气相投或相像。”

“这你就错了，爵爷。”伊晴的眼眸闪闪发亮。但麦修无法了解那是什么样的眼神。”你以逻辑思维自豪，那我们就以符合逻辑的方式来解读这件事。首先讲到激清。这毋需进一步的说明，不是吗？我从来没有对别的男人有过对你的那种感觉。”

“你从来没有跟别的男人上过床，你怎么知道你跟别人在一起时会有什么感觉？”他强迫自己说出那些话。想到伊晴躺在别的男人怀里就使他心如刀割。

“别说了，爵爷。”伊晴用指尖抵住他的唇。“我不需要跟别的男人亲热就知道你我所共享的是独一无二的。但激清就谈到这里，现在让我们继续下个话题，谈谈我们对萨玛的共同兴趣。”

“你认为我们对古萨玛的共同兴趣使我们以某种形而上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吗？夫人，你的情诗看太多了，萨玛学会有上百名会员跟我们有共同的光趣。我向你保证，我不觉得我跟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有关系。就算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们，我也不在乎。”

“麦修，你还没搞懂吗？使我们心灵契合的不是萨玛的研究，而是我们两个基于相同的理由钻研萨玛的奥秘。”

“什么理由？”

伊晴踮起脚尖亲吻他一下。“当然是逃避孤寂啦！”

麦修哑口无言，她的观察入微有如醍醐灌顶使他豁然领悟，真相突然清晰得使他不知所措。

他借着追寻萨玛来逃避往事的纠缠，他没有想到伊晴可能也在跟往事的幽灵搏斗。

“你明白了吧？”伊晴说。“探求古萨玛的秘密充满了我们生命中空虚，给我们热情、意义和目标。没有萨玛，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伊晴——”他用力吞咽。

“我了解萨玛对你的意义，麦修。因为它对我同样重要。事实上，我永远无法回报我对你亏欠，因为你做到了我不可能做到的事，你发现了那个失落的岛国，你研究和著作开启了我无从开启的门扉。你永远不会知道你的探险对我的影响，它们把一个伟大的谜带到思提郡。我努力找寻解开萨玛之谜的方法，从其中重拾了生命活力。”

麦修终于开得了口了。“那样是不够的。”

她浑身一僵。“你说过那样就足够了，爵爷。你说过那样的婚姻基础比大部分的夫妻都要稳固。”

“我是说那样不足以解释，你为什么坚持认为我拥有某种高尚的情操。你嫁给我想必不是因为发现了古萨玛。如果第二次萨玛之行生还返乡的是卢乔治而不是我呢？万一替你开启门扉的人是他呢？你会嫁给他吗？”

伊晴扮个鬼脸。“当然不会。我告诉过你我为什么嫁给你，麦修，我爱你。”

“你说那句话是因为你以为我有在决斗中丧命的危险，当时你心慌意乱、情绪激动。”“胡说。”

“老天为证，我乘人之危，骗你跟我结婚。”

“你没有。我答应嫁给你时头脑清醒得很，我要说几遍你才会明白我的神经坚强得很。”

“我不会心慌意乱，事实是，我当时爱你，现在仍然爱你。”

“但是，伊晴——”她眯起眼睛。“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固执的人。我不敢相信我居然站在这里跟你争辩我对你的感觉。不知情的人还会以为我们在争辩某段晦涩的萨玛古文。”

“我发现你对我的爱比古萨玛之谜还要令人费解。”

“有些真理只能就这样接受，因为它们是不言而喻的，爱情就是其中之一，爷。我把我的爱送给了你，你是要接受或拒绝？”

麦修凝视着她的眼眸，在那蓝绿色的清澈海洋里没有幽灵鬼魅的踪影。“我也许固执但不愚蠢。我接受你的礼物，老天为证，它比我在古萨玛图书馆里发现的任何东西都还要珍贵。我发誓我会好好珍惜保护。”

伊晴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笑容里包含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秘密。“若非相信你会好好珍惜，我绝不会给你我的爱。”

他不再浪费时间试图理解她笑容中的女性秘密，他把她拉进怀里热烈地吻她。

伊晴听到一声沙哑的呻吟，发觉那是来自麦修内心深处的呼喊。他抱起她走向海豚沙发，当他把她放在丝质抱枕中间时，两人的目光交会。她在他眼中看到赤裸裸的欲望和难以压抑的渴望。

她既吃惊又好奇。“麦修？你要做什么？你该不是打算……在这里跟我亲热吧？在这种时候？”

“我常常坐在书桌后面幻想着你一丝不挂地躺在这沙发上会是什么两样？”

“我的天啊！”

“我一直在等机会实现我的幻想。”麦修坐在她身旁的坐垫上。“我相信就是今天。”“但现在才下午两点多，而且这里面书房。”伊晴说。

麦修一边轻咬她的耳朵，一边解开她的衣裳。“古萨玛人经常在大白天做爱。”

“真的吗？”

“千真万确。”麦修松开她的上衣。“我有足够的根据。”

“你就是最好的根据，不是吗？你是最杰出的古萨玛专家。”

“很高兴听到你亲口承认，石易钦。”他低头亲吻她丰满的酥胸。

甜蜜的期待在伊晴体内翻腾。“大白天做爱，真的很不寻常。你确实在文章中写过萨玛人狂放不羁。”

“因为找不出更委婉的字眼。”他伸手把她的裙子拉到腰际。

愉悦的感觉在伊晴体内绽放，她感到头重脚轻，甚至有点头昏眼花。她把她的爱给了麦修，他发誓会好好珍惜。柯契斯是言而有信的人，他也是能够学习如何去爱的人，她告诉自己。

她必须教她。

就在这时，他的手指来到她两腿之间的湿热私处，使她暂时抛开所有的念头，全心全意沉醉在他的萨玛做爱秘技里，麦修不断地爱抚她，直到她娇喘呻吟，直到她在他怀里颤抖。

她摸索着解开他的被子释放出他坚挺的欲望，他把亢奋的身体塞进她纤柔的指间，她的爱抚令他愉悦地颤抖。

“我爱你。”她呢喃道。

“哦，伊晴。”麦修翻身压在她身上。

他用力把自己推送进她体内，使她深陷进坐垫里。她紧紧攀附着他，陶醉在他的重量和力气里，她的手指陷进他肩膀的肌肉里。

当他在她体内深处找到解放时，伊晴听到他轻唤着她的名字。

暂进这样就够了。

露西的日记令人不安地戛然而止。伊晴读着最后几段文字时，一股不祥的预感在心中缓缓升起。

我亲爱的亚泰是最英俊的男人，但他跟其他的男人一样都有一个缺点。在床上的话太多，而且喋喋不休地谈的都是自己。他一定以为我前天晚上没有注意到他说溜了嘴。也许他以为我听不懂他话中的涵义。他可能以为他说得很小声。但我不是傻瓜，我听了而且听懂了。亚泰是我真心所爱的人，我会逼他承认我们是天生一对。我们要去意大利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

我兴奋得几乎无法呼吸，我的手在写这些字时不停地颤抖。我雇用去调查亚泰的博衡警探终于从北方回来了。他提供的情报比我想像中还有用。我淘气的亚泰根本不是他自称的那样。我十分肯定为了不让社交界知道真

相，他什么事都肯做。当我告诉他要我保持缄默的代价时，他一定会答应。刚开始时，他也许会很生气，但等我们平安抵达意大利时，他就会明白我们注定要一生一世在一起。他终究会原谅我不得不做的事，我完全是为他着想。

伊晴合起日记时感到一股寒意窜下背脊。她沉默不语地静坐了很久，视而不见地望着卧室窗外。

毫无疑问，她心想，露西到了后来几乎是完全生活在她自己创造出来的奇怪世界里。

现实和幻想交错融合，使她再也无法分辨两者。她对雷亚泰的迷恋已到了不合逻辑和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露西也许没有真正地发疯，但已失去了部分的理性。

伊晴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日记挟在腋下，慢慢地走下楼去找麦修。

他还在两小时前她离开时的地方，在他的书桌后面埋首研究。她走进书房时，他抬起头望她。

“伊晴。”他正要微笑，但在看见到她腋下的日记时，灰眸里变得毫无表情。他缓缓地站起来。“看完了？”

“是的。”

“怎么样？”他注视着她走到书桌前。“痛苦值得吗？”

伊晴苦笑了一下。“我猜你比我还要痛苦，麦修。”

“不可能。露西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

“没错，但你一直在为逼我看她的日记而折磨自己。内疚的爪子十分锐利，是不是，爵爷？”

麦修扬起眉。“我承认直到最近我才有这方面的体验，我不能说我喜欢那种感觉。大发慈悲吧，夫人。我也许该受折磨，但我相信你会尽快结束我的苦刑。你有什么重大的发现没有？”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有人非得到这本日记不可，可能还知道那个人是谁。露西发现了雷亚泰不可告人的秘密。”

“雷亚泰？”麦修皱起眉头。“什么样的秘密？”

“不知道。露西在日记里没有写。但一定是很重要的事。因为她雇了一个博衡警探去调查。”

“有意思。”麦修轻声说。

“她最后一篇日记提到警探回报。他的报告似乎证实了她的猜测，她打算用那个情报胁迫雷亚泰带她去意大利。”

“她太愚昧无知了。”麦修摇头道。“任何认识雷亚泰的人都看得出他不能没有社交界，他绝不会愿意放弃伦敦的生活。”

伊晴紧抓着日记。“我怀疑露西明白这一点，我就不明白。”

麦修耸耸肩。

伊晴对他怒目而视。“如果你再说一句我天真无知这类的话，我就要发脾气了。”

“我不敢。”

“算你聪明。”伊晴清清喉咙。“无论如何，就像我说过的，露西到后来已经精神失常了。”

“这一点你可能是对的。头脑正常的女人绝不会想出如此疯狂的计划。她有没有暗示她发现的秘密是什么？”

“没有。她只提到雷亚泰有一次在事后精疲力竭时，不小心说溜了嘴。”

“什么事后？”麦修扬起眉。“哦，我明白了，雷亚泰在脱了裤子后忘了闭紧嘴巴，对不对？”

“那种说法真粗鲁。”

“但你不得不承认很贴切。”

“大概吧！”伊晴用脚尖轻拍地面。“你明白这其中的涵义吧，爵爷？”

麦修眼中精光一闪。“当然，你的朋友可能真的是遭人杀害的。但凶手极可能是雷亚泰而非范奈克。”

“没错。”伊晴缓缓坐进一张椅子上，她瞪着放在腿上的日记。“雷亚泰可能为了防止露西泄露他的秘密而决定杀人灭口。三年来我一直认定范奈克是杀害露西的凶手，很难想像雷亚泰会是杀人凶手。”

“我觉得不难想像。”麦修咕哝。“但令我感只趣的是那个秘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可能找到露西三年前雇用的那个警探，我想跟他谈一谈。”

“好主意，麦修。”

“我立刻写封信去托人找博衡。”麦修坐下来，伸手去拿纸笔。“在这期间，我想去拜访一下另一个可能知道这件事的人。”

“你该不是想去找雷亚泰吧？我们什么证据也没有。”

“不是雷亚泰。”麦修说。“而是社交界名媛‘天使’。”

“你打算去找莲娜夫人谈？”伊晴蹙眉。“为什么？”

“我相当肯定她跟这件事脱不了关系。”麦修写完了信，放下羽毛笔。“我认为今天下午企图染指日记的人是她。”

“很有可能，爵爷。她也许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伊晴站起来。“我跟你一起去，麦修。”

“不可以。”他坚决地说。“你在家等我回来。”

“我不能让你独自一人出去搜集情报，麦修。想想看你上次不跟我商量就跑去搜范奈克的屋子，结束差点送掉性命。”

“我怀疑莲娜曾企图在她家客厅谋杀我。”麦修感到她笑。“她是贵妇，不是暴徒。她那种女人靠她们的魅力达到目的。”

“嗯，别见怪，爵爷。但我无法肯定我们可以依赖你对这种事的经验。我母亲曾经告诉我，男人经常低估了女人。”

“我可从来不敢低估你，夫人。”

伊晴紧皱鼻子。“得了吧！既然你坚持没有危险，那你就更没有理由不让我陪你去找莲娜夫人。”

“看来我以后说话得更小心。”麦修把信封缄好。

“别自责，爵爷。”伊晴意味深长地瞥向海豚沙发。“你可能还没有从事后精疲力竭的口无遮拦中完全恢复过来。”

麦修露出一个淘气的微笑。“你对我敏感的神经极扰乱作用。好吧，你可以陪我一起去找莲娜，但你得让我来跟她谈。明白了吗？”

伊晴露出她最圣洁无邪的笑容。“明白。我连作梦也不敢妄想越俎代庖，爵爷。”

麦修一脸怀疑。“才怪！”他咕哝。

半个小时后，一个面有愠色的管家打开莲娜住处的前门。她瞅着伊晴和麦修。“两位有什么事？”

“请通知莲娜夫人柯契斯伯爵夫妇有急事找她。”麦修冷冷地说。

“夫人不在家。”管家嘟囔着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伊晴想到现在快五点了。“她是不是乘车去公园兜风了？”

管家发出一声短促粗嘎的笑声。“除非现在流行在出发去公园前收拾行李。”

“你是说莲娜夫人收拾行李离开伦敦了？”麦修问。

“没错，就是那个意思。”

“但是我们几个小时后才来过。”伊晴说。“她那时还在主持萨玛沙龙的聚会。”

“你们两个走了之后，她立刻把那些女孩全部赶出门去，”管家说。“然后她就命令仆人以最快的速度收拾行李。从来没见过这种事。”

“莲娜夫人有没有提到她要去哪里？”麦修问。

“没有。”管家耸耸肩。

“可恶！”麦修低声说。

管家的语气引起伊晴的注意。她想起方太太说的那些有关以前的房客及其私生活的闲话。“莲娜夫人在离开前有没有记得把这季的工资发给仆人？”

“没有。”管家愤慨地说。“我们忠心耿耿地为她工作三年，她连一毛钱也没有给我们就走了。”

伊晴斜眼瞄向麦修。“如果你能告诉我们莲娜夫人可能的去处，我的丈夫会很乐意补偿你和其他的仆人。”

“伊晴，你在做什么？我从来没有说——”麦修抗议。

“安静，爵爷。”伊晴的注意力仍然放在管家身上。“怎么样？一言为定吗？”

管家眼睛一亮。“她哥哥可能会知道她去了哪里。”

“她哥哥？”伊晴吃惊地说。“我不知道莲娜夫人有个哥哥。”

“那是因为他们两个保密功夫做得很好。”管家狡猾地说。“我是无意中得知这个秘密的。没人注意工作人员，好像我们是隐形人。但我们也有眼睛和耳朵。有天莲娜夫人的哥哥来访时，我听到他们两个的谈话。”

“莲娜夫人的哥哥叫什么名字？”麦修轻声问。

“等我和其他人拿到我们的工资后，我会很乐意告诉你。”管家狡猾地说。

“算了，”麦修说。“我想念我们能猜得出莲娜夫人的哥哥是谁，只有一个可能的人选。”

伊晴灵机一动。“雷亚泰？”

管家的脸垮了下来。“你们贵族都是这样。在衣服和马匹上挥金如土，对我们这些辛苦为你们工作的人却吝啬得要命。”

“给她这季的工资，爵爷。”伊晴吩咐。

麦修怒目而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柯契斯，现在不是固执的时候。把钱给她。”

麦修无奈地叹口气。“好吧。”他转向管家。“我已经同意花钱买我已经知道的消息了，也许你可以证实一下？”

管家露出欣慰之色。“莲娜夫人的哥哥确实是雷亚泰先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兄妹关系保密，别人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差别？”

“问得好。”伊晴喃喃地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查到的问题似乎比答案还多。”伊晴在麦修扶她上敞篷马车时说。

“原来莲娜和亚泰是兄妹。不知道露西发现的秘密是不是这个。”

“她可能知道他们的关系。”麦修拿起缰绳。“但这似乎不值得勒索，更不用说是杀人了。”

“除非亚泰和莲娜隐瞒他们的兄妹关系是为了掩饰另一个更危险的秘密。”伊晴在马车开始往前走进说。“不知道雷亚泰是不是也在今天下午离开伦敦了。”

“那应该不难求证。我们待会儿可以绕到他的住处看看，我记得是在豪威街。”

“你怎么会知道他住在哪里，麦修？”

“在你来到伦敦后不久，我打听了一下雷亚泰的事。”

伊晴突然深感兴趣。“你为什么要打听他的事？”

“那天我去找你和你姑姑时看到你在他怀里使我心生好奇。”

“你该不至于吃雷亚泰的醋吧？”伊晴吃惊地说。

“当然不是。”麦修盯着马耳朵。“只有多愁善感的诗人和年轻小伙子才会有那种幼稚可笑的情绪。”

“有道理，爵爷。”他无疑是在吃醋，伊晴得意地微笑心想。“万一雷亚泰也失踪了，你打算怎么办？”

“探取防范措施。”麦修眯起眼睛。“我不喜欢这种状况，伊晴。我觉得事情很不对劲。”

“我也有同感。”

几分钟后，麦修把马车停在谊威街十二号前面。雷亚泰的住处没有人应门。

透过未拉窗帘的窗户可以窥见室内的凌乱。雷亚泰在收拾行李时，显然很匆忙。

“他们两个都走了。不可思议。”伊晴率先进入书房。“但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安到觉得必须离开伦敦？”

“日记在我们手中而且不打算让莲娜得到它。”麦修不耐烦地扯着领结。

“经过今天在莲娜家的那场风波后，她显然认定我们已经发现或是很快就会发现露西发现的那个秘密。”“她一定是通知了亚泰。”伊晴在沉思中蹙眉。

“他们慌了，于是仓皇离开伦敦？”

“也许。”

她抬起头望向他，觉得他的语气不对劲。“你说也许是什么意思？”

麦修走到窗前。“露西很可能是因为得知雷亚泰的秘密而遭到杀害。范奈克也可能是因相同的原因遭雷亚泰杀人灭口。”

“但照理说范奈克应该在三年前继承了露西的日记。雷亚泰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杀人灭口？”

“谁知道范奈克到底在什么时候发现日记，或在什么时候才有空看它？”

“几个月前他卖了原来的大房子，买下一栋较小的房子。”伊晴提醒他。

“也许日记是在搬家时才被发现的。”

“很有可能。但是露西在日记里并没有写明那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什么，她只是提到发现了它，表示打算用它来勒索雷亚泰。”

“的确。”伊晴背着双手开始在书房里踱方步。“但是你说范奈克把日记藏在书桌的秘密夹层里，由此可见，他知道它的重要性。”

“莲娜和亚泰想得到日记，由此可见，他们认为露西把秘密写下来了。”

他们从来没看过日记，怎么可能知道秘密没有被写下来？”

“有道理。”伊晴说。“万一范奈克答你所言是在最近才发现日记的呢？万一他只知道莲娜和亚泰有秘密却不知道秘密为何呢？”

“范奈克很可能虚张声势。他可能会让雷亚泰以为他知道露西发现的秘密，然后像露西那样企图勒索他。而雷亚泰像对付露西那样把他杀人灭口了。”

“对。杰出的推论，柯契斯。”

“谢谢。这句话出自石易钦口中确实是莫大的赞美。”麦修从窗前走向书桌。“另一件我们可以肯定的事是那本日记很危险。在我们查出原因前，我打算确使你和翠欣受到妥善的保护。”

伊晴吃了一惊。“你该不是认为我和你妹妹处境危险吧？莲娜和亚泰已离开伦敦了。”“那说不定正是他们的诡计，故意让我们以为他们已经走了。我不打算冒任何险——”敲门声打断麦修的话。“什么事，伍顿？”

“有位贝宇格先生求见，爵爷。”伍顿不慌不忙地说。

“贝宇格？”麦修皱起眉头。“那个小伙子挑在这个时候来凑什么热闹？跟他说我不在家。”

贝宇格出现在伍顿身后的书房门口。他打扮得漂漂亮亮，手里还拿着一束花。他怒不可遏地瞪着麦修。

“我早知道你说我可以追求你妹妹时是在骗我。”宇格气愤地说。“你为什么干脆拒绝我？为什么还要虚伪地说了一大堆你我有共同之处的废话？”

“宇格，”伊晴露出温暖的笑容，伸出双手，快步走过去招呼他。“请进。我们很高兴见到你。柯契斯，你说是不是？”

“我此刻另有要事缠身。”麦修用毫无表情的声音说。“或者你忘了我们的小问题，夫人？”

“当然没有。”伊晴向他保证。“但我觉得宇格应该受到欢迎。”

“改天吧！”麦修不耐烦地说。

“哈！”宇格的两道浓眉聚拢成一条粗线。“你随便说说的。你只是想摆脱我，柯契斯。”

“宇格！”翠欣欢喜的叫声从楼梯门口传来。“我是说贝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是来作客的吗？”

“是的。”宇格大声说。“但看来我并不受欢迎。”

“没那回事。”伊晴坚定地说。“伍顿，麻烦你让个路给贝先生进书房好吗？”

伍顿瞄麦修一眼。“好的，夫人。”他闪到一旁。

“宇格。”翠欣快步下楼。“你当然受欢迎。”

伊晴对伍顿微笑。“麻烦你送茶到书房来，伍顿。”

“是的，夫人。”伍顿点个头，准备退下。

“不必麻烦了。”宇格傲然地挺起胸膛。“看来我不会侍得很久。”

“正好相反。”伊晴责备地瞪麦修一眼。“我刚刚说过我们非常欢迎你来访。请坐，宇格。”她的语气一硬。“现在。”

宇格似乎吃了一惊，他眨了几下眼睛，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进书房。

麦修认命地叹了口气，在书桌后面坐下，若有所思的注视着门口的那一小群人。“好了，贝宇格，坐下吧。我正好需要你协助。”

“协助？”宇格戒慎地注视他。“你到底在说什么，柯契斯？”

麦修冷冷一笑。“翠欣目前需要的是保镖而不是追求者。听说你一直很勤奋地在练习打靶和拳击。”

宇格的脸色微微红了起来。“那又怎么样？”

“我知道你打算把那些新本领用来对付我，但我有个更实际的建议。你意下如何，贝宇格？愿不愿意当我妹妹的护卫？”

“你到底在说什么，麦修？”翠欣问。

“对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伊晴问。

“很简单。”麦修说。“我不要你或翠欣离开这幢屋子，除非有我或贝宇格的护卫。伍顿可以替补，但他还有许多其他的职责。我宁愿让他专心尽他的职责。”

宇格凝视着麦修，事情的意外变化显然令他一时无法适应。“柯契斯，你的意思是说你家的女眷受到威胁吗？”

“是的。”麦修说。“我正是那个意思。我还不知道威胁有多大，但打算尽快查明。在那之前，我需要一个我信得过的人帮忙保护我的妹妹，怎么样，贝宇格？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宇格望向红着脸的翠欣，然后挺起胸膛，抬高下巴。“担任翠欣小姐的护卫是我的荣幸。”

翠欣一脸崇拜地望着他。“噢，宇格，你真勇敢。”

宇格脸红了，接着他突然想起手中的花束，急忙递给她。“送你的。”

“谢谢。”翠欣微笑着上前接过花束。

伊晴挨近书桌，对麦修露出嘉许的微笑。“做得好，爵爷。”她低声说。“你使两个人非常快乐。”

“谢谢你，亲爱的，但我向你保证，对像我这种敏感体贴的人来说，这是家常便饭。”

20

她站在塞文叔叔的书房里，黑色的帷幔在她头顶飘荡。黑色的蜡烛即将烧尽，墙上的死人面膜睁着空洞的眼睛瞪着她。景象熟悉得令人不寒而慄，但她发觉这次有地方跟以前不一样。

她转身往阴影里搜寻麦修，这时她注意到房间里有两具而不是一具石棺。两具石棺的雕花棺盖都打开了，两个人影在石棺里坐起来时，她惊骇地僵住了。莲娜和亚泰。他们无声地笑着，他们的眼睛充满冷酷的嘲弄。接着他们伸出骷髅般的手指指向躺在地毯上的人影。伊晴提心吊胆地往前走。地毯上的人披着斗篷，脸转向另一边，但她可以看到他黑发里的那道银白。

“要知道，这都是你害的。”亚泰爬出石棺。“要不是你指派角色给他，他也不会被卷进这出戏里。”

“都是你害的。”莲娜在她的石棺里站起来。

伊晴猛然惊醒，恶梦的零碎片段仍然萦绕在她脑海。她的额头上有冷汗眼角有泪水。

她深呼吸了几次，试着使惊慌的心平静下来。她提醒自己她是个神经

坚强、沉着大胆的人。

她一动也不动地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感觉到很不对劲。接着她明白床上只有她自己。

她感觉不到麦修熟悉的体温，恐惧席卷了她。

“麦修。”

“我在这里，伊晴。”

她感觉到他的移动。她急忙坐起来。麦修的身影矗立在窗前。他穿过黑暗走向她。他的脸隐没在黑暗里，只有月光照亮他黑发里的那道银白。就跟梦里一模一样。

“对不起。”他低声说，闭紧眼睛忍住泪水。“都是我害的。我不该把你卷进来的。”“你在说什么？”麦修在床边坐下，把她拥入了怀里。“冷静一点，亲爱的。你还好吗？”“我作了个恶梦。”她把脸靠在他肩上。“跟我以前作的几个恶梦差不多，但这次的恶梦里有莲娜和亚泰。”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麦修抚着她的头发说。“我今晚也有一些跟他们两个有关的讨厌幻影。唯一的差别是，它们出现在我清醒时。等我找到雷亚泰和他妹妹的下落，你就不会再作这种恶梦了。”

“麦修，我不是有意要使你身陷险境。我不该请你帮我的，我没有权利——”“别说了。”他低下头用亲吻使她住口。

伊晴打个哆嗦贴近他。

麦修抬起头，淡淡一笑。“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伊晴。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仔细听好。”

他捧住她的脸蛋。“你不可能使我置身事外。”

“我不明白，要不是我逼你履行对叔叔的诺言，这些事根本不会发生，你根本不会遇到危险。”

“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卷入你的生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麦修——”“没有任何力量。”

“但是如果我没有叫你去思提郡——”“不久之后我还是会找到你。当时我已经决心查明石易钦的身份，那不会花我太多时间。这样你明白了吧？到头来结果仍然会是一样。”

“麦修，你是这么仁慈，我却——”“不，我不仁慈爱。”他粗鲁地打断她的话。“但是我这辈子从未像渴望你这样渴望过任何东西。”

他再度以饥渴的热吻封住好的唇，伊晴挣扎了一下，然后轻叹一声，纵容自己沉醉在屈服之中。

有时让麦修全权掌管一切的感觉是那么愉快，伊晴心想。但话说回来，有时她也是别无选择，麦修似乎是个天生的领导者，而她自己喜欢居于主导地位，所以说他们两个在一起的生活就像两个人跳华尔兹时一样，绝对不会沉闷无聊。

麦修抬起头。“以后不许再说什么后悔或内疚之类的话了，明白吗？我上点也不后悔，也不许你后悔。”

伊晴挨近他，他用他的力量和热情包裹住她。

“你认为你能够找到露西雇用的那个博衡警探吗？”她在片刻后问。

“希望明天会有消息，但我不会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那上面。能够跟那个警探谈谈当然会很有帮助，但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获得情报。天一亮我就着

手进行。”

“你打算怎么做？”

“去找葛菲利。”

“你以前的合伙人？”

“是的。情报像成群的鱼不断游经‘地狱亡魂赌场’这条河，而菲利是捕鱼的高手。他也许能捕捉到一些有意思的鱼。”

伊晴抬起头。“我很期待与葛先生认识，他一定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

“你想要认识菲利？”麦修大吃一惊。“不可能。如果我介绍你们认识，你姑姑一定会宰了我，而且没有人会怪她。”

“蕾秋姑姑对此没有发言权。”

“伊晴，别这么不讲理，菲利经营的是赌场，良家妇女不会跟开赌场的人交往。”

“你曾经经营过赌场。”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当时你绝不可能跟我交往，”他的嘴角扭曲了一下。“否则名声一定扫地。”

“你认为那阻止得了我吗？”

麦修呻吟一声。“阻止不了。但那不是重点。良家妇女进入赌场老板的住处是不得体的。”

“胡说，你什么时候变成行为得体与否的仲裁者了？”

“伊晴——”“‘冷血柯契斯’和‘孟浪伊晴’有形象要维持。我相信你无意在为人夫后变成一本正经的老古板，那样就太令人失望了。”

“真的吗？”

“你委清楚我不在乎社交界的看法。在社交界对我的评价向来不高时，我为什么要在乎它对我的看法？”

麦修在黑暗中放声大笑。“我的常识再度被你大胆的逻辑打败，夫人，她吧，天亮后我带你去见菲利，我有预感你们两个会很合得来。”

菲利的仆役长张口结舌地瞪着访客，吞咽了好几次口水才勉强挤出声音来。

“你刚才说柯契斯伯爵及夫人吗？”

“你听到了，道奇。”麦修差点被他那副吃惊的表情逗得笑出来。

“柯契斯夫人？”道奇小心翼翼地重复。“我确定吗？爵爷？”

“道奇，你在暗示我连我自己的妻子都不认识吗？”

“当然不是，爵爷。”道奇噤嘴。

伊晴朝他嫣然一笑。

“请原谅。”道奇手足无措地说。“我立刻去通报。”

道奇鞠躬退进玄关，转身把门当着麦修和伊晴的面砰地一声关上。

“葛先生的仆役长好像有点不知所措。”伊晴说。

“他常常看到我站在菲利的大门前。”麦修说。“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从来没有替伯爵夫人开门过。”

伊晴望着紧闭的门扉。“他没有开门，至少没有开很久。”

“他太慌张了。”麦修说。“他马上就会发现他把我们留在门外而冲回来补救。”

就在这时前门再度被道奇打开，他满头大汗。“对不起，真抱歉。是意外，门被风吹得关上了。两位快情进屋来，葛先生马上就可以见你们。”

“谢谢，道奇。”麦修挽着伊晴的手臂进入菲利装璜得富丽堂皇的玄关。

“这边请，夫人。”道奇站在书房门旁边，大声清了清喉咙。“先生，柯契斯伯爵及夫人求见。”

“柯契斯，”菲利拄着拐杖从椅子上站起来。“这真令人意外。”他望向伊晴。“道奇告诉我你的新娘跟你一起来了。”

“容我介绍我的妻子。”麦修得意地说。“伊晴，这位是我的老朋友葛菲利。”

“容我介绍我的妻子。”麦修得意地说。“伊晴，这位是我的老朋友葛菲利。”

“很高兴认识你，葛先生。”伊晴像被介绍给上流社会的贵族绅士般伸出她的手。“柯契斯告诉我许多你的事。”

“原来如此。”菲利眼中闪过一抹讶异。有那么几秒钟，他似乎不知该拿伊晴的手怎么办。接着他连忙握住她的手，像个极有教养的绅士般弯腰为礼。

“我的荣幸，两位请坐。”麦修带伊晴到壁炉前就座。他看到菲利皱眉蹙额地缓缓坐回椅子上，他注意到菲利的手指紧抓着拐杖的杖头。

“腿又疼了吗？”麦修轻声问。

“天气的关系。”菲利长叹一声，把拐杖靠在椅子扶手上。“我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在几个小时内会下雨。”

“我姑姑有治风湿病和关节疼痛的药方，据说效果奇佳。”伊晴闲聊地说。“我会请她写一份药方给你。”

菲利眨眨眼。“你这样做使我很感激，柯契斯夫人。”

“没什么。”伊晴微笑道。“那是她自创的秘方。”

“非常感激。”菲利喃喃重复。他看起来跟道奇几分钟前一样不知所措。麦修决定插手。如果他不赶快行动，他的老朋友就要变成十足的傻瓜了。“我们遇到了一件相当紧急的事。”麦修说。

菲利把视线勉强从伊晴脸上移开。“怎么个紧急法？”

“攸关生死。”伊晴宣布。

麦修皱眉蹙额。“我妻子的措辞有时有点夸张，但我向你保证，这件事相当严重，菲利，我有个问题请教你。”

“请教不敢，你尽管问吧。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菲利说。

“你对雷亚泰知道多少？”

“雷亚泰？”菲利在深思中皱眉。“他大约在三年前出现在伦敦，有时会到‘地狱亡魂赌场’来玩牌。不说还不觉得，他确实有好一阵子没到赌场来了。”

“你知不知道他是林莲娜夫人的哥哥？”伊晴问。

菲利扬起一道眉。“不知道，这很重要吗？”

“我们想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要隐瞒他们的兄妹关系。”麦修说。“首先我想知道他们来伦敦定居前住在哪里。”

伊晴热切地倾身向前。“葛先生，你也许认识莲娜的丈夫林爵士吧？”

菲利与麦修交换一个眼神。“恐怕不认识。”菲利说。

伊晴望向麦修。“柯契斯，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麦修若有所思地说。“从来没见过。”

“很奇怪，是不是？我以为你们认识伦敦大部分的贵族绅士，听说他们迟早会出现在‘地狱亡魂赌场’。”伊晴停顿一下。“你们猜真有林爵士这个

人吗？”

“菲利眯起眼睛。“问得她。”

“的确。”麦修说。“我早该想到这个问题才对。”

“你娶了个聪明过人的妻子，柯契斯。”菲利说。“恭喜你了，很高兴看到你找到一个跟你旗鼓相当的对手。”

“我可以肯定我绝对不会感到日子无聊。”麦修嘀咕。

伊晴朝麦修嫣然一笑。“柯契斯跟我有许多共同之处。”

“看得出来。”菲利动动身子，换个较舒服的姿势。“查出你们想要的答案应该不困难，我马上就着手进行。”

伊晴的眼中闪着感谢和兴奋。“太好了，葛先生。我们该如何感谢你？”

“留下来喝杯茶就行了，柯契斯夫人，我从来没有跟伯爵夫人喝过茶。”

“我也没有跟赌场老板喝过茶。”伊晴说。“老实说，柯契斯告诉我我们要拜访你时，我暗自希望我们会去你做生意的地方拜访你。我从来没有见过赌场是什么样子。”

“菲利惊讶地瞪着她，然后望向麦修。

麦修耸耸肩。

“菲利把视线转回伊晴脸上。“也许改天吧，柯契斯夫人。”

伊晴眼睛一亮。“太好了。明天方便吗？”

“想都不要想。”麦修阴郁地说。

伊晴对菲利微笑。“别理他，葛先生。我丈夫神经过敏又喜欢杞人忧天。”

“菲利露出他最天真无邪的笑容。“我相信你对他的神经有磨练作用。夫人。”

伊晴和麦修回到家时，关于博衡警探的回音已经送达。伍顿在把他们迎入玄关时，转述了口信。

“爵爷，你寻找的那位警探在将近三年前遇害了。”伍顿说。“被拒捕的强盗开枪打死了。”

麦修望向伊晴。“很可能是被雷亚泰开枪打死的。”

伊晴感到背脊发凉。“对。露西死后，知道秘密的人只剩下那个警探了。雷亚泰当然得想办法除掉他。”

蕾秋微笑望着她客厅里专心玩扑克牌的翠欣和宇格。

“我不得不说他们像一对金童玉女，”蕾秋对伊晴低声说。“但我很惊讶柯契斯竟然会同意让贝先生追求翠欣。全世界都认定宇格和柯契斯注定会在社交季结束前决斗。”

“这只有证明了社交界对情势的判断经常是错误的。”伊晴说。

宇格十分认真地看待他的新职责。过去几天来，每当麦修另有要事缠身时，他一定随传随到地护送翠欣和伊晴去任何她们想去的地方。他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长时间的逛街购物，傍晚的驾车兜风和夜间的吵闹舞会。

翠欣透露她的保镖随身带着一把小手枪以防万一。伊晴听后有点不安，但她随宇格那样做是明智之举。不知道麦修是不是也随身带着枪。

伊晴原本以为会很刺激，但日子很快变得单调和束缚起来。翠欣似乎很开心有宇格陪着她到处走动，但伊晴开始对麦修设下的诸多限制和约束感到烦躁恼怒。她不喜欢被迫在计划做任何事前先征询麦修或宇格有没有空。

不幸的是，搜集雷亚泰和莲娜的情报并不如菲利预期的那样容易。他们兄妹俩好像是三年前就那么平空出现在伦敦，他们有足够的钱维持体面，以及足够的社交修养使他们在社交界受到欢迎。没有人问过他们的过去。

四天过去，调查仍然毫无进展。虽然葛菲利打听到一些关于那些兄妹底细的消息，但全部都无法证实。压力开始影响到全家人。

麦修变得越来越焦躁易怒，他在书房里走来走去，对仆人大呼小叫。到了夜里，他在卧室窗前一站就是几小时，视而不见地凝视着窗外的黑暗。只有在跟伊晴做爱后的片刻里，他似乎能够平静。但那种平静总是维持不了很久。

就他自己而言，伊晴开始害怕入睡。鲜血和石棺的恶梦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令人心神不宁，她一夜之间惊醒两、三次，虽然发现自己被麦修紧搂在怀里，但还是忍不住全身发抖、冷汗直冒。

再这样下去，边神经最坚强的人也会被逼得发疯。

那天早晨麦修在吃早餐时表示他打算去“地狱亡魂赌场”跟菲利会谈。伊晴提到她想跟去时，他连考虑都不考虑就断然拒绝。

被困在家里的伊晴和翠欣立刻开始计划逃出屋子几个小时。伊晴提议她们去萨玛学会的博物馆，她渴望以专心研究来排解压力。但是翠欣抱怨说在积满灰尘的萨玛古物间度过整个下午会使她无聊得昏倒。

在一番热烈的讨论后，她们决定去拜访蕾秋。翠欣写了封短笺派人送去给宇格，告知他她们需要他的护卫。宇格尽忠职守地在约定的时间出现，陪伴她们前往蕾秋的住处。

“如果柯契斯没办法找到莲娜夫人和雷亚泰，你们要怎么办？”蕾秋忧心忡忡地问。

“这种情形不能持续到永远。”伊晴说。“我就不打算再忍受这种禁锢。”

“禁锢？”蕾秋扬起眉。“你也未必太夸大其词了。”

“如果麦修准许翠欣和我像他那样自由行动，情况就会有所改观。”伊晴埋怨道。“但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这个嘛，我敢肯定事情很快就会结束。”

“但愿如此。”伊晴长叹一声。“过去四天来，柯契斯两次答应陪去萨玛博物馆，两次都因他的朋友葛先生捎口信来而爽约。真教人生气。”

蕾秋压低声音。“撇开目前的状况不谈，你的婚姻生活幸福吗？”

“你说什么？”伊晴从深思中回过神来。“多么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这样问？”

“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伊晴。而柯契斯也不是典型的上流社会绅士，我难免有些此疑虑。”

“我对我的婚姻生活很满意。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亚泰和莲娜。在找到他们以前，我们家没有人能睡得安稳。”

“想到有个杀人凶手在外面乱跑就令人不安。”蕾秋说。

方太太在这时端茶进来。“我曾经认识一个杀人凶手。”她以就事论事的语气说。

“五、六年前租过这幢房子。非常体面的一个绅士，跟其他的房客比起来，非常爱整洁。”

客厅里的每个人转头瞪着方太太，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伊晴首先找到她的声音。“方太太，你为一个杀人凶手当管家？”

“没错，当然啦，刚开始时并不知道他是杀人凶手。”方太太放下托盘开始摆茶杯。”总是准时付房租。很遗憾失去他这么好的一个房客。”

“你怎么发现他是杀人凶手呢？”宇格好奇地问。

“有天晚上在玄关里不幸撞见的。”方太太叹息着说。“那晚是我的休假日，照例去看我妹妹。但没有照例留在妹妹家过夜，我决定回来这里。在玄关里撞见李先生。谁也没有想到。他只比我早几分钟进门，正把一具尸体拖往地下室。”

“我的天啊！”蕾秋低声惊呼。“他把尸体藏在地下室？”

“总是在我节假日的夜里做他的工作。把尸体拖到地下室分成一块块地装进箱子里，然后把箱子运到城外丢弃。”

“我的天啊！”翠欣一手捂着嘴，惊骇得杏眼圆睁。“你发现他和受害者在玄关里做了什么，方太太？”

方太太悲哀地摇摇头。“不能假装没看到，即使他是我最好的房客。我不得不转身跑下门阶去叫巡夜人来，但我永远忘不了李先生对我说的最后那句话。”

“他说什么？”伊晴问。

“他说：‘别担心玄关地板上的血，方太太。我会清理干净。’就像我说过的，非常整洁的一位绅士。”第二天上午，麦修和伊晴站在萨玛博物馆中央审视着积满灰尘的古物。

伊晴的笑容里有掩藏不住的得意，麦修知道那是因为她赢了早餐桌上的小战役。他原本反对在博物馆浪费一上午的时间，但又找不出合适的借口推托逃避。菲利没有新的情报传来。再者，伊晴虽然很喜欢翠欣和宇格，但显然不愿再忍受跟他们在一起逛街购物或访友作客一整天。最后麦修不得不投降。他突然想到，只要她下定决心的事，他好像都无法不同意。“我们从房间的那一边开始，麦修。”伊晴把一条白围裙系在腰上。“谁来作记录？你或我？”“你检查，我记录。”麦修脱掉大衣。“我可不想弄得满手灰尘。我已经认定卢乔治运回来的这堆碎石里不会有什么极具价值的东西。”“听着，麦修，在仔细分类登录前最好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满。”她穿过破雕像和石棺，走向靠墙叠放的沉重木箱。“谁知道呢？我说不定会这其中的一个箱子里萨玛女王玉玺。”“不大可能。”麦修轻声说。他把大衣挂在钩子上，大衣口袋里碰到墙壁时，发出轻微的铿锵声。“那是什么声音？”伊晴问。“我在大衣口袋里放了把手枪。”麦修一边解释，一边卷起衣袖。伊晴眉头轻蹙。“你也开始随身带枪了？”“在这种情况下，随身带枪似乎是合情合理的预防措施。”“麦修，你该不是真的认为亚泰回伦敦来吧？他和莲娜想必会尽可能性远离我们，我敢打赌他们已经逃往欧陆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你也不知道。”麦修直视她。“看来他们已经犯下三起谋杀案了，我们无法确定他们会不会大开杀戒。”“但他们为什么想置我们于死地？”“如果我们死了，就不会有人把他们俩跟范奈克夫妇的命案扯在一起，更不用说是那个博衡警探了。他们就可以放心地继续在伦敦过他们的日子。我说过，他们两个都是社交动物，他们不会愿意放弃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但在发生了这些事之后，他们想必无法恢复在社交界的地位。也许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有罪，但蜚言蜚语一定会有很多。”“一些杀人的蜚言蜚语国不了他们的命。”麦修在一具开启的石棺边缘坐下。“我就是最好的例子。”“有道理。”伊晴扯下盖在一堆土筒上的帆布。她把帆布扔到旁边，拾起最顶上的那块土筒。“但是

我仍然得告诉你，我没办法再过这种受约束的日子了。翠欣似乎不介意，但我会被逼得发疯的。”麦修感到好笑。“你也许会想知道，过去这个星期来我对你和翠欣设下的限制并不会比伦敦大部分贵族妇女欣然接受的日常限制更多。”“哦，我可不打算欣然接受太久。”伊晴弯腰审视另一块土简。“麦修，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他盯着她迷人的圆翘臀部。

“问吧，夫人，我今天任凭你差遣。”当她不自觉地摆出这种撩人的姿势时，他都有股掀起她裙子的冲动，他总也还可以辩称那是另一种奇特的萨玛做爱姿势。“你知不知道卢乔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的问题令他大感意外，他愣了一下方回过神来。他深吸口气。“知道。”“我想也是。”伊晴打直腰杆，开始小心翼翼地排好土简。“怎么样，爵爷？可以告诉我吗？”麦修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手上的笔记本。“卢乔治企图杀我，结果在攻击我时丧生。”“我的天啊！”伊晴猛然转身，手肘不小心撞到土简堆。她急忙伸手扶稳它们，但她的目光不曾离开他的脸。“你不是开玩笑吧？”“我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当时我们在勘探迷宫里的一条走廊，我走在前面。卢乔治总是说我对那种事比他在行。”麦修回忆着当时的情形，他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遇到一段石梯，前一秒他还置身在地下迷宫的狭窄走廊里，下一秒他已悬在一段向下的漫长石梯边缘。“怎么了？”卢乔治在他背后问，他的声音听来沙哑又带点喘。“另一段楼梯。”麦修举高油灯，但灯光穿不透楼梯底的浓浓黑暗。楼梯看来好像直通地狱似的。“看起来很危险，我们需要绳索下去。”“快点。”卢乔治命令。“我们不需要绳索。”“不安全，我连楼梯底部都看不出来。”卢乔治粗嘎的吸气声引起了麦修的警觉，他转身查看出了什么事。卢乔治高举着铁铲朝他冲来。“乔治。”“我说了你不需要绳索。”卢乔治面目狰狞地把铁铲用力往下挥。麦修移动身子，但走廊的空间太过狭窄，使他没有闪躲的余地。铁铲在千钧一发之际险险地擦过他的脑袋，但重重地落在他肩膀上。他痛得眼冒金星，摇摇晃晃地往后倒向最顶层的梯阶。有那么一瞬间，他在死亡的边缘摇摇欲坠。紧接着，他丢掉油灯，恢复了平衡，往前扑向那个曾经是他知己好友的人。

“去死吧你！”卢乔治高喊。“我再也不需要你了，你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铁铲再度举起，麦修抓住木柄把铁铲从卢乔治手中扯出来。“你非死不可。”卢乔治冲向他。麦修把背紧贴在走廊的石壁上。卢乔治伸手抓向他，但愤怒使他失去准头，他没有抓到麦修，反而因用力过猛而冲向楼梯顶层。卢乔治好像在那里悬停了几秒钟，双手在半空中胡乱挥动着。麦修扑过去，想要抓住他把他拖回安全走廊上。但是他迟了一步，卢乔治越过边缘，一头栽向楼梯底部的无尽黑暗里，他的惨叫声在走廊回响了许久。

“但他为什么要杀你？”伊晴轻声问，使麦修回到现实之中。

麦修凝视着靠在石棺侧面的黏土面具。“自从我在两表前有了相当宝贵的发现后，他就变得怪怪的。”

“图书馆吗？”

“不是，别的东西。现在都不重要了。我跟卢乔治曾经约定好，谁发现的东西就归谁。”

但卢乔治迷上我发现的那样东西，不惜杀人也要得到它。”麦修抬头望向伊晴。“问题是，只要他开口，我会毫不考虑地把那样东西送给他。”

伊晴双手插腰开始用脚轻拍地面。“也许卢乔治跟可怜的露西一样精神错乱了？”

“不，”麦修说。“我认为他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他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早发觉我很可能会找到萨玛古国遗址的线索。他主动跟我交朋友，让我任意使用他的图书室，陪我去找寻古萨玛，然后在用不着我时企图杀害我。”

“但他是你朋友。”

“从那件事后，我择友时更加谨慎了。”麦修苦笑道。“当年的我真是个大傻瓜，竟然因卢乔治对我的研究深具信心而引以为荣。不知道为了什么，我想得到他的赞许。”

伊晴的眸中浮现温柔的了解。“也许是因为他给了你你父亲——”石头磨擦声打断她的话，她猛然转身环视周遭。“那是什么声音？”

麦修放下笔记本，缓缓站起来。“我相信我们有同伴了。”

雷亚泰从房间另一侧一具半掩的石棺里爬进来。“我一直很好奇卢乔治到底出了什么事。”

“雷亚泰。”麦修看到他跨出石棺。

“原来是你把他推下楼梯的，对不对，柯契斯？真聪明。”亚泰露出迷人的微笑，把手中的手枪瞄准麦修。“可惜你再也无法亲口告诉别出心人事情的经过。”

“亚泰，”伊晴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认为应该很明显了吧。”亚泰说。

“的确。”麦修后悔地瞥向他的大衣，大衣挂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外。他暗中咒骂自己把手枪留在大衣口袋里。“你迷人的姊姊在哪里？”

“在这儿，柯契斯。”莲娜优雅地从覆盖几座雕像的一块帆布后面走出来，她的手里握着一把小巧的手枪。“我们一直在恭候大驾。我们监视你家好几天了，知道机会迟早会来临。”

亚泰对伊晴微笑。“我相信你会很高兴知道，你和你的丈夫将以最合适的方式结束你们的古萨玛研究。你们将被传为卢氏诅咒的最新受害者。”

伊晴感到胸口发紧，这才发现她紧张得忘了呼吸。她焦虑地瞥向麦修，他仍然若无其事地斜倚在石棺边缘上。他的脸孔像一张冰冷没有表情的面具。这个是赢得“冷血柯契斯”称号的那个男人，她心想，现在她知道为什么了。

她纳闷自己怎么会认为麦修神经过敏。

他幽灵般的灰眸与她短暂相遇，灰眸中的冷酷决心令她不寒而慄。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可能脱困，麦修一定做得到。

这个是“萨玛柯契斯”。事态的发展证明她当初没有看走眼，她早就知道他是勇于冒险犯难的实践家。

伊晴又开始呼吸了。他们是同志、伴侣、搭档，她必须准备好在麦修构思的计划中扮演好她的角色。

“我猜测希望你们两个会逃往欧陆是太奢求了。”她希望她的语气听来像是厌恶。

“要我们放弃努力得来的一切？”莲娜冷笑一声。“别痴人说梦了。我们兄妹俩好不容易才在社交界得到今日的地位，我们才不打算因为你这种卖弄学问的怪人，或你比较危险的丈夫而让三年的心血付诸流水。”

伊晴严肃地点点头，好像莲娜的话很有启发性，“原来如此。柯契斯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告诉他你们太聪明，不会在发生了这些事之后还留下来。”

“你显然高估了他们的智力，亲爱的。”麦修轻声说。

怒火在亚泰眼中窜升，他抽搐似地举起枪管。“闭嘴，你这个傲慢自负、多管闲事的混蛋！你和你的夫人马上就要躺进其中一具萨玛石棺里了。我想稍微挤压一下，应该能够把你们装进同一具石棺里。那样不是很浪漫吗？”

“这就是你们的计划？”麦修嘲讽地扭曲一下嘴角。“你们打算把我们塞进这种东西里？”他拍拍石棺边缘。

麦修的小动作使亚泰皱起眉头。等麦修的手静止不动时，他的眉头才舒展开来。“行得通的。”

“你比我想像中还要白痴，雷亚泰。”麦修说。“要知道我在伦敦不是没有朋友，他们很快就会推断出发生了什么事，还会知道事情是谁做的。”

“不大可能。”亚泰眯起眼睛。“就算你的朋友，比方说葛菲利，推断出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无法证明什么，他甚至无法找到你们的尸体。”

伊晴瞪着他。“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亚泰微笑。“装着你和柯契斯的石棺将在今天深夜被抬上掏粪式的马车，跟几座粪坑里面的东西一起被运出城。我已经从贫民窟雇了一群粗壮的农奴来办这件事，他们不会多问不该问的问题，更不会撬开密封的棺材偷看里面的尸体。”

“你们俩会消失在某处田野的某个无名坟墓里。”莲娜说。“非常简单又令人满意。”“才不会那么容易。”伊晴激动地说。“我们的车夫会在两个小时内来接我们，他找不到我们时会找人搜遍整个萨玛学会。”

“这会儿已经有人带口信去你家说你们今天下午不需要马车。”亚泰的眼里有兴奋与得意。“你的仆役长会被告知你们因天气晴朗而决定散步回家。”

麦修露出微感兴趣的样子。“你凭什么认为有人会相信？”

莲娜微笑。“今天下午人们会看到一男一离开萨玛学会，男的会穿着你的大衣和马鞍，爵爷。女的会穿着柯契斯夫人著名的萨玛绿衣裳和戴着她可笑的软帽。”

伊晴皱眉。“你们要穿着我们的衣服离开这里？”

“然后消失在伦敦的人群里，从此不再出现。”莲娜说。“卢氏诅咒又害死了两个人。”

“人们会议论纷纷。”伊晴说。“柯契斯的朋友会起疑心。”

“调查永远不会有结果。”莲娜向她保证。“社交界会猜谈论一阵子，然后整件事会逐渐为人所淡忘。几个月后亚泰和我就可以回到伦敦继续以前的生活，没有人会把你们跟你们的失踪联想在一起。”

“或是跟露西的死扯在一起？”麦修动了动身子，靴子拂过靠放在棺材边上的面具。

亚泰吓了一跳，目光立刻转向麦修的靴子，然后他放松下来。“看来你推断出来了，是不是？聪明。”

“在看过露西的日记后并不难。”伊晴说。“你杀了她，因为她企图胁迫你跟她无走高飞到意大利去。”

亚泰扮个鬼脸。“露西不再有趣了，我想要好聚好散，但她死缠着我不放，她一心想去意大利，但我无法理解她怎么会认为我会愿意陪她去。”

“露西不肯放过亚泰，”莲娜握紧手中的小手枪。“后来她还企图勒索他。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幸好她没有发现我和莲娜是兄妹，但她设法得知了一些在北方发生的事。”亚泰耸耸肩。“她知道得太多了。”

“我们不得不除掉她。”莲娜解释。“还有她雇用的那个博衡警探。”

伊晴望向亚泰。“我猜杀死那个警探的强盗就是你？”

“我打扮成强盗的样子还不难看。”亚泰说。“但露西的问题就比较棘手了。她的死不能牵扯到我或莲娜，我们花了不少心血才演她那场戏。”

“还陷害我成为戏中的主角。”伊晴忿恨地说。

麦修交抱起双臂。“果然跟我们推断的一样，亲爱的。他们使露西的死看起来像是你和范奈克造成的。”

“你也别太难过，柯契斯夫人，范奈克跟我一样不知情。”莲娜说。“他到那间卧室时以为是要跟他当时的情妇幽会。”

“我猜那个情妇就是你吧？”伊晴说。

“没错。”莲娜微笑。“幸运的是，露西始终没有发现我跟亚泰的关系，以及我在北方那件事里扮演的角色。她在日记里显然没有提到我，因为在几个月前范奈克发现日记后，他企图勒索的只有亚泰。”

伊晴在莲娜的证据中听出一丝犹疑，好像莲娜并不十分肯定露西的日记里没有提到她。

伊晴用眼角余光瞧向麦修。他微微摇了摇头，伊晴立刻明白他不要她证实莲娜的猜测，麦修打算用日记作为他们保命的谈判筹码，伊晴心想。

“你和范奈克在那间卧室里，亚泰故意带一个朋友经过走廊。”莲娜说。

“亚泰恰如其分地装出震惊和反感的樣子。”

伊晴猛然转身面对亚泰。“你和你的朋友立刻到处散播范奈克与他妻子的密友有染的谣言，然后你设法说服露西服下过量的鸦片酊。”“那很容易。”亚泰向她保证。“我告诉她杯子里有安抚她神经的新药水。她连问都没有多问一句就喝下去了。”

“而大家都称之为自杀。”伊晴说。

“恭喜你终于明白了。”亚泰嘲弄地微微鞠个躬。

“好一对该死的演员。”麦修说。

“你怎么猜到的？”莲娜笑首这。“亚泰和我在北方时确实是演员，但三年前我们决定自行编剧在伦敦演出。你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演技精湛。”

麦修垂下双臂抓信石棺的边缘，他的动作再度使亚泰浑身一僵。

麦修轻蔑地注视着他。“你们演出第二出杀人戏码时，又企图指派伊晴和范奈克为主角，对不对？你们还把我列入你们的演员阵容，安排我当范奈克的行刑者。”

“如果你们之中有人想到跟我商量。”麦修说。“我就可以告诉你们，范奈克不是那种会赴约决斗的人。”

莲娜的跟中冒着怒火。“我早就知道他软弱，但发现他是十足的懦夫时已经来不及了，决斗前夕我去找他，准备演出眼泪汪汪、心烦意乱的情妇。”

“你想确定一切都照你们的计划发展。”麦修说。“我可以想像得出来你看到他准备离开伦敦时有多么懊恼。”

“比你想像中还糟。”莲娜说。“我到达他家时，他刚刚坐下来要写信给伊晴。他发现伊晴把露西的死怪罪于他，他打算告诉她他怀疑是亚泰害死了露西。他认为那个情报能说服伊晴阻止你，柯契斯。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去找他，后果真不堪想像。”

“你开枪打死了他，对不对？”麦修说。“就在他的书房里。”

“我别无选择。”莲娜说。“他打算逃到乡下去。”

伊晴忿忿不平。“你杀了范奈克之后叫来亚泰帮你把尸体抬进马车，你们把他留在决斗地点，希望大家会认为是柯契斯残酷地杀害了他。”

亚泰耸耸肩。“或者是拦路抢劫的强盗杀害，只要范奈克死了，是谁杀的并不重要。”麦修再度改变姿势，靴尖再度擦过面具。这一次亚泰似乎没有注意到。

伊晴发觉麦修在过去几分钟里做了许多这种无关紧要的小动作，这样的焦躁不安跟他平时的冷静自制大相径庭。

他的目光与她交会了一秒，她轻而易举地看出他眼神中警告。他显然是计划着采取某种行动。

在那无声沟通的一瞬间里，伊晴恍然大悟那一连串看似无关紧要的动作是在诱使亚泰和莲娜习惯他的微小动静。

“有件事令我大惑不解。”伊晴慢吞吞地说。“你们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对范奈克下手？露西三年前就被你们谋害了。”

莲娜的眼神一暗。“那个混蛋不久前才发现露西的日记。在女仆整理露西的遗物前甚至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直到范奈克搬家时它才曝光。”

“三年来莲娜和我都认定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秘密。”亚泰说。“两个月前范奈在来找我，说他发现了露西的日记和知道了她所知道的事。他说只要我定期付钱，他就会保守秘密。我不得不同意，但莲娜和我一直在想办法除掉他。”

莲娜对伊晴微笑。“后来你突然带着古萨玛宝物和藏宝图的荒唐朝故事重回社交界，还使柯契斯对你大献殷勤。”

亚泰瞥向麦修。“老实说，你对伊晴和她的藏宝图流露出认真的兴趣时，莲娜和我都大吃一惊。当你变本加厉地引诱她和宣布订婚时，我们知道你相信她的藏宝图是真的。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如此荒谬的结合。”

“是吗？”麦修轻声问。

莲娜自顾自地往下说。“当你一心想染指伊晴的藏宝图时，我们很快就看出我们可以利用你和范奈克的敌对状态来促成范奈克的死亡。”

“但日记仍是问题。”麦修说。“你们必须毁灭证据，于是你们到范奈克家搜寻它。”亚泰皱眉。“然后遇到了你。但你怎么会知道日记的事？”

“啊，问得好。”伊晴说，退后一小步来到她几分钟前堆的土筒塔旁边。

“另外还有多少人知道？”

“等你们消失后，我们会设法拿到日记的。”

“也许吧！”麦修说。

“说服你伤心欲绝的妹妹丢掉那本受诅咒的日记应该不难。”莲娜说。

“那可不一定。”麦修微笑道。“我已经做好了安排，万一我或妻子出了事，日记就会落入适当的人手里。”

“我不信。”莲娜厉声道。

麦修扬起眉毛，但一言不发。

亚泰皱起眉头。“莲娜？”

“他在吓唬人，亚泰，不要理他。我们会得到日记的。”

“你们也许有兴趣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日记的存在。”伊晴从容不迫地说。“要知道，那绝不是偶然。”

亚泰和莲娜同时转向她，从他们的表情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没有考虑到那一点。

“你在说什么？”亚泰问。

莲娜怒目而视。“一定是范奈克告诉你的。”

“事实上，不是范奈克。”伊晴说。

“那么是谁？”亚泰叫道。

莲娜斥责地看他一眼。“冷静一点，亚泰。”

“可恶！还有其他人知道日记的事。”

“不，她在说谎。”

莲娜和亚泰的心思一时之间被新出现的忧虑所盘踞，麦修乘机又动了一下。这次的动作既非出于焦躁不安，亦非无关紧要。

伸手抓起靠在石棺边上的沉重面具，准确无比地朝亚泰扔过去。

“你在做——”莲娜首先有反应，她把枪口转向麦修。“亚泰！小心！”

亚泰开始转身，但他的反应太慢了。他发出一声模糊的叫喊，举起手臂抵挡飞向他的沉重面具，但还是被面具击中而摇晃后退。手枪从他手中飞脱而出，麦修以闪电般的速度向他冲去。

“混蛋！”莲娜美丽的脸蛋在愤怒中扭曲，她开始扣扳机。

伊晴把手用力一挥，挥中身旁的那叠土筒。它们倒向莲娜，在她能够扣下扳机前吓了她一跳。

“你这个笨手笨脚的怪胎！”莲娜猛然转身面对伊晴。“这所有的麻烦都是你惹出来的。”

伊晴转身逃跑，她的膝盖撞到石棺边缘，她被绊倒时，莲娜扣下了扳机。

伊晴往前栽进石棺里时，感到一个冷冰冰的东西擦过她的手臂。她听到身后传来激烈的扭打声和莲娜愤怒的叫喊。

伊晴坐起来，不知何故，她的左肩不大能动，她专心用右手臂把自己撑出石棺。

她惊骇地看到亚泰和麦修小心翼翼地互绕圆圈，亚泰手里握着一把小刀，莲娜蹲着想要够到亚泰落地的手枪。

“这次我要宰了你，柯契斯！”亚泰用小刀佯攻虚击。

麦修以奇怪的横扫动作抬脚踢腿，狠狠地扫中亚泰的大腿侧面，亚泰痛呼一声，身体突然歪向一侧。

伊晴看到莲娜就快抓到落地的手枪了。“你休想！”她爬出石棺，纵身扑向莲娜，重重地撞上她。

伊晴的冲力带着她和莲娜笔直地撞上耸立的萨玛利斯像，冲撞使巨大的雕像颤抖起来，它草率修补的手臂在肩膀处裂开。

“伊晴，退后。”麦修大叫。

伊晴手忙脚乱地滚向旁边。一秒钟后，雕像的巨大手臂哗啦落地。

莲娜闪避不及，被石臂砸中肩膀，压在地上无法动弹。她发出一声破碎的叫喊，然后就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

伊晴缓缓坐起来，她的耳朵在嗡嗡叫，她的肩膀感到疼痛。她心想自己一定是在跌进石棺里时擦伤了肩膀。

室内陷入一片死寂，她转头寻找麦修，看到他从静止不动的亚泰身旁站起来。

“麦修，”伊晴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你没事吧？”

“没事。你呢？”

“没——事。”她在疼痛来袭时，倒抽了口气。

“亲爱的，你总是令我吃惊。”麦修开始走向她，他的目光落在莲娜身上。“她死了吗？”

“我想没有。”伊晴瞄莲娜一眼。“应该只是昏了过去。亚泰呢？”

“一样。看来他们两都可以活到接受审判。”麦修蹙眉。“伊晴，你确定你没事吗？”“当然没事。”她好不容易站起来，但不得不抓着雕像的腿来支撑自己。“我说过几百遍了，我不是容易神经过敏的人。”“你的坚强神经令我羡慕，夫人。”麦修苦笑道。“就我而言，我觉得有点虚脱。”

伊晴用力吞咽一下。“别指望我会相信你的话，爵爷。你一直故意让我误以为你神经过敏。”

“正好相反，一想到你刚才差点送命，我就两腿发软。”麦修的眼神突然一暗。“伊晴，你的肩膀。”

“别紧张，爵爷，只不过是石棺边上擦破了点皮。”

“才怪！”麦修快步走向她。“莲娜射伤你了。”

伊晴低头向受伤的肩膀，她看到鲜血。“天啊！她真的射中我了！”这时她才感到真正疼痛。

生平第一次，伊晴昏倒了，麦修在她倒地前接住她。

伊晴醒来是发现自己置身在麦修怀里，她听到他在萨玛学会门口命令两个工作人员报警和把博物馆里的两个人绑好。

麦修把她抱上出租马车时，她又感到天旋地转起来。她把脸埋进麦修的肩窝，咬紧牙关忍耐着疼痛，她感觉到他更加用力地抱紧她。

在仿佛永无目尽地疼痛后，她发觉马车停了下来。麦修抱着她拾级而上，前门打开。

吵闹声从客厅附近传来，显然有人在吵架，伊晴心想。

“放开她！”宇格怒吼。“否则我打烂你的脸。”

“她是我的外甥女，”另一个男人大吼。“我爱对她怎么样就怎样。”

“除非我死，否则你休想带翠欣走。”宇格说。

“伍顿！”麦修大吼。“你跑到哪里去了？”

“来了，爵爷。”伍顿说。“对不起，没听到你回来。我们有点小麻烦要处理。”

“等一下再说，伊晴被射伤了。”

伊晴睁开眼睛，看到伍顿满脸担心地望着她。“嗨，伍顿。”她被自己的虚弱声音吓了一跳。

“立刻带她到书房去。”伍顿说。

争吵声再度在客厅里响起。

“那一定是翠欣可怕的舅舅柏先生，对不对，伍顿？”伊晴说。

“是的。他说他来接翠欣小姐回迪文郡。”伍顿打开房门说。“贝先生不答应。”

伊晴微笑。“好个宇格。”

另一声激动的叫喊声又在客厅里响起。一个高高瘦瘦、头发油腻的男子冲过敞开的客厅门口，跌在玄关地板上。

那个男子头昏眼花地在大理石地砖上躺了一会儿，然后他摇摇瘦削的头，皱着眉头，用一对不怀好意的眼睛瞪着麦修。黄牙在他的胡须里若隐若现，他使伊晴想到老鼠。

“你想必就是柯契斯。”獠头鼠目的男子揉着下鄂坐起来。“我姓柏，是翠欣的舅舅。”

来接那小妞回去，爵爷。客厅里的那个小混蛋说你告诉翠欣她可以跟你住。”

宇格走出来站在客厅门口，翠欣焦虑不安地站在他背后。

“事实如此。”宇格揉着历手指关节，低头瞪着挨了他一拳的男子。然后他抬头直视麦修。“你答应翠欣不送她回这个人渣家，对不对，柯契斯？”

“没错。”麦修抱着伊晴走进书房。“解决他，贝宇格。”

“乐意之至。”

伊晴模模糊糊地看到宇格伸手准备把姓柏的从地板上拎起来。

“不要碰我。”姓柏的连滚带爬地逃向前门。宇格尾随在后，等他一出去就砰地一声关上前门。翠欣快步穿过玄关。“伊晴怎么了？”

“莲娜夫人开枪打伤了她。”麦修把伊晴放在海豚沙发上。

“我的天啊！”翠欣低呼。“她……不会……有事吧？”

“不会。”麦修发誓道。

伊晴斜倚在沙发扶手上，挤出笑容安慰翠欣。“我不会有事的，你用不着这么担心。”“让我看看伤得如何。”伍顿费了一番力气才推开挡路的麦修，仔细检查了一下伤口。

“怎么样？”伊晴问。她不再觉得天旋地转，心想自己已经好多了。

伍顿点点头，好像很满意。“只是皮肉伤，夫人。你很快就会好起来。”他伸手去拿来白兰地酒瓶。“麻烦你喝一大口好吗，夫人？”

伊晴眨眨眼。“好主意，伍顿。”她让伍顿灌了她一大口白兰地，烈酒火辣辣地一路流进她的胃里使她全身都暖和起来。她咽下最后一滴酒后又眨了眨眼睛，朝麦修露出安祥的笑容。他不但没有回以笑容，表情反而凝重了。

“麻烦你按住她，爵爷。”伍顿说。

麦修坐到沙发扶手上，温柔而坚定地把伊晴按在他腿上。

“原谅我，伊晴。”他说。

“为什么？”伊晴柳眉微蹙。“你又没有做错事，事实上，你今天英勇极了。我心里始终很清楚你是个勇于冒险犯难的人。”

伍顿把白兰地倒在伤口上，伊晴尖叫一声，生平第二次昏倒了。

三天后，伊晴再度斜倚在海豚沙发上。她正在跟蕾秋聊天时，翠欣飘然而入。

“你觉得怎么样，伊晴？”她在脱帽时间。

“很好，谢谢。”伊晴说。“我的肩膀还有点痛，但伤口愈合得很好，多亏了伍顿和他的白兰地疗法。”

“别提了，”翠欣扮了个鬼脸。“我永远忘不了伍顿把白兰地倒进你的伤口里时，麦修脸上的表情。”

伊晴精神一振。“什么样的表情？”

“一副想杀人的表情。”翠欣坐下来伸手去拿茶壶。“在那一个刻里，我明白他为什么会被叫做‘冷血柯契斯’了。”“我猜他是担心我。”伊晴略感遗憾地说。她原希望翠欣会把麦修的表情形容为怜惜。蕾秋注视着容光焕发的翠欣。“你看来心情很她，亲爱的。兜风愉快吗？”

“噢，很愉快。”翠欣的脸红了起来。“宇格的驾驶技术一流，我们在公园里成了注意力的焦点。对了，伊晴，他要我代为问候你，还说很遗憾今晚不会在施家宴会上看到你。”伊晴皱起鼻子。“麦修不准我离开屋子两个星期。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坚决，到目前为止，我都无法说服他改变主意。”

“他说你前两天把他吓坏了。”翠欣倒完茶，把茶壶放下。“他告诉我他认为他脆弱神经得经过几个星期才能复原。”

“嗯，”伊晴啜了一口茶。“最近我发现柯契斯只有在对他方便时，才宣称他有杞人忧天神经过敏的倾向。其余的时候，他似乎浑然不觉。”

防护笑了起来。“我认为你可能是对的。但是真可惜你会错过这个星期的宴会和舞会，你和我哥哥会成为每项社交活动上的首要话题。今天在公园里，我和宇格一次又一次地被拦下来，每个人都想知道萨玛博物馆事件的惊人内幕。”

蕾秋轻声低笑。“我猜这才是柯契斯坚持两个星期不让伊晴参加任何社交活动的主要原因，他没有兴趣满足社交界的好奇心。”

“你说的对极了，蕾秋。”麦修在书房门口说。“我还不至于无聊到拿一件严惩影响我神经的事去跟随人客套。”

“你回来啦，柯契斯。”伊晴微笑道。“我们一直在等你。你朋友菲利有没有你想要的情报？”

“有。”麦修穿过房间来到沙发旁，弯腰亲吻伊晴一下。

“什么情报？”翠欣问。

伊晴望向她。“当然是关于在北方发生的事的情报。雷亚泰和好妹妹拒绝认罪。他们猜中了露西并没有把她发现的秘密白纸黑字地写在书记里。”

“但是综合伊晴、我和葛菲利的各项情报，我终于想办法把整个故事组合起来了。”麦修坐到伊晴身旁的沙发上，他把目光转向蕾秋。“你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

“此话怎讲？”蕾秋问。

“记不记得登拓堡恶魔双胞胎那件骇人听闻的惨案？”

“当然记得。”蕾秋杏眼圆睁。“雷先生和林夫人不可能是那对恶魔双胞胎。”

“事实上就是。”麦修说。

翠欣大惑不解地皱起眉头。“但他们不是双胞胎。”“双胞胎未必长得过且过模一样。”

“伊晴伸手去拿来茶壶，准备替麦修倒杯茶。”“没错。”麦修皱眉。“让我来，你还不能太劳累。”他拿走伊晴手中的茶壶。“莲娜和亚泰在用火烧死老

登拓爵士后逃离火场，就像谣传的一样。除此之外，他们还带走了登拓爵士库存的珠宝首饰。过去三年来他们一直靠变卖那些珠宝首饰所得的钱过日子。”

伊晴的想像力开始填补空缺的部分。“他们改名换姓，搬到伦敦来。他们有足够的钱维持体面，又有精湛的演技可以演出他们选定的角色，没有人对他们的来历起疑。”

麦修倒好茶，入下茶壶，往后靠在椅上。“但他们抵达伦敦时，发现社交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恶魔双胞胎。一对来历不明的兄妹突然出现，一定会引起疑心。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决定隐瞒彼此的关系。”

“在流言平息之后他们不得不继续保密。”蕾秋说。“他们不可能在让人们认为他们没有亲戚关系几个月后，突然宣布他们是兄妹。”

“正是。”麦修说。“但后来雷亚泰跟露西有了暧昧关系，他一时失言引起她的疑心。

可能是说了一些关于剧院或他表演才能的话。无论如何，露西雇佣了一个警探查出雷亚泰的秘密。”

伊晴若有所思起来。“过了三年，范奈克发现了露西的日记。他并不知道秘密到底是什么，但知道是很重要的秘密就是了，他需要钱，于是决定勒索雷亚泰。”

“因此惹来了杀身之祸。”麦修结论道。“上流社会对雷亚泰和她妹妹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不惜杀人也要保住他们在社交界的地位。”

翠欣打了个哆嗦。“他们会被吊死吗？”

“流放到澳大利亚去比较有可能。”麦修说。“现在我们不能再运罪犯去美洲了。”

伊晴扮了个鬼脸。“我有预感，莲娜和亚泰在殖民地会如鱼得水。”

这次她置身在一间阴暗的卧房里，她知道时间是接近午夜。窗户敞开着，冷风吹得烛火忽明忽暗，麦修不见踪影。她缓缓转身，呼唤着他的名字，没有人应声。

她突然惊慌进来，她必须找到麦修，她冲出卧室，在塞文叔叔阴森恐怖的屋子里奔跑着。她又着急又害怕，如果她没有找到他，他们两个就会永远迷失在这可怕的陵墓里。

她搜寻了屋子的每个房间，最后只剩下书房没有找，她望着紧闭的房门，不敢打开它。

万一麦修不在里面，她就永远找不到他了，他们两个将孤独一生。

“早安，亲爱的。”麦修说。

梦在刹那间粉碎，伊晴睁开眼睛看到麦修站在床尾，他腋下挟着一个雕花小木箱，手里拿着一份“萨玛评论。”

“抱歉吵醒你，”他说。“但我想你会知道最新一期的‘萨玛评论’刚刚送到。你绝对猜不到那个傲慢专横的史易钦这次写了什么。”伊晴打个呵欠坐起来，她偷偷打量着麦修，他看起来非常真实，阳光在他黑发间的银白上闪闪发亮。她突然发觉房间里很亮。“天啊！”

“几点了？”她问。“还不到十点。”麦修微笑道。“不可能，我从来不会睡过头。”好瞪着梳妆台上的钟，发现确实差五分就十点了。“都是你的错，你害我整晚没睡。”他咧嘴而笑。“是你坚持要练习萨玛婚姻指南卷轴里，插图说明的半数姿势。”伊晴羞红了脸。“不到半数，只有几种看来特别有意思

的。”“我记得那些姿势全都是女上男下。”麦修笑得更淘气了。“别担心，亲爱的，你知道。；由你发号施令时，有多么令热血沸腾。”他绕到床头把“萨玛评论”递给她。“你叫醒我就是为了给我看我自己的文章吗？”她翻开“萨玛评论”。“这个嘛，我叫醒你其实是另有原因。”“哦，麦修，你看，编辑把我的文章排在你的前面。”“我知道。”他说。“至于我叫醒你的原因，伊晴——”“这是他们第一次把我的文章排在你的前面。”她热切地说。“也许他们终于发现我的评论跟你的一样精辟有趣，爵爷。”“我打算跟他们好好谈一谈这件事，他们似乎忘了这份期刊是我创办的。”麦修在床沿坐下。“但是首先我想送你一样东西。”“等一下，让我看看有没有关于我上篇文章的读者投书。”“我有东西送你，伊晴。”“啊哈！那个姓顾的白痴写了一封信来，我就知道他会诬陷试图反驳我的论点。”伊晴停顿一下。“你刚才说什么？”他淡淡一笑。“我有礼物送你。”“真让人高兴。”她感觉出他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她。“在那个盒子里吗？”“是的。”他把雕花木盒放在她手上。她缓缓地打开盒盖往里面瞧。摆在黑绒上的是一个她手掌大小的物体。它是黄金铸造的，一侧刻有繁复的古萨玛正规文字铭文，另一侧镶有珍贵绝美的宝石和水晶。它们的清澈光芒使伊晴几乎不敢相信它们是真实的。“萨玛女王玉玺。”她低声说。“你正注视着使卢乔治企图杀害我的那件古物。”她审视他的眼睛。

“它一直在你手里？你把它收藏着，任凭传说滋长？”他耸耸肩。“我认为它代表一个鬼魂。”“为什么送给我？”“因为你把我从无数的鬼魂手中救出来。”他轻抚她的脸颊。

“你是我的萨玛妮拉。”“哦，麦修，我好爱你。”伊晴把无价之宝的玉玺随手一扔，伸手去抱他。“我很高兴你这样说。”麦修及时接住滚落床铺的玉玺，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因为我也爱你，我会爱你今生今世，来生来世。”“那是诺言吗？”“是的，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诺言。”伊晴欣喜若狂地搂住他的脖子把他拉到她身上，全世界都知道柯契斯从不违背诺言。

